

## 第一回 出奇招破六合

几度夕阳照残山，几度晓风拂明月。

此刻天上无月，但室中有灯。

一灯如豆，萧翎正对着孤灯出神。

金花夫人抱伤而去，状似无情却有情。

她依附沈木风，不肯离开百花山庄，是真的贪生怕死呢？还是为了要帮助萧翎？

萧翎想了很久、很久，仍然不能肯定。

孙不邪缓步行了进来，道：“怎么，小兄弟，你一直没有坐息？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在想……”

紧随在孙不邪身后的无为道长接道：“萧大侠，可是在为那金花夫人担心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受她的太多，却无法回报万一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来日方长，以后咱们找机会报答她就是……”

无为道长回顾了孙不邪一眼，接道：“萧大侠完全没有休息，让他坐息一下再去吧。”

孙不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小兄弟，要你坐息一下，养养精神，你却在想心事，金花夫人有什么好想的，她心狠手辣，杀人无数，真要死了，江湖上就少了一个祸害，何况她足智多谋，满身俱是毒物，想杀她，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用不着再替她担心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、我……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无为道长不放心留在山上的武当弟子，但又怕你大伤初愈，不宜过分劳累，让你休息一下。唉，想不到啊！你却在瞪着眼睛想心事。”

萧翎霍然站起，道：“对！应该去看看他们，小弟伤势已愈，精神好得很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用急在一时，萧大侠，还是坐息一阵再说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了，此刻情势诡异，波谲多变，不能再有差错，咱们走吧！”

熄去灯火，当先行出房门。

仰首望天，晓色已现。

商八、杜九、司马乾等，早已在室外等候。

无为道长放步而行，道：“贫道带路。”

萧翎紧随其后。

行到一处山崖之下，无为道长突然停下脚步，回顾了萧翎一眼，黯然说道：“也许咱们来晚了一步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有了什么变故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他们如不是已撤离此地，可能早已有了意外之变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如若这悬崖之下，还有武当弟子，纵然不来迎接他们的掌门人，亦该在悬崖之下，布有守望之人才是。

这时，孙不邪、中州二贾、司马乾等，都有着一种不寻常的感觉，觉出了情势有些不对。

无为道长加快脚步，奔向一座茅舍。

萧翎紧随在无为道长身后，暗自运功戒备。

他连番经历凶险，阅历大增，口虽不言，心知随同无为道长来此之人，大都是武当门下武功高强的人物，一派精锐，尽集于斯。

如有了什么惨变，武当所受的打击，实是非同小可。

忖思之间，已然奔近茅舍。

无为道长突然停了脚步，回顾了萧翎一眼，缓缓伸出左手，按在木门之上。

他虽力持镇静，但萧翎瞧出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似是这一扇木门，有着千钧以上之力，无为道长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才能推开这扇木门。

萧翎暗暗叹息一声，突然行进一步，守在无为道长的身侧。

他心知无为道长此刻心情，沉重无比，反应不如平常迅快，这座茅舍中，可能横着武当门下弟子的尸体，也可能潜伏着强敌，是以守在无为道长身侧，以便能及时保护。

只听木门呀然而开，目光下，室中景物尽现。

一切都未在几人的预料之中，室中既无横陈尸体，亦无潜伏的强敌。

只见云阳子居中盘膝而坐，在他两侧，分坐着六个道袍背剑的武当弟子。

似是七人都受了很重的内伤，正在盘坐调息。

萧翎早已掌心蓄劲，准备随时出手，但是室中既无大变，顿时放下心中一块重铅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散去蓄在掌心的内力。

无为道长轻叹一声，道：“师弟无恙吗？”

举步向屋中行去。

只见云阳子睁开双目，望了无为道长和萧翎一眼，重又闭上双目，默然不言。

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师弟内伤很重吗？”

缓步行了过去。

萧翎紧随无为道长身后，行入室中。

云阳子重又启开双目，望了无为道长一眼，微微颌首。

无为道长道：“师弟伤在何处？快给为兄瞧瞧。”

急步奔向云阳子。

云阳子仍然是静坐不动，直待无为道长行到身侧时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并指如戟，点向无为道长的肋间大包穴。

无为道长正在感伤悲痛之际，做梦也未料到云阳子会向自己下手，微一怔神间，云阳子的指尖，已然触及道袍。

突起意外，匆忙间一吸真气，向旁侧让去。

云阳子出手奇快，变招更是迅加电火，眼看无为道长避开大包要穴，立时一伸右腕，点向京门要穴。

无为道长虽然有着过人的武功，但在惊痛恍惚之中，毫无戒备之下，再也无法避开这迅如奔雷、变化莫测的突袭，竟被对方一指点中穴道，顿感半身麻木。

但他究是一代掌门之才，武功成就极高，当下冷哼一声，反掌初出，击向云阳子右腕脉门。

就在云阳子突起施袭，攻向那无为道长的同时，分坐在云阳子两侧六个道人，也陡然一齐跃起，向萧翎扑去。

六人似是早已分定攻袭的方位，十二只手掌，不约而同一齐递出，分攻向萧翎一十二处部位。

猝然惊变，祸起肘腋，萧翎亦是毫无戒备，眼看一片掌影，分由四面八方涌来，心知已难在一招之间，拒挡住四面八方的攻袭，当下双掌齐起，护住要穴，身子斜向一侧闪去。

只听砰砰两声，左肩、后背，各中一掌。

那道人发掌虽重，但因萧翎练习的玄门正宗内功，乾清罡气，已有小成，虽未来及运气护身，但他本能的反应，护住了中掌之处，伤而不重。

六个道人眼看萧翎中掌之后，竟然没有倒下，击中萧翎的两个道人，反觉手腕麻木，各自后退了一步，心中大是惊骇！

但闻左侧一个道人道：“拔剑，以六合剑阵围住他！”

话声甫落，室中剑光连闪，一片剑影，涌向萧翎。

萧翎身中两掌，受伤虽然不重，但因自己毫无防备，故被打得血气翻涌，一时间，竟无法还气反击。

直待六个道人拔出长剑，四面围来，萧翎才缓过一口气，大喝一声，疾发四掌，以挡四面来势，反腕拔出长剑，一招“云气弥空”，涌起一重剑气，护住身子。

但闻一阵金铁交鸣的脆响，六柄攻向萧翎的长剑，尽被震荡开去。

六个道人，似是亦知遇上了从所未遇的劲敌，长剑被萧翎震开之后，不再争进建功，发动六合剑阵，以佳妙绝伦的配合，把萧翎团团围困在六合剑阵之中。

萧翎心中怒火高涨，长剑出鞘，展开快攻，希望能先伤几人，以消心头之火，哪知对方六合剑阵，佳妙无比的配合，竟然把萧翎快速的剑势，给封了起来。

萧翎连攻十几剑，都给对方侧袭而至的长剑及时封架开去，才知被困于变化奇奥的剑阵之中，不敢再莽撞出手，剑势一变，改采守势。

他昔年学艺三圣谷中，曾听恩师庄山贝，谈论过剑阵的妙用，奇奥的剑阵，并非一加一成二的威力，而是每一方，都是有着组阵之人的全部力量，剑剑相困，一体连锁，合则相因相成，分则各具妙用。

六个人组成的六合剑阵，虽然已把萧翎生生困住，但萧翎得自庄山贝传授奇奥的剑法，改持守势之后，有如光幕绕体，森严无比，任他六合剑阵威势惊人，也无法伤得萧翎分毫。

但无为道长却已被斗的险象环生，在云阳子一招快过一招的迫攻之下，显得手忙脚乱。

原来，他穴道受制，半身麻木不灵，运掌转动之间，力难从心，被那云阳子掌指并施的攻势，迫得难以兼顾，招招都在间不容发之中避过。

萧翎虽然瞧出那无为道长的危险处境，但自身被困于六合剑阵中难以突围而出，心中大为焦急，暗道：孙不邪等都是江湖经验丰富之人，怎的拖延这么久不来？

待思之间，突闻砰的一声大震，无为道长身躯摇了两摇，摔倒在地上。

云阳子右手疾伸，点了无为道长的穴道。

萧翎见势心中大急，暗道：孙不邪等久久不来，只怕亦被强敌所阻，看情形是无法等到他们来支援了。

心念转动，剑势随着一变，左掌右剑，全力施为。

他同时施出了庄山贝、南逸公，两大奇人高手的绝艺，威势的凶猛，有如惊涛裂岸、洪流溃堤，整个的六合剑阵，都被他迫的团团乱转。

六合剑阵的威势，虽被萧翎的剑势压了下去，但萧翎一时之间，也无法破围而去。

只见那云阳子点了无为道长的穴道之后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条丝带，竟把无为道长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。

萧翎眼看着无为道长被人捆起，无法相救，一股怨恨之气，直冲而上，右手长剑连出三招绝学，洒了一片剑花，左手疾快无比的套上了一只蛟皮手套。

他默察情势，如若不用心机，不出奇兵，单凭武功，想闯出这六合剑阵，仍需一段很长时间的搏斗，必得设法，使出出人意外的手法，才可一举间破了强敌。

这时，萧翎虽然还未能完全了然这六合剑阵的变比，但已隐隐觉出他们的剑路，当下剑势微敛，故意露出一个破绽。六个人被萧翎狂风急雨一般的反击之势，迫的几乎乱了阵法，心中暗自惊骇，但六人心中明白，六合剑阵不散，还可拒挡一时，如是阵法乱去，六人各自为战，那将无法拒挡萧翎十合以上，是以各出全力维持着六合剑阵。

眼看萧翎急攻之后，突然露出破绽，不暇多思，两柄长剑，乘隙攻入，如若萧翎回剑来救，纵然能把这两柄长剑封架开去，另外四柄剑，都将乘虚由四方攻入，那才是致命的一击。哪知萧翎左手探出，竟向剑上抓去。

那执剑人冷笑一声，剑势故意一缓，让萧翎五指抓住长剑，心中暗道：就算你练过金钟罩、铁布衫的武功，也难挡我剑锋横转再削之势，怎敢如此狂妄。

忖思之间，手中的长剑已被萧翎抓住，当下暗中运气一转，发出内劲，推动剑势，剑锋由内向外削去。

这是一种巧劲，一个人总是血肉之躯，不论他练成什么武功，凡是能够避刀避剑的，大都是凭借着一股劲气，那道人让萧翎抓住了剑势之后，再作转动，这正是破解劲气的方法，准备一下削断萧翎的手指。

但他却不知萧翎手中已套上了可避刀剑的千年蛟皮手套。

那道人一剑推削过去，未能削下萧翎手指，萧翎却趁机猛然向内一收，那道人遂身不由己的向前一倾。

方位离动，六合剑阵整个的变化，突然受阻。

萧翎飞起一脚踢了过去，正中那道人左膝之上。

只听那道人闷哼一声，左膝生生被萧翎踢断，一交跌坐地上。

六合剑阵，失去了一人，全阵的奥妙变化，效用顿失。

萧翎借势反击，长剑连连现出奇招，剑芒闪动中，响起了两声惨叫，又有两个道人重伤在萧翎的剑下。

这时，那云阳子已然捆好无为道长，眼看萧翎击溃了六合剑阵，勇不可当，立即拔剑冲上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给我退开！”

六人伤三人，余下的三人，亦被萧翎凌厉的剑招迫的团团乱转，伤亡不过顷刻间事，闻得喝声，一齐收剑而退。

萧翎已由那喝声中辨出，不是云阳子的声音，当下平剑横胸，冷冷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假冒武当中人，得售诡计，岂算得英雄行径？”

云阳子冷然一笑，举手在脸上一抹，眉髯尽脱，露出一张削瘦的长脸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就是那萧翎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阁下何人？”

那人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听过南海五圣的大名吗？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未曾听过南海五圣之人，不过却听人提过南海五凶之名。”

那人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五圣也好，五凶也好，反正就是咱们兄弟五人。”

萧翎目光一掠躺在地上的三个道人，道：“就是阁下和这几位吗？”

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南海五凶如若这般轻易为人所伤，岂不是有负五凶之名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六位伪装武当门下弟子的，又是何人？”

那人道：“百花山庄中的剑手。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五凶，竟然也是百花山庄中的爪牙。”

那人毫不动气，仍然是淡淡说道：“这倒不用阁下多管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人看上去十分阴沉，不知在南海五凶中排行第几？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阁下可是五凶之首？”

那人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区区在我们兄弟之中排行最小，冷手秀士田中元，就是在下。”

萧翎故意和他攀谈，希望借着一点闲暇时光，查看一下外面情势。

哪知孙不邪和中州二贾，有如沉海沙石一般，竟不见几人追来茅舍，亦不闻呼喝之声。

冷手秀士田中元亦似在等待什么，双目凝视在萧翎身上，凝神倾听。

萧翎突然一挥手中长剑，道：“你南海五凶，想必都在这里了。”

他想到孙不邪和中州二贾久久不闻消息，不是遇上强敌恶斗，就是遭了暗算，是以心中大为焦急。

田中元道：“这个嘛，在下不愿回答。”

萧翎突然高声说道：“阁下等假扮武当门下，可是奉那百花山庄沈木风之命而来吗？”

田中元冷冷说道：“这个也不劳阁下多问。”

萧翎怒声喝道：“你们南海五凶，都为那沈木风效力，难道是白白的效力吗？”

田中元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那倒不是，南海五凶，向来不做亏本买卖，岂肯白白为人效力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沈木风给了你们兄弟何等代价，你们南海五凶竟然肯为他卖命？”

冷手秀士田中元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姓萧的，你不觉着问的太多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沈木风能够请得你们南海一派，在下自然是也能请得了。”

田中元一挥手中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这等语无伦次，在下得先教训你一顿。”

长剑一闪，直向前胸刺去。

萧翎挥剑挡开田中元的剑招，心中暗暗忖道：沈木风派遣南海五凶来此，布下天罗地网，只怕还有后援高手赶到，目下之策，只有先把此人生擒之后，再行逼问……

就这一念在心，使萧翎很多精妙的剑招，都难以发挥出来，因为他生恐一剑把田中元刺死。

萧翎心中受了束缚，绝技难以发挥，反而成了招架之势。

双方激斗了四五十合，仍然是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。萧翎心中渐感焦急，暗道：这样打下去如何能有制胜的机会，说不得，只好施下毒手。

心念再转，突然把自己由束缚中解救出来，长剑疾变，展开反击，剑剑都攻向田中元致命所在。

萧翎这一毫无顾虑的放手施为，使场中形势突然大变。

田中元久闻萧翎之名，是以，和他动手之时亦是特别小心，出剑十分谨慎，搏斗到二十合后，心中大感奇怪，觉得萧翎的剑招中，似是含劲未出，每一剑的威力，似是都未发挥出来。

初动手时，田中元心中怀疑甚重，不知萧翎剑招何以会如此奇怪，动手二十余回合之后，才逐渐的习惯，攻势也逐渐凌厉。

萧翎虽然不能放手施展，但因他剑术本身奇奥，那田中元攻势增加一分威力，萧翎的防守之力，也自然加强，始终保持个平衡之局。

直待萧翎放手展开反击，田中元才觉出遇上了劲敌，要待收剑而退，已是势所难能，被萧翎长剑涌起的重重剑影困了起来。

双方又恶斗了十余回合，田中元已逞不支状态，萧翎奇招突出，一剑拍在田中元的右腕之上，击落了田中元手上兵刃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认输了吗？”

田中元双目中凶光一闪，道：“萧大侠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领教了。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一个道人，手执长剑，疾奔而来。

萧翎目光微转，回手扫出一剑。

这一剑击出的时间，恰当无比，那道长刚反握剑尖，把手中长剑递向田中元，萧翎的长剑却及时而至。

只听唰的一声，血光迸流，那道长半条右手臂带着手中长剑，一齐跌落地上。

田中元冷笑一声，突然发出一掌，击向萧翎前胸。

萧翎左手突起硬接一掌，双方掌力接实，田中元被震的退后一步。

田中元本可借机逃出茅舍，但他却静静的站着不动。

萧翎一则担心父母的安危下落，二则想从田中元的口中，探得一些消息，是以不愿伤他，希望能把他生擒活捉，但他自和田中元动手之后，亦知对手武功非同小可，必得想出一个方法，一击而中。

双方默默相对，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田中元突然放声而笑，道：“萧大侠不该接我一掌。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为什么？阁下的掌力，并无惊人之处。”

田中元冷然说道：“我已在指间暗藏毒针，阁下接我一掌，却在不觉间已中了剧毒，那毒性发作甚快，阁下这般凝立不动，不肯乘胜追袭，定然是已经感觉到了。”

萧翎先是一呆，暗道：这人如此恶毒。

转念一想，自己左手早已套上了千年蛟皮手套，利剑尚且不怕，区区毒针又能算得什么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百毒不侵。”

田中元冷冷说道：“南海五凶的毒计，除了我们兄弟自制的解毒药物之外，天下恐再无药物能够解得。”

这些时日萧翎在江湖上走动，长了不少见识，当下说道：“阁下如是不信，那就再等着瞧瞧。”

田中元估计药物时效，已快发作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我数到十字，

阁下如是仍不发作，田某人从此之后，逢你萧翎不战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太严重了，我萧某当受不起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如是毒不发作，只要你阁下答复在下三个问题。”

田中元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若你真的能避我剧毒，就是三十个问题，在下也一样答复。”

萧翎神色肃然地说道：“你们南海五凶，都已是成名武林人物，可知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这句话吗？”

田中元冷冷说道：“南海五凶，为人虽然狂傲一些，但却向来是一诺千金，出口之言绝不反悔。”

萧翎道：“阁下可以开始数了。”

他心中明白，孙不邪和中州二贾等，此刻还未到茅合中来，必然是遇上了什么阻碍，也许双方正在展开着一场舍生忘死的恶战，也许已经中了敌人的暗算，被人生擒。

眼下的机会，必须先把此人征服，是以，很耐心的等待下去。

只听田中元一二三四的高声数了起来，一下数到九字，萧翎仍然静静的站在旁侧，面带微笑，肃立不动。

田中元瘦长的脸上，突然间变了颜色，呆呆的望着萧翎，茫然说道：“阁下当真没有中毒吗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已说过了，在下是百毒不侵，阁下不信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高声接道：“阁下还有一个数字，可以喊出来了。”

田中元双目连连眨动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在下不喊出最后一个字，咱们这场赌斗，那是永远无法分出胜负了。”

萧翎先是一呆，继而怒声说道：“南海五凶空负盛名，竟然是这等卑下之徒。”

田中元面不改色地缓缓说道：“兵不厌诈，只怪你萧大侠缺乏江湖阅历，如何能够怪到田某人身上呢？”

萧翎心中气怒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可是认为区区几句诈语，就可以平安的离开此地吗？”

田中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除非你萧大侠能在武功上，也让在下敬服。”

萧翎冷冷说：“那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他心中激愤，已动杀机，缓缓举起手中长剑，道：“阁下只要能再接我萧翎三剑，我萧翎就绝不再留难诸位了。”

冷手秀士田中元，一看萧翎举剑，已知对方深通剑道，这一击，如若出手，定然是石破天惊，哪里还敢大意，一面运气戒备，蓄势待敌，一面双目光顾，打量退路，暗中又施用传音之术，招呼两个伪装武当弟子的道人，要他们合力抗拒萧翎。

只听萧翎大喝一声，长剑一闪，闪起一道银芒，连人带剑，直向田中元扑了过去。

田中元举剑一封萧翎的剑势，人却疾快的向后退去。

这正是庄山贝传授于萧翎的驭剑之术，乃剑道中至高之学。

萧翎离师之后，一直奔走江湖，驭剑之术，只不过初通门路，今日情势迫人，只好施展出来。

但闻一阵金铁交鸣，剑光缭绕中，响起了两声惨叫，两个伪装武当门下

弟子的百花山庄高手，齐齐死于萧翎剑下，一个被拦腰斩作两断，一个齐颈被斩，人头飞出六七尺远！

狡猾的田中元，却弃去手中长剑，探手抓起了无为道长，纵身一跃，飞出茅舍。

萧翎似是未料到，自己击出的一剑，竟有如此威力，不禁一呆。

就这一刹那工夫，那田中元已然带着无为道长走的踪影不见。

萧翎一提真气，追出门外，田中元已到了四五丈外，直向小山奔去，孙不邪、中州二贾等人，却仍是不见踪影。

此时此情，萧翎已无暇分心去找孙不邪等，提气直向田中元追了过去。

萧翎轻功自得柳仙子亲自传授，柳仙子以轻功扬名天下，萧翎全身施展，有如电光石火一般，不出百丈，已然追到田中元身后两丈左右，高声说道：

“阁下如若再不肯停下脚步，我萧翎要施展暗器伤人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田中元忽然回手一扬，一串银星，电射虹飞而来。

萧翎长剑一挥，一阵叮叮当当之声，射来暗器，尽为长剑打落于地。

但这一挡之间，那田中元，又借势向前奔出了六七尺远。

萧翎眼看田中元已然登上山腰，如被他躲入草丛林木之中，再想追寻，那可是大为麻烦的事，不禁心中大急，一提气，施出“八步赶蝉”的轻功绝技，呼呼呼，一连几个纵跃，一口气又追上了八尺距离。

田中元的轻功虽佳，也难和举世第一轻功名家柳仙子细心传授的弟子相比，他本就稍输萧翎一筹。

此刻背上还背了一个无为道长，更是难和萧翎匹敌，又奔数丈，已被萧翎追到七八尺处。

萧翎正待挥剑击出，突然一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萧兄弟放心，这人跑不了。”

萧翎闪目一看，来人正是自己心中苦苦惦念的孙不邪，心中好生奇怪，暗道：怎么？他们又都退回山上来了。

只见孙不邪扬手一掌，发出一股强力，挡住田中元奔行之势，冷冷说道：“放下人。”

田中元道：“只怕未必见得。”

扬起右手，硬接下孙不邪的掌势。

双掌相触，田中元被震得后退了一步。

就在两人这一接掌之间，萧翎已经追了上来，扬手发出修罗指力，点向田中元的左腿“飞扬穴”。

田中元突感左腿一麻，几乎坐在地上。

萧翎疾快无比的一伸左手，抓住了无为道长，右手长剑横里探出，呼的一声，击中田中元的右肋。

冷手秀士田中元内功深厚，虽被萧翎的修罗指力点中了左腿穴道，但因伤非要害，仍可支撑，但萧翎拍在肋中的一剑，力道十分沉猛，片刻之间，连受两次重击，再也支撑不住，砰的一交，跌坐在地上。

萧翎长剑挥动，斩断了无为道长身上捆的绳索，一面向孙不邪道：“老前辈，此人乃南海五凶中的人物，武功十分高强，好好的看着他，别让他跑了，我先解开无为道长穴道。”

放下无为道长，施展推宫过穴手法，在他身上推拿起来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，无为道长突然睁开双目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

“多谢萧大侠。”

萧翎微微一叹，道：“道长不用客气。”

无为道长缓缓站起身子，望了孙不邪一眼，道：“老前辈一行之中，无人受伤吗？”

孙不邪神色严肃地说道：“除了老叫化子之外，全都受了伤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不是紧随在晚辈之后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瞧着你们进入茅舍，久久未见动静，正要招呼中州二贾等行近茅舍瞧瞧，突然暗器破空之声袭来，急雨一般，连老叫化都几乎被那暗器袭中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他们可都是为那暗器所伤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暗器击中了司马乾，中州二贾果不愧久走江湖的人物，警觉之高，尤在老叫化之上，两人虽然幸而躲过第一次急雨般的暗器，但他们为了保护那司马乾，却被第二次暗器所伤，唉！以两人之能，若不是为了保护那司马乾，绝不致伤在暗器之下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暗器如此厉害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来如大雨倾盆，尽都是子午钉、梅花针等一类细小歹毒的暗器。”

萧翎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似这等恶毒的暗器，纵然是一二人施袭，也是不易闪避，何况是陷入埋伏，密如狂雨而来，当真是无法闪避了。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老叫化一看情势不对，立时下令退回山中，那动手之地，距此山区，也不过六七十丈的距离，退入山地，司马乾已然不支倒地，老叫化只好抱起他向后退去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幸好他们还没有派人追赶……”

孙不邪道：“谁说没有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老叫化查看了司马乾的伤势情形，已知中的是毒药暗器，据一推想，凡是今日所中暗器，都是淬毒之物，他们没有告诉老叫化，老叫化也未多问，当先带路，希望能寻找一处山洞、峡谷之地，安置好他们，老叫化无后顾之忧，也好凭险守护他们，哪知山洞、峡谷还未找到，背后追兵已至！”

萧翎道：“来的是是什么人物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十几个黑衣劲装的大汉，手中分执着施放暗器的梅花针筒和各种不同的兵刃，老叫化本是带路而行，只好改作断后拒敌，杜九身负毒伤，仍鼓起勇气强由老叫化的手中接过了司马乾，不过，这时他们毒伤都已经发作，行动十分迟缓，老叫化不便催促，也不能催促，所以行不过十丈，已为强敌追上，老叫化一人独斗那十余人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情非得已，如何能够怪得老前辈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老叫化仍是不无愧疚之心。”

萧翎心忖中州二贾的安危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孙不邪目光一掠无为道长，道：“说起来，老叫化不得不佩服道长的老谋深算了。”

无为道长黯然一叹，道：“贫道如是老谋深算，也不会有今日这等一败涂地、武当一门精锐尽遭屠杀的惨局了。”孙不邪道：“怎么？那适才接应老叫化、杀散群匪的人，不是你们武当门下吗？”

无为道长摇摇头道：“贫道不敢居功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这就奇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眼看敌人势大，心中又急又怒，连发掌力，虽然伤了对方两人，但仍然无法阻挡住他们猛烈的攻势，唉！如是老叫化没有后顾之忧，半个时辰之内，不难尽歼来犯之敌，可惜心分二用，无法灵活应敌，反被他们逼到一侧，有个武功较高之人，借机越过老叫化追向中州二贾等人……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么说来，我那两位兄弟，已被他们杀死了吗？”

孙不邪摇摇头道：“如是被他们杀了，老叫化也无颜来见你们两位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眼看情势危急，但又无法分身相救，那时几人身中之毒大都已将发作，绝无抗拒之能，正在危急之时，突闻一声长啸传来，四个手执宝剑的黑衣人，有如天兵从空而降，四把长剑闪起了四道银虹，如同滚汤烧泼，剑剑凌厉无匹，不过一盏热茶工夫，追来之兵，已被他们杀伤大半，余下之人，眼看苗头不对，落荒而逃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四人是何来路，老前辈可曾问过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正要问他们时，四人却转身而去，急奔如飞，转眼间走的没有影儿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可曾瞧清他们的长相吗？”孙不邪沉吟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四个人都戴着蒙面的黑纱，难见面目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是你这一问，老叫化几乎忘了，四人之中，有两个身材特别瘦小，不似男子身材。”

萧翎茫然说道：“这就使人不解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似是他早已知道了沈木风的人施袭，故意在那里埋伏下人手相助，但如果他们真心相助，何以不肯对咱们早放警告呢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也觉着其间有很多可疑之点，使人想不透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既肯出手相助，而且伤了甚多百花山庄高手，自乃是友非敌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如若是真心来此相助，何以不肯留下姓名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是他们早知此事，真的存心相助我等，为什么不早通知本派一声，至我武当门下精锐和几位养息伤势的武林同道，尽为所歼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曾留心四外，不见打斗痕迹，也许那云阳道长早已带着贵派弟子，避开此地了。”

孙不邪目光一扫田中元道：“咱们何不拷问此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大步行到田中元的身前，挥手一掌，拍活了田中元的穴道，却又点了他双臂双腿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假扮云阳子，自然是知道云阳道长的下落了？”

田中元缓缓望了萧翎一眼，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云阳道长现在何处？”

田中元道：“在下如若不说呢？”

孙不邪双目一瞪，冷冷说道：“老叫化久闻你南海五凶之名，不过老叫化可不相信你们是铜打铁铸的真罗汉，萧大侠下不得手，老叫化可是下得手，我要先点你五阴绝穴，让你尝试一下行血回集内腑的滋味。”

田中元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南海五凶岂是怕死之辈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好！你不信咱们就立刻试过。”

缓步行到田中元的身侧，举起右手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叫化再给你一盏热茶工夫想想。”

田中元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如若说出那云阳子的下落，诸位如何对待在下？”

孙不邪望了无为道长一眼，道：“这要道长做主了。”

无为道长两道森严的目光，凝注在田中元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我们武当派和你们南海五凶素无恩怨，贫道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你们南海五凶为何要和本派为敌？”

田中元虽然处于生死边缘，但神态仍然十分镇静，轻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咱们南海五兄弟出道之后，曾经九入中原，今日可算是第一次在武功上栽了跟头，诸位如是真想和咱们南海五兄弟结下不解之仇，尽管对在下施下毒手，不过，诸位也别想折磨在下，我能在片刻之间，使自己气绝身亡，此后，诸位要凭仗手段，完全搏杀我四位义兄，但只要我四位义兄有一人活在世上，势必想尽方法，施行报复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你们南海五凶的事，此刻，我们问的是云阳道长和武当门下诸人的下落。”

田中元道：“解开身上穴道，我再告诉你们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南海五凶，奸诈百出，手段恶毒，老叫化是闻名久矣……”

田中元厉声接道：“不错，南海五兄弟虽然做尽了坏事，用尽了诈术，但许下之诺，却是向无不遵。”

萧翎冷冷接道：“阁下适才在茅舍之中，对在下用诈之事，难道已经忘了吗？”

田中元道：“那只是用诈而已，但并非背信毁诺，只怪你年事太轻，阅历不够罢了，约赌之前，阁下如再加一句，限我在一定时间，数完最后一个数字，那一场约赌，在下就算输定了。”

萧翎想了一想，暗道：这话倒也不能算惜，他那十字未曾出口，自然不能算输了。

心念一转，突然伸出手去，拍活了田中元全身穴道，淡然说道：“好！你现在可以说了。”

田中元闭上双目，暗中调息，直待真气行开，才缓缓睁开眼睛，扫掠萧翎等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到此之后，此地早已成了几座空无一人的茅舍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此言当真吗？”

田中元道：“在下既然说了，自然是字字真实。”

萧翎剑眉一扬道：“阁下这次不但未能立得功劳，反将带来之人，大部折损，见着那沈木风时，不知要如何交代？”田中元道：“这倒不劳费心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接道：“那沈大庄主曾告诉在下说，阁下的剑术成就惊人，今日一会，果是不错，今日之赐，在下当牢记心头，但愿日后南海五兄弟能够再领教你萧大侠的武功。”

萧翎道：“萧某人随时候教。”

孙不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？阁下交代了这几句话后，就要走吗？”

田中元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也许难以胜得三位，但自信还能走得。”

话落口，人已飞跃而起，左手攻向孙不邪，右脚踢向无为道长，右手抬

起对着萧翎一扬，打出一蓬银芒。

在这极近的距离之中，萧翎虽有戒备，亦不禁有些应接不暇，匆忙之间，挥手拍出一掌，人却施展铁板桥的工夫，向后仰卧下去。孙不邪大喝一声，推出一股掌力，反击过去。

无为道长心中恨他暗施算计，眼看一脚踢来，硬是不肯让避，并指如戟，疾向田中元小腿上的“悬钟穴”上点去。

这等武林高手之搏，谁也不肯让出分毫先机，田中元一举间，暗器、脚、掌齐出，分攻三人但却招来了孙不邪和无为道长的反击。

那田中元攻出之势，只是虚招，发出拳脚之后，悬空向后翻去，脚落地，人已到一丈开外，纵声大笑道：“在下失陪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话说完，人已到了七八丈外，萧翎挺身而出，欲待追赶，却被无为道长伸手拦住，道：“让他去吧，咱们救人要紧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想起中州二贾等，还中有毒药暗器，急急对孙不邪道：“老前辈，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孙不邪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就在右面不远处草丛之中，唉！这沈木风果然是神通广大，老叫化虽是他为敌，但却不能不佩服他，连南海五凶竟然也被他收服旗下，为其所用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走到了草丛之前。

孙不邪当先而行，直入草丛。

萧翎、无为道长紧随在孙不邪的身后，行约两三丈后，到了一片悬崖之下。

只见司马乾和中州二贾都在盘膝而坐，运气调息，两只虎螯紧傍中州二贾身侧而卧。

孙不邪一皱眉道：“奇怪呀！怎么都像疗好了毒伤一般？”

金算盘商八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三人一眼，笑道：“自老前辈去后，又一个黑衣人匆匆而来，用一块磁铁，吸出我们身上中的毒针，赐赠了每人一粒解毒之药服用，一语未发的匆匆而去，那人手法异常熟练，治疗我们数人，只不过片刻工夫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你们没有问他姓名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问是问了，但他始终不应一语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人连番相助我等，每次都不肯留下姓名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人的生相如何？”

司马乾睁开双目接道：“就兄弟所见而言，颇似一位姑娘。”

萧翎道：“是女子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她身材娇小，十指纤巧，身边散发出幽幽清香，八成是女人了。”

萧翎口中不言，心中却是大感奇怪，暗道：哪来的这多女娃儿相助，当真叫人不解了。

只听无为道长道：“贫道半生未和巾帼英雄有过来往，武当一门，也未结交过以女子为主的武林门派，绝非冲着我武当一派相助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一生中未和女子交往，自然不是老叫化啦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也是想不出哪来的女英雄暗中相助……”

但觉脑际灵光连闪，接道：“难道是她不成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晚辈只是这么推想罢了，只怕未必能够猜对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说出来给大家听听，也好帮你想想。”

萧翎道：“北天尊者之女百里姑娘。”

孙不邪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定然是她！除非是她，谁有如此高强的武功，有如神龙一般，见首不见尾。”

无为道长摇摇头，道：“贫道之见和两位不同，暗中相助的女英雄，绝非百里姑娘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是那百里姑娘，只怕早就现身和咱们相见了，她私行出走，志在寻找萧大侠，岂有不肯见面之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这话也有道理，可是，不是她又是谁？”

无为道长目光一扫萧翎，道：“这就不是贫道所知了。”

萧翎茫然说道：“这个，晚辈实在不知。”

孙不邪看他神情不似说谎，不禁叹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老叫化走了一辈子江湖，但却从未遇上过此等奇怪的事，彼此素不相识，但却处处在暗中相助着咱们，而又如此处处赶巧，每次都是在咱们千钧一发之危时，恰巧赶到，解围之后又不肯留下姓名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看来咱们一时之间，也无法研究出个所以然来，但此谜绝对不会拖延过久，近在十日，多则两月，不难揭穿了。”

孙不邪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会不会有所图谋，挟恩求报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这个很难说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唉！咱们全部受过他们相救之恩，一旦揭穿之后，他们提出什么条件，那时，就叫人作难了，你说答不答应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他们提出的是微不足道的事，咱们自然是义不容辞，如若他们提出之事，有关大局，伤情害理，自然是不能答应了。”

一直在闭目养息的杜九，突然睁开双目，冰冷地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件事，要告诉道长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杜兄有何指教，贫道洗耳恭听。”

杜九道：“那位替我治疗毒伤之人，临去之际，告诉在下一件事，要在下转告道长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杜九道：“他说贵派弟子，已由云阳道长率领，撤到西方二十里外一座古寺之中，要咱们赶往古寺，和他们相会。”

无为道长那等修养有素之人，骤闻此讯，也不禁喜形于色，道：“此事当真吗？”

杜九道：“是真是假，我就知道了，但那人这样告诉在下，在下就一字不错的告诉道长。”

无为道长长叹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孙不邪察颜观色，已知无为道长此刻焦急无比，恨不得立刻赶往那古寺中去瞧瞧，当下问道：“那人是要咱们一齐去呢？还是只要无为道长一人赶去？”

杜九道：“那人说要咱们赶往古寺，和他们相会，自非指无为道长一人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诸位毒伤如何了，是否可以赴路？”

杜九道：“咱们可以了。”挺身而出。

商八和司马乾齐齐站了起来，道：“我等亦可行动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群豪一行西进。沿途山道崎岖，十分荒凉，不见人迹。行约二十余里，果然有一座破落的古庙，屹立在一座高峰之下。

无为道长打量那荒庙，只见殿宇重重，庙虽破败，但其昔年规模却是很大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也不能尽信那人之言，诸位在外小候，贫道先行进寺中瞧瞧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陪你。”两人当先向寺内行去。

## 第二回 古刹突惊变

行到门口之处，瞥见云阳子带着展叶青，并肩迎了出来。

无为道长吃过一次苦头，记忆犹新，大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云阳子正待行礼拜见师兄，闻吾微微一怔，茫然道：“小弟如有过错，还望掌门师兄责罚。”

言罢，合掌当胸，垂首而立。

无为道长微微一叹，道：“你们过来，小兄适才上了一次大当，想来心中余悸犹存。”

云阳子道：“师兄上了何人的当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有人假扮你的形貌，出其不意暗施算计，点了我的穴道，如非萧大侠和孙老前辈拚力相救，小兄此刻只怕已被他们生擒而去了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无为道长点点头，把南海五凶冷手秀士田中元假扮云阳子的经过，简略的说了一遍。

展叶青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马总瓢把子的伤势好些了吗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此刻已经能够进些食用之物和说话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他问起萧大侠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他说些什么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他此刻尚难说得清楚，只是随口问上一句罢了。”

孙不邪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奇大之事，道：“你们如何知道沈木风遣人施袭，避来此地？”

云阳子目光转注到无为道长的脸上，道：“小弟亦是茫然不知，准备请教师兄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掌门师兄等去后不久，小弟突然发现茅舍木门之上，钉着一张素笺，在那素笺之上，写的十分明白，沈木风已然派遣很多高手，准备一举尽歼我武当门下，要小弟立刻召集武当门下弟子，带着几位受伤之人，从速避祸，那函上并且说明了此地有座破落的古刹，走避至此，最好不过……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素笺之上可有署名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没有，连一个记号、标识也未留下，那素笺已交给师兄护驾二童收存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你们接到素笺之后，就依照素笺上吩咐而来，是吗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小弟曾和三弟研商甚久，觉出留下不如走避，一面派了两个弟子，按那素笺所说，寻找这座古刹，向山上撤退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这人是谁呢？好像他一直隐身暗中，相助咱们。”

这时，萧翎和司马乾、中州二贾等，都已走了上来，随在孙不邪等身后，向庙中行去。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人不但在暗中相助咱们，使我们武当脱了一次大难，而且，他对那沈木风的举动亦似十分了然。”

萧翎突然接口说道：“也许这人就是那以乐声惊退沈木风的高人。”

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的举动，不但如雾中神龙，难见首尾，

而且他似还有着很多的属下，而且一个个武功都很高强，在他号令之下，飘忽而来，飘然而去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，算得上是一位神秘人物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奇怪的是那人为什么要帮助咱们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那沈木风作恶多端，结仇无数，也许那人也和沈木风有着深仇大恨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果真如此，那人就不是以乐声惊退沈本风的人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沈木风闻得那乐声之后，仓皇而退，那是说明了，沈木风很怕那人，至少，他很害怕听闻得那琴、箫合奏的乐声。”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是那沈木风很怕那人，那人又和沈木风有着深仇大恨，他自然直接找那沈木风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进到大殿之中。

这座破落的古刹，虽然隐隐之间，可瞧出昔年规模宏伟，但因年代太过久远，大都被破坏，断壁破瓦，难遮风雨，只有建筑坚牢的大殿，仍然完好无损，是以，马文飞等几个受伤之人，大都集中在大殿之中。

二十余名精选的武当弟子，共分两班。一半留在大殿中休息，兼代保护受伤三人，一半却分布在山上和古刹要隘守望，表面上看去，虽然不见如何戒备，实则走近古刹五里之内，大殿中即可迅速接得密报。

萧翎缓步入殿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殿中神像，已然破损的无法辨认出是何神位，但整个大殿，却打扫的十分干净。

大殿一角中，并躺着三个人，似是都已睡熟过去，萧翎等进入大殿，那些人浑然不觉。

萧翎回顾云阳子一眼道：“道长，在下可以过去瞧瞧他们的伤势吗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自然可以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三人受伤，都很惨重，此刻，虽然已可保下性命，但神志还未全清，只怕难以认出萧大侠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要紧，我只是瞧瞧他们的伤势，不惊扰他们就是。”

缓步行了进去。

只见三人仰卧之处，铺着很厚的褥子，身上覆着白色的棉被，马文飞闭着双目，似是睡的正熟，另外两人，头也被包扎起来，双目都在白纱之中，难以看清面目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低声问道：“他们可能保下武功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武功不至废去，但只怕三人之中，有两位要成残废之身。”

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贫道已然倾尽我武当灵药，疗救他们的伤势，是否能够保下他们身躯不残，贫道是毫无把握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如是那毒手药王在此，定可保全他们身躯。

想到毒手药王那绝世医术，不禁暗生倾慕。

无为道长望了云阳子一眼，道：“众人大都饥饿了，要他们备些食用之物。”

云阳子道：“小弟已然要他们准备了，大概就可以送上来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个青衣道童，分别捧着饭菜，行入大殿。

群豪经过一日夜奔走恶斗，腹中早已饥饿，只是这些人都有武功在身，

耐受力，自非常人能及。

饭菜送上，群豪立刻大吃起来，匆匆餐毕，无为道长望着萧翎说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贫道之意咱们坐息一阵，待精神恢复之后，立时上路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瞥见一个中年佩剑道长，匆匆奔入，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，道：“启禀掌门师尊，古刹外发现人踪。”

无为道长一皱眉头，还未来得及答话，云阳子已霍然起身，道：“我去瞧瞧。”

匆匆奔出大殿。

孙不邪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如是那百花山庄中的人，远远的在身后追踪咱们，那是不难找到古刹来了。”

司马乾道：“兄弟卜它一卦，看看卦象吉凶如何？”

他说卜就卜，也不理会别人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枚龟壳，装上六个金钱，两手合着摇了一阵，撒在地上，凝目查看。

群豪默然不语，都把目光投注在司马乾的脸上，等他说出那卦象的吉凶。

哪知等了良久之后，仍然不闻那司马乾说一句话，群豪心中无不大感奇怪，转脸望去，只见司马乾仍然凝目望着卦象，呆呆出神。

孙不邪忍不住重重咳了一声，问道：“你卜这一卦，是凶是吉？”

司马乾摇摇头，道：“卦象属凶，凶中含吉，在下一时之间，也无法断定这一卦是凶是吉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照此说来，这卦象是先凶后吉了？”

司马乾道：“这是个奇怪的卦象，兄弟得仔细的想它一想才是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如是等你想通了卦象的吉凶，只怕那强敌已经进入古刹来了！”

语声甫落，只见云阳子急急跑了进来，说道：“果然来了强敌，而且来势奇快，距古刹不过三里左右了。”

萧翎霍然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他们来了多少人？”

云阳子道：“约略望去，总在十人以上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对待百花山庄中人，是不能手下留情了，必得一诛绝才是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十人之上，咱们是足以对付得了。”

云阳子道：“我已传出信号，要分布在四周的本门弟子，全体撤回古刹。”

无为道长点点头道：“咱们尽歼来人之后，立刻撤离此地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在下先去助那守在大门外的弟子一臂之力。”

言罢，纵身一跃，飞出大殿。

无为道长目光一扫孙不邪，道：“老前辈请主持大局，分派人手。”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瞧还是道长主持的好，老夫和萧兄弟先行迎战来敌。”也不让无为道长答话，牵着萧翎，大步而去。

这时，留在古刹中的武当弟子，都已云集大殿外面全装待命。

无为道长掠了殿中群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眼下最为紧要之事，是保护马总瓢把子等三人的安危，因此，除由本门中几位弟子，两人一组的分守门窗之外，诸位和贫道等，就在大殿之外，列阵拒敌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

金算盘商八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道长顾虑甚是周到，但不知来敌为何许人物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以贫道之意，最好是坐以待敌，把他们诱入古刹，再

行诛绝，但不知孙老前辈是否和贫道之见相同？”

商八道：“道长之言甚是，兄弟去对孙前辈说一声。”大步向外行去。

且说孙不邪牵着萧翎，行至大殿门口，果见十几个黑衣大汉，疾奔如飞而至。

展叶青带着四个武当门下弟子，各执长剑，一排横立，挡在门口。

孙不邪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咱们先隐在大门之内，瞧瞧来的什么人，再作主意，如是来敌微不足道，那就不用现身了，暗中助那展叶青一臂之力就是。”

他一向想到就做，也不管萧翎是否同意，就拉着萧翎隐在大门之后。

凝目向外瞧去，只见三个大汉，当先而至。

左面一人身高八尺，赤红脸，背着一对铁拐杖，身着红衣、红靴，全身上下像一团火。

右手一人蓝衫佩剑，正是那冷手秀士田中元。

居中一人，身着黑袍，左眉上一条刀痕，把一道浓重的长眉，生生分成两半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冷手秀士，既然敢追来此地，想必已有了准备，也许这两个，也是南海五凶中的人物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亦有此感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五凶中人，只怕那展叶青孤掌难鸣，咱们得早些去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先瞧瞧再说。”

萧翎一时间也想不通孙不邪心中之意，只好站着不动。

那当先三人来势甚快，眨眼间已到了展叶青的身前，相距展叶青五尺左右时，停了下来。

那居中的黑衣人，回顾了冷手秀士田中元一眼，道：“可是这人吗？”

田中元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……”

展叶青一挥手中长剑，冷冷说道：“三位要找何人？”

那黑衣人两道森寒的目光，一掠展叶青和四个中年道长，道：“萧翎。”

展叶青一扬双眉，道：“不错，萧大侠现在古刹之中，三位想见萧翎不难，必得先胜了在下手中之剑。”

那居中黑袍人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展叶青心中暗道：萧翎自出江湖，行踪所至，无不被他抢尽风头，短短时光，声名大噪，隐隐间已成最受武林同道敬重之人，再过一些时日，不难成领导武林的领袖人物，我们武当派在武林中历久不衰的盛名，只怕也要被他掩去。这三人既是指名向萧翎挑战，自非无名之辈，我展某人，今日如能击败三人，明为萧翎，暗中却一振我们武当派的声威……

他只管在心中打着如意算盘，却忘了回答黑袍人询问。

那黑袍人断眉耸动，双目中杀机闪闪，显然心中十分激怒，不知何故，竟然强自忍了下去，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武当门下弟子？”展叶青道：“武当门下展叶青，三位既敢指名挑战萧翎萧大侠，想非无名人物了。”

那居中黑袍人举起右手，伸展五指，道：“‘南海五圣’你大概听说过了？”

展叶青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久闻大名了。”

左面那全身红衣之人，和冷手秀士田中元，始终不插一语，显然那居中的黑袍人，要比两人的身份高些。

只听那黑袍人道：“既知五圣之名，还不快些替我通报……”

展叶青道：“通报什么？”

黑袍人道：“通报萧翎，就说南海五圣有事见他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诸位只有三人，何以要自号五圣？”

黑袍人一张阴森铁青的怪脸，已然胀成紫黑的颜色，想他定然是一位脾气暴急的人物，但却似被一种无可奈何的力量束缚，强行忍下不肯发作。

只见他摇头挥手地说道：“阁下一定要问清楚吗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不错。”

黑袍人陡然一跺脚，尘土飞扬中，沙石地深陷了两寸多深的一个脚印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在下摄魂掌孙成，在南海五圣中排行数二……”

目光一掠左面的红衣人，接道：“这位是在下三弟柴威……”

转脸望了田中元一眼，接道：“五弟冷手秀士田中元，阁下还有什么要问的？”

隐身在大门之后的孙不邪和萧翎，都听的十分清楚，孙不邪大感奇怪地说道：“南海五凶昔年血洗青城、峨眉两大门派，生性暴虐无比，出手就要杀人，今日何以竟然这等温和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瞧他满脸杀气，显得心中十分激愤，只是强行忍着，未肯发作罢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奇怪的也就在此了，他强忍激怒不肯发作，只是为了见你？”

但闻展叶青缓缓说道：“三位要见萧大侠，不知有何要事？”

摄魂掌孙成怒声说道：“那萧翎在是不在？在下的忍耐功夫有限。”

萧翎正待举步而出，却为孙不邪一把拉住，低声说道：“不要慌，再等片刻不迟。”

展叶青一心想替武当扬威，一挥长剑，道：“过得此关，再见那萧大侠不迟。”

孙成冷冷说道：“阁下这般刁难，不知是何用心？”

左手一挥，左面那红衣大汉，突然飞步而出。右手一扬，硬向展叶青长剑之上抓去。

展叶青料不到来势如此之快，长剑几乎被他抓住，匆促间，疾向后面跃退五尺，挥手一剑，洒出一片剑花。

柴威大喝一声，右手呼的劈出一股拳风，前进两步，左手已然取下肩上铁拐杖。

他举动豪迈，攻势锐利，竟然把展叶青手中那精钢长剑，视作无物。

展叶青觉出对方拳风猛恶，呼啸声中挟带着一股强大的潜力逼住剑势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暗道：此人拳劲强猛，实非好与人物。

忖思之间，那柴威已然摘下兵刃。

展叶青急欲反击，长剑忽出一招“星河倒挂”，点点寒芒直刺过来。

这一招乃武当剑法中精华招术之一，剑势绵密异常，攻势之中，却带着严谨的守势，把门户封闭的十分严密。

哪知柴威一推铁拐杖，硬向那绵密的剑光中攻了过去。

只听一阵金铁交鸣，震耳不绝，展叶青竟然又被迫向后退了一步，手腕隐隐作麻。

柴威左手一杖硬攻，逼乱了展叶青的剑势，右手已然取下了另一根铁拐杖，举杖攻去。

只听孙成冷冷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柴威一收铁拐杖应声而退。

孙成举手一挥道：“在下此来并无和你们为敌之心，实有要事，求见萧翎。”

展叶青心中仍然想青那柴威破去自己“星河倒挂”的一剑，只觉他一杖伸来，毫无章法，不知何以竟然把自己剑中蕴藏的变化，全都破去，心中既是震惊，但又有些不服……

柴威仍然不闻展叶青回答之言，不禁大怒道：“也许那萧翎不在此地，这人装聋作哑，不肯理会咱们，也不用和他多费唇舌，小弟先把这人和四个牛鼻子老道宰了再说。”

正待举杖攻上，突然一阵朗朗笑声传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劲装少年缓步而出。

田中元道：“来人就是萧翎。”

原来萧翎隐在门后，看柴威和展叶青动手，亦是心头骇然，暗道：这人打来不见什么章法，但是一拳、一杖，竟然都含着无比的威势，当真是招招都蕴含着千钧之力，拳拳都可以置人死地，只怕展叶青难再接他几招，这才纵声大笑，缓步行出，直对孙成等行了过去。

周叶青望了望萧翎，面泛愧色，还剑入鞘，退到一侧。

萧翎眼看那柴威出手的猛恶，简单无比的一拳一杖中自含奇威，心知不是至高的手法，就是此人大生有惊人的神力，亦是不敢轻敌，一面缓步而行，一面暗提真气，心中盘算对付其人之策。

但见摄魂掌孙成疾行两步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阁下可是萧翎？”

萧翎星目微转，遥掠对方一眼，只见随同三凶而来的九个黑衣彪形大汉，远远的站在孙成身后两丈左右处，当下应道：“在下正是萧翎，三位有何见教？”

孙成回顾了田中元一眼，道：“适才在下这位兄弟多多开罪，在下这里有礼了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敢当。”

心中却是大感奇怪，暗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他们找到此地，难道不是想替那田中元出口气吗？”

孙成轻轻松松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南海五兄弟，并无和萧大侠为敌之心，只是事情阴差阳错，又加上沈木风从中作梗，以致开罪了萧大侠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客气了。”

他一时之间，不知南海五凶用心何在，不知该如何接口。

孙成拱拱手，道：“兄弟此来，一则陪罪，二则有一事麻烦萧大侠。”

萧翎回目一顾，只见孙不邪已然追来身侧，但那久走江湖、阅历丰富的孙不邪，亦是满脸茫然之色，显然也是听不出一点头绪。

孙成不闻萧翎接口，又拱手说道：“但不知萧大侠是否肯予相助？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阁下先请说明什么事，在下才能酌情决定。”

孙成垂下眼皮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南海五兄弟，出道以来，从未求过别人相助，今日求你萧大侠，实是情非得已。”

萧翎愈听愈是糊涂，只好说道：“阁下还是先把事情说明。”

孙成道：“咱们五凶在中原武林道上，结仇甚多，昔年血洗青城，峨眉之事，萧大侠想是已经知道了的。”

萧翎虽然不明内情，但却是听人说过，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孙成道：“兄弟如是说出口来，萧大侠不肯相助，南海五兄弟也无颜再在江湖之上立足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如是说出口来，萧翎不肯相助，今日绝不善罢干休。

萧翎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所言之事，如是正大光明，不论何等艰难，萧某人决将全力以赴，如是见不得天日的卑下之事，就算刀剑加诸我萧翎之身，在下亦难答允。”

这展叶青只听得暗暗惭愧，心道：萧翎光明磊落，正大气度，实是我所难及。

孙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兄弟据实说出，萧大侠肯否相助，在下也不能相强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孙成道：“咱们南海五兄弟中，老大、老四，突然得了一种疯癫之症，异姓兄弟，竟不相识，当今武林，只有你萧大侠能疗此疾，还望一展妙手，但得治疗好在下大哥及四弟疯癫之症、南海五兄弟必有一报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医病吗？”

孙成道：“不错，在下大哥、四弟之病，来的十分突然，虽只短短一十二个时辰，但已疯癫的不识帮旧，兄弟曾经遍请附近数十里内一十三位名医，全都束手无策，因此，只好劳动萧大侠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疗病之事，那无为道长，称得个中高手，我萧翎却不解医理，怎会找到我的头上来……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问道：“阁下从何处听得，在下会治疗疯癫之人？”

孙成缓缓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张素笺，并道：“萧大侠可识得留函之人？”

萧翎接过素笺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贵友罹得的怪症，至为恶毒，二十四个时辰之内，不能治疗复元，将要自裂肌肤而死，其状之惨，不忍目睹。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指示尔等求治之路，当代高人之中，能够治疗这等疯癫之症的，除我之外，只有萧翎有此能耐，但我因要事他往，无暇多留，尔等唯一的机会，是去求那萧翎了。”

这封信写的十分简单，显是草草成书，下面既未署名，亦无图记。

萧翎双手执着函笺，瞧了又瞧，就是想不起是何人开他这个玩笑。

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信上写些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拿去瞧过吧！”

孙不邪瞧了一遍，心中亦是大惑不解。

只听孙成说道：“萧大侠必然识得此人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孙不邪接口说道：“如不相识，他如何会指名萧翎呢？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疗病的事，关系一个人的生死，岂是乱开玩笑的吗，正待开口否认，孙不邪又抢先说道：“两个受伤之人，现在何处？”

孙成道：“距此不远的一座农舍之中。”

孙不邪目光一掠田中元，道：“萧大侠仁义之名，天下皆知，既然知道了此事，自将尽力。”

孙成道：“在下是感激不尽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但尔等和那沈木风联成一气，那沈木风却和萧大侠，势不两立，如是救治你们两位兄弟，岂不是自树强敌了吗？”

孙成道：“如果萧大侠愿施妙手，救了在下的大哥、四弟，南海五兄弟，自然不会再助那沈木风和萧大侠为敌作对了。”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伸手指着田中元，道：“你们这位五弟，带着百花山庄的高手，施用淬毒暗器，陡施毒手，伤了萧大侠的几位兄弟，此事又该如何？”

田中元道：“在下来此，就是为几位治疗毒伤而来。”

孙不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如是等你赶来治疗，只怕他们早已死去了。”

孙成望了田中元一眼，道：“萧大侠医道精深，区区淬毒暗器，岂能难住萧大侠，五弟冒犯了萧大侠，还不快上前去赔礼。”

田中元无可奈何，缓缓向前行了两步，面对萧翎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区区适才多有冒犯，这里领罪赔礼了。”

萧翎急急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彼此动手相搏，自是各展所能，岂能算得冒犯。”

田中元道：“萧大侠胸襟宽大，在下佩服至极。”

孙不邪冷冷说道：“江湖险诈，我等不得不防，此信如是你们南海五凶所伪造，想把萧大侠引入陷阱……”

孙成接道：“南海五兄弟，虽然下手恶毒一些，但却是一向不说谎言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你们身后是何人物？”

孙成道：“百花山庄中的高手。”

孙不邪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是啊，百花山庄之人，仍然和你们走在一起，岂知这封信，不是那沈木风的诡计！”

孙成道：“好！在下先杀了百花山庄中随来之人，以明心迹。”

陡然转身一跃，直向那列队身后的大汉扑了过去。

只见他双手连环劈出，两个黑衣大汉，连兵刃亦未来及拔出，人已倒地死去。

柴威、田中元紧随孙成身后，也向那些黑衣大汉扑去，只见铁杖飞舞，长剑闪转，片刻工夫，随同三人而来的黑衣大汉，尽都横尸当场，一个也未逃走。

萧翎只瞧的心中感慨丛生，暗道：这南海五凶，果是名符其实，下手恶毒，翻脸无情。

孙不邪亦是未料到，三人说干就干，不禁瞧的一呆。

孙成大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萧大侠此刻可以相信了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三位杀了百花山庄的随行高手，日后见了那沈木风，如何交代？”

孙成道：“咱们来和萧大侠相交之前，为那沈木风所用，和萧大侠作对，此刻既和你交了朋友，自然是不再为百花山庄效命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就算你杀死了沈木风，我也无法救你们两位兄弟的疯癫之症，但此事实不宜拖延下去，正想开口说明自己不通医道，孙不邪又先行接口说道：“三位请在古刹之外，稍候片刻，老叫化得先和萧大侠商议一番。”

孙成道：“为敌为友，全在萧大侠一念之间，两位请便。”

孙不邪转身直向古刹中行去，一面叫道：“萧兄弟，跟老叫化子来吧！”

萧翎随在孙不邪的身后，行入古刹，说道：“老前辈答应他们疗伤的事，是问用心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南海五凶全力相助百花山庄，沈木风无异是如虎添翼，必

得把他们分开才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晚辈不解医道，如何能够替人治疗疯癫病症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这方面老叫化也是和你一般，因此，咱们得向那无为道长请教一番。”

说着话，却加快了脚步，直奔向大殿。

这时，无为道长和中州二贾、司马乾等，因久等不见动静，亦觉奇怪，无为道长正想行出古刹来瞧瞧，却见萧翎和孙不邪，已然急奔而至。

孙不邪当先奔入大殿，身子还未站好，就急急地说道：“怪事年年有，没有今年多，奇怪呀！奇怪呀！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什么事如此奇怪？”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尽传萧翎之能，大概是无所不能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南海五凶之中来了三个兄弟，指明要萧翎治疗他们兄弟的疯癫之症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萧翎大步行了进来，道：“可是兄弟对于疗病的事，一窍不通，如何能为南海五凶治疗那疯癫之症呢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奇怪的是，他们为何会找到你的头上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也许是别人有心嫁祸，要南海五凶找我为他们两个兄弟疗病，如是治疗不了，岂不是和南海五凶结下了仇恨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错，有此可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虽然再三推辞，但他们执意不肯相信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之意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带了一封信，来信上指说在下会治疗疯癫之症，故而南海五凶苦苦相求于我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形势迫人，不答应亦是不行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信是何人所写，萧大侠可曾看到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可恶的是信尾之下，并未署名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可认识那笔迹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认识。”

无为道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萧大侠既然是答应了，只好去瞧瞧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在下……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贫道和你同去，到时见机行事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和你们一起去吧！万一动起手来，咱们三人，对付他们，正好是一场一对一的拼搏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此地也已不能停留，我要他们一起走吧。”

回头望了云阳子一眼，接道：“你传令下去，要他们准备，带上几位重伤之人，立刻动身。”

云阳子道：“何处会见？”

无为道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们先到望阳谷去。”

云阳子应了一声，道：“小弟遵命。”

无为道长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咱们去见南海五凶。”

三人行出古刹，摄魂掌孙成等，正自等的焦急，快步迎了上来，对萧翎抱拳一礼，道：“萧大侠可愿一行？”

萧翎回头望了无为道长一眼，答道：“在下想请无为道长同往一行，道长医道精深，也好填补在下的不足。”

孙成一抱拳道：“咱们久闻道长的大名，欢迎同往一行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救人如救火，事不宜迟，既然咱们答应了，就该立即动身。”

无为道长低声吩咐了展叶青几句话，立刻动身。

孙成、柴威、田中元等南海三魔，当先带路，萧翎、孙不邪、无为道长等随后而行。

这六人都算是江湖上顶尖的一流高手，施展开轻功奔走，疾逾快马。

萧翎眼看南海三魔越走越快，似是有暗中较量脚力之心，登时一提气，加快了脚步。

六条人影，奔行在崎岖的山道上，有如流星赶月一般。

一阵紧走，足足有四十里路，孙成才陡然停下了脚步，回首说道：“到了。”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停身之处，竟是一道深谷尽处，两侧立壁如削，迎面一峰阻路，谷底中满生着杂草、矮树，看上去十分荒凉。

无为道长引颈四顾，不见可容停身之处，当下说道：“两位病人……”

孙成接口说道：“停身在一处隐秘小洞之中，在下带路。”

缓步向前行去。

萧翎等紧随身后而行。

只见孙成行到拦路的山峰之下，高声说道：“护驾二童何在？”

但闻一个尖脆的声音应道：“弟子在此。”

紧靠山壁的一块大岩石之后，缓步走出两个背插长剑、身着青衣，年约十四五岁的童子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只见两个童子面色青中透黄，似是饿了很久的人，但双目之中，却是精光外射，竟似有着很深内功。

两个童子四道眼神，扫掠了萧翎等一眼，欠身对孙成等一礼，道：“见过三位师叔。”

孙成一挥手，道：“不必多礼，你师父的病势如何？”

左面一个童子答道：“不见好转之征。”

孙成道：“好了，萧大侠已随我等到此，快扶出你师父，让萧大侠瞧瞧。”

两个童子应了一声，四道目光闪电一般又掠了三人一眼，缓步走回大岩之后。

无为道长心中暗道：这大岩石之后必然别有布设，是以，不肯让我等进去瞧瞧。

萧翎和孙不邪虽是亦有怀疑，但都忍了下去，谁也未曾说出口来。

孙成似是已瞧出了萧翎等怀疑之心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大哥、四弟，病势甚剧，山洞中零乱不堪，不便诸位到洞中坐了。”

孙不邪心中暗道：只怕是言不由衷。

口中却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来瞧令兄、令弟的病势，进不进山洞去，都不要紧。”

孙成淡淡一笑，不再答话。

大约一盏热茶工夫，只见那两个青衣佩剑的童子，抬着一个草藤编成的

软榻，行了出来。

软榻上，躺着一个全身蓝衣、头戴方巾的文士，目光下只见那人脸色也是一片青中透黄，和那两个童子的脸色，一般模样。

孙成一摆手，道：“放下来。”

两个青衣童子依言放下软榻，缓步退后五尺。

萧翎纵目望去，只见那蓝衫文士，亦然紧闭双目，似是睡的十分香甜，目光一顾孙成，问道：“这位……”

孙成道：“南海五圣之首，咱们兄弟的老大，九剑神环张子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是五圣之首，兄弟失敬了。”

孙成黯然道：“在下这位大哥，不但才智高出我等甚多，而且武功亦非我等能及，九支短剑百步之内斩猛虎，一对神环，十丈之内射飞鸟，故而得九剑神环之誉，想不到他一代英雄人物，竟然会困于病魔！”

萧翎对治病医伤的事，可算是全无经验，眼看那张子羽闭目沉睡不醒，简直是有无从下手之感，无为道长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萧大侠最好先问问这位张兄的病势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当该如此……”

转注到孙成的脸上，道：“令兄一直在昏迷不醒之中吗？”

孙成摇摇头，道：“他突得疯癫之症，连自己兄弟，也不相识，因此迫的在下只好点了他的穴道了。”

萧翎随口说道：“要想知他病情，必得先行解开他的穴道。”

孙成犹豫了一阵，道：“此刻他神志仍在迷乱之中，如若解开了他的穴道，只怕他出手伤人。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不要紧，咱们小心一些就是。”

孙成望了柴威和田中元一眼，道：“两位贤弟，多多小心了。”

伸手一掌，拍在张子羽的身上。

只见张子羽双目睁动，望了几人一眼，似是想挺身而起。

孙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已经拍活了他的晕穴。”

萧翎随口应道：“最好解开他上身的穴道，兄弟亦好查查他的脉象。”

孙成两道目光，投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解开他双臂的穴道吗？”

萧翎根本不知臂上穴道被点之后，是否还可以把脉，但话既说出了口，只好硬着头皮，说道：“不错，必得解开臂上的穴道。”

孙成道：“萧大侠小心了。”

双手齐出，拍活张子羽臂上的穴道，退开三步。

萧翎暗中运气，双目注视着张子羽的反应。

只见张子羽双臂伸动一下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萧翎镇静了一下心神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病情如何？”

张子羽两道眼神冷电一般，逼注在萧翎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萧翎。”

张子羽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叫萧翎，久仰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神志很清楚啊，哪里像有病的样子？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然左腕一紧，已被那张子羽扣住了左腕脉穴。

萧翎一面运气，护住脉门，一面笑道：“你的神志很清醒啊！”

只见张子羽右手一起，疾向萧翎前胸击来，掌势挟着轻微的啸风之声，力道竟是很强。

萧翎右手一扬，挡开了张子羽的掌势，说道：“在下受阁下令弟之邀，来此查看张兄的伤势。”

张子羽几次想站起身子，都因胯间和双腿上的穴道被点，难以如愿，但他右手的攻势，却是凌厉异常，招招都击向萧翎胸前要害。

他左手扣住了萧翎的左腕，双手相距，不过是尺余左右，萧翎又不便还手回击，只有挥掌封架那张子羽凌厉的掌势，虽然他尽可应付，但看去却是惊险百出。

转瞬之间，萧翎已拆解了张子羽十几招猛攻。

孙不邪双目圆睁，瞧着两人搏斗情形，只觉那张子羽攻击掌势，愈来愈见奇幻恶毒，不禁引起了怀疑，暗道：如是那沈木风订下的诡计，要此人假装有病，诱萧翎和我等来此，布下埋伏，准备一网打尽我等，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必得小心一些才是。当下高声说道：“萧兄弟，小心了，快点了他的穴道再说。”

萧翎和那人折了十几招后，亦觉着不对，只感到左腕上被人扣制的腕脉，越来越紧，似难再支持，如是穴脉被他控制，难再有拒敌之能，只怕是立刻要伤在张子羽的手中，再听得孙不邪呼叫之言，不再留情，展开反击，一指点在那张子羽的肩头之上。

### 第三回 飞箭传书示警

这一击，落手甚重，张子羽顿感全身一麻，再也无力击出掌势，松开了萧翎左腕，向后倒去。

孙成道：“萧大侠，没有受伤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令兄攻势虽然快速，但还难伤我萧翎。”

孙成抬头一瞧张子羽道：“萧大侠可是又点了他的穴道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孙成道：“咳！那是说，仍然是无法替他把脉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情势如此，在下自当想个别的法子。”

伸出手去，暗中又点了张子羽双臂的穴道，右手却把住张子羽的左腕。

只见他脉搏跳动甚慢，想是因臂上穴道受制有关，除此之外，萧翎再也瞧不出有何可疑之处。

只听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，此人脉搏跳动的情势如何？”

萧翎查不出张子羽的脉象变化，但形势迫人，只好应说道：“脉象不稳，果是有病之征。”

孙成望望天色，说道：“在下这位大哥，罹病已有一日夜的时光，追寻萧大侠，往返所耗，又去四五个时辰之久，如若那留函说的不错，此刻所余，只七八个时辰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尽力就是。”

冷手秀士田中元，望了孙成一眼，道：“看起来萧大侠似是还未想出一点头绪。”

孙不邪冷冷地道：“如是令兄罹得是普通之疾，贵兄弟也不会去邀请萧大侠了。”

孙成一抱拳，道：“不错，我这位兄弟少不更事，失言得罪，兄弟这里代为赔罪了。”

面对奇怪的病人，萧翎实有着不知所措的感觉，当下说道：“令兄的病情，确是大异寻常，在下要和无为道长研究一下，才能确定病情。”

孙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区区虽是不解医道，但就在下大哥而言，武功实已到寒暑不侵之境，陡然罹患此病，实出意外，因此，在下怀疑到可能为有人加害所致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令兄的病情，确然使人怀疑。”

孙成道：“有劳两位费心了。”

带着柴威和田中元，退到一丈开外，盘坐调息。

萧翎目光一掠两个青衣童子，道：“你们退后一些，在下要和道长，研究令主人病情。”

两个青衣童子相互望了一眼，又退后五步。

萧翎转目望着无为道长轻声说道：“兄弟实是不解医道，瞧不出此人病情，还是劳请道长瞧一下如何？”

无为道长点点头，伸出手去，把了张子羽左腕的腕脉，也不禁一皱眉头道：“贫道查看他的脉象，不似有病之征。”

萧翎道：“难道其人是装病不成？”

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像是受伤之征。”

两人谈话，声音十分低微小心，两个青衣童子，虽在暗中凝神倾听，也

是无法听得。

萧翎道：“道长可有疗救之法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只能照诊察所得，开具一个药方，但是否能予收效，那就难说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何人，开此大玩笑，留下书函，说我有疗病之能，奇怪的是南海五凶，竟然是十分相信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若那留书之人，有意相助你说服南海五凶，必在暗中相助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迄今未见动静，也许是存心嫁祸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只有贫道先拟具一个药方，告诉萧大侠，再候片刻，如是仍然不见有何动静，你就照我所拟，开出药方，虽然未必能治他的暗伤，至少不会有害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就目下情势而言，那也是只好如此了。”

孙成、柴威等，虽然退到一丈开外，但他们却在暗中留意着萧翎的一举一动，看他和无为道长，低声交谈，好似在研商张子羽的病情，只好耐心的等了下去。

哪知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仍然是不见萧翎有所举动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步行了过来，拱手说道：“南海五兄弟，早已表明了心迹，还望萧大侠大施妙手，早些疗好他的伤势。”

萧翎尽管七上八下的不是味道，但表面之上，却是不得不装出平静的神色，说道：“令兄脉象不似罹病。”

摄魂掌孙成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不似罹病？那是怎么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似是受了内伤。”

孙成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其中内情，在下并未瞧过，我回到此地之时，在下大哥疯癫之症已发，究竟他如何罹此怪病，或是受了内伤，在下亦是不知内情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先问问他罹病经过再说。

目光一转，望了两个青衣童子一眼，道：“令兄两个弟子，难道也不知经过之情吗？”

孙成举手一招，两个青衣童子应手走了过来。

萧翎默察两个青衣童子，年纪虽然幼小，但神情却一片冷漠，暗道：这两人不知习的什么武功，小小年纪，竟然练成了这一副冷冰冰的模样。

只听孙成说道：“萧大侠有话相问，尔等要据实回答，不得推托。”

两个童子应了一声，四道眼神，一齐投注在萧翎的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萧大侠有何吩咐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令师在何处罹得此症？”

左面一个童子应道：“就是在此谷之中，家师和四师叔有事他去，但不过半个多时辰，重又联袂而回。”

无为道长接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右面一个童子答道：“我等已瞧出家师和四师叔的神色不对，但家师的规戒素严，我等一向不敢插言，四师叔首先支持不住，摔倒在地上，家师似是要说话，但却未曾说出，就随着晕倒过去，我等遇此剧变，心中甚是惊慌，师兄守着家师，我去我回两位师叔。”

无为道长心中暗暗付道：是了，南海五凶原本约好在那湖畔会师，接应

冷手秀士田中元，却不料遇上大变，一直未能赶往。

但闻孙成接道：“区区得此惊讯，匆匆赶回，施展推宫过穴手法，救醒了大哥、四弟，但两人已然神志不清，不识故旧，竟然向我出手，情势所迫，只好又点了他们穴道，手忙脚乱的闹了半个时辰，才发觉那巨岩之上，摆着素笺，指名要我等去找萧大侠，治疗两人病势，那封素笺萧大侠已经瞧过了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兄弟开具一个药方，先让令兄服下试试。”

孙成道：“萧大侠肯伸援手，咱们南海五兄弟是没齿不忘的。”

萧翎道：“劳请取过笔砚，在下立刻拟方。”

孙成挥手对两个青衣童子说道：“快为萧大侠捧上文房四宝。”

左面青衣童子转身而去，片刻之后，捧着笔砚而来。

萧翎心中暗自叫苦，只好写出无为道长适才转授的药方。

孙成不知是否也有配方之能，两道目光，一直盯在萧翎的笔尖之上。

萧翎刚刚开出了两种药名，只听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萧大侠且慢开具药方。”

萧翎道：“道长还有高见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咱们再研究一番，再开药方不迟。”

孙成脸色微微一变，似想发作，但他终于又忍了下去。

无为道长好似不曾看见孙成的脸色，望着萧翎说道：“萧大侠可是准备为这位张兄开具一副解毒的药方？”

萧翎心头茫然，只好顺着无为道长的口气，答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无为道长摇摇头说道：“用药虽应小心，但目下情势不同，这位张兄，已无好多时间，贫道之见，非得采取非常的手段不可。”

萧翎望了孙成一眼，只见他满脸渴望之色，站在一侧，倾耳听听，只好说道：“万一咱们失手伤了人，岂不要造成了很大误会吗？”

孙成接道：“那留函上说明了萧大侠能够医得，想必是指非常手段了，萧大侠尽管出手，只要治疗无错，纵然不能医好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，咱们南海五兄弟，是一样感激。”

萧翎听得心头一凛，暗暗付道：他们对我这样信任，我如治疗不好这人的疯癫之症，不但要使他们大失所望，而且我萧某内心之中，也是难安……

付思之间，忽听一声尖厉的啸声，传了过来。

孙成双眉一耸，冷冷说道：“什么声音？”

冷手秀士田中元起身应道：“似乎是人的啸声，小弟赶去瞧瞧。”

孙成点点头，道：“你要小心了。”

田中元道：“不劳二哥费心。”

纵身跃起，一掠两丈左右，直向那啸声传来之处，奔了过去。

无为道长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萧大侠，贫道经再三推想，开具一个药方，绝难治疗好张子羽的病势，而且反将引起他们的怀疑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如何才是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贫道之意，不如由萧大侠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，在那张子羽身上推拿一阵，先让他们莫测高深，再作计议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那留函之人，此刻没有一点消息，看来是存心开我的玩笑了。

他有生以来，从未受过今日的尴尬，明明是一点不懂的事，却要装出一副若有所知的神情。

孙不邪一直留心着萧翎的神情，看他目光充满焦急，心中一动，拱手对

孙成说道：“老叫化听那啸声，高昂激越，直冲云汉，绝非普通的武林人物，令弟一人，只怕非敌，老叫化陪你去瞧瞧如何？”

孙成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”

回顾了两个童子一眼，道：“好好照顾你们师父。”

当先放步行去。

少去了孙成从旁虎视眈眈的监视，萧翎心里稍为镇静一些，低声对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这等冒充内行的事，萧某实是难以做出，我看不如和他们说明了吧！”

无为道长正待答话，突见左首一个青衣童子口齿启动，一缕柔细的声音，传入萧翎耳中，道：“张子羽伤在一种奇妙的金针刺穴之下，在他后脑发内，钉着三枚金针，你只要把后脑中金针拔出，就可使他回复了清醒神智。”这几句话细音柔柔。但听在萧翎的耳中，却是字字有如巨雷下击一般，为之呆在当地。

但闻那柔细之音，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我本当早告诉你，但那二凶孙成，为人十分谨慎，洞穿细微，如是被他瞧出破绽，那就大为不妙，此刻，你不妨施用推拿手法，在张子羽的身上，推拿一阵，待那孙成回来之后，你就随便说几句唬人之言，然后取出他脑后金针……”

语声微一停顿之后，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南海五凶，武功十分高强，你放下这段交情，日后自有好处，以后的事，你自己斟酌办吧！今夜初更之前，我也要赶回去复命。”

语声至此，倏然而住。

萧翎心中既是震惊，又是惭愧，抬眼看去，只见左面青衣童子，微微启唇一笑，立时又恢复那冷漠神色。

再看右面那青衣童子，一脸肃穆而立，似是毫无所觉，不禁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不知何人有此胆量，安排下这等暗桩，当真是才气纵横、胆大包天！

但闻无为道长说道：“萧大侠，事已至此，你如不冒充下去，也难令南海五凶相信，不如由贫道授你金针过穴之法，你在他身上刺下两针，然后留下一个药方，咱们就告辞而去……”

萧翎心知那人暗施传音之术，只告诉自己一人，无为道长却是毫无所知，当下说道：“不再有劳道长费心，在下已知道疗救之法了。”

无为道长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约是不会错了，等那孙成回来之后，咱们就可动手了。”

无为道长素知萧翎，从不说无据之言，但实又想不出，他何以会突然知道疗救张子羽的办法。

他为人老谋持重，萧翎既不肯说，也就不再多问。

只见萧翎伸出右手，把在张子羽的左腕脉穴之上，左手却在张子羽几处要穴推拿起来。

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孙不邪、田中元、孙成等联袂而回。

萧翎停下了推拿，抬头瞧了孙成一眼，道：“孙兄，可曾瞧到了什么人物吗？”

孙成摇摇头，道：“区区绕行了半周，未见敌踪。”

萧翎已知内情，气胆顿壮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在下详查令兄脉搏行血，不见病情……”

孙成道：“可是他疯癫之状，难道是装的不成？”

萧翎道：“自然不是装作的了……”

孙成道：“那是为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受了人的暗算，而且那人手法奇妙，伤到了令兄的神经，才使神智不清，反应迟滞，但武功又未全失，如是他武功未受影响，只怕阁下也难制服于他了。”

孙成道：“不错，平常之日，区区等难是大哥手下百合之敌，更遑论制服于他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病症既明，但不知萧大侠是否已有疗救之策？”

萧翎道：“疑难杂症，其难在不知来龙去脉，目下兄弟既查出令兄的病情，自是能下手疗救了，不过，目下还无法断定他伤在何处，必得仔细查看，找出受伤之处，才能药到病除。”

孙成抱拳一揖，道：“那就有劳萧大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答应了，当尽我心力。”

双手齐出先从张子羽前胸查起。

无为道长眼看萧翎装模作样之态，心中大是讶异，暗中运气，全神戒备。

回首望去，只见孙不邪的脸上，也是一片茫然之情，望着萧翎出神。

孙成对萧翎的举动，更是留心异常，看他装模作样之态度，心中亦是大感奇怪。

孙成两道炯炯的眼睛，有如暗夜中两道闪光，一直盯在萧翎的双手之上，显然，他口中虽然一句一个萧大侠，叫的十分亲切，但心中却是怀疑重重，对萧翎不肯信任，生恐他暗施毒手，害了张子羽。

只见萧翎双手缓缓移动，逐渐的移动到张子羽的后脑之上。

孙成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萧大侠，会伤在头上吗？”

萧翎停下双手抬起一双星目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右手一抬，大指和食指之间，夹着一枚一寸长短的金针。孙成脸色一变，缓缓蹲下身子。

这时，柴威和田中元全部都围拢了上来，所有的目光，都投注在萧翎的右手之上。

萧翎目光一掠左面那青衣童子一眼，缓缓把右手金针递向了孙成。

孙成接过金针，脸上是一种惊讶和敬佩混合的表情。

萧翎左手轻轻的拨开了张子羽头上的短发，只见两枚金针，一排刺入张子羽后脑之上，其间相距约一寸左右。

孙成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好恶毒的手法！”

萧翎缓缓拔出两枚金针，道：“好了，如若令兄大脑未伤，稍经养息，就可以恢复神智。”

孙成见萧翎替张子羽拔出了脑后金针，仍恐其内伤尚未痊愈，忙一抱拳，道：“还望萧大侠大施妙手，南海五兄弟永铭肺腑，看看是否还有余伤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，说道：“不过，据兄弟的观察，令兄不致受伤。”

孙成接道：“但愿如此……”

回目一顾柴威，接道：“去把老四抬来。”

柴威应了一声，行入大岩之后片刻，两个大汉又抬着藤儿行了过来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看来这大岩之后，有着不少人手。心中忖思，双手却一

齐动作，在四凶后脑上，取下了三枚金针。

冷手秀士田中元突然道：“请教萧大侠，在下两位兄长，可要服些药物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了，休息片刻，解开他们身上穴道，看看情形再说。”站起身子长长吁一口气，如释重负。

剽悍的南海五凶此刻已对萧翎生出了由衷的感激，虽然心中急欲早些解开两人穴道，一看究竟，但未闻萧翎之言，竟然忍着不动。

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，萧翎才缓缓说道：“好！现在可以解开他们的穴道了。”

孙成应了一声，右手疾出，拍活了张子羽的穴道。萧翎虽然得那青衣童子传音相告，说明取了两人头上钉穴金针之后，立时就可以复元，但心中仍是有些担心，全神贯注，留心那张子羽的举动。

只见张子羽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萧翎一眼，缓缓站起身子。他身为五凶之首，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也最擅心机，已然打量了四周的形势。

孙成知他为人，出手恶毒无比，生恐他陡然出手，伤了萧翎，连忙指着萧翎，急急说道：“这位萧大侠，应小弟之邀，来治疗大哥的伤势……”

张子羽神情冷肃，不待孙成的话说完就接口说道：“我伤的很厉害吗？”

孙成道：“大哥受了暗算，被人用金针钉了穴道……”

张子羽伸手由孙成手中，取过一枚金针，接道：“告诉我受伤之后的情形。”

孙成道：“大哥伤在后脑，被人用金针钉了几处奇穴，人就神志不清……”

张子羽摇摇头，不让孙成再说下去，目光转到柴威的脸上，道：“你去解开老四的穴道。”

柴威应了一声，行过去，解开了老四的穴道，张子羽神色冷漠，两道目光却盯在四凶的脸上，一语不发。

全场中突然静了下来，静的落针可闻。

直待四凶清醒之后，张子羽才缓缓把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，抱拳说道：“咱们兄弟本来要和萧兄作对，但承萧兄这番相救之恩，南海五兄弟，自然不便再和萧兄为敌了。”

孙不邪听得心头火起，忍不住冷哼一声。

张子羽冷冷的望了孙不邪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萧大侠救了在下，咱们南海五兄弟，不再和你为敌，那也算是报答了相救之恩，青山不改，后会有期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

转身行到那大岩之后。

二凶孙成的脸上闪掠过一抹惭疚，望了萧翎一眼，紧随在张子羽身后而去。

三凶、四凶、五凶，鱼贯的随在孙成身后，隐入那大岩之后不见。

孙不邪满脸激愤之色，望着那突立的大岩，似要发作，却被无为道长摇手拦住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走吧！”

三人转过身子，放腿疾行，不大工夫，已走出了七八里路。

孙不邪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五凶如此狂傲，早知如此，就不该救他们了。”

无为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南海五凶，恃技凌人，在中原武林道上，结仇甚多，血洗峨眉、青城两派之事，几乎尽歼了两派精锐弟子，据贫道所知，

两派中对此大仇血债，一直念念不忘，携手合作，密研武功，立下誓言，不杀南海五凶，绝不在江湖走动，如若咱们和南海五凶搭上关系，日后如何向中原武林同道交代呢？”

孙不邪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他们不助沈木风和咱们为敌，咱们减去了几个劲敌，此行收获，已算很大了。”

萧翎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道长对目下江湖的祸乱之源，有何看法？”

无为道长听他突然改变话题，说到江湖大事上去，不禁微微一怔，沉吟了一阵，答道：“萧大侠之意，可是说那罪魁祸首？”

萧翎道：“论目下江湖罪魁祸首，自然是那沈木风了，但在下之意是说如若杀了那沈木风，是否江湖之上，就从此再无纷争？”

无为道长摇摇头，道：“据贫道的看法，杀了沈木风，也不过可暂使江湖上有一段表面的平静，但事实上，却仍是一个暗流汹涌、四方群雄勾心斗角之局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沈木风虽然是一代枭雄，但并非这一代祸乱之源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沈木风虽然手段恶毒，但他不过是代表着一个邪恶的标帜，要说这一代真正的祸乱之源，应该是那一把禁宫之钥，千百年来，武功精进无数，精华之学都在那一场争名的比武之中，沉沦禁宫，入宫高手，无一生还，谁也无法了然那禁宫中的内情，但人人都怀着一个奇幻的期望，入得禁宫者，必可身价百倍，虽然入禁宫未必能霸统江湖，但如要霸统江湖，非入禁宫不可！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人人都要生此奇想呢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因为大家都相信，那些才绝一时的高人，定会在禁宫中留下他们一生精研的心血奇技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无为道长仰天呼一口气，笑道：“也许那禁宫中一无所有，只有几具白骨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未开禁宫之前，谁也无法预料到那禁宫中有些什么，贫道也不过胡言乱语猜上几句罢了，倒是贫道心中有一件不明之事，想请教萧大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何以知道那张子羽后脑发际之中，被人钉上了三枚金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非我亲耳听闻，亲身所历，亲手拔下那张子羽发内金针，就算是别人告诉我，我也是难以相信。”

孙不邪一皱眉头道：“萧兄弟，你不说我还有些明白，经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把老叫化听得更为糊涂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内情，看起来的确是有些神秘，我萧翎丝毫不通医道，何以竟会想到那张子羽后脑钉有三枚金针，但如说穿了，那就一文不值，因为有人在一旁告诉了我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是不是南海五兄弟自相残杀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说来是令人难信的人，是那两个青衣童子中的一人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两个青衣童子，好像都是那张子羽收传的弟子，何以会暗中给你帮忙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青衣童子告诉我，他将在今夜初更之前，赶回复命，自然不是张子羽手下的人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是说他是奉命来此，专在暗中相助咱们了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那人能在大凶、四凶头上，轻轻松松的钉上了三枚金针，如是要取两人之命，自是易如反掌，南海五凶之中，以张子羽的武功最高，仍然被那人随意摆布，以此推论，他如是想杀死南海五凶，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他用三枚金针钉了大凶、四凶脑后穴道，又派了一个人，假扮那张子羽的弟子，守在五凶身侧，暗中相助咱们，这人的胆气，可算作宏伟豪壮的大手笔，常人难及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那人手下还得有一个和那张子羽徒弟一般模样的属下才行。”

无为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倒不用了，只要很好的化妆之术，就可以使他容貌大变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萧兄弟，他可曾告诉了你来历身份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，他只说明了取下金针的方法，又告诉我初更之前，要回去复命，至于来历身份，却是一字未提，不过，我听口音，却有些许不似男人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是女扮男装的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是否为女子化妆，我不知道，只是他的嗓音，太过细柔，有些许不似男子。”

无为道长点点头，道：“是了，他们先行擒去了张子羽两个随身小童，利用化妆之术，另行派人，混在张子羽的身侧，因那张子羽随身童子，体型甚小，只好用女子扮作男装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甚是有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论那人是男是女，主要是咱们应该知道他的来历才是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照贫道的看法，短时期内，那人还不会现露真正的身份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就是想不明白，有很多人，不肯正大光明的出现于江湖之上，却故作神秘，隐于幕后，鬼鬼祟祟，不知是何用心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有些人，都是为了不得已的原因，如强敌势大，不敢明争，但大部分，却是借用这一份神秘感，来隐瞒自己的身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孙老前辈和道长，都是久年在江湖走动之人，难道就想不到一点线索吗？”

无为道长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已思索了很久时光，但却始终想不出那人是谁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如是老叫化能提出一点头绪，早就叫出来啦！”

萧翎道：“就目下观察所得而言，那人的手下，似是用了很多的女孩子，而且处处在用心机帮助咱们。”

无为道长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孙不邪道：“萧兄弟不用多费心机了，看样子不但沈木风的举动他能了如指掌，就是咱们的一举一动，恐怕也在他的监视之下，他如想见你萧兄弟，你就是不想见他，也是不行，他如是不想见咱们，谈话也是无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唉！这人不知是否救我父母的那人……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嗤的一声，一支长箭，直射过来，钉在萧翎身旁五尺外，一株大树之上。

箭尾处白简飘风，带着一封素笺。

无为道长飞身而起，随手取下箭尾素笺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函致萧翎亲拆。缓缓递向萧翎手中。

萧翎匆匆瞧了信皮一眼，打开信封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沈木风已感觉到难以生擒于你，收归己用，因此，已决定要置你于死地。据我所知，他的手段，十分恶毒，似乎是要用一种强烈的毒药，而且他派了百名以上精明干练的人，对付你一个，这事沈木风进行十分机密，我所知有限，特来奉告，还望多加小心。”

这封信上面没有名衔，下面也未署名，只是简简单单说明了一件事。

萧翎看完了全信之后，轻轻叹息一声，把素笺交到了无为道长手中。

无为道长看了一遍道：“宁可信其有，不可认其无，咱们得准备一下才是。”

孙不邪在无为道长阅读之时，也借机瞧了全信，当下说道：“老叫化倒有一个办法，咱们将计就计，瞧瞧那沈木风用的什么恶毒手段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知老前辈有何高见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咱们先去找找到贵派中人，再说不迟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老叫化似是记得你对令师弟说过，要他率人在望阳谷中等候，是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错啊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跑了甚多地方，就是想不出望阳谷究在何处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所谓望阳谷，只是一句暗语而已，贫道带路，不过一个时辰，就可以到了。”

这等山野之地，人迹稀少，三人施展轻功，放腿急奔，果然，在一个时辰左右，来到了一座翠谷之中。谷中长藤绕树，长不过百丈左右，一层翠色笼罩了整个的山谷。

孙不邪道：“这就是望阳谷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错，贫道把此地定名为望阳谷……”举手互击三掌。

只见三丈外翠藤启动，展叶青飞跃而出，遥遥一礼道：“迎接师兄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用了，马总瓢把子的伤势如何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已然大见起色。”当先带路，把几人引入了翠藤之下。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一座突出的山岩，笼罩了三丈方圆一处空地，山面青藤环绕，遮去日光，十几位武当弟子，都在盘坐调息，但背上的长剑，却未解下。

孙不邪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武当派乃如今江湖上一大剑派，只因和白花山庄为敌，竟被逼的掌门率领门下精锐，到处奔行避难……

只听萧翎说道：“孙老前辈有何良策，对付沈木风派出之人？”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老叫化这法子简单的很，只是要会易容之术才行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易容之术，贫道略知一二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那就好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沈木风千方百计原想掳掠萧兄弟父母，以迫

萧翎就范，为他所用，但他心愿难偿，一直未能得手，但他心目中却已把萧翎看成了阻拦他江湖霸业的劲敌，必欲除去而后快，因此，不惜牺牲派出属下高手，谋害萧兄弟。但他已知萧兄弟的武功，绝非他属下高手，能够胜任，这一点沈木风必然清楚，因此，那百名追踪萧兄弟的高手，必带有特殊之物，不管是用什么手段，但恶毒是可以想见，咱们必得早些了然他们用什么恶毒之物才行，因此老叫化主张，就贵派弟子中，选出几人，扮成萧兄弟的模样，由老叫化和萧兄弟易容从中保护，只要能找出他们用的是什么恶毒之物，那就不能对付了。”

无为道长双目盯在萧翎的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前辈的办法，虽然高明，但要扮成萧大侠这等容貌，倒非一件易事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这也不难，只是扮的有些类似就行了，咱们白天躲在店中，尽量避免和人见面，只要放出消息，沈木风自然会找上门去。”

无为道长点点头，道：“目下各大门派，都为了沈木风实力过于强大，不肯当面和他为敌，萧大侠能够在极短时日中，声誉卓著，也就是因为他敢和沈木风抗拒所致，古往今来，江湖之上，从无一人能像萧大侠一般，在这样短促的时光中，名动武林，受人钦重……”他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武当派相距沈木风的百花山庄最近，也成了沈木风重出江湖第一目标，唉！武当派自我张三丰师祖创立以来，从未被人逼的离开武当山，到处流浪，贫道身为一派掌门，不但未能发扬我武当门户，反而亲率武当门下精锐弟子，到处流浪……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道长不用如此的自暴自弃，江湖之上，都把少林派，视作泰山北斗，武林正义，赖以主持，但老叫化的看法，却是不以为然，贵派被百花山庄列为第一目标，那足见沈木风重视贵派，尤过少林了。”

无为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，武当派承那沈木风视作首要目标，主要还是得了地利之便。”

萧翎突然插口说道：“在下有一事，心中不解，请问道长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有何见教？”

萧翎道：“道长尽率武当门下精锐，武当山三元观，尚有甚多弟子，如若沈木风派遣高手，袭击三元观，贵派留在观中弟子，抗拒无力，岂不是要尽遭劫难？”

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个，贫道亦曾想到，不过，那沈木风乃是大奸巨恶的人物，贫道和武当门下的精锐，既然不在三元观中，纵然血洗三元观，尽歼留在山中弟子，也不能一举间把我武当派消灭，反将留人口实，也更增我同仇敌忾之气，阴险如沈木风，恐不愿为之。”

孙不邪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，老叫化亦有同感。”

萧翎暗暗忖道：无为道长率领武当门下弟子，流浪江湖，原来是怕那沈木风大举攻袭，施行报复。

忽见孙不邪一跺脚，道：“老叫化就是想不明白，当今九大门派，何以不肯同心协力，给那沈木风来一个迎头痛击，时日拖延愈久，沈木风的实力愈强，难道一定要火烧眉毛，才肯挺身而出不成。”

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说的虽是不错，但各大门派，亦有他们苦衷，就贫道所知，各派掌门人，并非是不知其中道理，只是那沈木风实力过于强大，谁都不敢先挡锐锋，唉！孤注一掷的拼法，一个不好，必将闹的全派被歼，所以，各大门派中人，都暗选中派了精明弟子，追寻那禁

宫之钥的下落，寄望从那禁宫之中，寻得上一代高人的绝传奇技，能一举制服那沈木风，又可光大门户，领袖武林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语声停顿，回顾了萧翎一眼，又道：“贫道有几句不当之言，想请问萧大侠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可是有关那禁宫之钥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错，据闻那禁宫之钥确落在岳云姑的手中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晚辈虽然见过那岳云姑，不过，那时晚辈尚是一个全然不解武功的人，自是不知那禁宫之钥的事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传闻岳云姑已然仙化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萧翎黯然说道：“此事并非讹传，我那云姨，确然已登仙界。”

无为道长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贫道要再问一句不当之言，那禁宫之钥，是否真落在了岳小钗的手中？”

萧翎正待答话，忽闻一人笑道：“不错，落在了岳小钗姑娘手中！”

萧翎转头看去，只见中州二贾和司马乾、云阳子等，鱼贯而来，那接口之人，正是商八。

商八大笑而言，目光一转瞧到了萧翎，立时住口不说。

萧翎望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这件事我这两位兄弟最清楚了，道长问他们吧！”

商八尴尬地一笑，道：“据那岳姑娘亲口告诉区区，那禁宫之钥，确然已由她收存在身边，不过她并未带在身上，不知存放于何处……”

无为道长接道：“但愿岳姑娘能够早入禁宫，学得那制服沈木风的良策。”

提到了岳云姑和岳小钗，萧翎心中感伤甚深，云姨物化，尸体未葬，岳小钗又不知流落何方，生死不明，想到悲伤处，不禁长叹，垂下头去。

商八说的逸兴横飞，本想滔滔不绝的说下去，但见萧翎悲苦神情，立时噤若寒蝉，不敢再多接口。

孙不邪横扫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岳云姑已然仙逝，岳小钗下落不明，禁宫之钥有如沉海石沙，那也不用谈了，目下要紧的事，是如何对付那沈木风，挽回江湖大劫，难道那禁宫之钥不现江湖，咱们就任凭那沈木风宰割不成？”

萧翎黯然的心情，却被孙不邪几句话激起豪气，挺身说道：“目下江湖上诸大门派，和各方豪雄，所以不敢和沈木风抗拒，无非是被那沈木风的恶名震慑。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之意，咱们先在江湖上，让那沈木风受点挫败，传扬出去之后，或可激起那诸大门派联手抗拒之心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啊！”竖起大拇指道：“果然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所言所示，虽是上策，但如再能配合一点谋略，或收效更快一些。”

萧翎道：“愿闻高见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咱们在获得小胜之后，虚放传言，说沈木风要对某大门派下手，重振声威，形势相迫，或可早日激起武林道上，联手对付沈木风的豪气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兵不厌诈，愈诈愈好，对付这等恶毒之人，那也不用计较什么手段了。”

萧翎长长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有一事，在下是不得不先行说明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江湖上各大门派，包括丐帮和神风帮，都有沈木风的人，在那里卧底，是以各大门派如有动静，沈木风立时可得讯息，此事至关重要，不可不预谋对策。”

无为道长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！”

萧翎道：“萧某亲眼所见，亲耳听闻，自然是不会错了，可惜的是他们晋见那沈木风时，都戴着面具，在下无法认出他们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太可怕了，贫道立时修书，分遣我武当门下弟子，易容改装，送给各大门派，要他们注意就是。”

萧翎目光炯炯，扫掠了武当门下弟子一眼，道：“贵派中亦有奸细，道长遣人之时，还望多多考虑一下。”

无为道长神情凝重道：“这个贫道自应多加思虑……”目光转动，环顾坐息四周的众弟子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暂时退下。”

环坐四周十几位武当弟子，一齐站起身子，退了出去。

这时，突岩之下，只剩下了孙不邪、中州二贾、萧翎、司马乾和无为道长、云阳子、展叶青等几人。

无为道长眼看门下弟子去远，低声说道：“咱们不能太过分散实力，最多分成两批，而且还要前后呼应，万一和沈木风相遇之后，也可和他一战。”

萧翎道：“道长说的是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过，咱们要多打扮几个萧翎，以乱那沈木风的耳目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正该如此。”

群豪经过这一番商议之后，立时依计行事。

于是一场斗智斗力的恶斗，在江湖之上展开。

无为道长除了派遣一批武当弟子，送信到各大门派之外，另选六位武术最强弟子，换下道袍，改着俗装，带着展叶青，随同孙不邪、萧翎等离开了望阳谷。

云阳子带着一部分武当弟子，照顾马文飞的伤势。

这时，群豪都经过一番精细的化妆，连那堂堂一代掌门的无为道长，也扮成一个落魄的文人。

孙不邪青衣系头，扮作了一个车夫，司马乾布招铜锣，装成一个卖卜先生。

中州二贾走江湖，易容改装，直似家常便饭，两人扮成一对赶骡子的脚夫。

展叶青和萧翎却穿上土布裤褂，装扮成两个半百老人，乘坐健骡。

六个武当弟子分别扮作担夫布商，一行人沿官道直奔鄂州。

沿途之上，群豪留心观察，果然发现不少武林人物，快马奔驰。

显然，江湖上正有巨大的波动。

沈木风耳目虽然灵敏，但他也没有想到，无为道长等，竟然会易容改装，出现于江湖之上，是故，一路之上，竟未发生事情。

这日，太阳下山时分，已到鄂州城郊。

商八低声对骑在骡子上的萧翎说道：“南关外有一座六和大客栈，因为房屋众多，住的人也最是复杂，沈木风如若有人手来此，那六和客栈中必有耳目，咱们既是有为而来，住那里最好了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咱们快行一步，你留暗号，指明去处，如是咱们一行人，一齐拥进那六和客栈，必将引起那沈木风派的暗桩疑心，此番不比往日，咱们不能再使我明敌暗。”

商八点点头，留下暗记，催动健骡，直奔六和客栈。

到达客栈，已是掌灯时分。

商八招呼伙计，接去健骡，要了一座跨院，当先向前行去。

因店中灯火通明，正是晚餐时候，五间宽大的厅中，摆了十几张桌子，但都已经都坐满了人，这家客栈，竟还兼营着酒饭生意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瞥见两个身着黑衣劲装的大汉，面对而坐，一眼看去，面善的很，一时却又想它不起。

他怕启动别人疑心，不敢多看，随在商八身旁，穿行入跨院。

这是一座三明五暗的大客房，进门摆了一张八仙桌以作进餐之用。

带路的店伙计，望了萧翎和展叶青一眼，看他们全身穿着土布衣裤，留着三寸长短的花白胡子，腰里勒着一条四指宽的腰带，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，怎么看，也不像要住独门独院，当下说道：“两位老掌柜，这座独院，房价很贵，如是两位不愿多花钱，那面还有现成的通铺。”

商八伸手取了二两重的一锭银子，丢在那店伙计手中说道：“够不够？咱们两位员外，虽然很少出门，但用起钱来，却是大方的很。”

那伙计一听口气，似是已知遇上常住客栈的行家，急忙陪着笑脸道：“用不完，用不完，四位请坐着，小的去给几位沏壶茶来。”

萧翎目睹那店小二背影消失，才低声对商八说道：“商兄弟，你瞧出可疑人物没有？”

商八点点头，道：“剑门双英，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。”

杜九冷冷地接道：“剑门双英，在武林中亦算很有名气的人，何以竟也死心踏地为那沈木风……”

商八食指按在口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小心一点。”

杜九立时住口，缓步行到院中。

商八眼看杜九行入院中把风，才低声说道：“剑门双英既在此地出现，那是可以证明了百花山庄已有人在鄂州城中，不过，有一点可疑之处，倒叫兄弟思解不透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商八道：“那沈木风派出百位武功高强、机智精明之人，追寻大哥，准备暗下毒手，却不会明枪明剑的和大哥动手，必将是暗施算计，如若剑门双英，也是奉命追寻大哥、暗施算计的人，绝不会明目张胆的在这六和客栈出现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他如是易容改装来算计我，自然是容易一些。”

商八道：“除非那暗中向咱们示警之人，和沈木风有所勾结，沈木风绝然想不到咱们会现身在耳目众多的城镇之中。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此言甚是有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如是大哥在鄂州城中现身之后，被那沈木风暗桩发现，百花山庄人，赶来此地，那就不足为奇；但大哥尚未现身之前，百花山庄的高手，却已到此地，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。”

展叶青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如若咱们能把剑门双英生擒过来，或可逼问出内情。”

商八道：“在下之见不可……”

只听杜九一声轻咳，传了进来。

商八立时住口不言。

转眼看去，只见那店小二左手提着茶壶，右手端着一个木盘，大步走了进来，道：“四位可要吃点什么？”

商八要了佳酿菜肴，那店小二才退了出去。

展叶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商兄不同意小弟之见，那是另有高明之策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兄弟的看法，他们来此，定是别有所图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商兄高见，兄弟佩服的很，但不知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商八道：“兄弟之意，最好是先了解剑门双英此来用心何在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那是非得生擒他们之后，才有法子问出来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倒不用了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何法？”

商八道：“暗中追查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不错，暗中追查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咱们就分成几班监视他，区区先去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在下先去吧！”举步向前行去。

商八急急说道：“大哥和展兄，都不用辛苦了，两位这身装束，都是年过半百的人，但你们的行动举止，却是无一处像过半百以上的人，不要说剑门双英能在一眼之间，可以瞧出你们是易容改装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也能一眼之间，就瞧出了两位的举止可疑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怎么办呢？”

金算盘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种事，不是两位能够干得，天下暗中追踪最好的两个脚色，一个是丐帮中弟子，一阵风彭云，另一个则是神偷向飞，除了两人之外，丐帮中弟子，都算是追踪好手，只可惜孙不邪尚未到来，他是丐帮中的长老，想这鄂州地面，必有丐帮弟子，他以长老身份，传下令谕，丐帮中弟子，自是得为他效劳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话虽不错，但剑门双英不会坐在那里等到孙老前辈来了之后再走，此时此情，咱们非得自行设法不可。”

商八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吧！两位暂且留在此地，在下出去瞧瞧……”

回目一顾杜九，低声接道：“大哥和这位展兄，都少在江湖之上走动，你要小心一些，不要未盯成别人的梢，反而被人盯了上来。”杜九冷冷说道：“不要紧，你只管放心前去就是。”

商八一个转身，闪出室外而去。

别瞧他大腹便便，但行动起来，却是灵活无比。

杜九起身关上门窗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请守在房中别动，我去室外把风。”

只听一声呼叫道：“酒菜送到。”

杜九打开房门，接过酒菜道：“咱们一天赶路，此刻十分困倦，碗筷明天再来收吧。”

那店小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吧！”转身而去。

杜九把酒菜送入房中，说道：“咱们快些食用，进过餐后，熄去灯火。”

萧翎口虽不言，心中却是暗自忖道：似这等鬼鬼祟祟的生活，实是闷气的很。

三人匆匆吃过酒饭，杜九收了菜盘碗筷，熄去火烛，静坐室中。

足足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之久，仍不见商八回来，萧翎暗中担起心来，他一去这久时光，不闻消息，莫不是出了什么麻烦……

心中念头转动，忍不住叹息一声，说道：“商兄弟该回来了。”

此刻酒客大都散去，已不似刚才那般吵杂，有一种夜阑人静之感。

杜九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商老大外表虽是一团和气，但他要强之心，强烈无比，嘻嘻哈哈的笑语中，却有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，他既然去了，如是不查一个水落石出，只怕不肯回来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杜九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大哥也用不着替他担心，只若他不存心和人动手，就是遇上了第一流的强敌，亦不至被人所困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愿他无恙归来才好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咱们再等上一个时辰，如是他还不回来，咱们就设法找孙老前辈和敝师兄研商一个寻他之策。”

原来，孙不邪、萧翎等分批而行，相约有言，除非情形特殊，必得碰面不可之外，不论是住店、行路，不得会谈，以免引人注意。

几人正在商讨之间，虚掩的室门，呀然一响，一个人影疾冲而入。

杜九低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喝问声中，人却一闪身子，挡住了门户之处。

但闻来人低声说道：“我！快些燃起灯火。”

杜九已听出是商八的声音，急急晃燃火折，点起案上火烛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商八一脸铁青之色，站在那里，右手按在左臂之上，鲜血已然湿透了一只左袖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急步冲到商八身前，道：“商兄弟，伤得很重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不要紧，区区一点伤势，兄弟还撑得住，敷用一些金疮药，就不碍事了。”

展叶青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绢袋，道：“我们武当门中的止血生肌散，贵兄弟想已听过了！”

杜九接过绢袋道：“不错，很有名。”

打开绢袋，取开商八右手，替他敷了药物，包好伤势，才摇头说道：“好险啊！好险，只是分厘之差，就伤到筋骨了。”

商八精神一振，道：“没有伤到筋骨吗？”

杜九道：“没有，但不过只是一发之隔。”

商八打个哈哈道：“我还当因此废了这一条左臂，想不到竟然还是好好的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商八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小弟到了厅中，剑门双英刚好结账而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失血甚多，不宜多言，简单点说吧！”

商八点点头道：“我跟着他们穿过了几条街道，到了一处人群云集的热闹之处，各色灯笼，随风飘动，光如白昼，行人接踵擦肩，两侧尽都是高大漆门宅院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，怎的如此热闹？”

商八道：“是鄂州城中娼妓云集之地。”

萧翎道：“剑门双英去那里做什么？难道两人都是好色之徒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也是甚感奇怪，剑门双英就算要去那等所在，也该换换衣服，何故如此匆忙，小弟心中怀疑，就追了进去……”

展叶青接道：“怎么？难道那沈木风在妓院之中，也埋下了暗桩，布下了耳目不成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瞧那地方不只是设有暗桩耳目，只怕是一处发号施令的所在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瞧他们走进了一家妓院，名叫‘三江书寓’，就随行跟了进去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会受了伤呢？”

杜九接道：“难道剑门双英敢在众目睽睽的妓院中伤你？”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变化很曲折，我追入三江书寓一瞧，只见人如潮水川流不息的出入，院中设备十分讲究，迎面是鱼池假山，流瀑飞泉，两旁是垂帘绣户，彩灯高照，丝竹笙管，声达户外，十室九客满，生意可算是生财有道，日进斗金。”

他一生善于经营，聚敛之富，鲜有其匹，但一谈赚钱生意，仍不禁是眉飞色舞，忘了创痛。

萧翎一皱眉，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商八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老毛病总改不了……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小弟眼看着剑门双英，绕过假山，直向后院，就跟着追了过去，哪知假山之后有一座通往后宅的圆门，有两个龟奴把守，两个龟奴狗眼看人低，大概瞧到了小弟这身衣着，难登大雅之堂，就出手把我拦住，不准入内，小弟本想强闯进去，但又怕惊动了剑门双英，只好退了回来，默查了四周形势，找了一个灯光幽暗之处，跃上屋面，绕到那三江书寓之后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可曾瞧到了剑门双英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那后院之中，满种花树，高吊彩灯，照得四周屋面通明，几处绣阁中，都有厚厚帘子垂下，只见隐隐灯火，小弟一看院中形势，已知是经过高人设计的布置，不论你停在那一方屋面，都无法避开那高吊灯火的照射，害得小弟在屋面停了一顿饭的时光，仍是无法跃上三江书寓的后院屋面……”

萧翎想到他臂伤敷药不久，多言无益，忍不住接道：“商兄弟，说的简单一些好吗？”

商八笑道：“武当派的金疮药，果然是灵验的很，小弟此刻已经是痛苦全消了。”

萧翎知他为人，虽是智计百出，但却是性情中人，嘻笑之中，常蕴挚情，当下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你小声些说，不要震动了伤处。”

商八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小弟瞧来瞧去，想不出跃上那三江书寓的良策，但想这样长耗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总得想个法子，混进去瞧瞧才是，只好折回原地，借了一件衣服……”

他进门之后，萧翎等一直忙着替他敷药，扎伤，未曾留心到他的衣着，此刻看他，竟是穿着一件黑缎长袍。

展叶青道：“你一时之间，哪里去借这身衣服？”

商八笑道：“我找了一位和我身材相同之人，点了他的穴道，脱下他的衣服，留下一些银子，重入三江书寓。果然人要衣装，两个龟奴看了我一眼，竟是未再拦阻，竟然任我走了进去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那后院之中，可是沈木风等人会集之处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后院之中，曲廊回栏，布设精雅，又非前院能及，只是两排房屋，都紧闭着门户，却不知剑门双英进了哪一处房间之内，小弟等了一会，后院之中，总有十二个门户，每一个门户中，都有灯光透出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说房间之内都有人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我绕着那回廊走了一遍，仍是无法确定剑门双英，在那座门户之内，但却感觉到正陷入一片危境之中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商八道：“初入院中还未觉着什么，走了一周之后，才觉着情势不对，原来那十二座门户的分布之位，竟是隐隐含着八卦方位，决非一座普通妓院，心知陷于险境，不宜再多停留，急急向外退去，绕过一个廊角，忽闻金刃劈风之声，斜里攻来，我心中虽有警觉，但却未料到，在廊角竟会隐藏有人，一时间，闪避不及，右臂中了一刀……”

杜九道：“你可瞧出了那人吗？”

他知商八武功高强，就算陡然间有人暗算，也不易伤得了他。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看到，也无暇去看，但那人出刀之快，却是江湖上甚为少见，也幸亏我中了一刀，不敢再向前闯，一提气跃上屋面，就在我跃上房的同时，数十道寒星闪烁，齐射向我停身之处，方圆八尺内，尽为暗器笼罩，我如稍逞豪强，硬向前闯，或是忿于这一刀之恨，回手击敌，只怕是非伤在暗器之下不可了。”

萧翎失声说道：“这等布置，并非只是为了对付兄弟一人，而是事先都已经过周密的算计，幸是兄弟识谋过人，未曾中那暗算。”

商八道：“有一事我却感不解！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商八道：“就是兄弟中这一刀，我第一次过那回廊之时，亦曾留心瞧过，不见有人，事后想那段曲折回廊，也不宜藏人，这一刀简直不知从何而来。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是那回廊曲转之处，是一座活动的机关，可以随时转动……”

商八接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就没想到这一层，好恶毒的布置啊！就算一刀砍你不死，还有那狂雨一般的暗器猝然而至，就算是一流好手，只怕也难避开，小弟福至心灵，竟然跃上屋面，逃得性命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如是换了在下，非伤在那暗器之下不可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你逃上屋面，就没有人追你了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那片屋面，紧靠前宅，而且游人正多，我行动又极快速，一点屋面，就跃落人群之中去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三江书寓，实是有些古怪了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那沈木风耳目遍布天下，到处都设有巢穴，他既派出了百名高手，暗算萧兄，咱们为什么不挑他几处分舵，以牙还牙。”

萧翎道：“展兄说的不错，今日咱们休息一晚，明晚上去那三江书寓瞧瞧，到时再见机而行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最好能和无为道长、孙老前辈研商一下，再作决定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不知在下师兄，是否住进六和客栈之中？”

商八道：“住进来了，兄弟出去之时，曾经查看过了暗记，令师兄和孙老前辈，全都已住进六和客栈，只是不知他们住在哪座房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沈木风耳目灵敏，咱们今宵分班守夜。”

一宵无事，天亮之后，无为道长和孙不邪先后进入跨院之中。

萧翎正想请两人来，两人却未约而至，急急把昨夜商八经历之事，告诉两人。

无为道长道：“看来，咱们已然无法和那沈木风避免冲突，挑他一处暗穴，那就等于挖了他一只眼睛。目下鄂州地面，虽有沈木风的属下，但沈木风决不会把全部力量集中于斯，纵然是和他对了面，也可抵挡一阵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把分舵、窑子，按在妓女院中，简直是匪夷所思，老叫化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倒是未曾见过，当真该去开开眼界了。”

他虽是年纪老迈，但好事之心，竟是不减少年。

无为道长道：“去虽要去，但却要一番精细计议才是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道长机智多谋，想必已胸有成竹。”

无为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计谋倒是有，但不知能否适用，贫道说出后，如有不适之处，还望诸兄指教。”当下把筹思之策，很仔细的说了一遍。

孙不邪点头赞道：“好极！好极，先乱敌人，乘虚而入。”

这当儿，突然啪的一声轻响，一颗石子，落入院中。

无为道长一挥手，低声说道：“诸位小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无为道长摇摇手，不要萧翎问话。

过了片刻，突闻室外啪啪连续两响，无为道长才起身说道：“贫道已在四周布下把风之人，适才那落石轻响，乃是有传警之意，有着可疑人物到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两声连响，可是那可疑之人已去吗？”

无为道长点点头应道：“不错。”站起身子，接道：“贫道要先走一步了。”起身而去。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也该找几个助拳跑腿之人，就此别过了。”

丐帮弟子，遍布大江南北，这鄂州乃是要州，自会有丐帮弟子，那孙不邪乃丐帮中硕果仅存的长老，就是那申帮主也该听他几分，自然不难找得丐帮弟子相助。

萧翎望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兄弟虽是一些皮肉之伤，但失血甚多，需得好好养息几日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有得半日养息，大约已经够了。”

萧翎想到如是留下他一人在此养伤，那也是危险的很，当下不再言语。

近午时分，萧翎带着中州二贾和展叶青，离开了六和客栈，直奔群英楼。

这群英楼乃鄂州城中，最大的一家酒楼，萧翎登上群英楼时，无为道长和东海神卜司马乾已经先到。

无为道长青袍长髯，足登福字履，头戴方巾，又是一番装束，脸上早经易容，如非事先约好，萧翎一眼也无法瞧出是无为道长改扮。

司马乾布招铜锣，仍是一个卖卜的先生。

此刻午时未到，楼上酒客，已坐有六成。萧翎目光一转，缓步走入了一个客房之中，只见两个中年佩剑武士，早已在房中等候，送上一个包裹。

萧翎立刻换上衣服，抹去脸上易容药物，片刻间回复了本来面目，启帘而出，选了一张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
那地方十分显眼，凡是登上楼的客人，一眼间就可看到。

商八、杜九、展叶青，分在萧翎身旁不远处桌位上，暗中保护，六道目

光，不时打量四周的客人，心中甚是紧张。

众人不知那沈木风要用什么恶毒手段对付萧翎，生恐一个失神，萧翎为人谋算。

萧翎落座不足一刻工夫，东北角处，突然有一个酒客起身下楼而去。

商八心中一动，低声对杜九说道：“小心那小子。”

杜九微微颌首，目光一直盯着那人。

只见他行到楼梯口处，停了下来，又回头打量了萧翎两眼，才下楼而去。

片刻工夫，一个双手捧着菜盘的酒保奔上楼，先把盘中一盘热炒，放在四个酒客的桌子上，转向萧翎奔来，欠身说道：“这位客爷要吃什么？”

萧翎随口要了两样菜，叫了一壶茶，那酒保才重又转身而去。

#### 第四回 城内探敌踪

片刻工夫，那酒保已托着酒菜，送上来了。

这酒保送上酒菜过快，引起商八疑心，低声对杜九说道：“情形有些不对……”

杜九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商八道：“无论大小酒楼，都该有个先来后到，这酒保对咱们龙头大哥，似乎特别垂青，你要小心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果见那酒保直对萧翎行去，杜九暗中运气，蓄势戒备，只要那酒保稍有异样行动，立时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举动，发出掌力。

只见那酒保放下了盘中酒菜之后，欠身退了下去。

杜九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忖道：商老大太过小心了，那沈木风虽然耳目遍布，但也不会英楼中派上一个暗桩。

那酒保绕到展叶青的身侧，问过他要的酒菜，才回身而去。

萧翎斟了一杯，正待举杯饮下，突然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，道：“不能饮酒吃菜。”

这声音甚是陌生，而且又不似男子口音，萧翎的目光转动，全楼不见一个女子。心中暗自奇道：这是何人？暗中来警告我？

又过了一阵工夫，那酒保竟又转了回来，望望萧翎桌上的酒菜，道：“可是酒未烫热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……”

酒保道：“那是菜不可口了？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也不是。”

那酒保望了桌子上酒菜一眼，道：“既然酒热菜好，客人何以不食用一些？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一个酒保，怎的是如此多管闲事。

这些时日中，他江湖阅历大增，心中动疑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淡淡一笑，低声对那酒保说道：“在下闻得这酒菜之中，似有异味……”

那酒保笑道：“客官说笑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如信其无毒，何不先干一杯，请啊！请啊！”

口中说话，双手一齐动作，右手疾出，点了那酒保右腿“内市”穴。左手端起酒杯，暗用内力，强把一杯酒，灌入那酒保口中。

他手法干净利落，虽然勉强那酒保喝下杯中之酒，但满楼酒客，却是大都未曾发觉。

萧翎放下酒杯，缓缓站起身子，轻轻在那酒保背心上，拍了一掌，那酒保情不由己的咽下了口中之酒，萧翎顺势拍活那酒保穴道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兄多多珍重。”

那酒保穴道已解，立时转身向楼下奔去，但他饮下之酒剧毒无比，行到楼梯口处，毒性已发，砰声摔倒地上，口鼻中鲜血渗出。

萧翎目睹酒中奇毒如此之烈，暗道了一声惭愧，心想如非有人警告，我全然无备之下，饮下此等毒酒，只怕是一样难逃厄运。

那酒保突然摔倒不起，顿时引起满楼酒客注意，纷纷转脸望去。

这时，瞥见一个酒客，离位而起，一伏身抱起那酒保，快步下楼而去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暗暗忖道：这满室酒客之中，只怕有着不少百花山庄的

高手混在其中，敌暗我明，不宜在此多留了，探手入怀，摸出一块散碎银子，放在桌上，起身下楼而去。

杜九低声对商八说道：“想不到沈木风竟是真在酒楼之中，埋有暗桩，咱们走吧！”双双起身下楼而去。

展叶青目光四顾了一眼，高声喝道：“这酒菜之中有毒啊！小心了。”

那酒保无故摔倒，已引起了甚多酒客的疑心，再经展叶青这一嚷，顿时引起一片惊慌混乱。

展叶青借着混乱，急急下楼。

且说萧翎下得楼梯，直向店外行去，到得店门口处，耳际间又响起了那柔细的清音，道：“小心暗算。”

萧翎回目一顾，未瞧出那传警之人，心中暗道：他既不肯现身，那是不愿和我相见了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大街上人来人往，接踵擦肩，正是午市闹攘时间，难道百花山庄中人，敢在这等热闹所在下手……

心念未完，瞥见寒芒一闪，一蓬毒针，电射而至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急急向旁侧一闪，避开毒针。

但闻一阵砰砰的轻微之声，一蓬毒针，大部都钉在店门之上，少数几支，却射在店中。

两声极短促的惨叫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是两声大震，两人撞倒木桌，滚落地地，气绝而逝。

那毒针细如牛毛，中人之后无声无息，而且奇毒强烈，那两个中针之人，固然是糊糊涂涂死去，就是站在旁侧之人，也是瞧不出这两人，何以会突然倒了下去。

萧翎眼看伤及无辜，心中大是愤怒，凝目在人群之中搜查，但见人群来往，竟是瞧不出可疑之人。

这时，中州二贾、展叶青，已从楼上奔下，目光一掠两个倒在地上之人，急步出店而去。

萧翎气愤填胸，竟然在店门口处，目光炯炯，四下搜寻凶手，忘了行动。

商八急步向萧翎身侧行去，借机说道：“大哥快来。”

萧翎心神一清，想到还有大事要办，举步随在中州二贾身后行去，心中忖道：这沈木风施展这等莫可预测的手段，加害于我，当真是防不胜防了，今后，必得处处小心了。

展叶青紧随在萧翎身后五尺处，留神四外，暗中保护。

萧翎心中余怒未息，暗中留心戒备，只要发现暗袭之人，立予重手惩处。

行过了两条街道，到了一处十字路口，但见路旁廊下，排满了各色摊贩，不停的招呼客人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只见五六丈处，有一条僻巷，大街上人声吵杂，行人混乱，最是难防暗袭，不如转入僻巷，正待施展传音之术，招呼商八、杜九，却瞥见一个满身褴褛的中年叫化子，迎面行了过来，双目盯注在自己脸上，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久闻丐帮弟子，遍布大江南北，这人注视于我，或是丐帮弟子，奉那孙不邪之命而来……

心念转动之间，那中年叫化，已然行到萧翎身前三四尺处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萧大侠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兄台可是丐帮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瞥见那丐帮弟子，双手齐扬，右手打出一蓬毒针，左手拔出一把匕首，猛向萧翎扑了过来。

在这等极近距离之下，陡然施袭，匕首好挡，那毒针却是极端难防。

幸得萧翎在连遇暗算之下，心中早有防备，和那中年叫化说话时，并未松懈戒备，看他双手扬动，立时劈出一掌，人却仰身向后倒去，贴地横翻三尺。

形势迫人，萧翎不得不在大街之上、众目睽睽之下，施出“铁板桥”的工夫，闪避那近身施袭的毒针。

那中年叫化武功不弱，眼看萧翎迅快无比的翻向一侧，避开了毒针奇袭，劈出的掌力，直逼过来，立时横移两步，先把掌力避开，左手一抖，匕首电射萧翎，人却转身一跃，放腿向正西奔去。

但闻几声短促的呼叫之声，四五个无辜之人，俱伤在毒针之下。

萧翎眼看又有数人，中了毒针而亡，心中激怒无比，伸手接住了疾射而来的匕首，陡然一跃而起，扬腕投出。

那柳仙子的暗器手法，在武林中号称一绝，萧翎在大怒之下，运足腕劲掷出，势道奇速，挟带着一片啸风，破空闪电而去。

那中年叫化，身法甚快，萧翎匕首反掷出手，他已跑出了两丈多远，不闻萧翎追来，不觉间回头望去。

就在他回头一望的刹那，匕首已疾射而到，只见白芒一闪，闪避已自不及，一把匕首，正中顶门，深没及柄。

那中年叫化，十分剽悍，右手一抬，竟把匕首拔了出来，又向前奔跑丈余，才倒地死去。

只听大街上一阵混乱的呼喝道：“不得了，打死人了！”

刹那间狂呼乱叫，步履杂乱，人群奔跑。

商八行到萧翎身前，一扯萧翎衣袖，道：“快走，随在小弟身后。”

萧翎黯然一叹，随在商八身后行去。

这时，商八、杜九，都已了然目下形势，百花山庄中人，虽是装扮作各色不同的身份，暗中施袭，但却志在萧翎一人，两人早已暗中商量，分在萧翎身前身后而行。

商八转入了僻巷之后，闪入一个高大的门楼下，伸手从怀中取出一个人皮面具，道：“大哥快些戴上。”

萧翎戴上面具，杜九已从怀中取出了一件折叠好的青衫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大哥再罩上这件衣服，他们就瞧不出来了。”

萧翎接过衣服，急急穿好，展叶青也已赶到，急急说道：“街上一片混乱，地保衙役，即将赶到，咱们不宜在此多留，快些走吧！”

四人鱼贯而行，绕过僻巷，又转入另一条大街之上。

商八道：“咱们最好装作互不相识，但也不要离开太远，以便彼此照应。”

这时，大街上仍是人声沸腾，相传那强盗杀人的事。

几人行了一段，未再遇施袭之人，萧翎看看时光还早，专在街上溜达，亦非办法，转身行入了一座酒店之中。

这座酒店，规模不大，似是专做一些贩夫走卒的生意，此刻午时已过，店中稀稀疏疏，坐着三四个人。

四人鱼贯入店，各自坐了张桌子。

店中除了做成的几样小菜之外，别无可吃之物。

萧翎等分别点了酒菜，各自吃了起来。

四人酒菜刚送上，酒店外突然行进来四条大汉。

这座酒店之中，不过六七张木桌。

萧翎等四个人，就坐了四张。

余下三张，也早已有人坐了。

这四个大汉，都分着疾服、劲装，当先一人背了一支奇形外门兵刃阎王笔之外，另外三人各背了一柄单刀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看这四个大汉，各自挂着一只镖袋，袋中高高鼓起，一眼之下，即可觉出，四人那镖袋之中，装满了暗器。

只见那当先一个身背阎王笔的大汉，直行到萧翎对面坐了下去。

余下三人，竟然也分在商八、社九、展叶青位置对面坐了下去。

商八、社九，以及那展叶青，都已经改装，很难瞧出，纵然是识得之人，也无法瞧出几人身份。

那身背阎王笔、坐在萧翎对面的大汉，打量了萧翎一眼，突然伸出手去，把萧翎面前的一壶酒，提了过来，也不问萧翎是否同意，立时自斟自饮起来，他酒量既豪，动作又快，片刻工夫，那一壶酒已然被他喝个点滴不剩。

萧翎心中虽然不悦，但却强自忍了下去。

那大汉把一壶酒喝完之后，随手又把一个空的酒壶推到了萧翎的身边。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仍未作声。

只听那在靠门口和杜九同坐一桌上的大汉，高声说道：“等一会，如是有了什么事故，诸位还请坐着别动，免得受到无妄之灾。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室中除了我和两位兄弟之外，就是那展叶青了，另外两个老态龙钟之人，自无可疑之处，难道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四人的底细不成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见这座小店大门，被人推开，一个赤手空拳的长衫老人，大步而入。

那老人四顾了一眼，缓缓走向商八身前，道：“在下借坐一个位子如何？”

商八的桌位之上，原已坐了一个身背单刀的大汉，此刻再加上一个青衫老人，已是坐了三人。

金算盘商八，久年在江湖之上走动，论他武功成就，也算得江湖上一流的高手，机智沉着，又非常人能及了，虽然觉着这两人来的可疑，但却仍然忍了下去，不动声色，只在暗地里打量了两人一眼。

只见那赤手空拳的老人，两边太阳穴高高突起，分明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，那身背单刀的大汉，看上去虽也强壮矫健，但如比起那青衣老人，显是相差甚远了。商八心中暗道：这些人不知是何来路，但看情形又不似和我等为敌。

萧翎等四人之中，展叶青最是沉不住气，眼看那人坐了下去，心中大是气怒，几次想发作，但见萧翎等一个个没有动静，也只好忍了下去。

过了片刻工夫，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，再也忍耐不住，起身行到那青衣老人身前，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，道：“庄主，我瞧他们不会来了。”

那青衣老人摇摇头，道：“他们既然约了咱们，决然不会失约，咱们再等一会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原来，他们和人约会，不知何以选了这样一处所在。

商八和那老人面对而坐，看他形貌，似是听人说过，但一时之间，却是

想不起来。

心有所思，不觉间多瞧了那青衣老人两眼。

只听那身背单刀、坐在身侧的大汉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有什么好瞧的。”

商八心中一震，赶忙别过脸去。

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心中忽然动了怀疑，冷冷望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阁下是何人物？”

商八道：“小的赶车的车夫。”

那大汉突然一伸手，向商八手腕上抓了过来。

商八心知只要自己一闪避，立刻将暴露了身份，当下静坐不动，任那人握住了手。

只见青衣老人挥手说道：“不要多惹是非。”

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，似是对那青衣老者，十分敬畏，立刻松了商八的手腕。

只听砰的一声，店门又被人推开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蓝衫少年，推门而入。

萧翎一见来人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看来那沈木风也到鄂州城来了。

原来，来人竟是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。

只见单宏章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哪位是朱老爷子？”

那青衫老人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区区便是洛阳朱文昌。”

单宏章一抱拳，道：“久仰大名，今日幸会。”

朱文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单宏章道：“在下姓单，双名宏章，此有请帖一张，敬请朱老前辈过目。”

朱文昌接过请帖，看了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和沈庄主怎么称呼？”

单宏章道：“那是家师。”

朱文昌道：“好，请上复令师，就说老朽如约前往。”

单宏章笑道：“秦、尤、许三位老前辈都将如约而去，朱老前辈请早些来。”

朱文昌道：“单兄放心。”

单宏章一抱拳，道：“晚辈就此别过。”

朱文昌道：“老朽不送了。”

单宏章道：“不敢有劳。”转身大步而去。

那单宏章走后不久，朱文昌也缓缓起身，大步向外行去。那身背阎王笔的大汉举手一挥，三个背插单刀的大汉，齐齐站起身子而去。

萧翎壶中之酒，和面前酒杯，被大汉拿了过去，等几人走后，才叫过酒保，重新添了一壶，换过酒杯。

那酒保拿起酒，失声叫道：“银子。”

萧翎接过酒杯看了一眼，只见那酒杯之中，果然放了一块五钱左右的银子，心知是那大汉留下的酒钱，暗道：其人虽然莽撞，倒也不是白吃白喝之辈。

只见商八仰起头来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朱、秦、尤、许，那是武林四大贤了。”

萧翎站起身来，缓步行到商八的座位之前，说道：“商兄弟，你识得那青衣老人吗？”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但洛阳朱文昌的名头，却是听人言过已久，朱、秦、

尤、许，武林四大贤，以朱文昌为首，想不到沈木风竟然找到了这四位从来不问江湖是非的贤人头上。”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据闻那武林四大贤人武功高强，只是他们生性淡泊，一向不和武林人物来往，在杀伐不息、名利争逐的江湖之上，独树一帜，故有四大贤人之称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隐世独生，悠游林泉，那也无可厚非，但如四人个个身怀绝技，眼看江湖之上，道消魔长，仍然不肯出手过问，那也算不得大英雄、大豪杰的行径了。”

商八肃容说道：“大哥说的是。”

萧翎站起身子道：“看情形，那沈木风已经亲身赶来鄂州城中，现在我们行踪已泄，倒也不便在此久停，咱们走吧！”算过酒钱起身而去。

这时萧翎戴的人皮面具，脸色青中透黄，右颊之上，还多了一撮黑毛，看上去极是丑怪。

商八和萧翎走在一起，杜九和展叶青走在一起，四人借机浏览了一下鄂州城的形势，牢记于心中。

待到华灯初上，四人才行到了一条陋巷之中，折入了一家豆腐店中。

两个武当弟子，早已在店中等候，萧翎等取下人皮面具，重又换了一身装束。

展叶青一身湖青长衫，装作一个贵家公子模样，脸上稍经修饰，掩去本来面目。

商八长衫瓜帽，外罩黑马褂，套上了一个人皮面具，打扮成一个绍兴师爷式的大管家。

杜九也戴了一个人皮面具，三络长髯，挂上腰刀，形如长随。

萧翎青衣小帽，戴上一个娃娃脸具，装作展叶青随身小厮。

四人装束停当，一个武当弟子欠身说道：“敝掌门已和孙老前辈约好，不论事情如何，五更时分，在此相会。”

萧翎点头道：“好！你们好好守护此地。”

另一个武当弟子低声对展叶青道：“三师叔身份，是江南巡阅使程大人的二公子，程志青。”

展叶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记下了……”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萧大侠，兄弟想给你取个名字，暂叫程翎如何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名字很好。”

四人借夜色掩护，转出陋巷，只见一辆黑色篷车，停在路中。

一个扮作车夫的武当弟子，跳了下来，迎上来，道：“孙老前辈在车中等候。”

四人登上篷车，只见孙不邪已然恢复了原来装束，身着百绽大褂。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可曾找到了贵帮中人？”

孙不邪笑道：“老叫化实不习惯那改装易容的事，还是恢复我本来面目的好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老叫化已找得几个小叫化子，听候差遣，不过，一切行动，都由无为道长计划，老叫化只有一句话告诉你们，进入那三江书寓之后，不要再手下留情，据我丐帮弟子所报，沈木风已然赶来鄂州，同行高手甚多，万一打了起来，那也不用手下留情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今宵能否和那沈木风遇上？”

孙不邪笑道：“如若他知道你萧翎要去，天大的事，也要搁下等你了……”

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那三江书寓内的女娃儿，据说大都武功极好，你们可要小心一些，别在弦管歌声、灯红酒绿之中，受了那些女娃儿的暗算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老前辈放心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和丐帮弟子，都在外面接应你们……”目光转到展叶青的脸上，道：“令师兄调度有方，布置周密，运筹帷幄之才，实是常人难及。”

展叶青听他夸奖师兄，心中甚喜，说道：“老前辈过奖了。”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这身打扮岂能进入妓院，就此别过。”双肩一晃，穿门而去。

这时，车轮辘辘，篷车正飞奔在大街上。

萧翎低声对展叶青道：“如非情势所迫，最好不要动手，免得使那沈木风派来鄂州的主脑人物逃走。”

谈话之间，篷车突然慢了下来。

原来，已然行近了三江书寓。

杜九挑起车帘看去，只见人潮汹涌，万头攒动，两侧花灯高挑，争奇斗艳，引得狂蜂浪蝶，纨绔子弟，一个个趋之若鹜。

人群拦道，马车难行。

杜九一跃下车，怒声说道：“闲人让道！”双手一分，推得七八个人踉踉跄跄向后退去。

别人看他虽是便衣青帽，但挂着腰刀，气势凶恶，正是身着便装的武林打扮。

原来，明朝中叶，常有巨宦大官，私下行访，那护驾的武官卫士，自是也着便装，但却又在隐隐之间，表现出他的身份，身着便装，却又要挂上一支金把垂缨的腰刀，此事行得多了，民间自有传闻。

那些被杜九推开之人，心中原是不服，但见他那一身装束和华贵的马车，谁也不敢多言，只好忍了下去，纷纷让开去路。

马车直行到三江书寓门前，停了下来。

商八掀开车帘，当先而下，萧翎、展叶青鱼贯下了马车。

杜九当先开道，大步向三江书寓行去。

萧翎紧随在展叶青的身后，亦步亦趋。

商八轻轻在马车上拍了一掌，那驾车的武当弟子，立时扬鞭起车，辘辘行去。

这三江书寓在这鄂州城中，乃是最负盛誉的一家妓院，院中姑娘，个个美貌多姿，因此，在这块妓院林立之地，也以那三江书寓的生意最好。

展叶青气势不凡，进得那三江书寓的大门，立时有两个龟奴迎了上来。

杜九一横身，拦住两个龟奴，冷冷说道：“别要惊着二公子。”

两个龟奴应了一声，停了下来。

商人绕过展叶青迎了上去，打着官话，道：“咱们二公子，久闻你们三江书寓的艳名，特地抽空来此瞧瞧，可有上好的客室，带咱们二公子去坐坐，只要咱们公子爷玩得开心，你们有得赏钱可拿。”

那商八精通多处方言，说来是叫人难辨真假。

萧翎暗中打量那两个龟奴一眼，身着土布裤褂，但眉宇间却现出一种桀骜不驯之气，被商八一顿官话，打的呆在当地，半晌不言不语。

显然这三江书寓中，亦有了严密的戒备，这两个龟奴，分明是武林高手改装，一副生手生脚的模样。

杜九冷笑一声道：“咱们师爷给你们说话，你们听到没有？”

两个龟奴相互瞧了一眼，左面那人答道：“小人礼貌不周，客爷勿怪……”伸手指着北厢一个绣帘低垂的门户，说道：“还有一个空房，诸位客爷，请房里坐吧！小人去招呼姑娘们见客。”

商八晃着脑袋，道：“咱们二公子是阿等身份，岂能在这等混杂之处取乐。”

杜九抬头一看，道：“那假山之后，是何处所？”

右面一人道：“那是后院，今日已被熟客定满。”

杜九道：“撵他们走就是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两个龟奴全是生手，一时间，不知该如何应付，呆呆的站着不动。

展叶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们这家书寓，可是不想开了……”

商八急急接道：“二公子万金之体，不用和这等人下人生气。明日小人写个名帖，送过鄂州府去，有得他好瞧了。”

他掩饰得法，两个假扮龟奴的人，虽都是久年在江湖上走动的精明人物，也被唬骗过去，认为当真是官府中人，垂手向后退去。

展叶青心中暗道：好啊！我是生平初进妓院，瞧这个小子，大约也是初次装扮龟奴，竟是一点也不油滑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紧随在杜九身后行去。

杜九已听商八说过三江书寓的大略形势，大胆行到通向后院圆门前面，一掌击在门上，喝道：“快些开门。”

原来，那圆门竟然是紧紧的闭着。

但闻呀然一声，圆门大开，一个身着绸褂的中年大汉，挡在门口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找哪一位？”

杜九冷冷然道：“逛窑子来。”

那青衣大汉打量了杜九一眼，道：“后院客满，阁下明日请早。”伸手去关木门。

杜九右腿一抬，踹在一扇门上，道：“给我滚开！咱们二公子特地赶来，岂能扫兴而归？”

那青衣大汉正待发作，展叶青和萧翎已然赶到。

展叶青怕两人可能会冲突起来，急急说道：“这人开门很快，赏他一片叶子。”

商八应了一声，由怀中取出一片金叶子，递了过去道：“还不快谢二公子赏赐。”

那青衣大汉瞧了手中金叶子一眼，少说点也有二两左右，心中暗道：除了豪门士族，怎生有这等大方……

心中念转，人却不由自主欠身说道：“多谢二公子的厚赏。”

展叶青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开门来的很快。”

举步行了进去。

那青衣大汉又想拦阻，但又看到来人气势不凡，不像武林中人改装。

就在他犹豫之中，展叶青、萧翎、商八等已全部行了进去。

杜九当先带路，行了四五步，到了一个转角所在，瞥见一个中年大汉转了出来，拦住杜九道：“客爷可是已经定好了客房？”

杜九道：“找一处最好最大的就是。”

那人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小人替诸位带路。”当先向前行去。

萧翎借机四顾一眼，果然发觉屋面上一片通明。

但这后院情景，和前院大不相同，前院是每一间客房里，烛火如昼，屋檐下吊着花灯，弦管盈耳，歌声不缀，但这后院之中，却别是一番情调，屋面上烛火通明，院中走廊，却不见一盏花灯，每一间客房门窗，都有厚厚的布帘垂遮，不见灯光外泄，笑语之声也只是隐隐可闻。

显然这后院客室，是经过特殊的设计建筑而成的。

那中年大汉带着几人，走完了一道长长的走廊，将到尽处，才推开一扇木门，招手一揖道：“几位请里面坐，小人立时叫姑娘们见客。”

杜九心中暗道：这小子把我们带到此地，只怕是不怀好意，要当心他一些才是，当下说道：“房里有人吗？”

那中年大汉道：“如是有人，小人怎敢带诸位来此。”

杜九道：“好！你进去燃起灯火！”

那中年人应了一声，当先行入室中。

杜九站在门口，暗运功力戒备，却是不肯随他而入。

只见火光一闪，室中亮起了一支火烛。

灯光燃起，杜九才缓步而入。

这是一座两丈方圆的宽敞客室，四周都垂着深紫色的布帘，檀桌、锦墩，布置的十分豪华。

那中年大汉缓缓说道：“小人去替几位叫姑娘来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不用慌，咱们公子是万金之躯，区区职责所在，不得不小心一些。”

急步绕着垂落帘子，行了一遍，道：“你去吧！快些要他们送上酒菜，最好的姑娘叫两个来，先陪咱们公子喝酒，如是咱们公子爷吃的高兴，说不定会留宿，那就是你们的造化了。”

那中年大汉道：“爷们不是四个人吗，怎的只叫两个姑娘。”

杜九暗道：好啊！你可是想咱们一人一个，好对付些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公子在此，不许胡说八道。”

那中年大汉，不再答话，转身出门而去。

展叶青带着萧翎，步入客室，那商八却留在室外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由那廊檐到这座客室，竟有两重门户，坚壁厚门，哪里像是妓院？”

杜九低声应道：“小弟已查过墙壁，至低限度，这绒幔之后，没有敌人埋伏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百花山庄万花楼上，层层有机埋伏，这三江书寓，如若真是那沈木风经营之地，只怕这室中也有埋伏，咱们小心一些。”

只听到商八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好标致的姑娘。”

他这几句话声音虽低，但却用丹田之力道出，展叶青等听得十分清晰，急急就座，萧翎站在身侧，杜九却退到垂帘入口处，萧然而立。

只听莲步细碎，环佩叮当，垂帘启处，鱼贯走进来四个美貌少女。

当先一个，身着白衣，鬓插红花，薄施脂粉，浅扫娥眉，扫扮的甚是朴素。

第二个绿衫绿裙，胸插翠花，也是一身素装。

第三、第四两位姑娘，却是艳妆浓抹，全身红衣。

一个二十上下，面目清秀的小厮，随后而入，欠身一礼，说道：“这四

位是咱们三江书寓最红的四块金牌……”

展叶青指指那两位素妆少女，说道：“赏他一片金叶子。”

商八早已随在那小厮之后，走了进来，伸手往袖中取出一片金叶子，递到那小厮手上，道：“这是公子爷赏钱，留下前面两位姑娘。”

那小厮怔了一怔，接过赏钱，低声对两位穿红衣女子说道：“走啦。”当先转身而去。

两个穿红衣的少女，望了展叶青一眼，嘟起小嘴，随那小厮而去。

展叶青望望两位姑娘一眼，道：“姑娘请坐。”

萧翎站在展叶青的身后，暗中却留神着二女的一举一动，只见二女道谢一声，落落大方的在两侧坐了下去。

那展叶青自幼在武当山中长大，从未和女人单独相处，此刻面对着两个绝美佳人，虽是逢场作戏、别有用心而来，一时之间，倒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过了良久，才想起一句话，道：“两位姑娘的花名如何称呼？”

那白衣姑娘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贱妾白梅，这位是绿荷妹妹。”

展叶青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两位姑娘在这三江书寓很久了吗？”

白梅道：“薄命女子断肠花，但沦落风尘也不过三月时光。”展叶青听她口齿伶俐，暗暗忖道：这女人能说会道，只怕不是好与人物……

忖思之间，酒菜已经送上。

那送菜小厮，瞧了杜九、商八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两位爷可要找两个姑娘陪陪吗？”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在咱们公子面前，如此放肆，那是活的不耐烦了。”

那小厮一伸舌头，急急而去。

白梅挽起酒壶，替那展叶青斟了一杯酒，道，“请教客爷贵姓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在下姓程。”

白梅倒满了自己酒杯，道：“有幸得遇程公子，贱妾奉敬一杯。”举杯一饮而尽。

展叶青举杯放在唇边，嗅了嗅，道，“有负姑娘雅意，在下是滴酒不沾。”

绿荷拿起展叶青面前的筷子，道：“公子不会吃酒，那么多用点小菜。”挟起盘中一块鸡肉送上，说道：“我们姊妹得蒙公子垂青，心中感激不尽，公子酒不沾唇，贱妾等自是不敢劝酒，请吃下这块小菜如何？”手中鸡肉，直向展叶青口中送去。

展叶青心中为难，只觉吃也不是，不吃也未免太过示弱，正自犹豫难解，忽见一只手伸了过来，食中二指，挟住了绿荷手中的一双檀木筷子，道：“咱们公子是何身份，姑娘怎能如此失礼。”

展叶青目光一转，瞧那出手之人正是萧翎，微微一笑，也不阻止。

## 第五回 英雄逛妓院

萧翎暗运内功，一股暗劲，顺着筷子，传了过去，直向绿荷击去。

二女举止，不似常在风尘中人，萧翎心中早已动疑，存心借机会试试二女，是否身怀武功。

只见绿荷明亮的双目，转注在萧翎脸上，眨动了两下，突然尖叫一声，放开了手中筷子。

萧翎这些时日中，江湖阅历大增，心中暗道，我传出的内功，虽然不重，但如她不会武功，受此一击，必将是花容失色，气血翻涌，哪里还能叫得出来，而且我传出的力道，十分迅快，此女明明在承受一击之后，毫无伤损，故意丢下筷子，装作惊慌之状，高声尖叫，有意传警，这其间虽只有片刻时光之差，但其用心结果，却是大不相同……

心念转动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姑娘好心机啊！好做作啊！”

绿荷望着展叶青道：“公子这位书童，好生无礼……”

展叶青淡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他可是伤着了姑娘吗？”绿荷道：“虽未伤着，但却骇我一跳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他未和姑娘手指相触，肌肤相碰，不知如何会骇了姑娘一跳。”

绿荷两道清澈的眼神盯注在展叶青的脸上，道：“公子当真没有瞧到吗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我是未瞧出来。”

绿荷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贱妾虽然沦落在风尘之中，但自幼却也读过几年诗书，而且行有行规，公子垂青贱妾，贱妾自是甚感荣宠，公子就算轻薄贱妾，那也罢了，但公子纵容一个随身小厮，对贱妾这般无礼，那也未免欺人太甚了……”

白梅轻轻拉了绿荷一把，说道：“妹妹快些坐下，这位程相公潇洒文雅，气度华贵，自是大有来头的人物，妹妹岂可对待相公无礼。”

绿荷借阶下台，缓缓又坐了下去。

白梅目光转注到展叶青的身上，道：“公子不要生气，我这位妹妹脾气一向很坏，唉！因此之故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客人，有道是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公子万金之躯，自是不会生我们小窑姐的气了，奴家敬你一怀。”

端起酒杯，又干好一个满杯。

萧翎暗道：好啊！转来转去，不是要他吃酒就是劝他吃菜，看来这酒菜之中，果然是有些名堂了。

展叶青端起酒杯，做了一个样子，仍是酒未沾唇，又放回了原处。

白梅也不再劝展叶青，却望着萧翎说道：“小管家，今日我这绿荷妹妹，是你家相公招来，在我们行规中说，别人轻薄不得，只要你家相公，今宵不肯宠幸我绿荷妹妹，小管家有兴致可明日再来，招我这位绿荷妹妹奉侍，那时，小管家怎么轻薄，她也不会生气了。”

萧翎只听的双颊发烧，如非戴着人皮面具，定可看到他满脸羞红。

商八久走江湖，江湖上玩乐之地的窍门，无不熟悉，担心展叶青和萧翎被这个妖艳的女郎套住，落入圈套之中，立时缓步走了过去，道：“这位小管家，虽是咱们公子的随从，但两人自小在一起长大，彼此之间，相处甚洽……”

白梅摇摇头道：“师爷这话就不对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？”

白梅道：“贱妾看贵公子，总在二十三四之上，这个小管家，身材虽然和贵公子相差无多，但那副娃娃面孔，至多也不过十五六岁，两人相差八九年，怎能说是一起长大。”

商八暗暗忖道，好厉害的丫头，但却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姑娘就不知了，咱们公子身侧这小管家，一向是不太喜用心思，故而虽已二十出头，看上去却是一副娃娃脸的样子。”

只听室外传入了一声高喝道：“白梅、绿荷，见客。”

白梅、绿荷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公子请稍坐片刻，贱妾见客之后就来。”

展叶青从未进过妓院，眼看两人起身欲去，竟不知如何才好。

商八一横身，拦住了去路，道：“两位姑娘欲往何处？”

白梅道：“启帘见客。”

商八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公子在北京城中，会过无数名妓，也是不准她们再行见客，两位身价多少，开出盘价，咱们包下了。”

绿荷道：“行有行规，贵公子纵然多金，咱们姐妹也不敢贪多，有背行规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两位可知咱们公子的身份吗？”

白梅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商人道：“江南巡阅使程大人二公子，谁人不知。”

绿荷淡淡一笑道：“纵然是皇太子，咱们也不能有违行规。”

商八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咱们今宵留定了两位。”目光转注到杜九的脸上，道：“唤那龟奴进来。”

杜九应了一声，大步行出室外，片刻工夫，带了一个身着青衣小帽的大汉，行了进来。

商八望了大汉一眼，道：“你可是当值之人？”

那青衣大汉应道：“不错，师爷有何吩咐？”

商八冷冷说道：“这两位姑娘的身份若干，咱们公子包下了，不用启帘见客。”

那青衣小帽的龟奴，扫掠白梅、绿荷一眼，面现难色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两位姑娘，是我们三江书寓中顶尖的红姑娘，结交的客人都是本地士绅名流，很多客人，常有非两位不欢之癖，如是贵公子包下两位姑娘，只怕今晚，咱们这三江书寓，非被闹一个天翻地覆不可。”

商八道：“小小一个鄂州府的士绅名流，算不得什么。咱们公子既然是看上了两位姑娘，就非得留下不可。”

那龟奴赔笑说道：“这么办吧！小人暂带两位姑娘出去应酬一下，半个时辰之内，定把两位姑娘送回。”

展叶青冷冷说道：“这人说话无礼，扫我酒兴，打他一个耳光子。”

杜九应声出手，一掌劈去。

那龟奴眼看一掌劈来，横向旁侧闪去。

杜九出手，何等快速，那人避开了杜九左掌，却不料杜九右掌随后而至，呼的一声，掌个正着。

这一掌落势甚重，打得那龟奴身子摇了两摇，几乎摔倒在地上。

那龟奴受此一击，心中大怒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怎么可以出手伤人？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你如再激怒了咱们公子，当心劈下来你的脑袋！”

白梅柳腰款摆，莲步姗姗的走向杜九，道：“这位出手好快哟！”

商八眼看已出了手，立刻就將有一场激战，看那龟奴闪避杜九第一掌的身法，十分快速，并非平庸之辈，立时举手向外一挥。

中州二贾，久年相处，彼此之间举手投足，都能了然对方心意，杜九不再理会白梅和那龟奴，闪身出室，守住室外的门口。

商八却一横身，拦住了白梅和那龟奴去路，道：“姑娘快请回座位上去。”

白梅轻叹一声，道：“王子犯法，和庶民同罪，那位出手伤人，未免有些过份了。”

那龟奴借白梅和商八谈话的机会，暗中运气调息。

萧翎低声对展叶青道：“这两个丫头桀骜不驯，如不给她们一点苦头吃吃，只怕难以驯服。”

展叶青微微点头，霍然站起，右手一挥，疾向白梅腕脉之上抓去。口中怒声说道：“臭丫头，如此放肆。”

白梅眼看展叶青出手快速异常，哪里还敢装作，娇躯一闪避了开去，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展叶青冷冷道，“原来姑娘有着如此快速的身手，那无怪不肯驯服了。”

口中说话，手却未停，双手连挥，拍出三掌。

这三掌都是武当门中绵掌中的奇招，一般武师避开一招，也非易事，但那白梅却能轻轻把三招尽皆避过。

商八道，“姑娘好身法。”右手一伸，疾向白梅右臂抓去。

白梅娇躯向前一倾，疾快一个旋身，轻巧绝伦的竟又把一击避开。

商八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姑娘身手果非等闲。”双手施展开擒拿手法，连攻四招。

白梅娇躯连闪，竟把四招一齐避开。

她连连避开了展叶青和商八两个高手擒拿的攻袭，竟未还一招。

萧翎眼看那白梅身手如此矫健，亦不禁为之暗暗惊骇，付道：这丫头如若果是百花山庄中人，武功只怕还在金兰玉兰之上，不知是何身份。

白梅虽然连连避开了展叶青和商八两人的掌势、擒拿，但心中却知遇上了第一流的高手。

避开了商八擒拿手法之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几位究竟是何身份，官场中人，却难有这等身手。”商八道：“姑娘身法虽然奇奥，但江湖上的见闻，却是有限的很。”

白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彼此既然已经挑明，几位也不用再隐瞒身份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姑娘这等身手，亦非烟花院中人物，不知可否先见告身份。”

白梅右手纤指沿着衣襟轻轻一划，一袭外衣，有如刀割一般的整齐，接着一抖娇躯，身着外衣突然落在地上，露出一身紧裹娇躯的劲装。

紧接着，左手一弹，罗衫落地，露出了玄色长裤。

这时商八挡在出口之处，展叶青站在酒席之前，萧翎仍然站在展叶青的身后。

绿荷仍然是穿着外衣长裙，斜倚在一张木椅之上不动。

白梅一身玄色劲装，站在商八和展叶青两人之间，腰中横束着一条白色的丝带，分插着四把匕首。

目光转动，扫视了商八和展叶青一眼，道：“几位已然陷身绝地，此刻

不说，等一会亦是说不可，那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姑娘的口气很大，不知在百花山庄中是何身份？”

白梅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诸位好像已经很清楚我们的底细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难道姑娘还觉得这三江书寓很隐秘吗？”

白梅目光转注到绿荷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绿荷妹妹，眼下这几位，都是经过刻意装扮而来，虽然掩去了本来面目，但都是当今武林中的一流高手，姊姊一人之力，只怕难以对付得了，还有劳妹妹出手了。”

绿荷淡淡一笑，缓缓脱去长裙外衣，露出一身绿色的紧身劲装，腰中也横束了一条白色丝带，和白梅一般的分插着四把匕首。

商八目光一掠两人，兵刃插着的方位，立时说道：“这两位丫头的武功，同是一条路子，咱们能找出一个人的破绽，那就不难收拾两个人了。”

绿荷冷冷说道：“几位试试再夸口不迟。”双手一招，各握着一把匕首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那绿荷适才一声尖叫，这龟奴又被我等留在此地，只怕他们已经得到消息，此刻不见动静，只怕是正在布置了。

只听商八说道：“好！我来试姑娘匕首上的奇幻招数。”

萧翎身子一侧，抢在商八的前面，道：“不用劳动你了……”目光转到绿荷的脸上，说道：“姑娘对在下心中记恨甚深，此刻当可报得适才之辱了。”

绿荷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是死有余辜。”

双手陡然一抬，两道寒芒，疾向萧翎身上刺来。

烛光下，两把匕首幻起一片寒芒，笼罩了萧翎前胸数处大穴。

她这出手一击，只瞧的展叶青和商八心中一凛，暗道：这丫头好快的手法，好奇幻的招数，心中轻敌之心，一扫而空。

萧翎一提真气，腿不屈膝的向后退了一步，便轻轻把一招避开。

绿荷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究竟是何身份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个小厮而已。”

绿荷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武功不在你们公子之下。”

萧翎道：“承蒙夸奖了。”心中暗暗盘算道：这两个丫头武功的确不弱，如不早些把她们制服，等一下强敌赶到了，内外夹攻起来，那时就更难对付了……

忖思之间，瞥见那青衣小帽的龟奴，突然一跃而起，疾向商八扑了过去，手中寒光闪闪，竟然也拿了一把匕首。

商八冷哼一声，左手疾点那人右脉穴，右手平胸推出，一招穿心拳，击了过去。

这一击快速绝伦，而且攻守兼备。

只听一声惨叫，那龟奴疾退两步，一交跌摔在地上，鲜血涌出，身子挣动了一下，气绝而逝。

商八心中一直记着一刀之恨，出手十分狠毒，一击致命。

他一击震毙了那龟奴之后，左手已夺下了那人手中的匕首。

白梅看那龟奴被商八一拳击毙，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几人都是一流高手，实非好与人物。

萧翎借二女心神转注到那龟奴尸体之时，双手悄然套上了千年蚊皮手套。

展叶青望了那龟奴尸体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姑娘如若还不知早日悔悟，这龟奴就是两位的榜样了。”

白梅冷峻的望了展叶青一眼，缓缓道：“只怕未必。”突然跃起，左右双手，各执一把匕首，疾向商八冲了过去。

就在白梅跃起的同时，绿荷也紧随跃起，扑向萧翎，右手匕首，迎胸刺去。

萧翎早已有了打算，眼看绿荷一刀刺来，右手一挥，疾向那刀上抓去。

绿荷心中暗道：我这匕首，锋利无比，就算你练过铁沙掌的功夫，也要伤在匕首之下，去势微缓，故意让萧翎抓住匕首，暗运功力，左右一摇。

在她想来，这挥手一摇，必可使萧翎断去五指，鲜血淋漓，哪知事情竟是大谬不然，对方抓住了匕首，不但毫无损伤，自己反觉得手中匕首，有如被一道坚固的铁钳钳住，竟是难再移动。

绿荷暗运功力，一挫腕，仍是无法收回匕首，这才知道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劲敌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左手一挥，拍向萧翎的右腕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丫头可恶的很，非得让她吃些苦头不可，默运内力，陡然向前一带，夺过了绿荷手中匕首。

这时，绿荷的左掌，刚好劈下，啪的一声，正击在自己右臂之上。

但她武功不弱，在千钧一发之间，收住了劈出掌势的力道，手掌虽然击中在右臂上，但却是并未受伤。

萧翎左手疾收，快逾闪电一般，扣住绿荷的左肘关节，微一加力，绿荷骤感到骨疼如折，全身力道尽失，无能反击。

萧翎制住绿荷，转目望去，白梅和商八正展开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斗，白梅手中两把匕首，招招如电光石火一般，攻向商八要害大穴，商八全力反击，施展擒拿手法，空手入白刃，扣向白梅紧握匕首的双腕。

但那白梅刁滑异常，商八虽然尽出怪招，仍然无法擒拿住白梅的手腕，不过白梅那凌厉的攻势，已被商八压制了下去。

萧翎目注两人搏斗之情，心中暗道：再有十合，商八可控制全局，二十合内，可以夺下白梅手中匕首，但此刻形势不同，拖延时间，与我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此非争名比武，何不暗助商八一臂之力。

心念一转，暗提真气，发出了修罗指力。

一缕暗劲，疾涌而去。

白梅只觉到右腿突被一股无声无息的力道击中，全身顿感麻木。

商八双手伸来，轻而易举的握住了白梅双腕，微一用力，夺下白梅手中匕首。

他阅历丰富，夺下白梅手中匕首，已自警觉到，可能是萧翎暗中相助。

白梅觉出腿上受击甚重，已无抗拒之能，也不再出手还击，任那商八出手点了两臂穴道，目光一扫萧翎和展叶青，道：“哪一个暗中出手伤了我？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区区在下。”

白梅道：“你用的什么武功？”

萧翎暗道：那沈木风知我学会柳仙子修罗指，那是不能告诉她了。当下说道：“随手一指而已。”

白梅望了绿荷一眼，道：“妹妹伤的很重吗？”

绿荷生性倔强，左臂关节，虽已被萧翎捏得疼彻心肺，但却始终不发一语，直待白梅相询，才摇首答道：“小妹并未受伤，只是被他扣住关节要害，无法挣动。”

商八突然举起手中匕首，尖利的锋芒，轻轻在白梅脸上移动，说道：“姑

娘如是珍惜这如花玉容，那就据实回答在下的问话。”

白梅冷冷的望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那要看你问什么了！”

商八道：“你们可是来自那百花山庄吗？”

白梅道：“不错。”

商人缓缓说道：“沈木风现在何处？”

白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沈大庄主行踪神秘，岂是我等可以猜测，他也会陡然在此室之中出现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乔装而来，必有所图，不知意欲何为？”

她外形虽然冷峻，大有不惜玉容被毁之慨，但内心之中，实是害怕异常。

商八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姑娘这等美貌的玉容，如是被在下失手所伤，毁去玉容，那是未免太过可惜了。”

白梅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认为今宵还能离开这三江书寓吗？”

商八冷冷说道，“我在问姑娘的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陡闻室外传来一声怒喝道：“再接一掌试试。”

声音中带着一股冰冷的味道，正是杜九所发。

展叶青右手一扯，脱去长衫，嗤的一声抽出长剑，道：“我去接应杜兄。”

大步向室外行去。

只听室外兵刃相击的声音阵阵传来，想是打斗十分激烈。

商八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强敌已全面发动，这个丫头要如何处理？”

萧翎道：“百花山庄中人、个个积恶甚多，但两个丫头已无法反抗，杀之不武。”

商八手中匕首微微一挑，在白梅左颊之上，划了一道血口，冷冷说道：

“姑娘可是认为在下不得手吗？那沈木风是否已来了鄂州？”

白梅突然一闭双目，两行泪水，顺着眼角流了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杀刚毁容，任凭于你，不用多问我了。”

她脸上是一股良怜自惜神色，但却紧咬牙关，不肯再言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，“不能太怪她们，百花山庄规令森严，她久处在沈木风积威之下，心中早已畏惧万分，杀了她们，也是无用，点了她们穴道算啦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说的是。”伸手又点了白梅的两处穴道。

只见垂幔一动，一道寒芒疾射而出，直射向萧翎后心。

萧翎右肘一抬，点了绿荷穴道，左手疾向后背一抄，抓住了一支铜镖。

右手一抖，把夺得绿荷的匕首投入了垂幔之中。

只听垂幔后一声闷哼，传了出来，想是有人被萧翎匕首击中。

商八一伸手，抓住垂幔一用力，沙的一声，竟把垂幔扯下了一片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全身青衫的大汉，倚壁而立，前胸之上，插着一支匕首，深没及柄，看样子早已气绝而逝。

壁间一座暗门，尚未关闭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小心了，这室内有机关布设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冲出去吧！”

一侧身子，当先向前行去。

只见剑光耀目，展叶青挥动手中长剑，正和一个青衣大汉，斗的十分激烈。

杜九似是已被人逼到院落之中，展叶青挥剑挡在门口。

萧翎身子一侧，掠过展叶青身旁而过，左手一伸，抓住了那青衣大汉手中长剑。

他手中套着千年蚊皮手套，刀剑难伤，别人不知内情，看他空手来抓长剑，心中自是毫无畏惧。

那人长剑被萧翎抓住，不禁微微一呆，就在他一怔神间。展叶青一剑刺来，透胸而过。

萧翎顺势夺过那大汉手中长剑，飞步出了室门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杜九被四个大汉团团围在中间，合力迫攻。这时，院中高挑着两盏红灯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那四个大汉的武功，都很高强，两人施剑，两人用刀，攻势猛烈异常，杜九一手铁笔，一手银圈，分拒双剑双刀，处境极是危险。

萧翎一提气，疾冲而上，手中长剑左右摆动，挡开了两柄长剑。

杜九眼看萧翎到来，精神大振，银圈封开双刀，铁笔奇招突出，点中了一个使刀大汉的左肩。

那大汉被杜九一笔洞穿肩头，受伤甚重，疾向后面退去。

萧翎飞起一脚，又踢在那大汉左膝之上，咯噔一声，那大汉一条腿，生生被踢断。

那人连受两处重创，哪里还能站立得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萧翎动作奇快，左腿踢出的同时，右手长剑也递了出去，刷的一声，劈断了一个执剑大汉的左臂。

四个围攻杜九的高手，片刻间伤了两个人，余下两人，心中大为震骇，哪敢恋战，同时急攻两招，倒跃而退。

那大汉奔行之间，突闻衣角飘风之声，直扑下来。回头看去，只见萧翎连人带剑疾扑过来，来势奇快，有如电闪雷奔一般。

那大汉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人来势好快。急忙举起手中长剑，疾向萧翎迎去。

萧翎左掌拍出一掌，击在那人长剑之上，右手长剑疾沉而下，劈断那大汉一只臂膀。

那大汉倒是坚强的很，虽被劈落了一只臂膀，冷哼一声，仍然向前奔去。

萧翎左手一抬，发出修罗指力。

一缕暗劲，急射而去，正击在那大汉背心之上。

那大汉既断一臂，又为修罗指力击中，哪里还能支撑得住，闷哼一声，倒在地上死去。

萧翎杀机已动，发出修罗指力的同时，右手长剑也投掷出手，白虹一道，破空飞去，直向那执刀大汉后背击去。

那大汉听金刃破空之声，疾飞而至，疾转身躯，回手劈出一刀。

哪知萧翎的剑势中含蕴力道奇强，那大汉挥手一刀，只不过把剑势震的约略一顿，闪闪寒芒，穿胸而入，尸体栽倒，气绝而逝。

萧翎杀了两人，回头看去，只见那两个受伤之人，亦为杜九所杀。

奇怪的是这五个人死去之后，竟是不见再有人来，四面一片悄然。

抬头看屋面，灯光如昼，照得屋顶一片通明。

杜九手执着铁笔银圈，急步走了过来，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应该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看来是有些奇怪，屋面光耀如昼，屋下却不见灯光。”

展叶青大步行了过来，接道：“咱们一番打斗，已惊动了整个三江书寓，

此刻不再见强敌出现，只怕是别有阴谋。”

萧翎流目四顾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，咱们该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杜九道：“有了，咱们去拷问那两个丫头，问问她们究竟在闹什么鬼。”

语声甫落，忽然南面屋门，响起了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们早已在我等包围之下，四面暗器，都是极为细小的淬毒之物，如若我一声令下，四面将一齐发动，尔等纵然本领再强一些，也难逃出那千百万密如骤雨、细若牛毛的暗器袭击，势必要被伤在暗器之下不可。”

萧翎不愿暴露身份，低声对展叶青道：“展兄和他答话，兄弟暗中观察一下情形。”

展叶青微微颌首，高声说道：“阁下是什么人？”

暗室又传出那人的声音，道：“你不用问老夫是谁，尔等生死，已操在老夫之手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高声接道：“眼下尔等只有两途可循，不是放下兵刃，束手就缚，就是死在各种淬毒暗器之下。”

展叶青心中暗道：就算是万弩齐发，也未必就真的能把人给射死……

但想到一言不慎，可能将招致对方施放暗器，一时间竟是不便接言。

那人不闻萧翎等答话，冷笑一声，又道：“这庭院房舍之中，到处都有埋伏，而且距离尺寸，早已算好，可以说没有一尺安全之地，尔等若想凭借武功顽抗，那是自取灭亡了。”

展叶青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萧兄，此刻咱们该当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看四周形势，他亦非完全是虚言恐吓，若他所说的是真，那确实不宜避开，为今之计，只有先行设法，退回咱们饮酒室中，再设法激他发出暗器，也好量情筹思破敌之法。”

只听商八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两位最好识趣一些，老夫一向不知怜香惜玉。”

萧翎等转目望去，只见商八左手牵着白梅，右手扣着绿荷腕脉，大步行了出来。

杜九沉声说道：“老大，快退回去。”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屋里不能停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商八道：“他们要施放毒烟，咱们退回房中，那是自投罗网了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原来他们想把咱们诓回房中，施以毒烟相害。”

说话之间，商八已走到了几人身前。

展叶青低声说道：“这院落四周，满伏暗器，此刻咱们已陷入他们的暗器阵中了。”

商八四顾一眼，只见院落中一片平坦，除了地上青草之外，可以说是毫无可资藏身之地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他们如要施放暗器，说不得只好借用这两位姑娘的娇躯，当作盾牌了。”

但闻北面一座房中，传出了另一个冷冷的声音，道：“尔等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叫你们见识一下，大约你们还不肯相信了。”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四面都有暗器，不可大意，咱们各顾一面。”

语声甫落，陡然向前跃飞五尺，抓住一具尸体，反身一跃，退回原地。

这一阵去来，不过是眨眼之间，当真是快如电光石火。

北面室中又传出一声冷笑，道：“我只想教尔等先见识一下，开开眼界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放出飞鹞。”

一阵鸟翼划空之声，两只灰色飞鸢，由窗口飞了出来。

这两只鸢鹰，大约在笼中关了不短时间，出笼之后，立时振翼直上。

两只飞鸢，刚刚飞过屋面，忽闻一阵沙沙之声，灯光下，只见千百枚银线，闪闪生光，两只飞鸢，同时坠落实地死去，落地之后，竟然未再挣动一下。

显然，那暗器不但密如骤雨，而且都经过剧毒淬炼。

北面暗室中又传出那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尔等之中，谁是萧翎？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一时之间，反不知是否该挺身承认。

犹豫之间，商八已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咱们之中并无萧翎，如是那萧大侠，也在此地，只怕你们早已死伤于他的掌剑之下了。”

杜九伸手抓住了白梅，挡在身前，说道：“南北两面各有一屋，皆藏有敌人，咱们冲到那室中去，再设法破隙而出。”

一向足智多谋的商八，此刻竟然也想不出一个主意来，沉吟不语。

但四人心中都明白，如是四周暗器的密度，都如北面的布置一般，几人很难有机会冲入屋中。

奇怪的是，那人问了一句之后，竟然不再说话，暗夜中，双方默默的对峙着。

良久之后，商八才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大哥，他们似是在等人，时间对咱们极为不利，我瞧只有冲入室中，咱们四人之中，大哥是唯一有生存机会的人，因此，不用顾及到我们了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那暗器密如狂雨，飞鸟也难躲过，小兄也无有把握……”

杜九接道：“商老二的意思，是说咱们四人，有三个可以死，死了也不会影响武林大局，但大哥的生死，却是对武林大局有着很深的影响，也就是说咱们四人之中，如有一个应该活着，那人自然是大哥你了。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成，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力，咱们四人为何应该是我。”

展叶青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萧大侠还未了解中州二贾他们两人的心意，在此等情形之下，我等要尽可能保护你萧大侠的安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何一个保护之法，那暗器又无眼睛，难道还会避开我萧翎不成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必要之时，我们三人团团把萧大侠护了起来，宁可我们三人为那暗器毒针所伤，也不能让萧大侠受到一点伤害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咱们四人生死同命、在下开道，咱们先闯入北面房中，再作道理。”

目光一转，只见白梅双目圆睁，瞧着自己，似是有话要说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商兄弟，你点了她们的哑穴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怕这两个丫头，胡乱喊叫，所以点了她们的哑穴。”

萧翎道：“商兄弟，解开这位白梅姑娘的穴道。”

商八对萧翎之言，一向是绝对听从，也不多问，伸手拍活了白梅的穴道。

白梅长长的吁一口气，望着萧翎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萧大侠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在下萧翎。”

白梅道：“有一位玉兰姑娘，你可认识吗？”

萧翎想到金兰、玉兰，同时陪伴，久已失踪，不禁心头黯然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姑娘也认识玉兰姑娘吗？”

白梅道：“我和玉兰情如手足……”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不能向那北面房里闯，在那密如狂雨的暗器之下，你们没有机会。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道：“姑娘可有良策？”

白梅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但得萧大侠信任我们才行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白梅道：“放了我和绿荷妹妹……”

商八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小丫头想的倒好，商老二大风大浪行舟无数，难道真的还会在阴沟里面翻船吗？”

白梅道：“你们没有机会的！这是唯一之策……”

商八接道：“咱们留下两位作为人质，也让他们施放暗器之时多上一层顾虑。”

白梅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一点也不了解那沈木风了，别说我们两个女婢，就是比我们再重要十倍的人，他若是想杀你们，也不会顾虑到你们掳的人质。”

萧翎低声道：“商兄弟，解开她们的穴道。”

商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当真放了她们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可不是当真吗？”

商八拍活了白梅身上另外两处穴道，接道：“这位绿荷姑娘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并放去。”

商八依言施为，尽解二女穴道之后，道：“两位可以去了。”

白梅道：“这样不成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如何才成？”

白梅道：“不能让他们瞧出来是你们放了我们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要装作是你们自行挣扎逃走？”

白梅道：“不错！为了掩人耳目，还得借重两位，和我们姊妹动手几招。”

商八道：“咱们送佛送上西天，两位见着他们之后，要他们多发几枚暗器。”呼的一掌，疾向白梅拍了过去。

白梅一闪避开，低声说道：“萧大侠，听到我尖叫之声，立刻向北室中闯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记下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女人的话，不可听信。”

双掌一紧，连攻四招。

几人这一番对答之言，声音都放的很低，那埋伏在四周之人，纵然能听到一点声音，也都是隐隐约约，难知内情。

绿荷回手一掌，拍向展叶青，道：“可敢硬接我一掌试试？”

展叶青冷笑一声，挥手硬接一掌。

他对萧翎决定释放二女一事，心中大不以为然，但见商八唯萧翎之命是从，自己不好出手拦阻，心头那股气，实难忍下，不禁形诸于神色之间，绿荷一掌劈到，立时把一股怒火，尽皆发在绿荷的身上，右手一挥，全力推出一掌。

双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轻震。

绿荷娇嚶一声，被震的连退了四五步。

白梅也随着虚攻一掌，倒跃而出，高声说道：“妹妹伤的重吗？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奔向北面密室中。

展叶青道：“萧兄这仁慈之风，果然人所难能，实叫兄弟佩服的很。”

萧翎知他心中愤怒自己释放二女一事，微微一笑，也不和他争辩。

展叶青道：“不过，江湖上，奸诈百出，萧大侠这等仁慈，实是不适在江湖上走动。”

萧翎道：“留下二女，各位也未必就能脱得今宵之危，何不放了她们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萧兄惜敌，但敌人却未必怜我，仁释二女，无疑是纵虎归山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闻一声尖叫，传了过来。

萧翎纵身而起，道：“快冲过去。”

展叶青、商人、社九，紧随萧翎之后，冲向正北方去。

但闻一阵沙沙之声，正南方的屋中，暗器打出百缕银针，疾射而来。

萧翎抡动手中尸体，抵挡银针，道：“快冲过去。”

四人动作奇快，一跃丈余，正南方银针发出、四人已跃离原地甚远，那银针虽然异常恶毒，但力道难及，成了强弩之末，萧翎手中尸体，挡住了部分银针，展叶青等却借机登上廊沿。

这时，如若北方室中，也打出暗器银针，在不及一丈的距离中，萧翎展叶青等，纵然武功再强，也要伤在那淬毒的暗器之下。但那室中静寂如死，竟然不见暗器发出。

萧翎用尸体一挡银针之后，纵身而起，跃上廊沿。

只见商八、杜九、展叶青等，各执兵刃，紧依廊沿壁间走去。

萧翎奇道：“诸位何以不肯入室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等候萧大侠。”

萧翎飞起一脚，踢开门户，身子闪到一侧。

只听一个微弱的女子声音，道：“诸位……进来吧！”声音正是白梅所发，但微弱异常，似是受了重伤一般。

萧翎左掌护面，闪身入室。

商八、杜九，随后冲入。

社九掏出火折子，随手一晃，登时亮起了一道火光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四个劲装大汉，都已横尸室中，绿荷满身毒针，早已气绝而亡，白梅倒卧在门后，只余一缕弱息。

这是一幅凄惨的画面，二女以生命、鲜血，换得了萧翎等四人的安全。

萧翎一伏身，抱起白梅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伤的很重吗？”

白梅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行了，萧大侠不用为我担心，日后，你杀了沈木风，就算为我报了仇。”

萧翎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如非为了救助我等，如何会受此重伤，萧翎等必当用尽心力、拯救姑娘的生命。”

白梅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了，这室中的机关，都已被我毁去，你们从后窗沿着廊沿走，别让屋面的灯光照着，向西行走走到廊沿尽处，越墙而出，那就算脱险了……”

她一口气，说完了心中之言，累得娇喘不息。

萧翎看她双目紧闭，似是已无法支撑下去。

立时一提真气，右手按在她背心之上，一股热流，直攻入了白梅的命门穴中。

白梅长长喘一口气，道：“你真是萧翎萧大侠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白梅道：“不知我可否一见萧大侠的真面目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好。”伸手取下脸上人皮面具。

白梅打起精神，瞧了萧翎两眼，道：“好好照顾我那玉兰妹了。”

言罢，闭上双目气绝而逝。

萧翎黯然叹息一声，放下白梅尸体，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她冲入室中，出其不意的突施辣手，杀了两人，余下两人，一人放出毒针，一筒针尽射绿荷身上，绿荷反击，杀了那人，白梅和另外一人动手，落得个两败俱伤！”

商八道：“两位姑娘豪壮不让须眉，商某这里拜谢两位救命之恩了。”说完，当真分对两具尸体，一人一个长揖。

展叶青望了萧翎一眼，脸上泛现愧色，道：“兄弟误解两位姑娘弃暗投明之心，这里谢罪了。”分对两具尸体，恭恭敬敬，各行一个长揖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有朝一日咱们杀了沈木风时，两位不要忘记遥祭两位姑娘。”

商八道：“小弟记下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走吧！不能辜负了两位姑娘舍命相救的一番心意。”当先向前行去。

几人依照白梅所嘱之言，打开后窗，果然有一道长长的走廊。

萧翎暗运内力，扭断窗格，沿走廊向西行去。

到了一处屋角所在，忽见寒芒一闪，一柄单刀迎面劈来。

萧翎右手一抬，抓住单刀，用力一夺，那人生生被拖了出来。

展叶青长剑探出，刷的一声斩断了那人一条右臂。

只见那人身子一转，砰的一声撞在壁上，消失不见。

原来，这壁间竟有转动的机关。

商八恍然大悟，道：“是了，我中了那一刀，就是如此，他在转动的机关中，陡然出刀，叫人防不胜防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然到廊沿尽处，萧翎一提气，当先飞过一道矮墙。

只见那矮墙之外，花木扶疏，亭台耸立，竟是一个幽静的花园。

但见人影连闪，商八，社九、展叶青纷纷跃了过来。

商八目光一转，道：“这地方有些不对，咱们得快些出去。”

贴壁而行，向西行去。

## 第六回 双姝舍命救援

几人疾行过西侧墙边，幸无变故发生。越墙而出，只见灯火明亮，行人往来，竟然又到了三江书寓的前面。

几人轻功虽佳，但在华灯高挑，千百行人注视之下，几人越壁而出，自难免被人瞧见。

只听人群之中，有人高声嚷道：“飞贼，飞贼。”立时引得行人驻足转目而视。

商八道：“隐入人群之中。”

几人动作迅速，俱是滑溜无比，眨眼之间已隐入人群之中不见。

萧翎道：“咱们要往何处去？”

三江书寓中的变化，一切都出了四人的意料之外，事先几人想好的应变计划，似是都不适用。

沉默足足有一盏茶工夫，展叶青才说道：“此刻，咱们已然证明了这三江书寓，确是那沈木风派驻此地的耳目，以兄弟之意，不如会合了孙老前辈等，先把这座三江书寓挑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里虽然机关遍布，但要挑去它，并非太难，问题是咱们挑破了一个三江书寓，那沈木风可在别处建立起十个三江书寓，其人心地阴沉，做事不择手段，只有设法先把沈木风搏杀之后，其余之人，那是不难一鼓而平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如想搏杀那沈木风，谈何容易。”

几人边说边走，出城来到一处江边。

杜九流目四顾一眼，只见停身处一片荒凉，远处江涛隐隐，传了过来。

萧翎回目一顾道：“有人来了。”

但见两条人影，疾奔如飞，片刻间，已到了几人身前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来人身着灰衣，手中各执一木棒，竟是丐帮弟子。

他吃过苦头，几乎被那毒针打中，见来人虽是丐帮衣着，也不敢稍松戒备。

只见左首那丐帮弟子说道：“哪一位是萧大侠？”

萧翎还未来及答话，商八却一挺身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丐帮弟子打量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小叫化奉我帮中孙长老之命而来，请萧大侠赶去救人。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救什么人？”

那叫化道：“武林四大贤人为那沈木风设计所困，情势紧急，敝帮孙长老和武当无为道长，都已赶往相助，但恐实力不敌，要我等赶到三江书寓，通知萧大侠，即刻赶往相助……”

商八心中忖道：原来情势又有了变化，无怪无人接应我们了。

但闻展叶青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奉命到了三江书寓，何以知我等来到此地？”

那中年叫化道：“小叫化在三江书寓之外，遇上了一个算命先生，指示小叫化一路追来。”

萧翎暗道：那人定是司马乾，看来是不会有错了。当下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

那叫化子道：“现在罗氏宗祠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有劳两位带路。”

两个叫化子陡然转身，折向东南行去。

四人展开轻功，紧追在两个叫化的身后。

行约七八里路，两个带路的叫化子突然停了下来。

左手一人扬手指着一片黑色的房舍，道：“那就是罗氏宗祠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两位不去吗？”

两个叫化子齐声应道：“我等还要上黄鹤楼上一行，而且孙长老有命，不许我等进入祠中。”也不待萧翎等再行答话，转身急奔而去。

萧翎道：“咱们进去瞧瞧。”

商八道：“此刻，咱们不用再穿这等伪装的衣着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！”

摘下了人皮面具收入怀中，脱去小厮衣着，露出本来面目，当先行去。

群豪齐齐脱下外衣弃去，鱼贯而行。

这是一座很荒凉的祠堂，但建筑的气势，却很宏伟。

萧翎迈步登上了七层石阶，只见祠门紧闭，倾耳听去，不闻一点声音，心中奇道：难道那武林四大贤，都已遇害不成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举手一推木门。

但闻呀的一声，木门大开，原来那木门竟是虚虚的掩着。

进得大门，眼前是一处庭院，院中长满了荒草，显然这罗氏一姓，已经没落，宗祠竟是无人看守整修。

行过了荒草庭院，又到了一座二门前面，敢情这座宗祠，还是两进院落。

商八抢在萧翎前面，道：“情势有些不对，大哥小心戒备了。”

挥手一掌拍在木门之上。

他掌力雄浑，这一掌又是用出全力劈出，但闻砰的一声，那木门应声而开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片黑暗，仍然瞧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据那丐帮弟子所言，孙老前辈和无为道长，都已赶到此地，怎的不见一点动静，何况那武林四大贤人，虽然个个超脱拔俗，不愿在武林恩怨中打转，但他们的武功，却是各有大成，沈木风纵然能够把他们困住，也难在一时之中，置他们于死地，何以不闻一点声息呢？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这其间确有可疑……”

杜九道：“小弟为大哥开路。”

也不管萧翎是否答应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萧翎知他全是一片维护自己之心，也不忍出口阻拦，举步紧随在杜九身后而行。

展叶青低声对商八道，“咱们落后八尺，防备暗器施袭。”

商八经过了那三江书寓的凶险一战之后，已知面临的强敌是一位残酷、强悍的敌手，武功、机智，无不超人，而且手段又极恶毒，哪里还敢大意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了金算盘提在手中。

展叶青右手长剑交到左手，右手也从怀中摸出了两柄七休剑，扣在手中。

两人准备妥当，萧翎和杜九，已然远行到八尺开外。

四人戒备而行，直到正厅门前，仍是不见任何动静。

杜九飞起一脚，踢在厅门之上，只震得壁窗嗦嗦作响。

那厅门虽牢，也挡受不了杜九这一脚，呀然大开。

杜九一侧身冲入大殿中，晃燃了一支火折子。

火光下四面望去仍是不见人踪，心中大为气恼，骂道：“两个臭叫化子，若是再叫我杜老三碰上，非得拔了他们舌头不可。”

萧翎借火光向四面一瞧，亦不见打斗痕迹，心中亦甚气恼，暗道：那两个叫化子，不知是何用心，如是沈木风的属下，诳我来此，此地该有埋伏才是，此地既无埋伏，又何以引我们至此？这时，商八和展叶青，亦到了大厅外面。

商八仰脸望着天上星斗，喃喃自语地道：“难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……”语声未落，突然一阵轻微的呻吟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杜九脸色一变，疾快的把手中的火折子投向那呻吟声传来之处。

萧翎冷冷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一个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应道：“我，小叫化子。”

萧翎听那声音十分耳熟，尖声叫道：“你是彭兄弟吗？”

那微弱的声音道：“正是小叫化子。”

杜九道：“在供台后面。”

萧翎抢在杜九前面道：“我去接他出来。”

大步行近供台，伸手从下面拖出一个人来。

目光到处，不禁一呆。

原来拖出之人，穿着一身百花山庄的武士衣服。

萧翎沉声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似是受伤很重，强自振作精神答道：“彭……”

萧翎细听那声音，确似彭云，接道：“你是彭云兄弟，为何穿了百花山庄的武士衣着？”

彭云道：“我伤的很重，没有气力说话，快些……到后面救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救什么人？”

彭云道：“武林四大贤和无……为道长……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们现在何处？”

彭云道：“祠后不远……”说完四个字，人已晕了过去。

萧翎望了杜九一眼，道：“你守着彭兄弟，用内力助他恢复，我先到后面瞧瞧。”转身一跃，退出大厅。

展叶青和商八站在大厅门口之处，听得甚是明白，展叶青听得掌门师兄有难，连话也顾不得和商八讲，急急纵身而起，追在萧翎身后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杜老三，小叫化缓过气，带他离开此地，回那豆腐店中等候。”

杜九点点头，抱起一阵风彭云，退在大厅一角，暗运内功，在那彭云前胸推拿。

商八说完几句话，也不待杜九回答，纵身而起，紧随在展叶青身后而去。

且说萧翎一马当先，放腿飞奔，片刻间已到了祠堂后面。

这座宗祠之后，是一片很大的池塘，星光下水波荡动，不见人踪。

萧翎心中大奇，暗道：“那两个丐帮弟子会说谎话，难道那一阵风彭云，也会说谎不成。”

但眼下是一片茫茫水波，四下不见人踪。

展叶青行到萧翎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敝师兄现在何处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亦在寻找。”

商八道：“除非沈木风指定一个人，苦下功夫，学习那一阵风彭云的口吻，否则决无法把口音学得如此相似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真是彭云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错不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彭云乃英雄性格，决不说谎，咱们得仔细找找。”

展叶青心中暗道：一片池水，景物了然，哪里还会有人。

忖思之间，突听一声长笑，起自水池正中，声音沙哑，阴森，听得人汗毛耸立，心头悚然。

萧翎厉声喝道：“沈木风！”

只听池中人应声道：“不错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当真是诡计多端，不知怎的，竟然停身在水池之中。口中却冷冷说道：“藏身水中，并非难事，倒也不值得卖弄。”

只听沈木风沙哑的声音说道：“萧兄弟可要到小兄舟中一叙吗？”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池中一片黑暗，哪有人踪，当下说道：“彼此既已照面，那也不用再故弄玄虚了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见水池正中，灯光辉煌，现出一座方舟。

这船异于常舟，全船成了一座方形，舟中人影闪动，景物清晰可见。

商八道：“是啦，舟停池中，再用很厚的银灰油布蒙起，星光幽暗，视界不清，咱们未曾想到，很容易被他欺骗过去了。”

只见沈木风站在船头之上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请来舟中一叙如何？”

商八道：“沈大庄主舟中想已有很多人了。”

沈木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一个老叫化，一个牛鼻子老道，还有四位佳宾，在江湖上盛名甚著，但却是不在江湖上出现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武林四大贤人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萧兄弟得丐帮中人相助，耳目倒是灵敏的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极愿到沈大庄主的舟中观光一番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欢迎的很，可要为兄派小舟迎驾吗？”

萧翎估计那巨舟离岸上，大约有五六丈远，中间如不接力，无论如何难以渡过去，如若施展“登萍渡水”的轻功，自己大约可以渡过，但不知商八和展叶青是否可以渡过。

心念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沈大庄主如肯派船相迎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萧兄弟稍候片刻。”说完，举手一挥。

一只小舟，直向岸边行来。

萧翎低声对展叶青和商八说道：“两位要小心一些，不可食用舟上之物。”

萧翎的目光一转，只见两个操舟之人，虽然身着劲装，但却赤手空拳，未带兵刃。

两个劲装大汉齐齐欠身行了一礼，道：“恭迎三庄主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在下萧翎，不敢当三庄主的尊称。”

两个大汉道：“大庄主吩咐小的这么叫，小的们岂敢不遵。”

萧翎不再理会两人，举步跨上小舟。

商八、展叶青紧随萧翎之后，登上小舟。

两个黑衣大汉，立时摇橹划舟，直向大船行去。

沈木风高大微驼的身躯，肃立在船头之上，伸出手来，道：“三弟可好？”

萧翎身子一侧，跨上大船，道：“不敢有劳沈大庄主。”

他心知沈木风为人卑下恶毒，只要和他手指相触，说不定就会中毒。

展叶青、商八紧随萧翎之后，登上大舟。

面对着一代梟雄沈木风，三人心中都有沉重、惶惧的感觉，不知他何时会突然暗施算计，个个都暗中戒备。

沈木风缓缓转过身子，两道森寒的目光，逼视在萧翎的身上，说道：“萧兄弟，你对我沈木风好像很陌生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不敢高攀。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一个人忍耐有限，如是兄弟你逼我过甚，为兄也无法顾念旧情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沈大庄主已对在下施尽了恶毒手段，萧某还活着，那是我命不该绝。”

沈木风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好一个命不该绝！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我沈某人一向主张人定胜天。”

萧翎缓缓说道：“大庄主才智过人，武功高强，也许有此能耐。”

沈木风缓缓说道：“过奖了，贵好友孙不邪、无为道长，此刻都在舱中，萧兄弟也该进入舱中瞧瞧了。”

萧翎目光一转，见孙不邪和无为道长并肩坐在上席，左右两侧，各坐着两个青衣老人。

桌上满摆菜肴，和一壶酒，但六个人却是正襟危坐，神态木然，似是破人点了穴道一般。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萧兄弟，怎么不进去啊！”

萧翎流目四顾，只见舟中四周都被一层紫绫幔起，不见板壁，靠北面有一座紧闭的木门，想是通往内舱之中。

舱内除了四个青衣老人和孙不邪、无为道长之外，再无其他之人。

商八身子一侧，抢在萧翎的前面，道：“兄弟带路。”

缓步进入舱中。

萧翎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脸上，道：“沈大庄主先请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兄弟几时变的如此多疑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和你沈大庄主来往，那是不得不小心一些了。”

沈木风不再说话，缓步行入舱中。

萧翎紧追沈木风的身后，展叶青却守在舱门边，未进舱中。沈木风回头望了展叶青一眼，道：“阁下怎不入舱中来坐？”

展叶青心中早有主意，萧翎和商八都已进入舱中，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要留在舱外，不能为那沈木风言语所激，也随同行入舱厅，当下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留在舱外也是一样。”

萧翎已知展叶青留在舱外用意，以便随时接应，当下说道：“和你沈大庄主有过来往之人，有谁不存有几分戒心。”

沈木风目顾展叶青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舱门外和舱中相距不过是数尺距离，如若他们两位在舱中有了变化，你也是一样逃不过去。”

展叶青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不劳沈大庄主费心。”

萧翎目注孙不邪和无为道长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四个青衣老人，想来是你约请的武林四大贤人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萧兄弟的耳目很灵敏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六位老前辈可都是被你点了穴道吗？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兄弟武功渊博精深，不妨试试看能否解开他们的穴道。”

萧翎缓步走到孙不邪身前，仔细的打量了一阵，慢慢的伸出右手，按在孙不邪的背心之上，暗运内力，攻入孙不邪的内腑。

一股强烈的热流，攻入了孙不邪内腑之后，催动了孙不邪的行血，只见孙不邪脸上红光闪动，显是行血涌集，身上有几处经脉不通。

但却查不出伤在何处。

萧翎收回右掌，转望着沈木风，道：“他们不是被点穴手法所制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么照你萧大侠的看法，他们是何物所伤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如若这些人，不是伤在点穴手法之下，亦必是伤在类似点穴的手法。当下说道：“可是斩脉闭穴一类手法？”

沈木风摇头笑道：“武学一道，精深渊博，萧兄弟虽然得天独厚，也是无法尽知天下武学。”

萧翎口中冷冷说道：“不论你沈大庄主用的什么手法，伤了他们，但在下既然来了，必得设法把他们救离此地。”

沈木风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，六人现都在此，为兄倒要瞧瞧你如何救走他们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既无能解开几人穴道，想救起几人，只有设法把沈木风制服，逼他们解开几人受制的经脉，但此人一向是老谋深算，顾虑周到，这座木舟之上，亦不知埋伏有多少人手，但此刻情势，已是难有第二种选择之途。

当下说道，“沈大庄主年事渐高，时间对你愈来愈是不利。但我萧翎的体能、武功，却是在与日俱增，咱们之间的一场拼搏，拖延时间愈长，对我的胜算越大，大庄主以为如何？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对我沈木风而言，此等事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萧翎回顾了孙不邪等人一眼，道：“今日你沈木风如若能把我的萧翎也祈在此地，今后武林中敢和你作对之人，将是愈来愈少。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萧兄弟可是想和为兄的比试一下武功吗？”

萧翎道，“决一死战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”

沈木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除非是情势和境遇，已使我无法选择，我仍然希望你重返百花山庄……”

他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萧兄弟，你说的不错，为兄的老迈，如是武林霸业有成，我沈某人也不能号令天下几年，继我主盟武林霸业之人，自然是萧兄弟了。”

他乃一代枭雄人物，阴沉毒辣，一向使人莫测高深，但这几句话，却是说的黯然神伤，对萧翎现出一片惜爱之情。

萧翎回顾了四周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沈大庄主既然已看破了生死之关，为什么不能摆脱名枷利锁，而醉心于武林霸业，不择手段，一意孤行……”

沈木风脸色一变，冷冷地喝道：“住口，你要教训于我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是一片至诚，想奉劝沈大庄主，不要再醉心于武林霸业的美梦，替武林保留一些元气……”

沈木风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这么看起来，你是永远无法觉悟的了，咱们之间，非得拼一个生死存亡出来！”

萧翎正待接言，瞥见那沈木风举起双手击了一掌。

那紧闭的内舱木门，突然大开，一个全身红鳞的怪人，移步行来。

萧翎疾快的移动身躯，背对商八，转目望去。

只见红色怪人，行头十分可怖，红发披垂，自颈以下，全是一片片红色的鳞甲，双手奇长，带着三寸左右的指甲，脸上也被一种红色的物体罩着，只露出一对闪烁的眼睛。

萧翎自见到沈木风出现舟上之后，已知登舟之后，处境必将凶险万分，早已暗中套上了千年蛟皮手套。

商八心中暗打主意道：这怪人身上的红鳞，不知是何物做成，应该先探它一下坚硬的程度如何，右手一抬，打出一颗宝石。

这宝石坚硬无比，尤甚钢铁，四面棱角，尖利异常，商八身怀此石，当作暗器，犀利实非钢铁铸炼的暗器能及，且其物珍贵异常，如非情势险恶，商八是甚少使用。

今宵形势不同，商八出手一击，用出了十成劲力。

烛火下，宝光闪闪，正击在那红鳞怪人的前胸之上。

但闻砰的一声，如击在坚铁之上，那坚硬锐利尤甚金铁锋芒的宝石，突然被反弹回去，击在舱门口的木壁上，登时深嵌入木壁之中。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红衣五龙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只是五龙之一，萧大侠如能把他制服，咱们再动手不迟。”

昔日萧翎率领马文飞等群豪，大闹百花山庄，勇破十八金刚剑盾大阵，和数百黑衣武士的围攻，突围而出，亦遭遇过红衣五龙拦路，萧翎举手一剑，就把一个红衣怪人震倒。

原被那金兰、玉兰夸传厉害无比的五龙，却被萧翎一剑震倒，但事后萧翎才知是南宫玉暗中相助，早用锁功毒粉，暗锁五龙武功。今宵再度相遇，已无南宫玉暗中相助，这红衣五龙的功力如何？要凭真实武功对付了。

萧翎提聚真气，目注那红衣怪人，想寻找一处下手所在。

但那人全身都为红鳞掩去，除了两目之外，再无法找出可以下手之处。

只听沈木风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必得先行告诉你萧大侠，这人身上的红鳞，已经过了剧毒淬炼，只要被刺破见血，一个时辰之内，毒攻内腑而亡，世上没有可以解救的药物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承相告。”

说话之间，那红衣怪人依然缓步逼到萧翎身侧。

萧翎看那红衣怪人，举动之间十分缓慢，心中暗道：他身上披着淬毒鳞甲，行动转身之间，必然要大受影响，如是在广敞之地，和他对手，可以用灵便的轻功对付他，但此舟狭小，运转不便，势必得施用雄浑掌力，对付他不可了。

他心中有了计较，反而镇静下来，慢慢那红衣怪人直逼到身前两三尺处，仍旧肃然而立，不肯轻易出手。

只见那红衣怪人，两道森寒的目光，一直逼注在萧翎的脸上，亦是静立不动。

展叶青眼看萧翎和那红衣怪人对面而立，彼此伸手之间，就可以触及对方的要害大穴，心中大急，暗道：这红衣怪人明明披着毒甲，何以能让他逼近身侧，又不亮出兵刃，难道要凭一双肉手，和满身都是剧毒的怪人相斗吗？

忖思之间，忽然萧翎右手一扬，迅若电光石火，拍出一掌。

这一掌出手之快，只瞧的那沈木风也不禁暗暗的赞叹。

那红衣怪人，眼看萧翎起手一掌，直向前胸击来，也不让避，右手一起，五指尖锐的指甲，有如五把尖刀，直向左肩抓来。

萧翎左手一扬，封住那怪人右手，右掌却已击中了那人前胸。

这一掌，萧翎用了八成以上的内力。

但闻砰的一声大震，那红衣怪人被萧翎击中前胸的一掌，震的向后退了三步。

沈木风哈哈一笑道：“萧大侠，那红鳞上剧毒奇烈，快些运气闭上穴道，如想保得性命，只有齐肘间断去双手。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劳费心。”

扬手一指，疾向那红衣怪人点了过去。

原来，他心想这一掌，如若击实，纵然不能把那红衣怪人震毙当场，亦可使他晕倒地上，难再挣动，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预料，那红衣人只被震的退后三步。

萧翎心知只有先把那红衣人击伤之后，才能全力对付那沈木风，是以，见那红衣人未受大伤，立时发出修罗指力，指向那红衣怪人的前胸处“紫宫”要穴。

一股暗劲，直涌过去。

那红衣人连受两次重击，虽是鳞甲护身，亦是有些支持不住，身子不由摇了几摇，似要栽倒地上。

沈木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数月不见，这萧翎的功力，似是又有了很大的进展，此人得天独厚，禀赋师承两大要件，尽得上选，今宵如不杀他，只怕日后，很少再有杀他的机会了。

心念一转，忽然发出一声低啸。那摇摇欲倒的红衣人，听得那啸声之后，忽然稳住了身子，两道森冷的眼神，逼视在萧翎的脸上。

沈木风眼看那红衣人，仍有再战之能，立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萧翎，我已再三相劝，但你仍执迷不悟，今宵是不能再放过你了。”

一抬右手，直向萧翎拍去。

他身躯高大，双手特长，相距萧翎虽然有着四尺距离，但一探身出手，竟然可及萧翎的后背。

萧翎前有强敌，那满身红鳞的怪人，双目杀机闪动，缓步逼了过来，使萧翎不敢稍分心神。

沈木风又出手由后侧击到，萧翎明知沈木风的功力深厚，人所难及，挥掌开碑，弹指碎石，但也无法回身迎敌，只好运起乾清气功，护住身子，准备避过要害，受他一击，先把这红衣怪人击倒之后，再斗沈木风。

且说商八眼看沈木风突然出手攻向萧翎，虽明知不敌，但也不能不管，右手一挥，宝光闪动，一语不发，金算盘疾向沈木风右臂上肘击去。

这等人身关节所在，最是脆弱，商八为解萧翎之危，只好攻其必救。

但闻沈木风冷笑一声，左手突然疾翻而起，屈指一弹，正击在商八的金算盘上。

商八只觉手中的金算盘突然向上翻去，直似要脱手而出，不禁心头骇然，急用内力，向下一击，金算盘才未脱手。

瞥见寒光一闪，两道白芒，疾飞而至，直向那红衣怪人飞去。

原来是展叶青发出了两柄七休剑，并排而至。

沈木风左手指力，击开了商八手中的金算盘，右手已然拍近萧翎右肩。

掌势还未触及萧翎的右肩，觉着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所阻，不觉叫道：“护身罡气。”右掌突然加上几成力道，立掌如刀，劈了下去。

萧翎这护身罡气，还未登大成之境，一般江湖人物，故是难以伤他，但像沈木风这等深厚功力的人物，萧翎自然是无能抵御，只觉一股强力，冲破护身罡气，击在肩头之上，只觉得肩头上如被人砍了一刀，一条右臂登时麻木难抬，肩头上剧疼难耐，心知受了重伤，肩骨不碎，亦被击断。

他生性倔强，一咬牙，忍痛不言，横里移开三尺。

沈木风不闻萧翎呼叫之声，不知他受伤轻重，但自己运气击破萧翎护身罡气，虽然击中萧翎一掌，但亦被萧翎护身罡气的反震之力，震得右臂酸痛，麻木难动，一时间整条右臂，已然难再运用。

这些变化，不过一刹那的工夫，电光石火，目不暇接。

但闻铮铮两声，展叶青打出的两支七休剑，正击在那红衣怪人的肩头之上。原来这红衣人虽有刀枪难入的鳞甲护身，但他身受了萧翎雄浑掌力一击，虽未当场晕倒，内腑也已受了重伤，展叶青两支短剑飞来，已无能闪避，两支短剑，尽都击中。

展叶青这七休剑，乃千年寒铁制成，专破内家气功。

但这锋利的宝刀，却是无法透穿那红色鳞甲，两剑撞在那红色鳞甲之上，尽皆落地。

但闻商八大喝一声，金算盘一招“浪撞礁岩”，全力向沈木风撞击过去。

沈木风右臂麻木难动，只好闪身避开，左手疾劈一掌。

商八一击不中，第二招还未出手，沈木风掌势已到。

但见寒光一闪，一柄长剑，疾向沈木风左臂之上削去。

原来展叶青疾跃而入，劈出一剑。

沈木风左手一沉，避开剑势，横里推出一掌。

这一掌变化奇快，展叶青让避不及，只觉一股强烈的劲力逼来，迫得只好向舱外跳去。

沈木风冷森一笑，道：“萧翎，这池中木舟，只怕就是你丧身之地……”

话还未完，突然铮铮铮三声弦响，紧接着—蓬金芒，破空而入，击向那红衣人。

这时，那红衣人已然把萧翎逼到船舱一角，伸出十个带着尖锐指甲，龙爪一般的怪手，缓缓向萧翎抓去。

萧翎为情势所迫，只好强忍着右肩伤痛，准备拼出左手，全力击出一拳，自己纵然被他尖利的十指抓死，这一拳，也要他重伤当场。

就在他准备拼个同归于尽之时，那一蓬金芒及时而至。

只听那红衣人一声怪吼，抓向萧翎的双手，突然反蒙着自己的眼睛，一阵颤动摔倒地上。

萧翎死里逃生，不禁一呆，耳际间琴声幽幽，传了过来。

沈木风突然厉喝一声，左手一挥，把商八打了两个跟头，飞身跃起，脚踏在那红衣人身前，然后一伏身，挟起那红衣人，跃出舱门，登上一只小舟，破浪而去。

这几下起落如飞，动作快极，展叶青虽然守在舱外甲板之上，眼看着沈木风登上小舟离去，竟未及阻拦。

要知他被沈木风一记掌力，逼出舱外，虽然未受重伤，但已被沈木风的强劲掌力震动内腑，正自暗中运气疗息，沈木风起落如飞，一踏甲板，跃上

小舟而去，根本就来不及出手阻挡。

其实以那沈木风的武功，就算展叶青没有受伤，也无法阻拦得住。

萧翎望着沈木风挟起那红衣人跃出舱去，才如梦初醒一般，暗道：好险啊！好险。如若那沈木风在挟起那红衣人，飞跃出舱之时，顺手给自己一掌，岂不是要伤在他的掌力之下！

这片刻时光中，他两历生死大劫，想起来，不禁为之骇然不已。

凝神听去，那琴声不知何时，已然沉寂不闻。

商八究竟是老江湖，大危过后立到警觉到情势不对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快些把人救走。”

萧翎望了四个青衣老人和孙不邪、无为道长一眼，道：“咱们得先设法解开六人穴道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用了，等把六人救上岸去再设法解他们穴道不迟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当先扶起两个青衣老人。

萧翎一手一个，扶起了无为道长和孙不邪，展叶青抱起了另外两个青衣老人。

## 第七回 似水柔情

三人行上甲板，但见四周水波茫茫，那一艘小舟，已为沈木风所乘去，已无可渡之物。

这三人都不会水中工夫，望着四周水波，不禁兴起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叹。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怎么走？”

商八道：“这池塘不大，距岸亦不过数丈之遥，咱们跳水，也得走上岸去，愈快愈好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商八道：“这艘方舟之上，只怕是别有布置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快些走了。”一提真气，正待跃入水中，瞥见商八放下两个青衣老人，砰砰两掌，击落两扇舱门，投入水中。

萧翎当先一跃，飞落在一扇舱门之上。放下无为道长、孙不邪，自己却跃入水中。

商八、展叶青紧随跃下，两扇舱门的浮力，把六人运到岸上。

展叶青低头瞧瞧满身湿淋的衣服，回顾那池塘中灯光辉煌的方舟一眼，心中暗道：这未免庸人自扰了，如若我们能从容一些，那就不致如此狼狈了……

心念转动之间，突闻砰砰两声爆震，震得方舟四面分裂，大火熊熊而起。

那木舟上的布设，似都是易燃烧之物，大火一起，立刻烧了起来。

展叶青心中暗道了两声惭愧，目光一转注到商八的脸上，道：“如非商兄洞察细微，及时离开那木舟，此刻，咱们都已经葬身那火窟之中了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一时的福至心灵，算不得什么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看来一个人在江湖中行走，单凭武功，也是难以生存，还要加上机智运气才行。”

商八望了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一眼，说道：“大危已过，此刻咱们要设法解开这六人穴道才是，武林四大贤，一向不卷入江湖恩怨之中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武林中人也不愿去招惹他们，此番沈木风加害四人未成，咱们如能救醒，沈木风又多了四个强敌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怀疑那沈木风，并非单纯点了六人穴道。”

展叶青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萧大侠之意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在下之意是说沈木风除了点中六人穴道之外，恐怕还作了别的手脚，能否救醒他们，很难预料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之意，可是说那沈木风在六人身上，下了奇毒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适才舟上搏斗形势，咱们已处劣势，如非有人暗中相助，小兄早已伤在那红衣怪人手中了，他那红色鳞衣，坚硬无比，不畏刀剑，实是不好对付。唉！那玉兰、金兰说的不错，沈木风手中的五龙，果然是极难对付的恶毒人物，今宵咱们不过碰上一龙罢了，如是五龙齐出，不用那沈木风动手，咱们三人，都难生离那艘方舟。”

商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什么人暗中相助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小兄亦为此大惑不解，但在我最为险恶之时，他却适时出手，似是用金针一类的暗器，打伤了那红衣人的双目。”

商八道：“如金针一类暗器，却难及远，那暗助之人，最远离咱们在三丈以内。”萧翎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可是咱们竟然都未能发觉他的行踪。”

商八目光一转，道：“展兄一直守在甲板之上，可曾发现可疑之处吗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惭愧的很，兄弟并未发觉有何可疑之处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可记得那金针来路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就小兄记忆所及，那金针似是由舱门射入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如若有人站在甲板之上发射暗器，在下自信，决不会逃过我的双目。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展兄，可曾听到什么声音吗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萧兄正和那红衣怪人恶斗之际，似是有一阵幽幽的琴声，传了过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昔日令师兄和孙老前辈，在湖畔和那沈木风率领的高手相遇，双方即将动手之时，听到一阵乐声传来，沈木风仓皇逃走，事后，令师兄和孙老前辈谈起，那乐声似是洞箫和琴声配合而成的一种音韵；今日咱们又亲耳听到了那琴声，沈木风仍然惊惶而去，以致预作布置的恶毒手段，都未及施展出来。”

商八点点头道：“小弟亦听到了那幽幽的琴声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少了洞箫配合。”

商八道：“这证明了一件事，那沈木风对于那琴、箫之声，非常畏惧。”

萧翎道：“单显那琴声，亦使他惊恐莫名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知何人，有此能耐，能令一代枭雄沈木风闻弦而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兄怀疑那一蓬金针，亦是那弹琴之人所发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他一直隐身在暗中相助咱们，暗施手脚，用金针刺穴之法暗伤南海五凶中的老大老四，把交情卖在我萧翎身上，使南海五凶感激相救之恩，不再为那沈木风所用，使咱们减少了几个强敌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奇怪的是，他一直不肯和咱们相见。”

萧翎凝目思索了一阵，欲言又止。

展叶青心惦师兄安危，接口说道：“萧兄，孙老前辈和敝师兄，都是阅历丰富、多智多谋之人，如能先解开他们穴道，或可有助解此疑团。”

萧翎道：“展兄高论甚是，不过，在下却觉得成功的希望不大，但不能不尽力一试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小弟先试试看如是不成，萧兄再出手不迟。”

商八抬头一看，说道：“此地不便，咱们到罗氏宗祠中去。”

抱起青衣人，当先行去。

三人各抱两人，行入祠堂大厅，放下了六人，商八道：“我查看一下四周形势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商兄请便。”双手齐出，先在无为道长身上开始推拿起来。

萧翎凝目观看，默然不语。

只见无为道长闭目而坐，动也不动一下，展叶青施展推宫过穴的手法、推拿了一顿饭工夫之久，无为道长仍是毫无动静。

展叶青停下手，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，道：“恐怕是一种独门点穴手法，小弟不成，还要劳萧大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只怕也难成功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萧大侠不用谦辞了。”

萧翎蹲下身去，缓缓伸出右掌，抵在无为道长的背心之上，暗中运气，一股热流攻入无为道长的命门穴中。

片刻之后，萧翎收回右掌，左手疾出，连拍了无为道长身上四处大穴。

萧翎用尽了所有解穴之法，哪知无为道长仍是端坐如故毫无反应，萧翎长叹一口气道：“不成，看来咱们是无能解救他们了。”

这时，商八已悄然行入厅中，伸手按在无为道长前胸之上，只觉他心脏仍在跳动，道：“他们都还活着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单以无为道长而论，他体内确有几处经脉不通，只不知那沈木风用的什么手法，咱们竟然无能解开他们的穴道。”

商八道：“各大门派的点穴之术，大都不同，有斩脉、震穴、拂穴各种手法，只要他们气息未绝，总还有救，大哥也不用心急，慢慢总可找出解救之法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如是他们六人穴道不能解开，难道咱们要背着他们走吗？”

商八正待接言，突闻箫声袅袅传了过来。

那箫声虽柔细，但听在几人耳中，却如巨雷下击一般，都不禁为之一怔。

萧翎摇摇手，不让两人讲话，凝神听去。

只觉那箫声，充满着凄苦、哀怨，如泣如诉，悲伤无比，静夜之中听来，不禁使人为之黯然。

倏然间箫声中断，一缕余音，袅袅散去。

展叶青长长吁一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好凄苦的箫声，九曲百转，消魂断肠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箫声虽然轻逸飘渺，但抑扬顿挫，无一不清晰可闻，吹箫人，定然是武林高人，才能有这等充沛之气。”

萧翎道：“琴音所至，箫声婉然相随，看将起来，那弹琴、品箫的两位高人，都在左近了。”

商八心中一动，说道：“琴音先闻，箫声随至，那是箫不离琴的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琴声忽鸣，几声调弦之音过后，琴声一转，一缕如语如唱的弦韵，传了过来。

倾神听去，那琴声似在叙述着一个悱恻缠绵的故事，凄婉动人。

萧翎、商八等，都不自觉为那琴声所动，只觉心头之中，涌塞着万般凄苦、千种忧闷，不自觉的随着那幽幽琴音，潸然泪下。

忽然琴音顿住。

萧翎、商八等如梦初醒，不自觉的举起手，一拭脸上泪痕。

商八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商老二除了奠祭母亲之时，哭了一次之外，这一生之中今天是第二次落泪了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兄弟也为那琴音所感，落下泪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琴音却是太过悲切，不知是何人所弹。”

展叶青望了无为道长等一眼，道：“如若不是这里有着六位受伤之人，今夜咱们定可以找到那弹琴的人。”

语声甫落，箫声又起。

曲折的箫声，似是较那琴声，更为凄凉。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咱们得去瞧瞧！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一个人去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里有六位受伤的人，咱们自是不能丢下他们不管，两位请

在此照顾他们，我去瞧瞧就来。”

商八道：“如果遇上敌人，大哥请长啸为号，我等也好赶往相助一臂之力。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果弹琴吹箫的人，要和咱们为敌，那也不会相助咱们了……”

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家师曾经告诉过我，凡是身怀绝技的人，大都生具怪癖，万一冲撞了他们，说不定会激怒他们，如果伤在他们手下，两位就是赶去了，也是无能相助，为了慎重，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，在下还不回来，两位也不用在此多留，请带孙老前辈，回那相约之地，不用找我了。”商八还待接言，萧翎已大步出厅而去。

这时阴云蔽天，四周一片黑暗，连一点星光，也难见到。

萧翎顺着那飘来的箫声，缓步前行而去。

他全神贯注那箫声之上，也不知行到何处。

只觉那箫声愈来愈近，夜色中隐隐见到一个人影，似是坐在一块大石之上。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定定心神，运足了目力四下打量一阵，才发觉这是一片荒凉郊野，夜色中可见不远处耸立的小山。

萧翎重重的咳了一声，希望能惊动那吹箫的人。

那吹箫人却似陶醉在箫声之中，人与那凄凉的箫声，浑然合一，对萧翎的重咳声，听而不闻。

萧翎呆了一呆，暗道：我这声重咳，用力甚大，怎的他还是浑然不闻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闻一声断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这声音突如其来，并非是由那吹箫人口中发出。

萧翎转眼看去，只见不远处一株大树后，缓步走出了一个人来。

忽然间，萧翎觉出那人的声音很熟，只是一时之间，却又想不起是什么人。

正想回答，突闻一个柔细的声音传入了耳际，道：“不要接口，最好戴上面罩，不要泄露了你的身份。”

这柔细的声音，传入萧翎耳中之后，顿然使萧翎呆在当地，那声音更是熟悉，几乎要失声惊叫。

萧翎定定神，强自抑制下心中的激动，转过身子，迅速的取出面具，戴在脸上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那出现树前的人影，缓缓向前行来。婉转箫声，此刻却突然停了下来，一个冷傲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是玉棠表弟吗？”

那行向萧翎的人影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应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小弟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果然不错，这人就是一度假冒我名字的蓝玉棠。

那冷傲声音，微带愠意地说道：“舍妹到处找你，你可知道。”

只听蓝玉棠应道：“令表妹性情太急，小弟受不了她那颐指气使的气焰，实不敢再见她了。”

但闻那吹箫人冷冷说：“你和舍妹的事，我不愿多管，但你一直追随我的身后，不知是何用意？”

蓝玉棠道：“一则为表兄护法，二则……二则……”

那吹箫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用心何在，难道我做表兄的还不知道吗？”

蓝玉棠道：“此事，表兄和小弟都无法决定，还是听凭于人。”

那吹箫人一跃而起，直对蓝玉棠行了过来。

萧翎运足目力望去，只见那吹箫人一袭长衫，手中倒提一只玉箫，极快的行到了蓝玉棠的身前，相距约四五步时，停了下来。

这时，天风吹散了蔽天阴云，星光隐隐，透了下来。只见那提箫人和蓝玉棠相对而立，四目相注，过了足有一盏热茶工夫，那提箫人突然挥动手中玉箫就地一划，道：“从此刻起，为兄和你断去表兄弟的情意，日后如若再要追踪于我，别怪为兄的手下无情了。”

说完一番话，突然转身而去，身形闪了两闪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蓝玉棠望着那持箫人身影消失良久，才轻轻叹息一声，缓缓向萧翎行来。

萧翎知他起手剑势，快速无比，一面暗中运气戒备，一面心中暗道：他受了表兄之气，不要发泄在我的身上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蓝玉棠已然行近身前。

只见蓝玉棠伸出右手，指着萧翎，喝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！深更半夜到此作甚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话问的好无道理，此地非你所有，你既能来，我又为什么不能来呢？

这些话，都是他心中所想，但却未讲出口来。

蓝玉棠不闻萧翎回答之言，心中大为恼怒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如不肯说话，今后只怕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了。”

萧翎心道：只怕未必。

蓝玉棠伸手握着剑把，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。

这时，两人相距，不过是两三步远，两人又都有着过人的目力，淡淡星光下，看的十分清楚。

萧翎过度的沉着，和那一对炯炯的眼神，使蓝玉棠已警觉到遇上劲敌，一时间，倒是不敢随便出手。

双方又相持了一刻工夫，蓝玉棠突然松开握着剑把右手，道：“你是岳姑娘从人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小钗姊姊长我几岁，作她从人，有何不可。当下微一颌首，仍不答话。

蓝玉棠冷傲之气尽消，黯然一叹，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洁白的封筒，双手捧着，交给萧翎，道：“有劳上呈岳姑娘，就说我蓝玉棠今生一世，此心不变，但求能再赐见我一面。”

萧翎看他凄楚神色，几乎忍不住要出口安慰他几句，但想一开口被他听出自己的身份，那可是大大的不妙，只好强自忍了下去。

蓝玉棠看萧翎接过白筒之后，仍是一言不发，只好抱拳一礼，说道：“我知兄台不便做主，兄弟自是不能相强，尚望兄台能在那岳姑娘面前，替我美言一二，兄弟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萧翎心中忖道：你和你那表兄，不知在闹什么鬼，这美言又要如何一个说法呢？

他心中想到很多事，只苦不能开口。

蓝玉棠又长长叹息一声，缓缓转身而去。

萧翎望着蓝玉棠的背影，只觉他背影中流现出无比的凄凉，不禁暗自一叹，道：此人武功绝世，为人孤傲，此刻，怎的竟变的如此模样。

只见蓝玉棠缓步而去，逐渐消失不见。

萧翎低头瞧瞧手中的白简上，写道：奉呈岳姑娘小钗玉展。里面沉甸甸的，那是不只一封信了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夜色迷蒙，身后不见人踪。不禁心中大急，暗道：适才明明是岳姊姊的声音，要我不要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此刻那持箫人和蓝玉棠都已行去，怎的不见岳姊姊现身相见呢？萧翎想大声呼叫，但也怕惊动了蓝玉棠，只好闷在心里发急。

原来，他已从持箫人和蓝玉棠断亲绝交的举动，和蓝玉棠适才凄惶无主的愁苦神情中，隐隐约约，猜到一点内情出来。

萧翎愣愣的站在夜色中，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，仍然不见那岳小钗现身来，再也忍耐不住，低声呼道：“小钗姊姊啊！你在何处？为什么不现身和我相见呢？”

只听嗤的一声娇笑，传了过来。

静夜中听得十分清晰。

萧翎听音辨位，已觉那娇笑之声，发自四丈外一块大石之后，也不及言语，暗中一提真气，呼的一声，一式“海燕掠波”，直飞过去。说道：“姊姊啊！我……”

只见大石后缓缓站起一个头梳双辔、十五六岁的劲装少女，接道：“萧相公，小婢可不敢当你这种称呼。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才拱手说道：“姑娘是……”

那劲装少女笑道：“我是岳姑娘使唤的丫头，萧相公贵人多忘事，咱们早就见过了啊！”

萧翎仔细的打量了那劲装少女一眼，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，愣在当地讲不出话来。

那劲装少女耸耸肩，道：“人家都走了，你还戴着面具作甚？”

萧翎取下面具，道：“咱们在哪里见过，恕我萧翎眼拙，实是记不得了。”

那劲装少女微微的一笑，道：“在一座山谷之中，还有南海五凶……”

萧翎一拍脑袋，道：“是啦！就是姑娘你假扮那青衣童了，混在南海五凶身侧。”

那劲装少女道：“你记性很好嘛！”

萧翎一抱拳道：“那时姑娘身着男装，叫在下如何能够认得出来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那岳姊姊哪里去了？”

那劲装少女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她走啦……”

萧翎急急说道：“行踪何处？姑娘知道吗？”

劲装少女道：“知道是知道，只不知她肯不肯见你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一定肯见我的，快带我去，唉！我已经五六年没有见过小钗姊姊的面了。”

劲装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不一定啊，那蓝玉棠和玉箫郎君，不知道用了多少心机，一直跟在岳姑娘的身后，苦苦哀求，岳姑娘就不肯见他们，你怎么能肯定，她一定见你。”

萧翎愣了一愣，道：“那不一样，岳姊姊一向对我爱护，常常牵着我玩，照顾我吃饭穿衣，我想她一定和我想念她一样，想念着我。”劲装少女道：

“此一时，彼一时也，那时你年纪幼小，现在已经长大了。”

萧翎心中大急，道：“我说她定会见我，你偏不肯信，那你去问问她吧！”

劲装少女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我替你传报一声，你守在这里别

动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为什么不带我一起去呢？”

劲装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我如带你进去了，要是姑娘不肯见你，不但我要挨上一顿责骂，你也无法下台，你还是乖乖的站在这里，我先去替你通报，姑娘如是不肯见你，我再通知你一声，你好走路，如是肯见你，我再来接你不迟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！我在这里等就是。”心中却是暗暗的忖道：想不到岳姊姊竟是这样的难见。

只见那劲装少女，转身一跃，人已到三丈开外，停下身子，回头说道：“不许在后面跟踪我。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放心！岳姊姊定然会要你立刻带我去见她。”

那劲装少女不再多言，纵身而起，身形一闪不见。

萧翎坐在那大石之上，等了足足一顿饭工夫之久，仍然不见那劲装少女转来。不禁急了起来，心中暗道：她如不肯给我通报，那将如何是好。

忖思之间，瞥见一条人影，缓缓行了过来。

萧翎大步迎了过去，果然是那劲装少女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“可是我那岳姊姊要你来接我的吗？”

劲装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你自信心太强了。”

萧翎怔了怔，道：“怎么？岳姊姊不见我吗？”

劲装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嗯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她怎么说？”

劲装少女慢吞吞地说道：“我说了你要见她，姑娘就沉吟不语，很久很久，才对我说，告诉他，不要见了。”

萧翎心中一急，大声说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劲装少女一皱眉，道：“小声点好吗？”

萧翎举起右手，一掌拍在脑袋上，道：“不可能啊！她为什么不见我？”

劲装少女道：“这我怎么知道。”

萧翎心中激动，说道：“你带我去，我非要见她不可。”

劲装少女摇摇头，道：“她不见就是不见，我怎么敢带你去。”

萧翎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镇定了一下慌乱的心神，道：“你真的替我通报了？”

劲装少女道：“哼！怎么？你不相信？”

萧翎道：“实叫人难以相信。”

劲装少女柔声说道：“不只是你，很多人想见我家姑娘，都被她拒绝于千里之外，希望你不要难过才好。”

萧翎抬头望天，自言自语他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当真是叫人百思不解……”

突然一跺脚，把手中的白简，递了过去，接道：“这是那蓝玉棠托我转给岳姊姊的物件，有劳姑娘代转了。”

劲装少女接过白简，道：“你可有什么事，要我转告姑娘的吗？”

萧翎摇头黯然说道：“我想不明白，她为什么不见我。”

劲装少女道：“她不肯见你自有原因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知道吗？”

劲装少女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萧翎苦笑一下，道：“好吧！请你转告她，以后不敢再劳她帮助我了，

过去相救之情，我这里谢过了。”

说完，抱拳一揖。

劲装少女一闪躲开，道：“你要谢我们姑娘，干嘛给我作揖呀！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一礼也劳姑娘代转了。”

劲装少女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一定字字转告，一句不漏。”

萧翎道：“打扰了姑娘很久，在下这里也谢过了。”说完，又是一揖。

劲装少女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不敢当，我这里还礼了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不再多言，转身大步而去。头也不回的一口气走回罗氏宗祠的大厅之中。

只见商八和展叶青，并肩站在庭院当中，一见萧翎，齐步迎了上去。

展叶青道：“我们正等的心急，萧大侠没有和人动手吧？”

萧翎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孙老前辈等怎么样了？”

商八道：“他们穴道已经解开，而且又服了解毒药物。”

萧翎奇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只听孙不邪的声音，由那大厅中传了出来，道：“不错啊！萧兄弟快请进来，老叫化心中憋了很多事，必得问个明白不可。”萧翎大步行入厅中，果然孙不邪和无为道长，连同那武林四大贤都已经醒了过来。

孙不邪急急问道：“萧兄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回事？我也糊涂了……”回头望着商八，接道：“是谁解开了他们穴道？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不知道吗？”

萧翎道，“我一直未回此地，如何会知道呢？”

商八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快说清楚是怎么回事？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去后不久，就有一位黑衣人来到了此地，他说奉大哥之命而来，疗救孙老前辈等几人之伤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那人是什么样子，男的？还是女的？”

商八道：“他似是戴着面具，男子装束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听口音呢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完完全全的男子口音。”

萧翎一皱眉，道：“以后怎么样了？”

商八道：“我和展兄要拦阻于他，却不料他陡然出手，点了我们两人的穴道。”

萧翎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说下去。”

商八道：“我们穴道被点，无法阻拦于他，看他进入厅中，推活了孙老前辈等六人穴道，且给他们一粒丹丸，临去之际，又拍活了兄弟和展兄的穴道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可说明了身份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没有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们没有问他吗？”

展叶青接道：“他临去之际，叫我等转告萧大侠，他一向不愿问江湖中事，武林中杀杀砍砍，生生死死，都和他无关，他曾经看到一个人，连杀了一十八位武林人物，他亦未出手管过闲事。”

萧翎接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这人的生性，倒是冷僻的很。”

展叶青接道：“他说话的声音，也是一片冷漠，叫人听来，油生寒意，但是他对萧大侠却又是十分敬重。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听来他似乎有事请求你萧兄帮忙。”

萧翎只觉脑际一片零乱，说道：“求我帮忙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大概不错，他说，孙老前辈和敝师兄，以及武林四大贤，死活都和他无关，他出手相救，完全是为你萧兄，不用感激他，交情都赏到你萧兄身上，日后，他还有借重萧兄之处。”

萧翎听得一片茫然，但见十几道眼神，一齐投注在自己身上，心中暗暗忖道：今宵之事，千头万绪，复杂异常，如其让他们都糊涂，那倒不如我一人糊涂算了，当下微微点头，道：“他还说什么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就这几句话，说完之后，立时跃失于夜色之中。”

萧翎心中憋了一肚子怨愤和悲伤之气，原想见得商八等之后，一吐积愤、悲苦，哪知竟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，只好强自忍下心中忧愤之气，缓缓说道：“孙老前辈觉得如何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那人的丹药很灵，似是已解了沈木风灌入老叫化腹中之毒。”

萧翎道，“那很好……”目光转到无为道长的脸上，道：“道长觉得如何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贫道亦觉得好了甚多。”

萧翎目光一掠武林四大贤人，道：“四位伤势如何？”

那居首青衣老人，抱拳说道：“洛阳朱文昌，拜谢萧大侠相救之恩。”

第一个青衣老人接道：“济南秦士廷，见过萧大侠。”

第三个青衣老人接道：“金陵尤子清，多谢援手之情。”

第四个青衣老人接道，“江州许诗堂，敬领赐助大德。”

萧翎青四人神情，听四人口气，果是一派斯文气质，毫无火性。心中道：这武林四大贤人，倒也是名不虚传，那沈木风天南地北的设法把他们聚集一起，然后点穴下毒，把他们置于死地，但见四人的神情、口气中，竟是毫无怨恨之意，修养至此，那也当得是炉火纯青之称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，“四位贤人素不卷入江湖恩怨之中，不知如何会和那沈木风结了嫌怨？”

洛阳朱文昌微微一笑道：“咱们和那沈木风毫无恩怨。”

萧翎心道：既然毫无恩怨，他为什么要把你们四大贤置之死地而后甘心。口中反问道：“那沈木风又为什么要加害几位呢？”

济南秦士廷道：“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，咱们确和那沈木风谈不上恩怨二字。”

萧翎暗暗忖道：好啊！这四人当真是食古不化，如果是那沈木风把你们杀了，你们就清起来了。

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是那沈木风的不对了，无缘无故的把四位邀集来一起，点穴、下毒，加以伤害。”

金陵尤子清接道：“问心本无愧，何必想吉凶。”

萧翎暗道：好！这一个更高了，那意思是说，他们没有开罪沈木风之处，如约而来，是吉是凶自不用夫想它了。

当下说道：“正因为四位为人太好了，所以那沈木风非要加害四位不可。”

江州许诗堂接道：“君子胸怀，明月清风，生不负人，死而何憾。”

萧翎心中忖道：这四人果然是贤的可以，却也迂腐的可以，那沈木风真

要把他们杀了，他们亦是毫无怨恨之意……

但闻孙不邪冷哼一声，道：“四位果然是大贤大圣的人物，老叫化和无为道长，冒险舍命，赶去相救，那算是白费心了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让那沈木风把四位杀了算啦，也免得老叫化和四位一般的受那点穴吞毒之苦。”

朱文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受恩当知报，积怨应早消，咱们对孙大侠和无为道长的舍命相救之情，那是永铭肺腑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岂是施恩望报之人。”

无为道长突然接道：“四位在武林中数十年，从不过问江湖中事，获得四大贤人之称，贤则贤矣，只是未免有些独善其身，不分是非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久闻武林四大贤人，武功甚是高强，今宵如能劝得他们为武林正义，挺身对抗那沈木风，不但可增加不少实力，且可号召甚多息隐高人重出江湖，对付那沈木风。

只听秦士廷道：“是非之说，原本是两面之词，我们脱出于是非之外，难道还不对吗？”

孙不邪冷笑一声道：“诸位既已脱出了是非之外，那沈木风却又为何迫四位吞下毒药，置四位于死地？”

无为道长接道：“四位袖手看武林大劫，自乐于山水之间，反自觉洋洋得意，深夜扪心自问，贤是不贤？”

洛阳朱文昌怔了一怔，欲言又止。

原来他一时间，竟是想不出回答之言。

孙不邪道：“四位所以被武林同道，尊为四大贤人，那是因为不肯卷入武林恩怨之中，武林中名利之争的私恩私怨，四位能够抛置不理，的确是可敬，当得大贤之誉，但这次沈木风加害四位情势，那就大大的不同了……”

济南秦士廷接道：“哪里不同了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沈木风志在武林霸业，手段残酷，积恶无数，连四位素和武林无恩无怨的大贤人也要加害，用心可想而知，加害四位贤人的怨恨，四位可以不予计较，但这武林大义，正邪存亡，难道四位也不过问吗？”

金陵尤子清接道：“如依阁下之见，我等理该如何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挺身而出，为武林仗大义，和那沈木风一决生死。”

江州许诗堂道：“阁下之意，可是要我等卷入武林杀伐之中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目下江湖，道消魔长，四应同受武林同道尊仰，而且贤与不肖，势不两立，诸位既有贤名，难道就放任那不肖之徒，纵横于江湖之上，为所欲为，不加过问吗？”

朱文昌目光转动，扫掠了秦士廷，尤子清、许诗堂一眼，道：“三位贤弟，丐帮孙不邪长老和无为道长，似是说的甚有道理，不知三位贤弟认为如何？”

秦士廷点点头道：“说的道理，的确是不错，只是要咱们执刀剑屠戮武林。小弟实有着心中难安之感。”

尤子清道：“小弟认为那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之言，确有道理，沈木风迫咱们服下毒物，咱们可以放手不究，但却不能放任那沈木风为恶于江湖之上。”

许诗堂道：“数十年来咱们一直是我行我素，不理江湖上是是非非，如今一旦要改变素愿，小弟颇有着茫然无措之感。”

无为道长眼看着四大贤人之中，已有一半被劝说得心动，如若太过于迫

急，反而有害无益，当下说道：“四位请慢慢商量，或可找出当与不当，贫道等决不敢勉强。”

朱文昌站起身子，道：“我们研商出结果之后，如何告诉诸位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第三日中午时分，仍然在此相见，三日时光，总够诸位研究了！”

朱文昌道：“足足有余了，咱们就此一言为定，不论我等研商的结果如何，三日之后，我等定当如约而来。”言罢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秦十廷、尤子清，许诗堂齐齐站起身子，紧随朱文昌身后而去。

孙不邪目注武林四大贤人的背影消失之后，摇摇头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四人当真是顽固的可以，老叫化见过了甚多生性奇特之人，但像武林四大贤人的怪癖，却是从未见过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四贤的行动，倒是把我也闹糊涂了，世上的好坏之分，善恶之别，当真是混淆难清，就说这四大贤人吧！他们超然于江湖恩怨之外，不谋私利，不争盛名，但却又都身具绝世武功，才被人尊为武林四大贤人，那是对他们的敬仰……”

仰起头夹，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，“他们那不计私怨的气度，和一般武林中人，有仇必报的行径，比较起来，实有天壤之别，那实是当得贤人之称了，但他们那等不顾大局、不辨是非的行径，难道也可当得贤者之称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，“虚名误人，如若他们没有那四大贤人之誉，那也不会有这样的忍耐工夫了，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！表面之上瞧去，四人不计名利，不记嫌怨，气度博大，人所难及，但如再深看一层，四人这等作为，无非要保持那四大贤人的美名……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不错，道长高见，一语中的。”

无为道长缓缓站起身子道：“什么时光了？”

展叶青道：“四更左右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咱们也该去了，别要他们等的太久。”

孙不邪转脸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萧兄弟，老叫化有点事情请教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敢当，老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听商八讲，萧兄弟追那萧声而去，可曾见到那吹萧之人吗？”

萧翎想到岳小钗不愿和自己相见一事，不禁心头黯然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见到了。”

短短三个字，竟然使大厅中所有的人，为之一惊，连无为道长那等镇静的人，也为之紧张起来，双目转注在萧翎的脸上。

孙不邪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当真的见到了那吹萧的人？”

萧翎点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一位何等模样的人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袭长衫的少年。”

无为道长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怎么？又是一位年轻人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嗯！夜色中，在下虽然无法瞧得非常清晰，但就所见到而言，确然是一位年轻人、一袭长衫，颔下无髯。”

无为道长转脸望着孙不邪，问道，“老前辈可知近代武林中，哪一位洞萧吹的最好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萧王张放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，就老叫化子所知，那萧王张放，已经陷身于禁宫之中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错，就贫道所知，近代江湖之中，以那萧王张放的洞萧、吹的最好，据说他的萧声能够引诱飞鸟落地，吹出百鸟争鸣之音，技绝一代，故有萧王之誉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自那萧王陷身于禁宫之后，江湖上再无听到有吹萧的高手，那吹萧之人，却陡然在江湖上出现……”

展叶青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我生恨晚，未听到过那萧王张放的萧声，但适才萧声，却是亲耳听闻，声若天籁，九曲百转，伤悲处，能使人不自觉凄然流泪，哀怨处，能使人唏嘘长叹。使在下不解的是，那萧声一直是幽怨凄伤，听不到一点欢乐之音，轻松之声。”

无为道长急急接道：“可有琴声，随来那萧声之后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琴弦先动，萧声随至，琴韵幽幽，萧声如诉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夜在湖畔惊走沈本风，颇似琴萧混合之声。”

孙不邪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是谁呢？老叫化实是想不出来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知道啊！那弹琴的人，是小钗姊姊，至于那吹萧之人，我已见到了他，我虽不知他的姓名，但却知他是那蓝玉棠的表兄。

岳小钗拒绝相见，使萧翎的心中充塞着一股忧愤痛苦，他用尽了心思，仍是想不出那岳小钗，为何会拒绝和自己相见，他本想说详情，以泄心中忧苦，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。

只听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孙老前辈，也不用多费心机去想了，那弹琴吹萧之人，既然暗中相助咱们，自可断言是友非敌，此刻，虽然不愿和咱们相见，但总有相见之时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，那沈木风虽然退走，但却未必就离鄂州，咱们得早回约定之处。”

挺身而出，大步向外行去。

群豪鱼贯相随，离开了罗氏宗祠。

萧翎心有所思，也未问孙不邪等遇险经过，倒是孙不邪，慢行一步，和萧翎并肩而走，说出了遇险详情。

原来，孙不邪和无为道长得丐帮中弟子报告，知道武林四大贤人，被沈木风诱到罗氏宗祠后池中木舟之上，想到沈木风的恶毒，武林四大贤人必然要吃大亏，这四人虽然不和江湖上人来往，但在武林中却是盛名甚著，而且武功十分高强，如被那沈木风胁迫所用，必将使江湖为之哄动，其影响之大，实难计算。

两人追踪而至，登上木舟，只见烛光高烧，四君子分坐在舱中一张方桌四面，却未见那沈木风的人在何处。

无为道长为人心细，见状力主慎重，孙不邪却救人心切，一跃入舱。

四下流顾，仍然不见那沈木风的人踪何处。

无为道长眼看孙不邪进入舱中，也只好随后而上。

两人行到四大贤人的身侧，举手在四人身上推拿了一阵，但四人仍然是端坐不动。

这当儿，突闻木门呀然，后面舱门开启，一个红衣怪人，缓步向两人行来。

孙不邪猛发一掌，正击中那红衣人的前胸。

但见红衣人一顿之下，又向前面行来。

无为道长长剑出鞘，一剑点向那红衣怪人，正中肩头。

哪知剑尖如刺在坚石之上，那红衣人竟然是毫发无伤。

就在两人惊异之间，沈木风疾跃而出，点中了两人穴道。

孙不邪述完经过，叹了一口气，又道：“以后的事，就是灌下毒药，萧兄弟已经知道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也遇到了那红衣怪人，如非有人相救，此刻只怕我也被那沈木风生擒活捉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了约定的豆腐店外。

只见烛光盈盈，石磨隆隆，一个身着缕衣的老人，正在推动石磨。

孙不邪当先而行，直入店中。

那推磨人望了孙不邪和无为道长一眼，道：“人都在内室等候。”

群豪行入内室，只见司马乾、杜九及武当弟子，都集中在室中等候。

木榻上仰卧着一阵风彭云。

萧翎急步行近木榻，低声叫道：“彭兄，好一些吗？”

彭云启开双目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大约是死不了啦。”缓缓挺身而起，挣扎下榻，对着孙不邪拜了下去。

孙不邪一挥手，道：“你躺着吧！”

彭云不敢抗命，依言躺了下去。

孙不邪道：“伤在何处？”

彭云道：“左胸之上，幸得杜老前辈细心施救，已然大见好转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不敢当，咱们是兄弟相称。”

彭云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我师祖之前，小要饭的不得不和你客气一下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不必如此，交朋友嘛，咱们各交各的就是。”

孙不邪说道：“这话倒也不错，他称我师祖，加若排起辈份来，和眼下之人论交，这不就要低了两辈。”

只见无为道长伸手把在彭云脉穴之上，瞧了一阵、道：“不妨事，明日再服两帖药，就可以复元了。”

商八看室中狭小，人数众多，站着已很拥挤，当下说道：“此地不是居留之地，咱们换个地方才行。”

彭云道：“小要饭的知道一处隐秘所在。”

商八问道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彭云道：“城外五里，有一座无人居住的宅院，竹林环绕，十分广大，里面设备，应有尽有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如此华丽宅院，何以无人居住呢？”

彭云笑道：“这个吗？小叫化就不清楚了，也许是因为闹鬼吧！”

孙不邪道：“既有如此去处，咱们也……”

不必在此停留了，早些赶去目光一掠彭云道：“你能走路？”

彭云道：“慢一点走，大约还可支持。”

杜九道：“我瞧还是杜老三背着你走吧！”

彭云道：“那就多谢杜兄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趁天色还未大亮，咱们出城去吧！”

杜九背起彭云，当先带路，一行人直向城外行去。

展叶青低声问萧翎道：“萧大侠，你相信鬼神之说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不信。”

展叶青道：“这鬼神之说，在下本也不信，但世间传说，历千百年而不衰，倒叫在下有些迷惑了，但望能够见见鬼神，以广眼界。”

萧翎心中一直想着岳小钗何以拒绝和自己相见，哪里有心情听那展叶青谈神论鬼，最后几句话，根本未曾听到。

展叶青眼看萧翎心不在焉，若有所思，也不多言，放步向前行去。

数里行程，在群豪脚下行来，不须一刻工夫，便已赶到。

## 第八回 留痕显绝技

此时，天色已亮，抬目看去，只见绿篁依依，环绕着一府规模很大的宅院。

孙不邪一皱眉头，低声问道彭云，道：“这座宅院，毫无破落之征，亦无荒凉之感，怎的会无人居住呢？”

彭云道：“错不了，小要饭的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既然到了此地，咱们不妨瞧瞧，如是宅中住的有人，咱们不去打扰就是。”

穿过竹林，直到大门前面。

只见一对黑漆大门，紧紧的关闭着，不禁一呆，暗道：如是这宅中无人，大门怎会关闭，只怕那小叫化子受伤不轻，神志不清，也许记错了地方。一时之间，呆在门前，不知该如何才好。

但闻身后传来了彭云的声音，道：“小叫化记得清清楚楚，决错了不，商兄推开大门瞧瞧。”

商八心中犹豫不决，听得那彭云之言，只好伸手推去。

一推之下，那木门闻风未动，想是门内已经上了木栓。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对，如是室中无人，这木门怎会关起。”

彭云四下打量了一眼，道：“奇怪呀，小要饭的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此地，错不了，商兄越墙而入，进去瞧瞧如何？”

商八看那彭云神志清西，不似胡言，心中亦动了好奇之感，一提气，越墙而入，启开木门。

彭云说道：“杜兄背我进去。”

杜九抬头看去，只见一道红砖铺成的走道、由大门处，直达二门，打扫的十分干净，哪里像无人居住的样子，心中暗道：这样的宅院，怎似无人居住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依言踏阶而上，直向门内行去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老三，离我远些，你背着要饭的，万一遇上突袭，只怕应变不易。”

杜九应了一声，落后三步。

商八重重咳了一声说道：“有人吗？”

彭云低声说道，“如是有人早该问咱们了……”

语声未落，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商八微微一怔，停下脚步，一抱拳，道：“打扰好梦，抱歉万分。”

那冷冷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们擅闯私宅，该当何罪，还不快退出去。”

商八回顾了彭云一眼，道：“咱们退回去吧！”

转身向外行去。

彭云低声说道：“商兄，那人，也不是这宅院中的主人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彭云道：“商兄如若不信，何不问他一声。”

商八想到那人讲话口气冷漠，倒不妨气他一气，当下说道：“阁下亦非这宅院主人，怎生讲话如此无礼。”

他讲这一番活，无非是想气那人，却不料那冷漠声音竟然应道：“世间

事，总该有个先来后到，谁要你们来的晚了一步。”

彭云低声说道：“怎么样？他们只不过早到一日，这宅院，并非他们产业。”

商八目光转动，暗道：此刻天色已亮，彭云还要养伤，这宅院甚是广大，他们既非本宅主人，咱们借住一些，又有何妨？

心念一转，高声说道：“如说这宅院吗？咱们三日之前，已经有人在此住过，只不过因事他去，今日归来罢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要说先来后到，咱们是早先阁下几日了。不过，此宅亦非我等所有，阁下等既已借住，咱们也不能撵走诸位，好在这宅院甚大，多住几人，也是无妨……”

只听那冷漠的声音接道：“不成，听我相劝，还是快退出去。”

商八心中暗道：我商老二是何等人物，吃四方，赚八面，今日要叫你给唬了出去，那还能在江湖上混吗？当下高声说道：“如是在下不愿退走呢？”

那冷漠的声音道：“除非你们活腻了，不想再活。”

商八目光转动，只听出那声音来自紧靠大厅的西厢之中，却是不见人踪何处。

杜九听那人口气很大，心中有气，低声说道：“老二啊！咱得上去瞧瞧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你用去了，照顾小叫化子要紧，那人口气之大，想来也不是省油的灯。”

彭云低声嘱咐道：“商兄小心一些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劳嘱咐。”大步直向厅中行去。

这座前院，十分广大，占地约有亩许，商八停身之处，距大厅还有五丈以上距离。

商八行近大厅两丈左右处，突然听得那冷冷的声音又道：“不教而杀，为之虐，但我已经警告过诸位了，你们自己寻死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”

商八心中对那发话人，毫无轻视之心，早已暗中运气戒备，听得这人一番话后，更生警惕。

杜九缓缓放下彭云，低声说道：“听那人口咄咄逼人，也许真有一点本领，杜老三得去为我们老二，打个接应了。”

突闻商八冷哼一声，急向后退了回来。

杜九吃了一惊，纵身而起，飞落在商八的身侧，急急问道：“老二，受了伤吗？”

商八眉头紧皱，不答杜九的话，却卷起了左手袖管。

杜九冷目望去，只见商八左手小臂上，刺着一枚小箭。

说它是箭，其实比针大不了多少，伤处泛起了一片深紫之色。

杜九伸手欲拔毒箭，商八却突然一收左臂，疾退两步，道：“针上剧毒强烈，不可用手触及。”

说话之间，萧翎、孙不邪，无为道长和司马乾联袂而入。

彭云急急说道：“道长快去看，商老二中了毒药暗器。”

无为道长加快脚步，奔行到商八身侧，低头望了那暗器一眼，骇然说道：“蛇头追魂箭。”

杜九吃了一惊道：“蛇头追魂箭？”

商八道：“怎么？很危险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不错，贫道听先师说过这等暗器，奇毒无比，但自贫道

出江湖之后，从未听说过这蛇头追魂箭在江湖上出现过，此刻骤然出现，显然那施暗器之人，是大有来历的人物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？道长无法解去箭上之毒吗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，“据贫道所知，除了施放暗器之人的独门解药之外，天下名医很少人能够解这追魂箭上之毒。”

伸手点了商八臂上两处穴道。

萧翎回顾了杜九一眼，道：“施放暗器之人，还在此地吗？”

杜九瞧了那临大厅的西厢一眼，道：“大约还在西厢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有劳道长替我商兄弟稳住毒伤，在下去向他讨取解药。”举步向厅中行去。

萧翎自出道之后，连会武林高人、枭雄，时间虽然不长、但经验却是长进了不少，一面向那西厢行进，一面暗中运气戒备。口中却说道：“室中那一位高人，在下萧翎求见。”

但闻西厢之中，传出来一个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无暇接见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在下以礼求见，兄台这等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就不觉太过无礼吗？”

那冷漠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在下等素不和武林人物搭讪，阁下还是离开的好。”

萧翎原想入侵住宅，屈在己方，好言讨些解药，治疗好商八身受之毒，也就算了、却不料对方的口气，竟如此冷漠难听，不禁动了怒火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口气如此之大，未免有些小视天下英雄了。”

那西厢之中，又响起那人冷若冰霜的声音，道：“从此刻起，在下不再回答任何问话，阁下如再向前一步，当心那蛇头追魂箭，取尔之命。”

萧翎凝立不动，长长吸了一口气，双手伸入怀中，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，缓缓说道：“萧某敬谨候教。”

过了半晌，仍不闻那西厢中有人答话。

这时，孙不邪已跟进萧翎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据老叫化所知，当今武林之世，能施用那蛇头追魂箭的人物，只有一人，但那人早已陷身禁宫之中，禁宫未开，自是不会出来，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，竟然也会施用毒绝一代的奇形暗器，萧兄弟，你要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多谢老前辈的关心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老前辈不要和晚辈一齐涉险了。”

孙不邪点点头，移步退了下去。

萧翎提高了声音，道：“萧翎已经告罪，阁下置之不理，萧某只好闯进去了。”

他心想商八武功不弱，那人能一击射中商八，足证明那人手法，的确是非同小可，是以，亦不敢丝毫大意，一面移步前行，一面全神贯注，留神着四面八方的动静。

行约七八步，瞥见寒芒一闪，电射而至，不但来势奇速，而且无声无息。

萧翎右手一挥，接住了一枚蛇头追魂箭，心中暗道：此人手法之快，果然是惊人的很，如若我不是早已留心，只怕在不知不觉中，就要伤在这蛇头追魂箭下了……

但闻那西厢中传出来冷漠的声音，道：“好手法，出道江湖以来，很少有人能够接得住我这蛇头追魂箭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过我那蛇头追魂箭上，淬有剧毒，奇恶无比，阁下用手接到，只怕也无法逃过中毒之厄。”

萧翎冷冷说道：“只怕未必！”

那西厢之中，传出来一声哈哈大笑，道：“阁下如是不信在下之言、你何妨运气一试。”

萧翎缓缓举起手中的蛇追魂箭，冷冷地说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但愿阁下也能接住你自己的暗器。”

说话之中，已经暗运功力，话落口，高举的右手一弹，手中的蛇头追魂箭疾飞而出，直向西厢飞了过去。

他暗器手法得自柳仙子，柳仙子又是以暗器、轻功，称绝江湖、这弹指发射追魂箭的手法，只瞧的孙不邪暗暗称赞不已。

那西厢中人，一直长笑不绝，看到萧翎弹指发箭之后，笑声突然中断。

显然，那人亦为萧翎那弹指发箭的手法震撼不已。

萧翎右手弹出蛇头追魂箭、左手已然暗暗的护住要害，快速向西厢冲去。

那西厢距萧翎不过两丈多远，萧翎一跃之下，已然落到西厢门前。

只见双门紧闭，连窗子都是关的十分严紧。

萧翎心知此刻处境险恶异常，也顾不得打量四周的形势，飞起一脚踢中木门。

但闻砰的一声大震，木门大开。

萧翎在飞脚踢向木门的同时，人也向旁侧闪避开去。

他对那人发射蛇头追魂箭的手法，心中亦存畏惧，心知如若在自己踢开木门的一瞬，那人及时发出蛇头追魂箭来，势必要伤在那追魂箭下不可。

哪知，那人竟未发出追魂箭来。

萧翎等候了片刻，才突然一个翻身，闪入室内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靠后窗处，站着个青衣人。

那人面窗而立，背对大门，对萧翎行入室中，浑如不觉。

萧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幸未辱命。”进了西厢。

那青衣人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入得江湖之后，就闻得萧翎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不虚传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过奖了！阁下蛇头追魂箭，无声无息，快如电闪雷奔，在下也是初次见识。”

那青衣人语气大见缓和，说道：“你闯入西厢中来，有何见教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一位兄弟伤在阁下的蛇头追魂箭上，在下想讨点解毒之药。”

那青衣人缓缓说道：“只有这一件事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只有这一桩事情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想要解药不难，但在下也有一个条件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在下奉上解药之后，诸位要立刻远离此地，如蒙见允，在下就立刻奉上解药，阁下如是不肯答允，那就只有让你那位兄弟毒发而死了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如若在下那位兄弟，是伤在别人手中，阁下能够慷慨赠药，别说只此一个条件，就是十个八个条件，萧某亦无不答应的道理，可惜的是，在下那位兄弟，是伤在你阁下的蛇头追魂箭下，萧某同来之人甚

多，必得和他们商量……”青衣人似是已经不耐烦，怒声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是不答应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此刻还难决定！”

青衣人道：“好！你去和他们商量之后，再来此地和我谈吧！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远离此地，条件并非苛刻，只是孙不邪、无为道长，都是有头有脸之人，我如提出此事，不知他们的感想如何，心中念头一转，说道：“在下愿尽心力，说服同来之人，远离此地，但请兄台先以解毒药相赐，救人如救火，拖延不得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你先去和随来同伴商量好了之后，再来不迟。”

萧翎心中微生愠意，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阁下伤了人，难道就可以不闻不问了吗？讨取解药，和远离此地，乃是两件事情，不能混为一谈。”

青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之意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想请问一句，除了我等远离此地之外，不知是否还有其他之法。”

青衣人冷冷说道：“还有一个办法。”

萧翎道：“请讲。”

青衣人道：“那解毒药物，就在我的身上，阁下要有本领，尽管出手抢夺。”

萧翎自进入房中之后，和那青衣人谈了很多的话，那青衣人始终未回过一次头。

萧翎冷笑一审，说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办法了吗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在下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。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在下就放肆了。”

青衣人道，“不用客气，尽管出手。”

萧翎暗中运气，护住了全身要害大穴，缓步行了过去。

他一直行到那青衣人的背后，那青衣人仍然背他而立，站着不动。

萧翎右手扬起，正欲劈出，但却又突然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阁下何不回过头来。”

青衣人身子转动，慢慢的转过脸来。

萧翎一和他目光接触，不禁吓了一跳。

只见那人一张脸，其黄如金，闪闪生光，倒是说不出它哪里难看，但怎么看也不像一张人脸。

萧翎镇静了一下心神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戴的面具不错。”

伸出手去，缓缓向那人左腕之上抓去。

那人肃立不动，直似不知萧翎抓向左腕。

萧翎出手一抓之势，暗含着很多变化，既可易抓为索，亦可弹指击出，全看那青衣人如何应付，再行随机应变。

但事情竟然又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，那人竟然沉着无比，眼看萧翎手指就要触及手腕，那青衣人仍然静站不动。

萧翎右手加速，一把扣住青衣人的左腕。

只觉那青衣人的左腕坚硬，冰冷，有如一块金铁一般，不禁心头骇然。

但闻那青衣人冷笑一声，右手突然伸出，反向萧翎右腕划去。

萧翎目光一转，看他右手纤细白嫩，但却留着很长的指甲，左手一抬，挡开一掌，右手同时松开那青衣人的左腕，疾退三步。

青衣人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已经中了剧毒，一盏热茶工夫之内，剧毒就要发作，你可以去准备后事了。”

他不知萧翎手中戴着千年蛟皮手套，百毒不侵，刀枪难伤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一双千年蛟皮手套，帮了我不少大忙，抬起左手，望了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青衣人道：“我这指甲之上，含有剧毒，弥左手被我划中，自然是非死不可。”

萧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暗器经过了剧毒炼制，右手指甲上，竟然也含有剧毒，足见是一位用毒的大行家了，可惜在下不畏百毒。”

青衣人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抬起左手，仔细瞧瞧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瞧了，在下自知百毒不侵。”

青衣人仍是有些不信地说道，“我指上之毒，与众不同，不论何等英雄人物，只要沾染上少许，片刻即将发作。”

萧翎道：“阁下既是不信，那也是没法子的事。”

陡然欺身而上，一掌迎胸拍去。

那青衣人眼看萧翎仍能施袭，心中惊愕万分，两手一抬，迎向萧翎的掌上击去。

萧翎适才扣住他左腕穴脉，觉得如抓在金铁之上，对他那长袖掩遮的左手，早已留上了心，看他抬起左手攻来，立时一沉掌势，避开一击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露出的左手，一片黝黑中突出三个两寸长短的尖利锋芒。

原来，这人的左手，竟是钢铁铸成的一只假手。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以铁手当兵刃，当真是异想天开。”

那青衣人不答萧翎问话，左手、右掌，片刻间各攻三招。

这几招绵密迅快，迫得萧翎连退了三步，才找出反击之机，双掌连环攻出，倏忽之间，还击八掌，一面暗自忖道：如若不把此人制服，只怕不易取到解药。

就这一分心神，那青衣人又找到了反击的机会，展开了一轮快攻。

只见他铁手上锋尖闪光，右手掌势疾如流星，铁手难及的空隙，右掌却适时而至，递补上左手留下的空隙。

萧翎虽然戴着千年蛟皮手套，但眼看青衣人手上闪动的寒光，心理上生了一种畏惧，不敢和他铁手相触。

这一来，萧翎不觉吃了大亏，一时间，竟然无反击之能。

正搏斗间，突闻得一声低喝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那青衣人间声而退，倒跃五尺。

萧翎停下手，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面目俊秀、身着蓝衫、手提玉箫的少年。当门而立。

那倨傲不可一世的青衣人，一见那蓝衫少年，竟然规规矩矩的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见公子……”

那手提玉箫的蓝衫少年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不用多礼。”

那青衣人应了一声退到一侧。

那手提玉箫的蓝衫少年两道森寒的目光，投注在萧翎身上，打量了一阵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”

他眉际间充满着杀机，但语气却十分客气。

萧翎道：“在下萧翎。”

那蓝衫人脸上怒容忽消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原来是萧兄，久仰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刚一见到萧兄之面，就有点怀疑是你，要不然，兄弟也不会这般客气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台如何称呼？”

蓝衫人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朋友们都称我玉萧郎君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玉萧郎君，那是蓝玉棠的表哥了，口中却缓缓应道：“阁下号称玉萧郎君，手中又提着玉萧，定然是一位吹萧的能手了。”

玉萧郎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音律之学，兄弟是稍解一二。”

萧翎心中道：太客气了，昨宵听你吹萧，把一管玉萧吹得幽美动人，如泣如诉，九曲百转，古时有人能吹萧引凤，想来不过如此了。

那人久久不闻萧翎的答话，又道：“萧兄对音律之学，定然是造诣极深了。”

萧翎急说道：“兄弟对音律之学是一窍不通。”

玉萧郎君道：“萧兄言重了……”目光一掠那金面青衣人，接道：“萧兄怎会和兄弟的从人打起来？尚望见告一二，兄弟定要让他给萧兄赔罪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对我这般客气，定然是有他的原因，不管原因为问，我应该借此机会，先讨来解药再说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赔罪实不敢当，在下一位兄弟，伤在蛇头追魂箭下，兄弟到此只望能讨些解药。”

玉萧郎君望了那青衣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怎地又施用那绝毒的暗器伤人了，还不快把解药拿出来。”

那青衣人道，“他们要强行借宿这座巨宅，我只好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，使他们知难而退了。”

萧翎心道：这两人名虽主仆，但仆人对主人，并非十分敬畏。

那青衣人口中虽然和玉萧郎君顶嘴，但右手却已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玉瓶，倒出了一粒丹丸，递向萧翎。

萧翎手上戴着千年蛟皮手套，不畏剧毒，伸手接去。

那青衣人已知萧翎不畏剧毒，也未施展毒手，规规矩矩的把丹丸交到萧翎手中。

玉萧郎君微微一笑道：“只要你那位朋友确是中蛇头追魂箭之毒，服下这粒药丸，一个时辰之内，伤势就可以完全复元了。”萧翎道：“多谢赐药盛情。”

玉萧郎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有一个不情之求，还望萧兄答允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既是不情之求，又要我答允，那是毫无商量的余地了，口中却说道：“什么事，只要兄弟力所能及，我是无不答允。”

玉萧郎君道：“兄弟今宵要借此宅院，和一位朋友谈些事情，不想有其他之人混杂其中，还望萧兄答允，能够给兄弟一个方便。”

萧翎目光一转，只见那青衣铁手人，满面激愤之容，似是对玉萧郎君和萧翎这般客气，大感不满，不禁心中暗感奇怪，忖道：他们主仆二人，对我竟是两种大不相同的态度，主人如此客气，仆人却是如此激愤，不知我萧翎何处开罪了他。

但闻玉萧郎君道：“萧兄意下如何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此刻兄弟还难决定，在下去和两位同行到此的前辈，商量一

下，再回兄台之话如何？”

玉萧郎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可是老叫化和那牛鼻子老道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是的！那老叫化乃丐帮中硕果仅存的孙老前辈，那道长，乃是当今武当派的掌门人，无为道长。”

玉萧郎君说道：“武当派空得虚名，自号为五大剑派之首，其实那几招登不得大雅之堂的剑招，只能唬唬乡愚之輩罢了……”

他仰起脸来，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至于丐帮吗？那更见不得人了，一群老少混杂、褴衣百结的乌合之众，人数虽多，但却不堪一击。”

萧翎听得怔了一怔，暗道：好大的口气，那沈木风也不敢说出这等夸大之言，口中却缓缓应道：“阁下瞧不起丐帮和武当派中人，自是有着惊人的绝技，但兄弟却是和他们相处融洽，敬重他们为人，因此，必先得和他们商量一下，才能决定。”

玉萧郎君答道，“我只要萧兄答允，离开此地，余下之人不肯走，那是自我苦吃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，容在下先和两位同来之人商量一下，再来回话。”也不让那玉萧郎君再接口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那青衣铁手人心中大为不满，冷哼一声，欲待追袭，却被那玉萧郎君伸手劝阻。

萧翎大步行出室外，奔到商八身前，伸手递过手中丹丸，说道：“快把这粒解药服下。”

那蛇头追魂箭，果然是恶毒无比，商八中毒不久，已然是难再支撑，脸色铁青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但他神志还很清醒，接过萧翎手中的丹药吞了下去。

萧翎眼看商八痛苦之状，心中极是骇然，暗道：这蛇头追魂箭，果然是厉害无比，但不知这解毒丹丸，是否果如那玉萧郎君所言，能够在片刻之间，大见功效。

此刻，他心中第一件要事，就是希望商八的伤势早愈，是以，双目一直投注在商八的身上，瞧着他的变化。

果然，这独门的解毒丹丸，有着神奇无比的速效作用，商八服下不久，已见功效，头上的冷汗首先消退。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低声对杜九说道：“带他到一处安静所在运气调息，那赠药人告诉我，对症用药，一个时辰之内，就可完全复元。”

商八望了萧翎一眼，欲言又止，在杜九扶持之下，行到一株花树下面，盘坐调息。

孙不邪待商八去后，才低声问萧翎道：“你见过那人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见到了他们主仆两人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我们见到一个执萧蓝衫人行入室中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主人，还有一位左臂上装着一只铁手的青衣仆人，射中商兄弟的毒箭，就是那仆人所放。”

无为道长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仆人有此能耐，那主人的武功，更是高强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何止高强，尚且孤傲不可一世，根本就未把你们丐帮和武当派放在眼中，但是如若据实说出，必将大伤两人的颜面，只好忍下，点头说道，“主人武功如何，在下未曾试过。但和青衣仆人交手数招，的确是高明的很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你可曾问了他姓名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来说出姓名，但却自号玉萧郎君。”

孙不邪喃喃自语道：“玉萧郎君，玉萧郎君，从未听过这名字啊！”

萧翎道：“看他年岁，不过二十五六……”略一沉吟接道：“如若在下没有看错，那玉萧郎君，就是咱们在罗氏宗祠中听到的吹萧之人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是咱们的朋友了，应该上去见过才是。”

萧翎摇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他生性孤傲，只怕是不愿和咱们谈话……”

凝目思索片刻，接道：“他愿在暗中帮助咱们，只怕是别有原因，唉！那玉萧郎君，对我还算客气一些，但他那位青衣仆人，却一直把我视作深仇大恨的人，怒目相视，大有立刻扑杀之心。”

孙不邪摇摇头，道：“当年老叫化闯荡江湖之时，也遇到了不少生性冷僻的怪人，但如像这等既敌又友的人，却是从未见过。”

萧翎缓缓说道：“有很多事，在下是无法了然，想来，这其中必有着十分微妙的原因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什么原因呢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事只怕和我那小钗姊姊有关，内情未明之前，又不便说出口来，只好支吾以对，道：“此刻内情，在下亦是难作揣测，只好等着瞧了。”

无为道长已瞧出萧翎似有着难言之隐，示意孙不邪不要再问。

萧翎转过话题，道：“那玉萧郎君赠药之时，曾有一个条件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要咱们撤离此地。”

一阵风彭云接道：“为什么？此地又非他们所有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大约他要在此地会见一个朋友，不愿咱们惊扰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贫道之意，不如离开此地算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萧兄可曾答应了他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不敢独断做主，来和两位老前辈相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论那玉萧郎君武功如何高强，咱们也不能就此退走。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暗道：这位老前辈好名之心，看来是尤强过我们年轻人。口中却缓缓说道：“那玉萧郎君说的虽然客气，却十分坚决，如果咱们不答应，只怕要引起一场纷争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如若咱们就此撤走；那未免太过示弱于人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之意呢？”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总要给咱们一个交代才是。”

这几句说的声音甚高，似是有意要那室中之人听到。

果然，西厢中传出来玉萧郎君的声音，道：“什么人说话敢如此无礼？”

萧翎心中暗自奇怪，忖道：如是孙不邪故意要和那玉萧郎君为难，倒也不像，不知何故竟要坚持留此。

只听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子。”

但闻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玉萧郎君缓步行了出来，一脸冰冷肃杀之气，一语不发，直对几人行了过来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，要糟，看来今日这一架，恐怕是打定了。

他虽未和玉萧郎君动过手，但想到那青衣人的高强武功，这主人必将是一位绝世高手，生恐他突然一击，伤了那孙不邪，立时一横身，挡在孙不邪

身前，一拱手，道：“兄台息怒。”

玉萧郎君一皱眉，道：“萧兄，可是想替人出头吗？”

萧翎心中怒道：我好言相劝，你怎能如此无礼。当下说道：“在下适才亦曾说明，萧某一人，难作主意，我等商议此事，留去并未决定，兄台气势汹汹而来，那未免有些欺人过甚了。”

玉萧郎君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，“在下不愿和你为难，你最好置身事外，不用多管闲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台如此迫逼，萧某岂能不管。”

玉萧郎君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一定要管了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情势逼人，那也只好挺上了。”

玉萧郎君脸上神色连变，显然心中激动万分，双目凝注在萧翎面上，大有立刻出手之意。

萧翎亦是全神戒备，蓄势相待。

双方相持了一刻工夫，玉萧郎君终于忍了下去，冷冷说道：“看在她的面上，再让你们商量一下，一顿饭工夫之内，再不撤离此地，别怪在下无礼了。”

说完，也不待萧翎答话，转身而去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看在她的面上，她是谁呢？难道指的是小钗姊姊吗？

此刻，他已确定了这玉萧郎君，就是昨夜吹萧之人，就昨夜所见情势，这玉萧郎君和那蓝玉棠，似是都对岳小钗有着很深的爱恋，使他们表兄弟间，亦闹的水火不容……

只听孙不邪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然是那支玉萧……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那玉萧怎么了？”

孙不邪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者叫化见过那支玉萧，虽然相隔十年，但老叫化仍然记忆犹新，只是执萧的人不同罢了。”

萧翎正想追问内情，突闻无为道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好精深的内功。”

萧翎低头望去，只见那玉萧郎君行过之处，留下了一行清晰的脚印。那脚印不但清晰可见，而且深浅如一，心中大是骇然，暗道：暗中施展内力，留下脚印，难在这力道竟能用的如此均匀。

萧翎心中想道：既然孙不邪已经知道了那玉萧的来历，那就不难找出玉萧郎君的出身，亦不用在此地问他了。

转眼望去，只见孙不邪仰脸望天，不知在想的什么心事，当下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可是决心留此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已见了那玉萧，咱们自然该走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原来，你是要激怒那玉萧郎君，用心就是想瞧瞧那支玉萧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老前辈决定要走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已经见过了那玉萧，留在此地，老叫化也没有什么用了。”

萧翎心道：原来他老谋深算，用心只在证实他心中所想之事，但我已和那玉萧郎君叫上了阵，当该如何，倒是要费思量了，还有他今夜要会之人，不知是不是小钗姊姊？

一时间，只觉得心乱如麻，思潮起伏，不知如何才好。无为道长似是已瞧出了萧翎的为难之处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萧大侠可是想留在这里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玉萧郎君限咱们一顿饭工夫之内撤走，咱们如若依他之言，

撤离此地，未免是太过示弱，如是决定留在此地，只怕是难免一场恶战，此时此情，真不知如何才好。”

无为道长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贫道之意，不如取一个中庸之策。”

萧翎心中忖道：此乃两个极端，除了依他之限，离开此地外，只有留在此地，和他硬拼一场，那有什么中庸之道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请教道长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若为着争宿于这座宅院之中，彼此动手拼命，那准免是有些小题大作了，但如咱们就此撤走，那又未免太过示弱于人。贫道之意，咱们不妨依限撤走，但临走之际，萧大侠亦不妨现露一两招绝技，给他们瞧瞧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话倒也不错，炫耀一下之后，依限撤走，双方都可保下面子，倒也不用彼此用出全力拼命了，当下点头说道：“道长，活虽说得不错，但在下却不知如何一个炫耀之法。”

无为道长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执萧人，举步留痕，武功虽然高强，但贫道相信萧大侠也决不会输给他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每一个人，不论才气如何超绝，但亦无法把每一种武功，都练到出神入化之境，必有所长，亦有所短，萧大侠在炫耀武技之时，尽量弃短用长就是。”

萧翎忖道：就目下情势而言，那也只有如此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！”

无为道长回顾了展叶青一眼，道：“你带着随来此地的弟子，先退出这座宅院。”

展叶青心中虽然有些不愿，但他对师兄素来敬重，一言不发，带着随来的武当弟子，退了出去。

孙不邪望了一阵风彭云一眼，道：“你也退出去吧！”

彭云应了一声，缓步走了出去。萧翎望望那端坐在花树下，运气调息的商八，心中暗道：虽是旨在炫耀武技，但亦可能为情势所迫的真正动手，商八伤势甚重，留在此地，只怕有些不妥，万一打起来，无法分神照顾于他，但他此刻正在运气调息，又不便惊动于他，该当如何才是。

孙不邪一看萧翎神色，已猜知他心中为难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兄炫耀武功之时，不用分心他顾，老叫化和无为道长，大概可以保护那商八的安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那就重托两位了。”

顿饭时光，弹指即过，萧翎等也不过刚刚把事情安排好，那西厢中已传出玉萧郎君的声音，道：“时限将届，诸位要作何打算？”

这几句话说的声音不大，但却字字句句，钻入人耳之中，听得清晰异常。

萧翎高声说道：“萧某还有事情请教。”

西厢中传出来玉萧郎君的声音，道：“阁下还有什么事？”

萧翎道，“兄台可否请出室外一晤。”

玉萧郎君道：“在下出口之言一向铁案如山，如若时限届满，诸位仍不肯走，只有死亡一途，萧兄如想说服在下，那是白费心机了。”

萧翎心中大怒，冷冷说道：“我等原本想走，但阁下如此说，在下等恐又要改变主意了。”

玉萧郎君道：“如何一个改变之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就凭那几句话，我等纵然要走，也要一顿饭工夫之后再走。”

玉萧郎君冷笑一声道：“萧翎，我已经对你忍让的太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一生之中，亦从未这般的忍气吞声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还有盞茶工夫，就满了一顿饭的时光。”

萧翎冷哼一声，不再理会玉箫郎君，却转脸望着孙不邪和无为道长说道：“此人如此狂傲，实叫人难以忍受，看来咱们还得留在这里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眼下沈木风气焰极盛，咱们对付沈木风，已有顾此失彼之感，何苦再树大敌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道长说的不错，咱们再让他一步就是。”无为道长目光一掠孙不邪道：“为了息事宁人，咱们早走一步如何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好吧！老叫化老了，早已没了火气。”

萧翎正待招呼商八等离开，突然闻到一声冷笑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你们是自绝而死呢？还是要在下动手？”

孙不邪回目望去，只见玉箫郎君，手提玉箫站在一丈开外，满脸杀气，一个青衣人，站在玉箫郎君身后。

这时，那青衣人，已把脸上的面具取下，露出本来面目，只见他脸色铁青，隐隐闪光，颔下虽未留须，但看上去，却在三十以上的年岁。

萧翎回顾了孙不邪一眼，只见他眉宇间怒容隐现，显然，玉箫郎君的狂傲，激起了这个丐帮名宿的怒意。

萧翎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阁下之意，可是说我等自绝而死吗？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如是在下动手，只怕各位要吃上一番大苦头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阁下可知道一句话吗？”

玉箫郎君：“什么话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丈夫可杀不可辱。”

玉箫郎君冷然一咽，道：“诸位可是宁死，不受辱了。”

萧翎肃然说道：“不过，在下等亦不愿自绝而死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如何一个死法，诸位自然是可以选择了。”

萧翎听他口气，愈来愈大，愈来愈难听，不禁心中火起，暗道：就算咱们非输你不可，那也难以忍下此种之气，今日不论胜败，是非得和你打一场了。

心念一转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不愿自绝，自然是要你动手了。”

玉箫郎君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你们哪一个先死？”

萧翎一挺胸，道：“区区愿先试锐锋。”

玉箫郎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要第一个讨死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是第一个出手，是否会死，就很难说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也许在下偶尔失手，伤了阁下呢？”

玉箫郎君冷冷说道：“人人都说你萧翎狂傲自负，今日一见，果是不差，你既然一定要自行讨死，在下只好成全你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似是一动手，萧翎是必死无疑了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玉箫郎君如此的冷傲怪僻，而不自知，倒要指我萧某人自负狂傲，这人世间的事，有时毫无道理可言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是鹿死谁手，片刻即可分晓，那也不用早先夸口了。”

玉箫郎君突然欺身而上，一箫点向萧翎的前胸，道：“躺下去！”

萧翎已和那青衣铁手人动过了手，心知身为主人的玉箫郎君，武功必将在铁手仆人之上，是以早作戒备，就在玉箫郎君扬手一箫点来之时，萧翎右

手也同时横向箫上拍去，人也横里向旁侧跃去，口里应道：“只怕未必。”

话刚出口，突觉一股暗劲，击中在前胸之上。

萧翎早已暗运罡气护身，这一指虽然来的突然，亦为那护身罡气挡住，幸未受伤，但心中却是大感骇然，暗道：这一股暗劲，不知何时发出，如若是随着那玉箫击来，决不致来的如此快速，倒是难怪他夸口要我躺下了，如是我没有罡气护身，这一击，打中穴道，必将如他所言，躺下不可。

那玉箫郎君眼看暗发的劲力，击中了萧翎的前胸，但萧翎竟是若无其事一般，仍然站着不动，却被一股反弹之力，把暗劲挡住，亦不禁为之骇然，忖道：原来，他竟练有了玄门绝技——至高至上的护身罡气。

两人虽然各自心生惊骇，但彼此间动手相搏招数，并未停下。

但见玉箫郎君手中玉箫一沉，避开了萧翎抓向玉箫的五指，陡然又翻了上来，点向萧翎右脉。

萧翎右腕一挫，收了回来，左手拍出一掌。

一掌发出，招数连绵而出，片刻之间，已然连续攻出一十二掌。

玉箫郎君疾快的向后退了三步，道：“阁下用的是那南逸公的闪电连环掌？”

萧翎停下手，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阁下的见识倒是很广。”

心中却是大感骇然，暗道：这人不但武功高强，而见识亦很渊博。

但闻玉箫郎君说道：“这套掌法，你由何处学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么……歉难奉告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在下相询之意，是想问个明白，是他亲手相授的呢？还是你由那记载的秘籍之上学到的。”

萧翎道：“自然是亲手所授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南逸公还没有死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他人现在何处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他老人家还活在世上就是，现在何处，恕不奉告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哼，你just不说我也能查得出来。”

玉箫一起，点了过来。

萧翎掌势横击，斜斜向玉箫劈了过去。

玉箫郎君暗道：这人狂妄得很，竟以手掌接我玉箫，必得给他些苦头吃吃才行。

念头一转，玉箫疾沉，反向萧翎手上迎去。

但见萧翎五指一握，竟然把玉箫抓在手中。

玉箫郎君心中暗自怒道：你这是自我苦吃了，怪不得我。

当下暗中运气，一转玉箫。

原来玉箫郎君手中玉箫有着甚多极小尖厉的石尖，以那玉箫郎君深厚的内功，运气转箫，很少有人能不为那石尖所伤。

但萧翎却仍然紧握着玉箫，不但毫无伤损，而且更加握的紧了一些。

玉箫郎君一皱眉头道：“阁下武功，果然高强的很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松开我手中玉箫！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彼此为敌，怎能要我放开你手中玉箫，想是这玉箫名贵，怕它损伤了。心中念转，手却依言放开。

玉箫郎君似是未料到，自己这一喝，萧翎竟然放手松开了玉箫，当下后退了三步，冷冷说道：“萧兄倒是很听兄弟的话。”

突然扬起手中玉箫一抖，月光下，只见无数细如牛毛的寒芒，由那玉箫孔中，分飞而出。

原来这看去十分古雅的玉箫，竟然是内有机簧、暗藏毒针。

萧翎望了那玉箫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原来阁下这玉箫，还能发射如此恶毒的暗器，当真是叫我萧翎又大大的开一次眼界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如非阁下很听在下之言，只怕早已伤在那毒针之下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那箫里藏毒针的方法，虽然奇妙恶毒，叫人防不胜防，但未必就能伤到我萧翎。”

玉箫郎君不知萧翎手上戴有千年蛟皮手套，刀剑难入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箫中机簧十分强硬，你纵有罡气相护，也无法阻挡那尖细的毒针刺入。”

萧翎心道：他要我松了玉箫，原是一片好意，那也不用和他论辩了，当下不再言语。

但听玉箫郎君接道：“我已手下留情，阁下还不肯知难而退吗？”

萧翎暗道：我如果答应退走，此人必将大施毒手，造成一番杀劫，无论如何必得想个法子，把这玉箫郎君制服不可……

萧翎缓缓拔出背上的长剑，道：“阁下玉箫招数，定然十分精妙，在下倒希望再领教阁下几招精绝箫法。”

玉箫郎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萧翎，你可知道在下为什么处处对你手下留情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不知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为了一个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人？和在下有何关连？”

玉箫郎君脸上杀气直透眉宇，冷冷说道：“我生平之中，从未对任何一个人，有过如此的忍耐，对你萧翎，可算是例外的例外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接道：“阁下不用有所顾虑，我萧翎就是萧翎，和任何人都无关连，你只管放手施为。”

玉箫郎君双目神光一闪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要迫我出手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并无逼迫阁下出手之意，但也不用阁下对我手下留情，咱们各凭武功，以决胜负就是。”

玉箫郎君向天打个哈哈道：“好！小心了。”陡然一箫，点了过去。

萧翎口中虽然说得轻松，但他内心之中，却是丝毫不敢有轻视对方之心，一吸气，陡然间，向后退了三尺。

玉箫郎君冷笑一声，玉箫挥动，连攻三箫。

虽只攻出三箫，但却幻起了漫天箫影，分从四面八方袭来。孙不邪回顾了无为道长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此人招数奇异，老叫化生平仅见。”

无为道长神色严肃，道：“这是一场胜负难测的凶险之战……”

他似是言未尽意，但却突然住口。

## 第九回 往事不堪回首

萧翎被那幻起的漫天箫影，迫得又连连向后退步，才算把一轮急攻避开。

玉箫郎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能避开我这狂风三箫，倒是难得的很。”

口中说话，手中玉箫的攻势，却是未稍缓慢，一招快过一招，把萧翎圈入一片箫影之中。

萧翎自出道以来、从未遇上过今日的险恶之战，玉箫郎君的攻势，快速无比，快的竟使萧翎没有还手之力。

转眼间，两人已搏斗十几回合，萧翎一直被逼得团团乱转，无能还手。

孙不邪只看得心头大为焦急，低声对无为道长说道：“道长，我瞧情势有些不对，他一直处在挨打形势之中，如何能够久撑下去，老叫化想去助一臂之力如何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老前辈请安下心来，萧大侠处境有惊无险，此人萧招的奇奥怪异，贫道亦是初次见到，咱们出手助他，恐怕分散了他的心神，不如再候一会瞧瞧情势，再作决定。”

他虽然出言安抚孙不邪、但自己心中，却是震惊不已。

萧翎在无力反击的恶斗中，一直受到那玉箫郎君的玉箫所困、始终无法还手。

又过了一杯热茶工夫左右，萧翎仍是被困在一场险恶的搏斗之中。

玉箫郎君手中的箫招虽然厉害，但他却无法击落萧翎的长剑。

突然间，听得萧翎大喝一声，长剑由那重重的箫影中，攻了出来。

但闻一阵脆鸣之声，长剑玉箫，连连相接。

萧翎好不容易，找出这么一个破绽，借势脱出那重重的箫影，岂肯随便放过，长剑连出三记绝招，闪起一片剑芒，反击过去。

刹那间，剑花箫影，打的激烈绝伦。

无为道长长出一口气，叹道：“原来他并未迷失在那箫影之下……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的确凶险，比适才尤有过之。”

这时，那站在玉箫郎君身后的铁手人，也看的悚然动容，双目圆睁，望着两人动手的情形，显然，那玉箫郎君，也是用了全力。

只见两人的恶斗，愈来愈是激烈，玉箫长剑，各极奇幻。

无为道长回顾了孙不邪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怎生想个法子，不要让他们再打下去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此刻喝止，只怕他们不肯停手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再打下去，只怕是要闹出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。”

孙不邪仔细看去，只见萧翎的脸上，隐隐现出了汗水，显然是已经用出了全力，再看玉箫郎君，眉宇间也流出了汗珠儿。

突然间，听得一声娇呼传了过来，道：“住手！”

玉箫郎君疾攻三箫，一挡萧翎长剑，疾退五步。

萧翎出道以来，也是第一次遇上了真正敌手，这一架，打的凶险百出，也使他对那玉箫郎君，生出了无限敬佩。

是以，玉箫郎君收箫而退之后，萧翎亦未追击。

转脸望去，只见一个头梳双辫、身着青色长裤、短衫，腰系黄色丝带、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，背插宝剑，满脸肃然的站在大门之内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这丫头不是昨夜见到的那位姑娘吗？她是小钗姊姊的贴身丫头，只怕是奉了小钗姊姊之命而来。

只见那冷傲孤僻、气焰不可一世的玉箫郎君、回头望了那姑娘一眼、一抱拳道：“素文姑娘，别来无恙。”

那青衣少女一对圆圆大眼睛四下转动，打量了场中群豪一眼，欠身说道：“小婢怎敢当玉箫郎君一礼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姑娘此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说话时，神情十分紧张。

素文道：“我来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什么事？可是那岳姑娘……”

素文接道：“不错，姑娘要我来告诉相公，今夜之约，她不想来了。”

玉箫郎君脸色大变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素文道：“为什么？我就知道了……”目光转到了萧翎脸上，接道：“萧相公，又不认识小婢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见过一面之人，在下就不会……”

素文道：“不是，咱们是见过两面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一次姑娘身着男装，自然是不能算了。”

素文微微一笑，目光转到玉箫郎君的脸上，道：“姑娘说，相公不用在此地等她了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今日不见，何日再见？”

素文道：“姑娘说，她如想和你见面时，随时会派人找你。”

玉箫郎君脸色忽青忽白，显然，内心中有着无比的激动，沉吟了一阵，突然一跺脚，举手对那铁手人一招，道：“咱们走啦！”

一纵身，人已登上屋面，越屋而去。

那铁手人紧随身后，跃上屋面，两人去如飘风，眨眼间，消失不见。

素文目注两人去远，缓步行到萧翎身侧，道：“萧相公，你想见我家姑娘吗？”

萧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如是你家姑娘很忙，见不见，都不要紧。”

素文一扬柳眉儿，道：“昨天夜里，你还求我帮忙，要见我家姑娘一面，此刻，难道是已改了心意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，如是那岳姑娘能见我，在下自当赴约。”

素文道：“不用赴约了，我带你去见她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方便吗？”

素文道：“如果不方便，或是未得小姐允准，小婢有多大胆子，敢带你去见她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求，想问姑娘两句话。”

素文道：“好，你说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那岳姑娘昨宵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今日又差姑娘约我相晤，这其中有何内情？”

素文凝目思索了一阵，道：“说有内情，别说小婢还不太清楚，纵然是知道，也不能说给你萧相公听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你可知道，现在那岳姑娘又找我去，为了什么？”

素文道：“为了什么？”

突然放低了声音，说道：“岳姑娘和你萧相公，何亲何故，小婢是一点不知，只知她为了你，用了不少心机，我们两姊妹疲于奔命，南海五凶的事，

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，她好像不想让你知道，她在暗中帮助你……”

言未尽意，却突然止口不言。

萧翎等了片刻，不见那素文再接下去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姑娘说完了吗？”

素文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为什么不说了？”

素文摇头道：“小婢不能说，也不敢说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妨事，在下只是听听。”

素文长长吁一口气道：“小婢讲话已经太多了，相公不用再问了。”

萧翎回顾了孙不邪一眼，问道：“请教姑娘，在下这几位朋友，可否能一同去呢？”

素文道：“小婢来时，姑娘并未吩咐什么，不过就小婢所知，姑娘一向不愿和生人相见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萧兄不用为难，我等在此等候就是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那岳姑娘现在何处？”

素文道：“就在这附近不远处。”

萧翎回头对孙不邪等抱拳一揖，道：“诸位请在此稍候，在下去去就来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兄弟请便。”

素文转过身去道：“咱们可以走了。”

当先举步向前行去。

萧翎紧随在素文身后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出了那高大的宅院，素文回头说道：“咱们走快一些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尽管施展，在下自信还追得上。”

素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小婢已经见识过萧相公的武功，那确实高明得很，小婢并无和萧相公较量轻功之意。”

萧翎想她数番隐身在暗中相助之事，不自禁脸上一热。

素文似是已瞧出了萧翎尴尬之状，突然放腿奔去，口中喝道：“小婢带路了。”

此女轻功极佳，萧翎一怔神间，那素文已经奔出四五丈远，急急一提真气，放腿向前追去。

两人各逞轻功，放腿疾奔，片刻间已奔出十几里路。

萧翎全力追赶，已然追上了一丈左右，却不料素文突然停下脚步，萧翎不及防，几乎撞到了素文的身上。

仓促间一吸真气，收住了急冲之势。

素文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相公轻功果然高强。”

萧翎缓缓吐口气，道：“怎么不走了？”

素文手指着数丈外绿荫深处，一座隐现的茅舍，道：“到了，就在那茅舍之中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然行近茅舍。

素文举手在篱门上拍了两掌。

但闻篱门呀然，一个全身红衣、背插长剑的俏丽少女，当门而立。

素文低声问道：“姑娘在吗？”

那红衣少女打量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姑娘在，萧相公请进去吧！”

萧翎微微一怔，暗道：这丫头怎知我姓萧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缓步走了进去。

只见室中布设极为简单，一张木桌，和四张竹椅之外，别无他物。

靠左面一面淡蓝的粗布垂帘和一堵单墙，把茅舍分成了内外两间。

那素文留在茅屋外面未进来，那红衣少女，却紧随萧翎身后而入，低声说道：“相公，我去禀告姑娘一声。”

只听那垂帘之内，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道：“你退出去。”

布帘启动，缓步走出来一个玄色劲装的少女。

那红衣婢女欠身应了一声，悄然退出室外。

萧翎双目投注到玄衣少女身上，果然是一别五年有余的岳小钗，只是此刻的风韵，更为动人一些。

岳小钗眉宇间，流现出一片忧郁，但却强展欢颜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瞧什么？难道已不认识姊姊了吗？”

萧翎恭恭敬敬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数年来，姊姊的音容笑貌，一直萦绕小弟心怀，岂有不认识的道理。”

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却是变的多了，如是我陡然见你，姊妹当真是无法认出。”

萧翎道，“我变的强壮了……”

岳小钗接道：“也长大了，分手之时，你还是一个瘦弱多病的小孩子，现在，却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了，唉！五年时光，不算短，也不算长，但却是有太多的变化。”

萧翎只见她言词中，若有着无限的感伤，心中大为奇怪，暗道：岳姊姊一向是豪放坚强，怎的此刻却是这般的多愁善感。抬头看去，只见她一对明亮的眼睛中、闪动着濡濡泪光、心头更是骇然，急急问道：“姐姐你怎么了？”

岳小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很好啊！咱们多年不见，今天该好好谈谈才是。”

萧翎想到她悲惨的际遇、经历的痛苦，亦不禁有些黯然神伤，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姐姐，这些年来，你受了很多的苦，是吗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姊姊从小闯荡江湖，吃些苦也算不得什么，倒是你娇生惯养，在父母余荫之下长大，那些苦难的日子，不知你如何度过。”

萧翎道：“虽然吃点苦头，但是都已过去，现在我不是很好吗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你长大了很多，和昔年简直是两个人，如今你已杨名武林，誉满江湖，那些苦总算是没有白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得有今日，全是姊姊相助之力……”

岳小钗道：“姊姊没有好好照顾你，使你流落江湖吃苦，想起来姊姊就不安的很。”

萧翎道：“往事已成过去，姊姊不用引咎了。”

岳小钗指着萧翎身旁竹椅，说道：“坐下来，咱们好好谈谈。”

萧翎依言坐了下去，道：“姊姊也请坐吧！”

岳小钗微微颌首，坐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告诉我这几年你的经历。”

萧翎把几年来自己的遭遇、经过，去繁从简，说了一遍。

岳小钗很仔细的听了一遍，道：“你一人得三位老前辈倾囊相授武功，也算得大大的造化了。”

萧翎忽然想起了昨夜之事，说道：“姊姊、小弟心有一件不解之疑，问了出来，还望姊姊不要生气才好。”岳小钗道“可是因为我昨夜不肯见你的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正是此事，小弟实是想不通何以姊姊竟不肯和我相见呢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过去的事，不用提它了，现在咱们不是相对而坐了吗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些日子，姊姊一向在暗中帮助于我，小弟心中是感激不尽……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要讲这些了，这些说起来，岂不是太见外了吗？”

萧翎在这阵谈话的时间中，一直留心着那岳小钗的神情，果然发觉她，虽然在说话之中，却无法掩住那眉宇间重重忧苦，当下说道：“姊姊，你好像有着很多的心事，是吗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唉！心事只有一件，但却是剪不断、理还乱，竟使我莫所适从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心事呢？不知可否告诉小弟。”岳小钗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姊姊当真是不知从何开口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什么事如此严重？”

岳小钗一时明亮的双目，盯注在萧翎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弟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和昔年儿时的情景，已然大不相同了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是啊！小弟出道江湖、时日虽然不长，但却经历了无数的奸诈风险，唉！这数月江湖上的生活，有如过了十年一般，自信长了很多的见识，姊姊有什么心事，说给小弟听听，也许小弟可以为姊姊分忧解愁。”

岳小钗神情肃然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认识一位百里姑娘，是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她就是北天尊者之女，名叫百里冰……”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她对小弟有过数番相助之情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你可要报答她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岂是忘恩负义的人，自然是要报答她了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兄弟，我还想问你一件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但得小弟知晓，自然要倾尽所知，奉告姊姊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一个人如若受了人家的救命之恩，那应该如何报答？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么！很难说了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看他救人的动机何在，如若是出乎真心，别无所期，这恩情自然是其重如山，其深如海了。”

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人之初行，完全是出乎于心，可是以后却变的有所企图，那又该当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只要他不是大奸巨恶，受人之恩，应该报答才是。”

岳小钗双目中奇光闪动，打量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不论他要些什么，都应该答应他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只要他不是为害人间，都应该……”

忽然间，心有所感，住口不言。

岳小钗道：“为什么不说了？”

萧翎沉吟一阵，道：“姊姊，你有很多话，似都是有感而发。”

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，欲言又止。

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，接道：“小弟想到了一件事，说错了，姊姊不要生气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突听素文尖叫道：“不行，姑娘在和客人说话，如何能让你进去！”

但闻砰的一声大震，两扇木门，被人一脚踢开，玉箫郎君手提玉箫，当门而立。

萧翎抬头望去，只见玉箫郎君的脸色白里泛青，双目中直似要喷出火来，紧紧盯注萧翎的脸上瞧了好一会，缓缓转到岳小钗的脸上，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岳姑娘取消了在下之约，就是为了要和萧翎见面吗？”

萧翎看到他激愤的神色，心中既奇怪，又不安，忖道：这玉箫郎君武功高强，如是陡然出手施袭，激愤中必将是追魂夺命，凌厉无比。急急提聚真气，暗作戒备。

岳小钗初见玉箫郎君，亦是大为吃惊，但不过一瞬之间，又恢复了镇静之容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是又怎样？”

萧翎知道玉箫郎君脾气躁急异常，岳小钗这等冷漠神态对他，说不定立时激起他的怒火，不觉行前一步，挡在了岳小钗的身前。

哪知事情完全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，玉箫郎君不但未立时出手，反而怒火全熄，缓步行了进来，淡淡一笑道：“惊扰你的谈兴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妨事。”

玉箫郎君也不用两人让坐，伸手牵过一把木椅，坐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适才在大宅之中，兄弟多有冒犯，还望萧兄多多原宥。”

萧翎心中大奇，暗道：这位冷傲之人怎的忽然对我这般客气起来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连连应道：“言重了，言重了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萧兄几位贵友，都还在大宅院中等候吗？”

此人无话找话，尽谈些不着边际的事，萧翎又不能不答，只好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岳姑娘不愿见生人，如是你那贵友，全都追来，岂不是打扰了岳姑娘吗？”

萧翎想了一想，暗道：这话倒也不错，孙不邪和无为道长，在武林之中，身份甚高，如追踪至此，岳姊姊如不招呼他们，岂不是开罪他们吗？当下说道：“当该如何才是？”

玉箫郎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萧兄去和他们招呼一声，别要他们追来就是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去招呼他们一声也好，举步向室外行去。

只见素文站在窗外，以目示意，不要他离开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行到门口，突然又停了下来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岳小钗站在一侧微垂螭首，愁锁柳眉，心中似有着无限忧苦，心中奇道：岳姊姊好像不喜见玉箫郎君，又似是有些畏惧玉箫郎君，看来，这其间只怕别有内情。

心中念转，人又走了回来。

玉箫郎君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怎么下走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一直没有说要走啊！”

玉箫郎君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他们如果追来此地，那将如何是好？”

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，道：“不敢有劳阁下费心。”

玉箫郎君突然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萧翎！你当真想和张某人作对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没有啊？我为问要和你作对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你如不愿和我作对，那就快离开此地。”

萧翎越听越觉奇怪，心中忖道：不知岳姊姊为何会对这个玉箫郎君，生有畏惧之情，难道岳姊姊受了他什么暗算，随时都可被他置于死地，故而不

敢反抗于他……果真如此，我是定得留此，保护岳姊姊了……

他只管用心推想，忘记了玉箫郎君的问话。

玉箫郎君不闻萧翎回答之言，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萧翎，你如真想和我为难，今日只有一途可循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哪一途？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咱们各凭武功，以决生死。”

萧翎偷眼向岳小钗瞧去，只见她一双星目之中，隐隐含着泪水，脸上是一片茫然无主的神色，显然是心中正有着无法告人的痛苦。

但闻玉箫郎君说道：“萧翎，你如不敢和我决一死战，那就尽快离开此地，从今之后，不能再和岳小钗姑娘相见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人武功高强，如是各出全力相搏，鹿死谁手，实难预料，目下江湖上大乱正殷，我萧翎要留下这有用的生命，为武林同道谋命。此人孤傲不群，却无恶迹，让他一步，又有何防？当下说道：“阁下武功高强，萧翎自知不敌，何况，彼此无怨无仇，为什么一定要动手相拼呢？”

玉箫郎君接道：“你如不愿和我动手，只要答允我从今之后，不再和岳小钗姑娘见面。”

萧翎剑眉一耸，道：“阁下逼人过甚了，岳姊姊和萧翎……”玉箫郎君怒声喝道：“住口！”

萧翎再难忍耐，也厉声以对，道：“阁下傲气凌人，目空四海，需知我萧翎是真心相让，并非是怕你。”

玉箫郎君突然一振手中玉箫，道：“这茅舍之后，有一片空旷的草地，咱们此番动手，定当不死不休。”

萧翎怒道：“阁下再三相逼，我萧翎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好！咱们走吧！”

当先向外行去。

萧翎回头看去，只见岳小钗仍茫然而坐，似是正在思索着一件十分重大的事，对眼下发生的事情，似是浑如不觉。

萧翎暗暗地叹息一声，忖道：岳姊姊和玉箫郎君之间，似乎是有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……

心中念转，人却随着玉箫郎君走了出去。

素文呆呆的望着两人，似是想出言阻止萧翎，但却终于忍了下去。

萧翎紧随在玉箫郎君的身后，到茅舍后面，果然见一片宽阔的草地。

玉箫郎君手横玉箫，站在这场中。

萧翎不自觉的伸手摸了摸剑把，缓步行了过去。

玉箫郎君一振手中玉箫，道：“阁下亮剑吧！咱们这一战，非同于平常的比武，尽管施下毒手，不分生死，不许停手。”

萧翎神色肃然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既然划出道儿，在下一定奉陪，不过，在未动手前，在下心有几处不明之处，很想问个明白出来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你说吧！不过要简略扼要，我不想拖延太久时间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彼此无仇无怨，为什么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？”

玉箫郎君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在下原无和你势不两立之心，不过，此刻情势不同了，你萧翎一日不死，在下就有寝难安枕，食不知味的感觉。”

萧翎道：“萧某也隐隐觉得阁下对我，似乎是积恨甚深，这就使在下不解了，何以阁下对我如此深恨？”

玉箫郎君冷冷说道：“难道你当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好像是为了岳姑娘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不错，正是为了岳小钗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岳姊姊和我五年前就相识，情若兄弟……”

玉箫郎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就是你和她情意太深，所以，我非得杀你不可。”

萧翎点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话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阁下只怕是误会了。”

玉箫郎君冷然说道：“不用多费唇舌，亮出兵刃吧！”玉箫一起，“金龙探爪”，直向萧翎前胸点了过来。

萧翎右手一抬，快速绝伦的拔出长剑，封住玉箫，道：“只为了我和岳小钗姑娘相识，阁下就不容我萧翎活在世上，这等霸道的事，倒是少闻少见。”

玉箫郎君不答萧翎之言，玉箫挥动，连攻八箫。

这八箫攻势猛恶至极，幻起了一片箫影而下。

萧翎心中大怒，暗道：这人如此的不可理喻，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，看来难以使他停手了，全神运剑，封开八箫之后，还击八剑。

八箫来，八剑去，箫剑相触，响起了一片脆鸣之声。

玉箫郎君挡开了萧翎八剑之后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人无怪在极短的时日之中，杨名于江湖之上，果然有着非常的本领，今日如想取他之命，非施下杀手不可了。

心念一转疾退五尺，缓缓举起手中玉箫，道：“萧翎，我这玉箫之中，藏有见血封喉的绝毒暗器，而且可从每一个箫孔之中，发射出来，你要小心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急欲求胜，已到不择手段之境，定然是想施展暗器了。想到他这玉箫发射暗器之奇，之毒，亦不禁有些骇然，当下吸一口气，道：“阁下既是非得和萧某拼个生死出来不可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，阁下有什么惊人之技，尽管施展出来就是。”

口中说话，左手却探入怀中，迅速的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，右手执剑，蓄势待敌。

玉箫郎君缓缓举起手中玉箫，双目神光，逼注在萧翎脸上。

双方各自运气，力贯兵刃，立时间，即将展开石破天惊的一搏。

两人的神色，都显得十分庄严凝重，显然，两人心中都没有制胜的把握。

突然间，人影闪动，挟风而至，一身玄装的岳小钗，已然站在两人之间。

这时萧翎和玉箫郎君，都已经提聚了十成功力，准备作孤注一掷的拼斗。

两人交手数招之后，都已经明白遇上了劲敌，两人都知道这全力一搏中，必然要有一人受伤，也许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，但又势成骑虎，欲罢不能。

岳小钗及时而至，阻止了两人的搏斗。

玉箫郎君缓缓垂下手中的玉箫，说道：“姑娘不觉得我们两人之中，应该死去一个吗？”

岳小钗星目中满蕴泪光，柔和地说道：“何苦呢？你们本来无怨无仇啊！”

玉箫郎君眉宇间闪掠过一抹坚毅的神色，缓缓说道：“只因为这世间，容不下我们两人，因此，在我们之中，必该有一个死亡才是。”

他说话时神情平静，但语气却是坚定无比。

萧翎满脸迷惘的望了玉箫郎君一眼，惑然说道：“天地辽阔，河山绵长，

为什么不容我们两个并存人间？”

玉箫郎君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萧翎，你是当真的不知呢？还是在有意的装糊涂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实在想不出，咱们何以不能并存于世。”

岳小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小妹身受张兄之恩，必有一报，但此事和我萧兄弟毫无关系，你不用迁怒于他了。”

玉箫郎君脸色一变，道：“依姑娘之见呢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尚望张兄能够宽限小妹一点期限……”

玉箫郎君接道：“好！你要多少时间，才能决定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一年时光如何？”

玉箫郎君摇摇头道：“太长了，在下难有如此耐性。”

岳小钗柳眉耸扬缓缓说道：“张兄之意？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至多不能超过三个月！”

岳小钗沉吟下一阵，道：“三个月……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不错，三个月在姑娘感觉中，也许是弹指即过，可是在下感觉中，却有着度日如年之感。”

岳小钗望了满脸迷惘、茫然的萧翎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好吧！就是三个月，不过，我也有一件事奉求。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但得力所能及，在下是无不答允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在三月之内，小妹不愿再听到幽幽箫声，也不愿张兄经常在我左近出现。”

玉箫郎君惨然一笑，道：“好！我答应你，但不知三月限满，咱们在何处相见？”岳小钗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三月期满，咱们在衡山魂崖底相见！”

玉箫郎君惨笑两声，道：“古往今来，从无一人下过断魂崖，姑娘相约在断魂崖底相见，倒是隐秘的很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你如害怕，咱们就不用见了！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姑娘放心，在下自会先姑娘而到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约期已定，你可以走了吧！”

玉箫郎君道：“好！在下就此别过。”转身而去，眨眼间，消失在夜色之中不见。

萧翎只觉重重疑问，盘旋脑际，呆呆的站在当地。

岳小钗目注那玉箫郎君去远，幽幽说道：“萧兄弟，可知那一夜，我为什么不肯见你吗？”

萧翎心中似是有些明白，但仔细想去，却又有些茫然不解，当下说道：“小弟有些知道，但仔细想去，又有些不明白了。”

岳小钗本是愁锁眉梢，听得萧翎这几句活，忍不住嗤的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这一年来，姊姊终日生活在愁苦之中，唉！久而久之，倒也习惯了。”

萧翎更是茫然，说道：“姊姊有事，吩咐小弟一声就是，那也不必愁苦啊……”忽然想到，岳小钗数度暗中相助之事，如论到武功智谋，岳小钗只怕比自己强过甚多，她既然无能解决的事，自己如何能够助她，不禁脸上一热，住口不言。

但闻岳小钗黯然说道：“此事看来简单，说来却十分复杂，我今日请你来此，早已想了很久，与其让事情拖下去，还不如早些告诉你好！唉！世上有很多事，不是凭仗武功能解决的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地不是谈话所在，咱们回到茅舍中去吧！那玉箫郎君一向言而有信，他既然答应，三月之内不来惊扰，定然不会失信，姐姐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还有善后之事也要拜托兄弟你了。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善后之事……”

岳小钗接道：“咱们到务中再谈吧！”转身向前行去。

素文替两人送上两杯香茗之后，悄然退了出去。

萧翎迫不及待地说道：“姊姊，刚才你那句善后之事，是何用心？”

岳小钗似是已经镇静了下来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用紧张，姊姊要你来就是要仔细的说给你听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此刻满腹疑惑、茫然，姊姊快些说吧！”

岳小钗沉吟了一阵、道：“中州二贾想来已经告诉你了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不错，他们把姊姊囚禁在一座密室之中，被姊姊逃了去，为了此事，他们一直心下难安。”

岳小钗淡淡一笑接道：“不用替他们求情，我如要杀中州二贾，就算他们有十条命，也难再活在世上了，我本无记恨他们之心，他们认你作了龙头大哥之后，这笔小小的怨恨，早已在我的心中一笔勾去了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姊姊纵然大量包容，不再怪罪他们，但小弟也要他们到姊姊面前来负荆请罪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用了，他们并不是很坏的人……”

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那时姊姊的武功，自顾不暇，自然无能再顾到兄弟你了。唉！我带你离家出走，使你这宦门公子，卷入江湖的恩怨之中，午夜梦回，捫心自问，心中这一份不安，定非你能了然。”

萧翎笑道：“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如不是姊姊带我离家，小弟岂有今日这点成就，何况，当时是我缠住姊姊不放，要随姊姊离家，姊姊何咎之有，小弟此刻，急欲知道的，是关于姊姊的事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姊姊被中州二贾关入那座密室之后，不久就被人救了出来……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接道：“可是那玉箫郎君救了你？”

岳小钗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其人武功绝世，只是生性孤傲，目空四海，眼中无人，唯独对我，爱护有加，一往情深……”

萧翎自言自语地接道：“我有些明白了。”

岳小钗凄凉一笑，继续说道：“他救了姊姊之后，带我去洗心茅舍……”

萧翎突然想到岳云姑的尸体，五年前一幕旧事，突然间展现脑际：那衡山脚下，修竹丛中的洗心茅舍，那骨瘦如柴，冷漠不近人情的自发老妪，岳小钗孤身一人，拒挡强敌的恶斗……当下说道：“云姨的尸体，还在那洗心茅舍之中，姊姊可曾见到吗？”

岳小钗点点头，道：敌人情深，那洗心茅舍主人，虽然当初只允我等候七日，但我却过了期限甚久，原想七日限满之后，以她冷僻的性格，再也不会照顾家母的尸体，哪知她竟照顾的十分周到，家母尸体丝毫无损。”

萧翎想到昔年云姨对自己呵护惜爱，情意如海，想不到短短数月相处，一别竟成永诀，不禁黯然流下泪来，说道：“云姨的尸体现在何处？小弟该去拜奠一番才是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我和玉箫郎君，赶去洗心茅舍，见家母遗体完好如初，才放下心来，本想遵照家母遗书，把她尸体送往沉燕谷，但却为洗心茅舍主人

所阻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现在呢？云姨尸体存放何处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仍在洗心茅舍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姊姊，为什么不把云姨尸体安葬起来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那时姊姊处境仍危，天下武林人物，仍在追捕于我，随时会遇上强敌动手，担心损伤到家母尸体，那洗心茅舍主人，既然无心逼我搬迁，也乐得留在那里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姊姊又被几批江湖人物发觉追踪，但都为玉箫郎君所伤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玉箫郎君对姊姊很好了。”

岳小钗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平心而论，他对我呵护爱惜，无微不至，姊姊得他数度相救，如非有他保护，今日只怕难再见到萧兄弟了。”

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缓缓垂下头去。

岳小钗接道：“那玉箫郎君发觉姊姊武功不高，在江湖之上走动，随时有性命之危，就带姊姊去求见一位息隐多年的老前辈，费尽了心机，苦求数日，才得到了那位老前辈的答允，把我收留门下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这就奇怪了，玉箫郎君那时武功强过姊姊甚多，为什么不肯自行传授姊姊的武功，却要跑去求人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因他的武功路数，和我所学不同，学起来事倍功半，纵有所成，也有限度，他为我筹算，才去求那位老前辈收留于我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姊姊此刻的武功，似是尤在那玉箫郎君之上，想来传授姊姊武功的那位高人，定然是超凡入圣的人物了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这个，恕姊姊不能告诉你了。”

萧翎奇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那人收留姊姊之时，曾经约法三章，第一是她只能传我武功，但却不准正式拜师，也不承认我是她门下弟子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人很怪，第二件又是何约法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第二件是不许我说姓名、住址。第三件是我不能把她传授于我的几种绝技，转授给别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江湖之上，各大门派，都望他本门武功，发扬光大，吸收人才，传授绝技，那人不肯让姊姊把她的绝技传诸后人，当真使人费解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姊姊在初学之时，也是作此想法，但后来才知道不能怪她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为了何故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因为有几种武功，手法太过恶毒，不能流传于世，如是艺传非人，流害极大，因此，那位老前辈才决心绝传于世，不愿它流毒于武林之中。”

萧翎想到岳小钗惩治南海五凶的金针定脑手法，果是恶毒无比，从未听闻，心中暗道：人心多变，那位老前辈的顾虑，倒也是不能算错。当下说道：“如若那位老前辈能够用番心思，把那些太恶毒的手法废去，余下一些……”

岳小钗接道：“每一门的武功，都有它特殊之处，如是去其精奇，还有什么流传的价值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姊姊说的是。”

岳小钗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我在那里留庄了四年不到，日夜苦求进境，幸有小成之际，那位老前辈突然逼我离开，不准我再留住那里。”

萧翎奇道：“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至今仍然是一个隐秘，姊姊想了数日夜，用尽心机，也是猜它不透……”

举手理一下垂鬟秀发，接道：“姊姊重入江湖，第一件事，就是打听你的下落，得知你落江而死，心中痛苦万分，找到了你落江之处，设灵奠拜，痛哭三日夜，流尽血泪，如非想到，要替母亲和你报仇，只怕早已投江而死……”

萧翎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姊姊如此情意，真使小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。”

岳小钗接道：“半年之后，突然又听你出现江湖的消息，姊姊惊喜若狂，天涯追踪，哪知竟然是蓝玉棠假冒兄弟之名，一腔狂喜，又变得昙花一现……”

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我见那假冒你名的蓝玉棠，心中十分气怒，曾经狠狠教训了他一顿，却不料因此又招来一些麻烦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那蓝玉棠为姊姊……”

他本想说，可是那蓝玉棠为姊姊的容色所述，苦苦追求于你，但下面之言，难于出口，只好住口不言。

只听岳小钗接着说道：“姊姊稍微平静的心情，又激起了一阵波澜，既觉愧对母亲遗言，又觉难向你那父母交代，心中痛恨、愧疚，实非言语能够形容，那夜，我独自宿住在一座荒庙之中，悲痛过来，耳目也失去了灵敏，竟然依在壁上睡去，醒来时，发觉已为人点了穴道……”

萧翎怒道：“什么人敢对姐姐如此无礼？”

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，看他激愤之情，形诸神色之间，好像亲眼看到了自己被人捆起一般，当下接道：“百花山庄中人，两个獐头鼠目的小喽罗，他们见我醒来，竟然敢出言戏污，姐姐心中虽然急怒无比，但因穴道被点，一时竟是无能反抗，只好闭目不理他们……”突然垂下凤目，住口不言。

萧翎正听得心中忧急，问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岳小钗缓缓说道：“以后，两人竟然对我无礼，当时情形，姊姊求生难得，求死不能，但那玉箫郎君却及时赶到，出手击毙两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玉箫郎君，又救了姐姐一次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错，正因他数番救了我，又带我投入名师之门，学得绝技，对我可算得仁至义尽，恩如山高……”

她突然住口不言，抬起双目，在萧翎的脸上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懂了很多的事，姊姊也不用对你保留，我要有一句，说一句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弟洗耳恭听。”

岳小钗仍然犹豫了一阵，接道：“玉箫郎君救了我之后，又发觉我心中忧苦甚重，怕我再遇危险，不肯离开我，陪我遨游名山胜水，他一支玉箫，早已吹得出神入化，姊姊我从小，就得母亲授与弹琴之技，后来，投入那位隐名老前辈的门下，又得她指点弹琴之术……”

一顿语声，回顾了萧翎一眼，接道：“那时，玉箫郎君，对我虽然体贴入微，但他一直是发于情，止于礼，视我如手足妹妹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终日陪姊姊游山玩水，吹奏玉箫，为姊姊解闷，又无其他用心，也算得一位君子人物了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兄弟，你可记得一句名言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名言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日久情生，那玉箫郎君，终日里陪着我游山玩水，姊姊不觉之间，亦对他生出情愫，只是当时未曾想到罢了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欲言又止。

岳小钗接道：“在一个月华似水的晚上，玉箫郎君带我在九华山顶赏月，他早已知晓，姊姊弹琴之技，不知何时，竟为我备了一张瑶琴，他对月吹箫，意兴豪放，大有傲视九州，惟我独尊之概；姊姊技痒，不自觉的取过瑶琴，弹奏起来，琴箫和奏，引动了百鸟夜鸣。”

萧翎道：“看来那玉箫郎君颇有心机，他为姊姊备了瑶琴，却从不求姊姊弹给他听，用玉箫勾引起姊姊的雅兴、使姊姊情难自禁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唉！你当真是长大多了，知道了很多事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不知何时，那玉箫郎君的箫声，突然折转，缕缕柔情，由那箫声之中扬起，情如小桥流水，烟村人家，姊姊在他箫声导引之下，琴音也为之一变，浑然忘我，浸沉在一片似水柔情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诗情画意，阳春白雪，那境界的确是动人的很。”

## 第十回 幽幽情怀向谁诉

岳小钗道：“以后……”以后了半天，竟是接不下去。

萧翎道：“以后怎么了？”

岳小钗一咬牙，接道：“以后吗？那琴音、箫声，不知何时停下，姊姊清醒时，发觉喂依在玉箫郎君的怀中而坐。”

萧翎突觉一股莫名的感伤，直泛心头，头重脚轻，几乎一交栽倒。

他举手轻轻在脑袋上拍了一掌。

岳小钗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了？”

萧翎一提气道：“我很好啊！那玉箫郎君可曾……”

岳小钗道：“他握着姊姊的手，求姊姊答允，终身和他为侣，他自豪的说道，普天之下，只有他玉箫郎君一人，才配娶姊姊为妻，也只有姊姊一人，才配嫁给他玉箫郎君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口气很大，姊姊可曾答应了他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好像是答应了，不过，我曾经提了两个条件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第一件，我要他助我复仇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答应了没有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自然是答应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第二件呢？”

岳小钗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这第二件吗？我要他等三年，如若三年中，仍然没有兄弟你的消息，姊姊即将在玉箫郎君相助之下，仗剑复仇报了大仇之后，再答允他的婚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现在呢？我还好好的活在世上啊！”

岳小钗道：“只怪姊姊当时少说了两句，如今很难辩说的清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不是说的很清楚吗？你要他等三年，探我生死，可是现在还未满一年期限，已证实了我还活在世上，姊姊要是不喜欢他，自然是前约不算了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当时，我只说要他等候三年，找寻兄弟，但我却没有说明，找到了兄弟之后，又该如何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自然是前约毁弃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姊姊正是作如是想，但那玉箫郎君，并不这样啊！”

萧翎道：“想不到玉箫郎君那等人物，也会赖皮！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能怪他，他对姊姊施恩甚深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兄弟，有一件事，放在我心中很久了，姊姊一直没有给你说过，唉！那时你年纪太小，姊姊就算说给你听了，你也不懂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你那云姨遗书之中，曾经指明了姊姊终身大事，要姊姊……”突然泛起了两颊羞红，垂首不言。

萧翎道：“云姨对我爱护备至，在我心目中早已敬他如娘。”岳小钗缓缓抬起头来，闭上双目，说道：“那遗书中说明了，要我嫁你为妻。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岳小钗脸上的红晕更见鲜明，但她仍然接着说道：“那遗书上不但限定姊姊要嫁你为妻，而且还指明了姊姊该如何去做……”

停了一停，接道：“这些话，姊姊虽羞于出口，但事到如今，我也只好直对你说了，但愿兄弟不要笑姊姊语无伦次才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小弟心目之中，视姊姊有如天人一般，怎敢有丝毫轻藐姊姊之心。”

岳小钗轻叹一声又道：“反正这件事，不论早晚都得告诉你，此刻再不对你说明，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……”

这最后一句话，似是预藏凶机，只听得萧翎呆了一呆，正待追问，岳小钗又接口道：“家母在遗书中，说的很明白，她说兄弟你，生具绝脉，纵然习练上乘内功，也未必就能把绝脉打通，能否过得二十岁，很难预料，因此，遗书中指明，要姊姊把她遗体送走之后，重返长碧湖畔丹桂村，暂不为她报仇，先和你结成夫妇……”

萧翎只觉脸上一热，垂下头去，不敢再看岳小钗。

岳小钗长长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家母要我为你萧家，生上一对儿女，续了你萧家的香火，然后，再给她报仇，她信中详细的说明了为她报仇的方法。哪知事情变化迅快，完全出了家母的预料，唉！兄弟，如是没有家母这一封遗书，姊姊是死也不敢带你出来的。”

萧翎抬起头来，星目中满含泪水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中间，还有着如许内情，小弟如何能够想到……”

岳小钗脸色一整，缓缓接道：“如今情势已有转变，姊姊处境，已非昔比，兄弟你已经冲破了死亡之关，学得一身绝技，以兄弟潇洒才貌，正是深闺中梦里情人，家母遗命，已成往事，姊姊也不用恪守遗命了。”

萧翎只觉心中一片紊乱，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样的滋味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姊姊之命，小弟无不遵从。”

岳小钗抬起头，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兄弟，那玉箫郎君的武功如何？”

萧翎初尝滋味，正感觉心中惶惶，茫然无措，却不料岳小钗突然间问了这么一句，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武功高强，世所罕见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你自信比他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很难料鹿死谁手！”

岳小钗道：“他待我情深似海，恩重如山，兄弟之见，姊姊应该如何？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

岳小钗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顾虑，照实说出来吧！”

萧翎星目中神光闪动，凝注在岳小钗的脸上，肃然说道：“那要看姊姊对他如何了，姊姊如是心中喜爱于他，自然可委侍终身，如是不爱他，小弟未死，自是可毁弃前允。”

岳小钗秀眉轻蹙，缓缓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姊姊未说明白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如是毁弃前约，他对我也许不敢如何，但他一腔怨恨，定然会迁怒到你的身上，定会找你拼命。”

萧翎一挺胸道：“他武功虽然高强，但小弟并不怕他。”岳小钗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为了姊姊，小弟死而无憾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你此刻已经是名满江湖，武林道上，怎能为一个女子拼命……”

萧翎只觉胸中沸腾，沉声接道：“如若小弟内心中，有一位红粉知己，

那人就是姊姊你了，但我对姊姊不只是依恋情深，而且也敬若天人，小弟年幼，少不更事，这些年来，只感到妹妹的音容笑貌，经常现我脑际，今日姊姊如不说明，小弟只觉着对姊姊有着一种依恋之心，一时间，还想不到情愫早生，就算小弟知道，也不敢说出口来，冒渎姊姊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这些年来，午夜梦回，我何尝不是也在想念着你，我对你有一份深深的愧疚，也有着一份怜惜，在我的心目中，一直觉着你应该跟在我身边，我要照顾你吃食穿衣，五年来，你在我的心目中，一直是分手时孩童模样，直到目前我在暗中瞧到了你，才发觉你已经长大成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难道小弟完全没有了昔年的模样吗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昔年你娇弱多病，令人惜怜，如今若临风玉树，英气逼人。”

萧翎缓缓垂下头，道：“小弟仍然是昔年的萧翎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错，神情间依稀可见儿时样……”

长叹一声接道：“一个沈木风，已够你对付了，如是再加个玉箫郎君，你怎能应付得了，解铃还是系铃人、姊姊自己的事，只有自己去办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姊姊昔年，对我呵护爱惜，无微不至，如今我已经长大了，为什么不让我保护姊姊一次呢？”

岳小钗突然展开愁容，换上了一副笑脸，道：“兄弟你过来。”

萧翎缓步走了过去，恭恭敬敬地说道：“姊姊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岳小钗突然转入室内，片刻之后，手中捧着一个三寸长，两寸宽半寸厚的檀木盒子，脸色严肃地说道：“兄弟，好好的收存这只木盒。”

萧翎伸手接过，说道：“姊姊，这木盒之中，放的什么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天下武林人物，人人醉心的禁宫之钥！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禁宫之钥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错，姊姊今日交给你，希望你能入禁宫一行。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这等珍贵之物，小弟如何有能力保存，还是姊姊收存着吧！”

岳小钗苦笑一下，道：“你记得我已和那玉箫郎君订下之约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言犹在耳，怎会忘记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三个月的期限，弹指即届，断魂崖下之约，生死难以预卜，如若在三月之后，仍得不到消息，这禁宫之钥就算兄弟你所有，设法到禁宫中一行吧！你如想胜那沈木风，只怕是非得进入禁宫一趟不可。”

萧翎神色肃然地说道：“姊姊，告诉我一件事，不要骗我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和那玉箫郎君，定下三月后断魂崖底相会之约，用心何在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这个姊姊不能决定，全要看那玉箫郎君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他逼姊姊过甚，姊姊可要和他动手？”

岳小钗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，那要看那时情形如何了！”

岳翎道：“我瞧他心地狭窄，对姊姊用情甚深，如是姊姊不允他的婚约，他决然不会放过姊姊，除非姊姊愿意束手就缚，只怕是难免要有一场恶战。”

岳小钗望了萧翎一眼，沉吟不语。

萧翎道：“姊姊答应让小弟同去好吗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不成，你不能和玉箫郎君作对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岳小钗叹息道：“在玉箫郎君身后，还有一股庞大的实力，那人包括了

传我武功的师父，如果你杀了玉箫郎君，这些人决然不会和你善罢干休，如是玉箫郎君伤了你，兄弟，那未免太不值得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了姊姊，粉身碎骨在所不惜。”

岳小钗秀眉一皱道：“兄弟别忘了一件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我已答应过了那玉箫郎君求婚，为什么不可以当真的嫁给他呢？”

萧翎怔了一怔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岳小钗道：“兄弟，还有什么事，要对我说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心中有千言万语，但却不知从何说起。”

岳小钗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不用说了……”

脸色一变，冷冷接道：“姊姊已把心中的话全部说完，你又无话可说，也该告别了。”

萧翎万万没有想到，岳小钗突然下起了逐客令，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姊姊要我走吗？”

岳小钗道：“嗯！兄弟你已经大了，男女有别，不宜在此多留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弟就此别过了。”

言罢，抱拳一揖。

岳小钗欠身一礼，道：“恕姊姊不送了。”转身直行入内室。

萧翎看她突然间这般决定，心中既是奇怪，又是悲痛，胸中热血沸腾，双目中泪水涌出。

悲苦茫然中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光。

只听一个柔和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相公。”

萧翎如梦初醒一般，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泪痕，转目望去，只见素文倚门而立，脸上亦是一片黯然的神色。

他镇静了一下精神，回顾了那分割大厅和内室的竹帘一眼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该走了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他心中充满了悲伤，昔年的款款深情，如今都化作了伤心之泪！竟是止不住那泉涌泪水，夺眶而出。

茫然中信步而行，也不知行向何方。

但闻水声潺潺，一溪清流，桥阻眼前。

他心中充塞着感伤痛苦，竟然不知不觉的走错了方向。

萧翎行近了溪边，茫然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，一手支颐，呆呆的望着一片遥远的云彩出神。

忽然间，云彩随风化去，蓝天间，未留下一点痕迹。

那变幻无常的云彩，似给了萧翎一种感触的后示，突然把他从黯然的迷惘中，拉回了现实。

他摇摇头，镇静了一下心神，举步行到溪边，蹲下身子，撩起了一把泉水。

冰冷的水，使他恢复了不少清醒，想到那巨大的宅院之中，还有着孙不邪、无为道长等，正在等待自己归去。

他振作了一下精神，流目四顾，辨认了一下方向，举步行去。

那高大的宅院，仍然屹立在环绕的竹林之中，但在萧翎的心目中，却似有着物是人非，不胜沧桑之感，短短几个时辰中，一切事物，都变得那般陌

生。

孙不邪背着双手，正站在宅院之前，一见萧翎蹒跚行来，立时大步迎了上去，叫道：“兄弟，你回来了。”

萧翎抬起头来，望了孙不邪一眼，茫然一笑，道：“回来了。”

孙不邪只觉萧翎神色怆然，形貌也似有了很大的变化，短短几个时辰的分别，竟有如过了几年一般。

只见他一向开朗的眉宇间，却被一种愁雾笼罩，清澈的双目中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，似是经过了一场激烈绝伦的恶战之后，有着极度的困倦，平日流现于神色间的坚强，和那威武不屈的气度，此刻也完全消失，似乎是一种莫可言喻的神秘力量，在极短的时光中，把萧翎完全改变。

孙不邪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可是遇上了从未遇过的强敌，展开过一场恶战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默然不语。

孙不邪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很疲累，是吗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凄苦一笑，道：“嗯！我很疲累。”

孙不邪目光转动，突然发觉萧翎衣袋之中，装着一个檀木盒子，已然露出一半，西斜的阳光照射之下，可见那木盒上精致的花纹。心中一动道：一向未见过这只木盒，此盒定然是刚刚收得之物了，当下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袋中那木盒，盛装何物？”

萧翎低头取过木盒，瞧了一眼，道：“这个吗？我没有见过啊！怎么会放在我衣袋之中。”

原来，岳小钗下令逐客之时，萧翎心头大震，神智迷惘，竟然不知何时，岳小钗把木盒放入了衣袋之中。

孙不邪见闻是何等广博，目光是何等锐利，看萧翎颓废的神情，再看他这等神不守舍之状，心中已然明白，他在精神上受了巨大的刺激，使一个身负绝世武功的人物，在极短时间内，变了一个人般。

这时无为道长、展叶青、司马乾等，都围拢了过来。

群豪似是已发觉了萧翎的情形不对，一个个茫然无措。无为道长低声说道：“孙老前辈，萧大侠似是有些不对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司马乾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武林中有一种迷魂大法，莫要是受了迷魂暗算！”

只听萧翎缓缓说道：“我要送还给她。”转身行去。

孙不邪低声说道：“情形确有些不对。”纵身一跃，抢在萧翎前面，拦住了萧翎的去路，道：“兄弟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萧知道：“我要送还这只木盒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你要还给何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岳小钗，唉！这盒中之物，太过珍贵，我萧翎如何能够承受呢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盒中放的何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放的是禁宫之钥。”他情怀怅惘，若有所失，但神志仍是十分清醒。

“禁宫之钥”四个字，字字如巨雷下击一般，只听的孙不邪、无为道长等一齐呆在当地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！

禁宫之钥它关系着武林的命运，也是千万武林人物视作重逾性命的奇宝。

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，为它洒了热血，每一次传说那禁宫之钥出现江湖时，就引起一连串的纷争、惨杀！

萧翎那双失去神采的目光，缓缓的扫掠了群豪一眼，道：“诸位等我片刻，我去交还了这只木盒就来。”

孙不邪一伸手，拦住了萧翎，道：“兄弟，岳姑娘给你这木盒之时，可曾说过什么话吗？”

萧翎仰起脸来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不错，好像说了很多话。”

无为道长低声向孙不邪道：“老前辈，萧大侠的神志，好像有些错乱，咱们要阻止他。”

孙不邪微微颌首，道：“那岳姑娘讲些什么？兄弟，请说给我们听听如何？”

萧翎黯然一笑，道：“她说了很多话，好像这禁宫之钥对武林关系很大……”

孙不邪道：“何止是很大，简直是主宰武林命运之钥。”

萧翎道：“似乎是又告诉我说，我想胜那沈木风，必须进入禁宫一行。”

孙不邪肃然说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可是这禁宫之钥，并非我所有啊！”

无为道长接道：“那岳姑娘既然把禁宫之钥交给你了，自然是希望你萧大侠能够进入禁宫一行了，你如再把此钥交还给岳姑娘，岂不是有负了岳姑娘的用心吗？”

萧翎望着手中木盒，长长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木盒也许和那岳姑娘的性命有关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和那岳姑娘性命有关？”

萧翎知道：“不错，她把这禁宫之钥交给我手，心中再无牵挂，自然轻淡生死了。”

孙不邪心中暗道：兹事重大，关系着那岳姑娘的生死，倒叫老叫化不便插嘴了。

无为道长等，亦作如是之想，是以，谁也不便再多言接口。萧翎又是长叹道：“你们在此等候一会，我要去送还这木盒了。”

无为道长低声对孙不邪道：“老前辈，萧大侠实在有些不对，最好你能陪他一行。”

孙不邪点点头，大行一步，道：“兄弟，老叫化陪你一行如何？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怎敢有劳。”

孙不邪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兄弟，可是不愿老叫化子去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老前辈如愿同行，那就一起去吧！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孙不邪虽然明知那萧翎心中不愿自己同往，但为了照顾萧翎，只好硬着头皮追在萧翎身后行去。见萧翎放腿奔走，一口气赶到那茅舍所在。

只见素文身上背着简单行李，背插长剑，站在茅舍门外。

萧翎目睹素文那身装束，立时为之一呆。

他心中虽然确想送还木盒，但潜意识中，却是更想见那岳小钗一面。

只听素文娇若银铃的声音说道：“萧相公，小姐已经走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她走了多少时间，去向何处？”

孙不邪遥遥站在数丈之外，不再逼近。

素文叹道：“相公不用去追小姐了，她去时已经交代小婢，无论如何要劝阻相公不要追她。”

萧翎黯然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姑娘，告诉我她的去向吧！我要追上她，还给她这只木盒，这盒中，放着主宰武林命运的禁宫之钥。”

素文道：“我知道，小姐已告诉了我，她要我奉告相公，好好保管这只木盒，木盒中，除了禁宫之钥以外，还有那禁宫所在的形势图。”

萧翎只觉一股莫可名状的哀伤泛上了心头，两行泪水，夺眶而出。

素文道：“姑娘交代小婢讲的话，小婢已经完全说完了，现在，小婢有几句话要告诉相公。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尽管请说，我萧翎洗耳恭听。”

素文道：“小婢自追随小姐之后，从来未见她落过一滴泪水，这次，送你相公之后，小姐却放声而哭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素文冷冷说道：“我为什么要骗你！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责备的是，以后呢？”

素文道：“那一哭，直如山洪怒泻，莫可遏止，小婢们跪地苦求，要姑娘保重身体，她才缓缓的收住了哭声。”

萧翎仰天长叹一声，道：“以后岳姑娘就离开了这座茅舍？”

素文道：“此刻，我家姑娘早已在数十里外，相公不用再等下去了，小婢决不会告诉你她的去向，还是早些回去吧！”

萧翎黯然说道：“你家小姐临去之际，可曾交代过什么？”

素文道：“没有……”

萧翎把手中木盒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这木盒有劳姑娘转给那岳小姐！”

素文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一切都在我家小姐的预料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素文道：“我家姑娘临去之际，交代小婢在此等候相公，如是太阳下山时候还不见相公，小婢才能离去，等人要等大半天之久，那是料定相公一定来了，相公果然如约而至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我那岳姊姊一向料事如神。”

素文道：“她不是神，是人，而且是有情有义的人，相公，我家姑娘这数月来，所受的煎熬痛苦，只怕要多你十倍。”

萧翎长叹一声，默然不语。

素文两道清澈的星目齐注在萧翎脸上，道：“相公，我家小姐说你为人间君子，定然要把禁宫之钥送回，果然被她料中了。”

继之神色一变，严肃地说道：“萧相公，你可知我家姑娘把禁宫之钥交到你手，用心是何等深刻，她不连累你，却把命运托付于你……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姑娘可否说清楚些？”

素文道：“你这人看上去聪明，怎么会这样糊涂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哪里糊涂了？”

素文道：“你如是很聪明，为什么听不懂我的话中含义？”

萧翎道：“岳姊姊武功强我甚多，那玉箫郎君武功，却和我在伯仲之间，如若是她两人动手相搏，岳姊姊决不致败在那玉箫郎君手中，除非是岳姊姊

心甘情愿的束手就缚。”

素文道：“不错，如若单以武功而论，我家姑娘确在那玉箫郎君之上，百合之内，也许就能取他之命，可是你别忘了那玉箫郎君乃是我家姑娘的救命恩人啊！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因此，我那岳姊姊才甘愿忍辱负重，受他欺凌。”

素文嗤的一笑道：“你又错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？”

素文道：“那玉箫郎君对我家姑娘，敬重无比，从来不敢冒犯……”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唉！说起来，这都是为了你啦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为了我吗？”

素文道：“不错啊！你未出现江湖之前，我家姑娘和那玉箫郎君常常相见，携手遨游于山水之间，那时，我家姑娘虽然也常常愁锁眉头，但亦有展颜欢笑之时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听到我出现江湖以后呢？”

素文道：“自从听到你出现江湖的消息，情势立刻大变，从你出现江湖之时起，再也看不到我家姑娘脸上有过笑容，而且，也再三再四的拒绝了玉箫郎君的邀约，难道这不是为了你吗？”

萧翎皱起剑眉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看来，这期间是有些误会了！”

素文奇道：“误会？哪一个误会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时间也无法说得清楚，不说也罢……”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姑娘适才曾经说过，岳姑娘把她的命运托付给我，不知从何说起？”

素文道：“不止是我家姑娘了，就是小婢我，也把命运托付给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请教姑娘？”

素文道：“玉箫郎君已经证实了我家姑娘不肯再理会他是为了你萧翎，心中对你，自然是视若眼中之钉，如是你们拼起命来，我家姑娘岂不是两面为难吗，一个是他幼小相处，至情的兄弟，此刻的心中情郎；一个是数番救过她性命的恩人，一度很亲密的好友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不知，我那岳姊姊曾经答应过那玉箫郎君的婚约。”

素文冷冷说道：“谁说我不知道了，我家姑娘答允其事时，曾经先提了两个条件，你可知道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岳姊姊已经对我说过。”

素文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只要你萧翎未死，还活在这人世之上，这婚约自然无效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岳姊姊无愧于他，为什么要怕那玉箫郎君。”

素文道：“一则是为数度救命之恩，难以忘怀，不能遽尔反脸无情，二则也是为了你萧翎的生死安危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不怕玉箫郎君。”

素文接道：“你虽然不怕他，可也未必一定能胜得他，二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伤的如若是你萧翎，岂不要我家姑娘痛断肝肠，终生难安！如若是伤的玉箫郎君，立时将掀起一场滔天的风波，他的家人，决不会看着玉箫郎君伤死在你的手中而置之不理，如若他的家人对你报复，不但你个人无法抗拒，整个的武林都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恶战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在下听岳姊姊说，连岳姊姊那授业的恩师，也将卷入这一

场恩怨，不知为了何故？”

素文道：“因我家姑娘那授业恩师和玉箫郎君有着很亲近的关系。”

萧翎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素文道：“你，现在应该明白了吧！我家姑娘为什么把命运托付于你，玉箫郎君一家，都避居在一处人迹罕至、山明水秀的所在，除了几家至亲之外，从不和外人来往，除了玉箫郎君和蓝玉棠，以及那位张姑娘，在江湖走动之外，其他的人，很少离开那居住之地。”

萧翎点点头道：“多承姑娘指教。”

## 第十一回 禁宫之谜

素文道：“好！你了然我家姑娘的处境，自然知道怎么做了，但愿你一路顺风，小婢和我家姑娘都将为相公馨香祈祷。”

萧翎道：“是啦！岳姊姊交给我禁宫之钥，是要我进入禁宫中去。”

素文接道：“不错，进入禁宫，虽然未必就能学得绝技胜过玉箫郎君的家人，但这是你唯一能够胜过玉箫郎君家人的机会。”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明白了，有劳姑娘转告我那岳姊姊，就说我萧翎将全力以赴。”

素文一躲娇躯，欠身还了一礼，忙道：“小婢如何能受相公之礼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忘记告诉相公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请说，萧翎洗耳恭听。”

素文道：“令尊、令堂，和那两位姑娘，都已为我家姑娘安排在一处隐秘安全之地，相公但请安放宽心。”

萧翎想到父母，年迈苍苍，为自己所牵累，受尽了风霜之苦，心中大是不安，黯然说道：“姑娘是否能够告诉我，我那双亲现在的居住之处？”

素文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现在不能告诉你，我家姑娘早已有了安排，等你该见之时，自会有人引你去见，相公放心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我萧翎就此别过了。”

素文道：“相公记着，那玉箫郎君的祖父，名叫箫王张放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？那箫王张放，也在禁宫之中吗？”

素文道：“不错，相公去吧！小婢也该赶路了。”转身快步而去。

萧翎望着素文的背影消失之后，才长长叹息一声，转身而行。

孙不邪隐身在数丈之外，看两人谈起来没有个完，早已等得不耐，好不容易等到那素文转身而去，萧翎走了回来，立时急急迎了过去，道：“萧兄弟，那小丫头说些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她告诉我很多事，也使我萧翎心灵上增加了很多负担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什么事？可否告诉老叫化子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关于我那岳姊姊的事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小娃儿们心事？老叫化是永远想不明白了，这些事，不用和老叫化子商量。”

萧翎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前辈可知箫王张放其人吗？”孙不邪哈哈笑道：“自然是知道了，陷入禁宫的十大奇人之一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箫王张放的武功如何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陷入禁宫的十大奇人，武功各有专长，如若他们能分出高低，那巧手神工包一天也不会设下那座禁宫，困住那十大高手了。”

萧翎若有所思的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老前辈，如若咱们放下沈木风的事情不管，江湖上是否立刻就有大变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沈木风原想收罗兄弟为他所用，事与愿违，反而暴现了他谋霸武林的野心，因此，他不得不提前发动……”

话至此处，突然停下，似是在思索措词一般，想了一阵，接道：“但他出师不利，连受大挫，而且每一次都和你有关，因此他早已把你视如眼中之钉，以他为人之深沉，必将是谋定而后动，如若未杀你萧翎之前，当不会立时间全面发动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就好了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什么事好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那岳姊姊曾经说过，我如想在武功上胜过那沈木风，必得入禁宫一行，因此，在下要先放下江湖中事，进入禁宫一行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这个吗？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，目下武林之中，已把你萧翎看作了抗拒那沈木风的标帜，一旦你销声匿迹，失踪江湖，必将使武林中刚刚萌起抗拒那沈木风的一股情绪随着消失；但那禁宫一行，也是极大的盛事，孰重孰轻，老叫化也难分辨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然走回到宅院之中。

无为道长等一见两人，立时迎了上来，说道：“萧大侠见过那岳姑娘了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道：“未曾见到……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那岳姑娘留下一个丫头，说服了萧兄弟，要他收了禁宫之钥，而且，要他立刻到禁宫一行。”无为道长叹道：“天下武林同道，人人都知有个禁宫，但也只知那禁宫在武夷山中，可是武夷山连绵千里，禁宫究在何处，那就无人知晓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要紧，这木盒之中，绘有那禁宫所在之地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老叫化担心的一件事，是萧翎如若突然消失江湖，必将使江湖上刚刚萌生抗拒沈木风的一股气氛也随之消失。”

无为道长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沈木风连受大挫，武林中，已然萌生出一股抗拒他的气氛，如若萧大侠遽尔失踪，必将是大有影响，必得想一个安全之策才行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萧翎只有一个，既入禁宫，哪里还能在江湖之上出现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对待敌人，讲究运谋行略……”

展叶青接道：“大师兄说的是，既然有一个蓝玉棠可假借萧翎之名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扮出一个萧翎来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，假扮一个萧翎，经常在江湖之上出现，既可保住那抗拒沈木风的气氛，亦可免去那沈木风的疑心，此乃一举两得之计。”

这时，杜九扶着商八，举步行了过来。

萧翎望了商八一眼，道：“商兄弟好一些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蛇头追魂箭剧毒虽烈，但那解毒药物，却也是效验如神，此刻，小弟已觉着大好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很好……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依贫道之见，萧大侠不必用人假扮。”

孙不邪接道：“这个倒得请教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听来有些玄虚，实则并非难事，咱们计划周详一些，蒙混几月，尚无问题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无为道长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贫道主此，理由有二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环顾了四周一眼，道：“萧大侠每次遇上的困难、险恶，都是他自己渡过，咱们有谁帮过了他，全靠他本身的才智、武功。”

孙不邪点点头道：“嗯！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如若换上一个别人来假扮萧翎，咱们还得要保护他的安危，岂不是由主动转作被动了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亦有道理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找一个人，假充萧翎之名，一切都背道而驰，岂不是疲于奔命了。那理由之二，咱们也无法找出一个真正能够冒充萧翎的人物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如是那萧翎只是一个空幻人，咱们又如何保护于他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此事容易，贫道举一个例子说吧，如若咱们护住一顶小轿，那轿中坐的萧翎，有人图谋行刺，把最为恶毒的暗器，全都打入了那顶小轿之中，如若那轿中，真的坐了一个假冒萧翎的人，咱们救他无能，不是害了他吗？”

孙不邪道：“道长高见，老叫化明白了。”

无为道长目光又转到那萧翎脸上，道：“萧大侠准备几时动身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自然是希望愈早愈好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萧大侠，可要准备带人同行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想带两人同往。”

无为道长回顾了中州二贾一眼，道：“可是要带他们两人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无为道长沉吟一阵，道：“那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道长有何良策？”

无为道长目光凝注在杜九的脸上，打量了一阵，道：“我们只要找一人假扮成杜九就成，好在杜兄一向是帽沿低垂，从来不让人瞧出面目，只要那人能学得杜大侠的味道就行了。”

东海神卜突然接口道：“道长，如若由在下来假扮杜九，不知像是不像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那是最好不过，固所愿也，不敢请尔。”

萧翎道：“道长的智谋，孙老前辈的豪勇，再加上司马兄、展兄相助，必然可使那个沈木风难测高深。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此乃无可奈何之事，还望萧大侠早入禁宫，早日重现江湖。”

萧翎目光转到商八脸上，道：“兄弟能够赶路吗？”

商八一挺胸，道：“大致已经复元，大哥不用担心。”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在下就此别过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禁宫中定多凶险，兄弟你要多小心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当尽我之力，多谢老前辈的关怀了。”

言罢，带着中州二贾，转身而去。

孙不邪望着萧翎逐渐远去的背影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道长，萧翎武功虽然高强，但他已成了万矢之的，沈木风千方百计的谋害他，那是防不胜防，老叫化暗中送他们三人一程如何？”

无为道长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那商八极工心计，如是贫道猜的不错，他们一律改装而行，咱们如若浩浩荡荡的暗中护送，只怕反招人注意到他们行踪……”

孙不邪点点头，道：“道长高见，此刻咱们又该如何？”

无为道长道：“暂留此地，隐秘行踪，会过武林四大贤人之后，再定行止。”

孙不邪道：“不错，如非道长提起，老叫化几乎忘了那四大贤人之约。”

无为道长叹道：“罗氏宗祠之会，还得一场舌剑之战，但愿能说服那四大贤人。”

且说萧翎带着中州二贾，一口气行出了十余里路，商八突然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休息一下如何？”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左面一片杂林，举步行入林中，道：“怎么，兄弟走不动了吗？”

商八摇摇头，道：“此行武夷山，迢迢数百里，难免要遇上那沈木风的耳目，如苦咱们能够改装而行，岂可减少很多麻烦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此行最好能风平浪静，别遇麻烦。”

商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大哥装上一点假须，扮作一位帐房先生，兄弟扮作一位驴夫，杜兄弟扮一位挑行李的汉子。”

三人动手改扮，掩去本来面目，兼程而进，直奔武夷山。

萧翎一心惦记着岳小钗和那玉箫郎君三月之约，虽然明知三月之期，决难出入禁宫赶往衡山，但心中又念念难忘此事，只有全力以赴。

这日中午时分，到了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下。

武夷山绵连千里，峰峦无数，三人带了干粮，深入山区。

翻越过几座山岭，大色已然入夜。

商八找了一处避风的山崖停下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要瞧瞧那盒中图案了，就小弟听得传闻，那禁宫虽在武夷山中，但却不在主峰附近。”

原来，三人沿途上，为了谨慎，一直未打开过那木盒瞧看。

萧翎取出怀中木盒，打开盒盖，只见一柄三寸长短的金色钥匙，斜放在木盒之中。

在那金色的钥匙之下，有一副折叠整齐的白绢。

萧翎取出金钥，拿出白绢，展开一看，只见绢上画着一只飞鹰，钢嘴铁爪，形象十分威猛。

在那飞鹰之下，有一条昂起头的巨蛇，口中蛇信，吐出了半尺多长。

这幅鹰蛇相搏画得虽好，但却和禁宫毫无关系。

萧翎一皱眉头，斜眼望去，只见商八、杜九，也是膛目结舌，望着那图画出神。

只听杜九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也许这是一柄假钥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那岳姊姊早已瞧过，岂有把假钥给我之理，只怪咱们见识不够，无法解得这画中之意罢了。”

他心中对那岳小钗崇敬无比，不愿任何人在言语上伤害了她。

商八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大哥说的是，这幅图画，寓意深刻，咱们慢慢的求解就是。”

萧翎闭上双目说道：“那禁宫之钥，乃主宰天下命运之物，这图案自然不是容易解得之物了。”

商八望了杜九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这幅白绢，已呈黄色，显然是年代甚久，只可惜咱们智能无法解得其中之秘。”

忽见萧翎睁开双目道：“是了，这一幅图画，定然代表着一种山势形态，咱们只要看到这图画一般的山势，那就是禁宫所在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大哥这推断十分有理，咱们安心找这等山势形态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为兄的实在想不出这幅图画和禁宫有何关系？”

杜九心中暗道：如果和禁宫无关，这金钥图画，自然都是假的了。

他心中虽有此感，但因适才失言，触怒了萧翎，此刻虽然心有所思，却是不敢说出口来。

商八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有几句不当之言，说出口来，还望大哥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

商八道：“这武夷山连绵千里，纵然确有一处所在和这图上一般，但咱们也不能找遍整个的武夷山脉啊！”

萧翎呆了一呆，忖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就算这武夷山中，确有这么一处所在，我们也不能走遍整个的武夷山脉。

商八道：“小弟倒有一个主张，虽非上上之策，但却比这等大海捞针的找法要好得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有何高见？”

商八道：“咱们找个樵子、猎户，查问这样一处山势形态，或可问出一些内情。”

萧翎想了一阵，道：“眼下既然想不出别的办法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在此休息，小弟在左近找几个樵子、猎户问问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！早去早回，免我挂虑。”

商八道：“至多一个时辰，即可赶回复命。”

言罢，起身而去，片刻间，走的踪影不见。

杜九站起身子，悄然行到三丈外一块突立的大岩之上，四下打量了一阵，又悄然溜下大石，守在一处要道口上。

原来，他久历江湖的险诈，生怕有人追踪而来，故而处处留心。

萧翎呆呆的望着那飞鹰出神，心中一直在暗暗低吟：岳姊姊如若未证实这金钥确是可以启开禁宫之门的真钥，决然不会把金钥给我，她相信我的才智，定然能够解开这图画之秘，我如不能解开此秘，不但难以进入禁宫，也无法娶得岳姊姊了。

想到烦恼之处，抓起图画，随手摔在地上。

只见那飞鹰垂下的一条鹰爪，突然离了原位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伸手抓起图画，用力向那鹰爪推去。

一推之下，陡然出现了奇迹，那一只鹰爪，竟然离开了原位。

敢情那下垂的鹰爪，竟然突出在白绢之上，可以移动。

只见那鹰爪之下写道“鹰扬峰盘蛇谷”六个细微的字。

这突然的发现，使萧翎有些惊喜若狂，抱着那鹰蛇图高声叫道：“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。”

杜九眼看萧翎突然间有如疯狂一般，不禁大吃一惊，急急奔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怎么了？”

萧翎停下身子，说道：“我发现了禁宫所在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就在这图案之上。”

杜九奔了过来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飞鹰如故，盘蛇扬首，瞧不出有任何特殊之处。当下说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怎么瞧不出来呢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这图画之上，设有机关。”伸手推开鹰爪。

杜九低声念道：“鹰扬峰，盘蛇谷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咱们只需要打听出那鹰扬峰盘蛇谷所在之地，那就找到禁宫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大哥才智过人，一举之间，竟然找出了这画中之秘。”

萧翎道：“哪里是我找出来的，我无意之中，一摔图画，这鹰爪就活动起来，推开鹰爪，就见了这六个小字。”

杜九轻轻说道：“这是天助大哥，进入禁宫了。”

萧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但那鹰扬峰现在何处呢？”

杜九道：“这就容易多了，只要知晓地名，那就不难打听到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只见商八背着一个老人，急步奔了过来。他来势甚快，片刻之间，已到了萧翎停身之地。

原来，商八找到了一个老樵子，又觉他跑的太慢，只好把他背着赶来。

商八放下那老樵子，说道：“这老人在这武夷山中，住了数十年，对山中形势，极为熟悉，小弟特地带他来此，让他瞧瞧那鹰蛇图。”

萧翎望了那老人一眼，只见他白髯垂胸，脸上皱纹叠累，看样子大约有七十以上的年纪，当下说道：“老伯伯在这武夷山中，住了很久吗？”

那老人点点头道：“老朽从小就在这武夷山中长大，算起来，住了七十多年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伯伯对这武夷山中形势，十分熟悉了。”

那老樵子道：“方圆百里之内，一草一木，老朽是无不熟悉。”

萧翎道：“请问老伯伯，那鹰扬峰在什么地方？”

那老樵子口中低声诵道：“鹰扬峰，鹰扬峰……”

口中诵念了半晌，仍是答不出来。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盘蛇谷呢？”

那老樵子又复诵了两声盘蛇谷，突然抬头说道：“老朽知道一处万蛇谷，却未听过盘蛇谷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万蛇谷？”

那老樵子道：“不错，那是一个十分幽深的山谷，深谷中生满了各式各样的蛇，入谷之后，万蛇爬动，使人有着落足无地之感，纵然是世间第一流捕蛇能手，也不敢擅入那万蛇谷中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那鹰扬峰下，写的明明白白，是盘蛇谷三个字，自然不是万蛇谷了。

杜九冷冷接道：“老丈，咱们问的盘蛇谷，是盘坐的盘。”

他的声音，一向冷漠难听，那老樵子听得怔了一怔，回目望了杜九一眼，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知道，老夫在此长大，从未听说过有一处叫盘蛇谷的地方。”

萧翎道：“鹰扬峰，盘蛇谷，应在一处，老丈不知鹰扬峰，自然是也不知道盘蛇谷了。”

那老人道：“老朽不知道的地方，只怕是很少有人知道了。”

萧翎正待喝令商八送那老人回去，突见那老人一掌拍在大腿之上，道：“你说的什么峰啊？”

萧翎道：“鹰扬峰，飞鹰的鹰……”

那老樵子摇摇头道：“音同字不同，老朽又听错了。”

萧翎泛起心中的一抹喜悦，又被浇下了一盆冷水，缓缓说道：“你说的什么峰呢？”

那老樵子道：“姻缘峰，那峰名由来，是一对男女苦苦相恋，但却不为双方家长所允许，生生把他们拆散，但两人情爱坚贞，至死不渝，暗中相约出走，却又为家人发觉，随后紧追，两人逃到了那绝峰顶上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青年男女，双方相悦，家人又为什么非要从中作梗不可呢？”

那老樵子道：“那两姓族人，原是世仇，代代相传，仇恨愈结愈深，常闹械斗，一场械斗下来，双方都将有很大伤亡，因此，双方族人，残废者特多，大都是伤于械斗，那一对男女，又是双方族长之子女，自然为双方家长所不允了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以后呢？那山峰怎会改称姻缘峰呢？”

老樵子道：“那对青年男女，在双方族人苦追之下，无路可走，只好携手跳下悬崖，那面峰壁，耸立如削，下临绝壑，深达百丈，两人携手跳入悬崖，自然是非死不可，双方族人，眼看这等情形，大都受了感动，分路奔入深谷之中，希望能找到两人尸体安葬。哪知寻了半日，不但找不到两人尸体，而且连一点痕迹也找不到，但双方族人受了感动，把数代相传仇恨一笔勾销，合葬在那山峰之上，建筑一座庙宇，命名姻缘庙，此事传出之后，庙中香火，十分鼎盛，凡是想求一个如意伴侣的少年男女，大都到那庙中去祈祷求助，据闻十分灵验，那峰名也随着那姻缘庙，改称作姻缘峰。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老丈，咱们问的是鹰扬峰、盘蛇谷现在何处，并无意听老丈谈你们这武夷山中的掌故。”

他虽然尽量想使自己声音变的平和，但那语气之中，总是带着一股冷冰冰的味道，使人自然生出一种畏惧之感。

那老丈急道：“老朽并非有意多口，但诸位问了起来，老朽不能不说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鹰扬峰，姻缘峰，盘蛇谷，万蛇谷，虽然字音有些相同，但却不会错得如此厉害，这老人讲的，自然是和这图画上的记载不同的地方了。

商八似是已瞧出了萧翎的心意，不等萧翎开口，自行接道：“想那武夷山连绵千里，这位老丈虽然在此住了数十年，但也未必就知千里山势，小弟先把他送回去吧！”

背起那老人，急步而去。

萧翎望了杜九一眼，道：“那图画之上，写的明明白白，自然是不会错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巧的是既有鹰扬峰，亦有姻缘峰，有了盘蛇谷，又有万蛇谷，字音相同，如若不是那图案上写的明白，听起来，真有些混淆不清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唉！这么看来，咱们如想找到那鹰扬峰，只怕不是易事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大哥不用焦虑，咱们细心查访，决无找不到的道理，看图画、构意，想那鹰扬峰，定是一座十分雄奇的山势，只要有人见过一眼，决然不会忘记，咱们一路察看探问，是不难找到的。”

谈话之间，商八已匆匆返回，望了萧翎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萧翎知他心中所疑，当下把发现画中之秘的内情说了一遍。

商八道：“大哥，小弟有几句话，说出口来，不知当是不当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我兄弟，情同手足，自然应该，不知什么事，只管说吧！”

商八道：“那遗留禁宫之钥的武林前辈，定然是一位极工心计的人，数十年来，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，苦苦寻找那禁宫之钥，都无所获……”

萧翎点点头道：“兄弟说的不错。”

商八道：“如若岳姑娘交给大哥这把禁宫之钥不是伪制之品，这期间，就得大费思量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商八道：“那遗下禁宫之钥的人，不肯坦然的说明那禁宫的所在之地，画了这样一幅图画以作暗示，这其间，自然是别有用心了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他用心何在呢？”

商八道：“考验那取得禁宫之钥人的才智，如若那人才智不够，纵然取得禁宫之钥，亦是无法入得禁宫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啊！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才智，本是常人难及，但此刻，却似心有所思，得失之心很重，而且心急如焚，恨不得一步就踏入禁宫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担心岳姊姊的安危，确实存有着很重的得失之心……”

但闻商八接道：“一个人，如若得失之心太重，那将会失去了判事的智能，所谓贪念一动，灵智立封，大哥如若稍减得失之心，保持冷静，以大哥的才慧，求解图中含意，就不难踏入禁宫之门了。”

萧翎突然肃容而立，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多谢兄弟良言指教。”

商八急急拜伏于地道：“兄弟一得之愚，还是大哥所赐。”

萧翎扶起商八说道：“萧某何能何德，得两位兄弟这般的爱顾。”

商八站起身子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昔年的中州二贾，利欲薰心，敛聚了富可敌国的金银珠宝，如说吃喝玩乐之用，千百年也是难用到百分之一，但我们仍然是贪心不足，似是非要把世间的财富全部集于手中不成。自从认识大哥之后，陡然觉悟到昔年之错，纵然天下之财宝尽为我们中州二贾所有，将又该如何？百年之后，还不是一丘黄土，掩去骸骨，带不走片瓦寸金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听他口气，这两人确已敛集了不少财富，当下说道：“兄弟，你们究竟聚敛了多少财宝？”

商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连城千里，无法计算，大哥击败沈木风后，兄弟将倾尽所有，由大哥主持，做几件有益天下苍生的事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固小兄之愿也！不敢请尔。”

商八笑道：“大哥但有所命，兄弟是无所不从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此刻，最为要紧之事，先要设法找到禁宫。”

萧翎陡然间感觉到自己的经验阅历，实难和中州二贾相比，如若想入禁宫，必得借重两位兄弟之力。心念一转，又把那幅飞鹰戏蛇图摊在地面，说道：“两位过来，咱们仔细的研商一下。”

商八仔细瞧了一阵，突然举起手中图画，映着日光瞧了一阵，道：“小弟之见，决不会如此简单，如若那鹰爪之下写的地名，就是禁宫所在，那未免太简单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之意呢？”

商八道：“小弟的看法，不是这图画之中另行藏有隐秘，就是那六字之中，别有含意。”

萧翎凝目思索一阵，道：“兄弟，再去把那老樵夫请来。”商八道：“请他作甚？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先到姻缘峰上瞧瞧。”

商八道：“姻缘峰两面都是绝壑，一面临万蛇谷，一面就是那年轻男女葬身悬崖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怎么？那万蛇谷，就在姻缘峰下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兄弟已经问过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距此有多远行程？”

商八道：“不足百里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！兄弟去请来那老丈带路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用了，小弟已然问的十分明白，牢记于胸中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不论那姻缘峰，是否就是那鹰扬峰，去瞧瞧总是无妨。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急赶一阵，也许在天色入夜之前，可以赶到。”

商八道：“小弟带路。”转身向前奔去。

萧翎杜九紧随商八身后而行。

商八似是已从那老樵子处问得了极为详尽的道路，一路上奔行如飞。

三人轻功，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，虽然山道崎岖，但三人行来，却如奔马流矢一般。

半日急奔，到太阳下山时分，已到了一座高峰之下。萧翎误服千年石菌，内力充沛，还不觉着什么，商八、杜九，一连几个时辰的奔走，翻山越岭，一直未得片刻休息，赶到那高峰之下，顶门上已见汗水。

商八指着那矗立在眼前的高峰说：“如若我没有记错，这就是姻缘峰了。”

这时，正是夕阳下山时分，西方天际，幻起了一片晚霞。

一抹落日余辉照射在峰顶之上。

萧翎凝聚目力望去，隐隐可见那峰顶之上，金碧辉映，似是一座建筑得极为豪华的庙宇。

商八道：“那座庙就是姻缘庙了，据那老樵子说这姻缘庙筑成之日，男方家长，为了哀悼惨死的儿子，把一块家传的宝石，装在那姻缘庙上，所以每当日月光华照射到那宝石上时，常常会现出七彩的霞光。很多人不知底细，说是两人阴魂显圣，以讹传讹，这姻缘庙香烟因而大盛，每届初一、十五之日，有人不辞千里，来此进香，热闹非凡。就是平常之日，也有不少香客，流连徘徊庙外。”

萧翎忽然想到了那玉箫郎君和蓝玉棠苦恋岳小钗的心情，如苦这姻缘庙真的有灵，也许两人也会跑到这武夷山姻缘庙中，求问终身大事了。

商八看萧翎一直沉吟不语，若有所思，接口说道：“据老樵子说，这姻缘庙的香火，愈来愈是兴盛，常有人在庙前徘徊终宵，不肯离去，因而，有人在那姻缘庙的周围，搭盖起了几座雅室，以备留恋于姻缘庙周围之人留宿之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上去瞧瞧吧！”

商八道：“咱们连日奔走，如果能在那姻缘峰上好好休息一夜，也好养养精神……”他似乎是言未尽意，但却突然住口不言，举步向山峰之上奔去。

萧翎、杜九，紧随在商八身后，登上峰顶。

这是突起孤立的山峰，三面都临着深不可测的绝壑，只有来路一条通上此峰。

这时，落日已沉，余辉未尽，萧翎环顾了四周一眼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如若这座高峰前有去路，那一对青年男女也不会跳入深谷殉情而死，自然也不会有这一座姻缘庙了。

这座庙规模很小，除了一座大殿之外，两侧各有一间厢房，一个六十左右的香火道人，站在大殿神像一侧。供桌前拜垫上，跪伏着一个黑衣人。

整个的姻缘峰顶，也不过亩许大小，除了姻缘庙矗立在峰顶正中之外，在那山峰的四周，果然另有着两座青石为壁，茅草作顶的房舍，洒招高挑，

灯火高烧，看起来比这姻缘庙还要多上许多。

萧翎打量四周峰面景物后，缓缓说道：“咱们既然来到这姻缘峰上，也该进去瞧瞧。”

也不待商八、杜九等答话，举步向姻缘庙中行去。

商八挺着便便大腹，当先而入。

那香火道人望了商八一眼，迎了上来，笑道：“大老板，这姻缘二神，不止是男女姻缘之事，诸凡求福求寿，无不灵验。”

商八伸手从怀中摸出一片金叶子丢在供箱中，也不理那香火道人，抬头打量那两个神像。

这姻缘庙的神像，大异于普通的庙院，只有一男一女，两座塑像。

那男的一身短装，赤着双足，面目英俊，女的身着绿色短衫，腰系绿色长裙。

萧翎点点头赞道：“这神像不知何人所塑，竟然保存了山村间纯朴面目，倒是难得的很。”

那香火道人眼看商八，出手就是一片金叶子，大方至极，急急赔笑，说道：“姻缘庙扬名千里，抽签、卜卦，无不灵验，三位只要暗中把心事说出，姻缘二神定会保佑三位。”

那跪在拜垫上的黑衣人，听得几人谈话之声，悄然站起，目光一掠萧翎和商八，侧身向外行去。

她如能从容而去，萧翎不留心瞧她，也许她还可神不知鬼不觉的退出庙外，但她这慌张举动，立时引起萧翎的注意，也使中州二贾动了疑心。

杜九忽然一个踉跄，向前一探身躯，正巧拦住了黑衣人的去路。

那黑衣人动作极快，陡然收住脚步，横跨三尺，绕过了杜九向庙外行去。

哪知商八早已有了戒备，看她绕过杜九的快速身法，立时右臂一伸，堵住了那黑衣人的去路。

这座庙门虽然很宽，但杜九挡了一半，商八挺着个大肚子，加上那伸出的右臂，又堵住另一半，那黑衣女子，除了出手逼开商八之外，只有停下脚步。

只见她右手一抬，食中二指骈点而出，直指向商八脉门。

商八右腕一挫，避开一击，五指一翻，疾向那个黑衣女子右腕上反扣过去。

萧翎低声喝道：“快让开路！”

原来，他已经瞧出来人，正是当初在归州城中看到的那位面目严肃的少女，此女一直追随在八手神龙端木正的身侧，寸步不离，想她决然不会一人在此，此女既然在此出现，想那八手神龙端木正定然也在这姻缘峰上了。

商八听得萧翎呼叫之言，立时纵身让避开去。

那黑衣女子行动矫健，借势一侧娇躯，快速无伦的冲出了庙门。

这时，姻缘庙外，已为夜色笼罩，只见她纵身两个飞跃，人已消失不见。

商八站在庙门口处，四下瞧看，竟然未瞧到她奔向何处。

但闻萧翎低声说道：“不要瞧了！”

商人回过头来，说道：“大哥认识她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似是常和八手神龙端木正在一起的那位姑娘。”

商八一拍大腿，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位姑娘！小弟亦觉着面孔很熟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”

杜九道：“那丫头一向穿着青衣，今日怎会换了黑色衣服？”

商八道：“也许是为了避人耳目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看她双目中尤有泪痕，也许在神前许愿。”

商八道：“那丫头既然会在此地出现，也许那八手神龙端木正也在这里，咱们去找那八手神龙说话去。”

杜九道：“昔年，他们对大哥有所误会，认你已投靠百花山庄，此刻，大哥和沈木风作对，天下有谁不知，这丫头对大哥毫不敬重，必得问那端木正一个教子不严之罪。”

萧翎向杜九道：“算了，人家和咱们素无渊源，为什么要敬重咱们呢？”

杜九还待争辩，却被商八以目示意，阻止他再说下去。

那香火道人，似是见惯了争吵打架的事，又似深知明哲保身之道，连望也不望三人一眼。

商八低声说道：“咱们今宵可要留住在姻缘峰上？”

萧翎正待答话，突闻一个清冷的声音应道：“留下最好。”

这话来的太过突然，萧翎、中州二贾，全都听得一怔。

杜九冷冷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只听那清冷的声音应道：“我！”

一个面目姣好的矮瘦青衣少年缓步走了进来。

商八瞧了来人一眼，只觉他秀逸有余，英挺不足，缺乏男子气概。

当下说道：“咱们兄弟谈话，和阁下无关，阁下为何接口？”

那青衣少年不理商八的问话，两道清澈的眼神，盯注在萧翎脸上，说道：“你跑到这姻缘峰来，为了什么？”

这口气俨如老友重逢，责问中充满着关怀之意。

萧翎打量了那青衣书生一眼，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在哪里见过这样一位人物，当下说道：“阁下是谁？”

那青衣少年，神态凄然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当真不认识我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看起来有些面善，但却想不起何处见过。”

那青衣少年道：“那是你太健忘了，我为什么会认识你呢？”

萧翎心中暗自奇道：这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，怎的非要逼我和他相识？

心念转动之间，忽见那青衣少年举手一推，脱下了头上的包头青巾，露出了一头秀发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突然失声叫道：“你是百里姑娘！”

来人突然用手掩面，低声说道：“找得我好苦啊！”

商八、杜九相互望了一眼，悄然行出庙外。

那位老于世故的香火老人，突然一敲铜钟，低声吟道：“有缘千里来相见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心诚则灵。”

萧翎急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姑娘怎会到了此地？”

来人正是北天尊者之女，北海公主百里冰。

百里冰缓缓取下蒙在脸上的纱巾，道：“我千里追踪，寻你到此。”

萧翎心中奇道：我到姻缘峰来，只是偶生动机，到了此地，你怎会料断得如此正确？

心中念转，口里却说道：“姑娘几时到了此地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正午时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我心中有很多事要问你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此地不是谈话之处，咱们先找一处可容身之地。”

百里冰接道：“我已在这姻缘峰顶订了一处客舍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还有两位兄弟同来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不要紧，那店中还有空房，我替你带路了。”转过身去，戴上了包头方巾。

萧翎突然感觉到这位娇生惯养的北海公主似是成熟了很多，也长大了很多，短短数月，有如长了几年一般。

## 第十二回 姻缘峰逢情女

百里冰已然举步出庙，向前行去。

萧翎紧随出庙，流目四顾，哪里还有中州二贾的影子，心中奇道：这两人跑到哪里去了，待要出口呼叫，话到口边，又突然咽了下去。

百里冰步履快速，直行向正南方一座茅舍中去。

萧翎只好加快脚步，随她行入店中。

这等客店，目的只在供客人一个可避风雨的所在，自然是谈不上什么良好招待，萧翎行入店中，也无人过来招待，随着百里冰，直入店后一间客屋之中。

室中早已燃起了一支火烛，那面目严肃，难得一现笑容的黑衣女子，竟然已先在室中。

萧翎心中大奇，忖道：好啊！这两人怎会走在一起了。

百里冰回顾萧翎一眼，道：“你们早认识了？”

萧翎忖道：见是见过几次，却是未曾交谈。拱手一礼，说道：“端木老前辈没有同来吗？”

那黑衣女子低垂螭首，应道：“家师吗？受了人的暗算，多亏这位百里姑娘搭救，得免于难。”

萧翎忖道：原来，两人是这样相识，口中应道：“端木老前辈的伤势如何？”

那黑衣女子仍是垂首，应道：“多谢萧大侠的关怀，家师在百里姑娘的灵丹神效之下，已然不妨事了。”

她两番和萧翎对话，始终未曾抬头。

百里冰突然接口说道：“那端木老前辈伤势虽已无碍，但仍需静养，他见我一人孤苦伶仃，奔走江湖，特地遣了端木姑娘陪我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她口口声声称那端木正为家师，怎么自己也姓端木呢？心中虽然怀疑，但却没有追问。

百里冰说完了几句话之后，双目一直望着萧翎等他开口，哪知萧翎只顾想心事，忘记开口，百里冰久久不闻萧翎回答之言，忍不住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

萧翎如梦初醒一般，口中啊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姑娘可是跟我说话吗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室中只有咱们三个人，我没有和端木姑娘说话，自然是和你说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姑娘要我说些什么呢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你也该问问我，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！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：“姑娘为了相救在下，不能见容于门规，但令尊为姑娘，悲恸万分，目下正在苦苦追寻姑娘下落。”

百里冰望了黑衣女子一眼，欲语还休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那黑衣女子十分聪慧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谈谈，我去替两位准备点吃喝之物。”

萧翎道：“吩咐店家就是，如何敢劳动姑娘。”

这黑衣女子话出口，人已出室而去，萧翎接言时，她已经走的踪影不见。这时，室中只余下百里冰和萧翎两个人。

百里冰两道明亮的眼睛，一直盯注在萧翎脸上，似是想在萧翎的脸上，

找寻些什么出来。

萧翎被她看的有些不安，正待出言相询，突见那百里冰双手蒙脸，扑倒木榻上，呜呜咽咽的哭了起来。

萧翎呆下一呆，缓步走近木榻，沉声说道：“姑娘，你为我萧翎出走，在下并非不知……”

百里冰哭道：“我从小在冰宫之中长大，一呼百诺，从人无数，如今一个人在江湖之上奔走，孤苦伶仃，连一个照顾我的人也没有了。”

她自小娇生惯养，受尽宠爱，想到为追寻萧翎，离开那仆从如云，养尊处优的生活，孤骑千里，跋涉风尘，日日夜夜想见萧翎，哪知见到了，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只觉一阵伤心之情泛上心头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
萧翎道：“姑娘所受之苦，在下亦曾想到，不过在下……”

百里冰突然坐了起来，一拭脸上泪痕，说道：“你到此地作什么来？”

她稚气未除，想哭就哭，要笑就笑，脸上泪痕未干，嘴角间已见笑容。

萧翎正想回答，那百里冰又抢先接道：“你到这姻缘峰来，可是找我吗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我怎会知道你在此地。但见她脸上满是渴望之色，只好硬着头皮说道：“不错，正是来找姑娘。”

百里冰嗤的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很想念我了？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我虽然吃了很多苦头，但一个人在江湖上行走，为所欲为，也有快乐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她误认我找她而来，才会这般快乐，看来，是不能揭穿内情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里却问道：“姑娘跑到此地作甚？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我听人说这姻缘峰顶姻缘庙专管人间姻缘大事，特地赶来，许个心愿，果然在这里遇上了你……”

她似是自知说的太过露骨，粉颊一红，垂下头去。

萧翎心中一凛，暗道：我一句慰藉之言，能使她欢颜顿展，一句冷漠之言，能使她哭哭啼啼，这么看来，她对我的情意，实是很深了，这将如何是好？

只觉一股烦恼泛上心头，剑眉愁锁，沉思不语。

百里冰缓步下榻，倒了一碗香茗，送了过来，柔声说道：“我未见你之前，常常想见你之后，一定要嘘寒问暖，使你感觉到，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有快乐，唉！想不到见你面后，竟然会和你赌起气来，连茶也忘记给你倒了。”

说完，双手捧碗，递向萧翎。

这一番话，天真未凿，童心犹存，没有娇柔做作，是那么坦白真诚，动人心弦。

萧翎只觉似被人在前胸之上，重重击了一拳般，心神皆震，心中暗道：此女说话，如此露骨，毫无保留，日后要怎样对她才好……

但闻百里冰娇脆的声音说道：“你越山翻岭，跋涉千里而来，口中定然很渴了。”

萧翎接过香茗，喝了一口，笑道：“姑娘……”

百里冰眨动了一下圆圆的眼睛，接道：“你叫我姑娘，那我也叫你萧相公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是啊！咱们理该这般相称才是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样不好！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等称呼，岂不是越叫越远了吗？”

百里冰凝目思索片刻，道：“我在北海之时，父王、母后，都唤我冰儿，你也这般叫我好吗？”

萧翎暗暗叹息一声，忖道：我要设法劝她回去才好。心中暗打主意，口里却叫道：“冰儿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样叫起来，好听多了，唉！我母后说的不错，过去我一直不肯听她的话，现在想来，她说的话，当真是字字金玉，叫人受用不尽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令堂说的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家母说，柔能克刚，一个女孩子一定要温婉娴静，才能使情郎欢心，倾心相爱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她在冰宫之中，定然是十分顽皮，她母亲管不胜管，才说出这番话来，要她学乖一些，想不到她竟就当了真来……

心念一转，又想到此去禁宫是何等重大庄严的事，凶险际遇，更是不在话下，岂能带着她们两位姑娘同行，怎生想个法儿，让她回到北天尊者的身边才好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闻百里冰道：“唉！你叫我冰儿，那我要如何称呼你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随便叫吧！”

百里冰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比我大两岁，那我就叫你大哥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好吧！你叫我大哥就是。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好！那我就叫你大哥了。”突然手舞足蹈，就在烛火下跳起舞来。

萧翎看她高兴之情，已入浑然忘我之境，不禁为之一呆。百里冰跳了一阵后，突然停了下来，说道：“大哥！我想到一件事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咱们去那姻缘庙中还个愿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还什么愿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在那姻缘庙中许下了心愿，能够见到大哥之面，就再去庙中还愿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她许下的心愿，难道要我一起去还吗？

心中虽有此想，但却不忍说出口来。

百里冰伸出纤纤玉手，拉着萧翎，说道：“大哥陪我去吧！那姻缘庙中的神果然是灵验得很。”

萧翎不忍拒绝，只好站起身子，说道：“现在就去吗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早还心愿，早了心愿，大哥陪我去吧！”

萧翎无可奈何，道：“好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百里冰满脸欢笑，紧随在萧翎身后，向外行去。

两人行到庙门之前，只见那香火道人，已然准备跨出庙外，眼看两人并肩行来，又缓缓退了回去。

百里冰首先奔到那神垫之上，双膝跪了下去，口中喃喃自语，也不知她说些什么？

萧翎呆呆的站在一侧，望着那一对村男、村女的神像出神。

百里冰祈祷已毕，回头看去，只见萧翎仍然站着不动，伸手拉了一下，道：“大哥呀，你怎么不跪下来谢谢这姻缘神呢？”

萧翎本来不想跪下，但见那百里冰满脸渴望之色，只好缓缓跪了下去。

百里冰满脸欢喜，叩拜过神像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咱们回去吧！”

萧翎一心想着如何能把她劝说回去，对眼前发生的情势一直浑如不觉。

百里冰伸手拉了萧翎一把，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回去啦。”

萧翎如梦初醒般，缓缓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咱们要回去吗？”

百里冰脸上的欢愉之容突然间敛失不见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好像有着很沉重的心事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啊！”

百里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哥，不要骗我，我瞧得出来，你眉宇间，忧苦重重，如不是有着很沉重的心事，那就是不喜欢见到我了……”

她举手理一下散乱的长发，轻轻的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大哥！

你可知道我刚在神前许下的是什么心愿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在神前，许下心愿，今后要追随大哥身侧，永不离开。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令尊尽出冰宫高手，追寻你的行踪，你如和我常在一起，岂不叫令尊焦虑、挂念吗？”

百里冰虽然稚气犹存，但为人却十分聪慧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可是怕我跟着你拖累了你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那北天尊者武功高强，手下高手甚多，现在，他已移恨于我，如若被他查出你和我走在一起，那当真是跳入黄河洗不清了。

他心里一直惦念着那岳小钗的安危，念念想入禁宫，对百里冰那柔情蜜意、竟然是浑如不觉。

百里冰看萧翎一直沉吟不语，娇媚一笑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你忌惮我爹爹知晓我和你走在一起，引起误会，是吗？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这虽是原因之一，但最重要的还是令尊、令堂，久不见你归去，定然怀念甚切，姑娘岂不是不孝之人了吗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不要紧，我修书一封，遣人送往北海，告诉我母亲我在中原游玩，要她不要挂念就是。”

萧翎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北海冰宫，遥遥万里，而且僻处在冰雪封冻之中，岂是常人找得到吗？”

百里冰一颦柳眉儿道：“大哥好像很厌我，千方百计的要把我赶走，是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叹道：“除了令尊、令堂怀念于你之外，为兄此次来这武夷山中另有所图，实不便带你同行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什么事，能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萧翎看她神情凄伤，法然欲泣，心中大感不忍，望了那香火道人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咱们出去谈吧！”举步向外行去。

百里冰随在萧翎身后，出了姻缘庙，信步向前行去。

百里冰四下瞧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大哥可以说了，此地四外无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儿，你听到过禁宫的故事吗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好像听我爹爹说过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我不能带你同行，是因为我要到禁宫中去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禁宫之中可是不准女孩子去吗？”

萧翎不善谎言，说道：“那倒没有限制。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既然没有限制、带我去又有何妨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中原武林中人，大部向往禁宫之秘，如果听到此讯，必将群相来袭，未进禁宫之前，已然步步杀机，何况那禁宫之中又机关处处，凶险万分，一个失错，就有性命之忧、小兄此去生死难卜，如何能带你同去。”

百里冰神色严肃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我更不能离开你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禁宫之中，既是凶险百出，岂能让你一人涉险，我要在身边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不行……”

百里冰严肃地接道：“为什么？我既然认你做了大哥，那就要患难相扶，生死与共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儿，这事与你无干无涉，你为什么要趟这次混水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可是大哥和我有关啊！”

萧翎心头一凛，停下了脚步，道：“冰儿……”

百里冰清澈的双目中满含泪光，接道：“大哥让我先说吧！”

萧翎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好！你说吧！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一个单身女孩，孤骑千里，天涯奔走，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为了追寻于我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嗯！你知道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已经说的很清楚了，就是再笨的人，也听得懂的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不是啦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，你却要撵我回去，我还有何颜见人，有何颜立足人世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百里冰接道：“我虽然生长在冰天雪地之中，但却读过很多中原经书，大哥一定要把我看成低三下四的女子，瞧我不起……”

萧翎还未来得及接口，百里冰突然放腿向前奔去。萧翎随后急追，片刻间到了悬崖边缘。

萧翎看她奔行之势，大有直扑下绝壑之概！不禁心中大惊，急道：“冰儿，不要胡闹。”

百里冰叫道：“你先站住。”

萧翎不敢再追，依言停下脚步。

百里冰站在悬崖边缘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可知道这姻缘庙的故事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听一位樵子谈过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条绝谷，就是那一对情侣跃落葬身之地，我如扑入此谷一死，那姻缘庙中，也许加上我一座塑像，只不过没有大哥在一旁相陪罢了。”

萧翎心中大急，暗道：此女稚气未除，羞急之下，也许会真的跳下悬崖，那可真是一桩终生大憾的事，此事万万大意不得，当下说道：“冰儿，快回来，不要胡闹了。”

百里冰摇摇头道：“我不是胡闹，我对大哥讲的话，每一句每一字都很认真，我已在神前许下了心愿，如是大哥不肯带我同行，我只有跳下悬崖以明心迹。”

声音凄楚，听得人黯然神伤。

萧翎看她一脚悬空，夜风中衣袂飘飘，心中不禁大急，不假思索地说道：

“快回来，我带着你去就是。”

百里冰一跃而起，扑到萧翎身前，破涕为笑，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她忽啼忽笑，变化迅快，一派天真无邪之态。

萧翎话已出口，无法更改，只好点头说道：“自然是当真了，不过……”

百里冰接道：“不过什么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要和你约法三章，不许无故闹事，处处要听我之命，要是犯了约法，我就不再带你同行。”

在萧翎想来，她自幼在父母娇宠之下长大，一呼百诺，平日里颐指气使惯了，这等约法，决是难以接受。

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萧翎意料之外，百里冰竟是满脸笑容地说道：“我自然要听大哥的话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大哥要几时动身？”

萧翎道：“至迟明日清晨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随我回到店中，坐息一下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带有两位同来的兄弟。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商八、杜九，是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逢人都打听大哥的事，自然是都知道了……”嫣然一笑，接道：“我先去整理行装，大哥几时动身，招呼我一声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既然答应了，自然不会丢下你，放心去吧！”百里冰不再多言，转身直奔店中。

萧翎目注百里冰背影消失之后，心中泛升起一股莫名的烦恼，仰天长叹一声，信步行向悬崖边缘，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。

此时，夜色已深，绝峰上山风凛冽，探首一望，只见绝壑中一片黑暗，深不见底，心中暗暗忖道：这绝壑深不可测，纵然一身上乘轻功的人，跌了下去，也要粉身碎骨，何况那一对村男、村女了，两人生前虽然不能结为夫妇，死后为人奉作神明，筑庙塑像，香火不绝，且有人不辞千里来此进香，那也算死的值得了。

忖思之间，忽见那黑暗的深谷之中闪起一点绿光，在谷底移动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消失不见。

如是平常，看到那浮动的绿光，一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或是认作山魅鬼火，但萧翎目力过人，心中算计那绿光移动的速度，颇似一个人手执灯笼，在谷底行走……

萧翎心中警觉，故作不知，暗中提聚真气，疾快的转过身子。

只见商八、杜九，并肩行了过来。

商八微微一笑道：“大哥好灵敏的耳目，咱们不敢惊扰，慢步行来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发现这峰下绝壑中有一桩十分可疑的事。”

商八、杜九急急行了过来，探首向下望去，但见峰下绝壑一片黑暗，瞧不见一点可疑之处。

杜九暗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大哥，瞧到了什么可疑的事，小弟眼拙，怎么一点也瞧不出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一点绿光，隐失不见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什么绿光？”

萧翎正待答话，那谷底绿光，又再出现，缓缓移动，急急说道：“两位

兄弟快些看吧！ ”

两八、杜九凝目望去，果见一点绿光在谷底移动，良久才消失不见。

萧翎道：“瞧到了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瞧到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两位兄弟见多识广，可知那是什么缘故吗？”

商八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小弟一向不信神鬼之说，因而不信那谷底绿光就是传说中的鬼火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兄的恩师，胸罗奇博，曾经和小兄解说过磷火，不过，就那绿光稳定，和移动情形而论，决然不是磷火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之意，可是说那谷底绿光是人力所为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如是一个人，执着绿绦糊制的灯笼在谷底行走，咱们站在百丈高峰之上，遥遥望去，也只能瞧到一点绿光。”

商八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大哥卓见。”

杜九接着道：“也许那谷底住的有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关键也就在此了，如若那绝壑住的有人，此事就不足为奇，如是未曾住人，其间就大有文章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什么文章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面悬崖，就是那村男、村女携手殉情的绝壑，两位兄弟，如若还记得那老樵子的话，当时曾有多人下谷，寻找两人的尸体，不但尸骨不见，而且连一点痕迹也未瞧到。”

商八道：“不错，如说两人摔得粉身碎骨，那也不会找不出一点痕迹。”

杜九道：“会不会在两人摔谷之时，为悬崖中的软藤突树所拦，未跌入谷底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谷中就算住的有人，为何要执着绿色的灯笼呢？是否因为那绿色灯火，易为人误为磷火，不致引起人的疑心。”商八道：“大哥推论有理，有如剥茧抽丝，这确实是桩可疑事。”

杜九心中暗道：咱们此刻此时，要找鹰扬峰、盘蛇谷最为要紧，怎的会为这不相干的事，大费心机起来？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谷底绿光突然停了下来，一刻工夫之后，又消失不见。

萧翎低声向杜九说道：“杜兄弟，像不像一个人，提着绿色的灯笼，在一座房舍前面停了下来，叫开了房门，走了进去？”

杜九道：“有些像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咱们今夜之中，能够下入谷中瞧瞧，那就不耽误明天赶路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商八已拖着那香火道人一齐赶来。

那香火道人，大约是在梦中被商八拖了起来，仍然是睡眼朦胧。

商八一直把他拖到萧翎身前，停了下来。

那香火道人虽是被商八拖着赶路，但仍然是累得张着嘴巴直喘气。

萧翎望了那香火道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兄台在这里住了很久吗？”

香火道人应道：“修这姻缘庙时，小的就在此地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对此地的一切事物，都很熟悉了。”

香火道人道：“一草一木，无不熟悉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很好，我要请教兄台几件事。”

那香火道人揉揉眼睛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翎探首望着悬崖，道：“这山谷之中，住的有人吗？”

这人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诸位到这姻缘庙来，可曾听到这姻缘庙的故事吗？”

杜九冷冷说道：“咱们大哥问这山谷中是否住的有人，并没有问你这姻缘庙的故事。”

那香火道人听到杜九冰冷的声音，心中就有点发毛，当下说道：“这绝壑深达百丈，别说血肉之躯，就是一块坚石，摔下深谷，也要跌成石粉……”

杜九冷漠地接道：“你长了耳朵没有，咱们大哥是问这谷底是否住的有人。”

那香火道人道：“这谷底之中，阴湿酷寒，毒物出没，自然是没有人住了。”

萧翎拱拱手，道：“多谢指教，惊扰兄台清梦，在下这里谢罪了。”

那香火道人听到杜九的声音，全身就直打颤，萧翎放他回去，那是如获大赦一般，来不及对萧翎道谢还礼，转身而去。

萧翎眼看那香火道人去远，低声对商八、杜九道：“两位兄弟听到了？”

商八道：“听到了，大哥有何准备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想入谷底瞧瞧，以许咱们会有意外的发现。”

商八道：“好！待天亮之后，咱们就下谷底看看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小兄想现在就下去看看！”

商八道：“现在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就是现在，也许这谷底没有什么可疑事物，那闪动的绿光，是堆积的兽骨生出的磷火……”

他抬头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如若咱们此刻下入谷底，天亮之前，当可重回峰顶，那就不耽误咱们的时间了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，不是小弟持重，这座深谷，十分险恶，咱们路径不熟，深谷之中，要下去只怕不太方便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知道，两位兄弟可是觉得无法找到下山之路吗？”

商八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道：“不要紧，小兄已想到了一个下谷之法。”

商八道：“大哥想如何下去？”

萧翎道：“适才小兄随那百里姑娘进入一座客栈，看那客栈，堆积了甚多草绳，两位兄弟请在峰上执绳，小兄垂索而下，那就不用找下山之路了。”

商八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个，太冒险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小兄心意已决，两位兄弟不用劝了，我去取草绳。”

说完便转身而去。

中州二贾看萧翎神色坚定，知他心意已定，万难更改，只好默然不语。

萧翎动作迅快，不大工夫，抱了两大捆草绳行来，放下绳索，目光一掠中州二贾，道：“小兄的看法，这两捆草绳的长度，足以探到谷底。”

商八接道：“大哥乃目前江湖正义的标帜，岂可涉险，不如由小弟代大哥一行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兄弟太胖了，只怕这绳索负担不了。”

杜九道：“我去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了，还是小兄下去瞧瞧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抖开草绳。

商八望了杜九一眼，道：“既是大哥决定了，小弟也不便多劝啦。”

萧翎似是心中很急，把索绳系在腰中，说道：“空谷传音，如是小兄需要两位兄弟下谷相助，那就长啸三声为号。”

也不待商八、杜九再行答话，纵身向谷底落去。

商八抓住绳索，缓缓向下放去，一面仔细查看绳索间有不牢之处，就重新接过，小心翼翼，谨慎无比。

且说萧翎提聚真气，双手都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，沿着峭壁而下，只见石壁光滑，大都已长满了苔绿，心中暗暗惊骇道：这峭壁如此光滑陡削，纵有第一流的轻功，也是无法施展。

忖思之间，右足突然触到了一个轻柔之物。

他此时江湖经验大增，一触之下，立时警觉到不是树叶、草丛，当下双手疾握绳索，疾快的上升三尺。

那商八更是经验老到，觉出手中绳索突然一紧，心知萧翎遇上了变故，不再下放绳索。

萧翎升高数尺，探首向下望去，只见一个突出的大石之上，盘坐着一个人。

这意外的发现，使萧翎心头大震，呆了一呆，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哪知一连喝问了数声，竟然不闻回应之言。

萧翎心中感觉奇怪，暗道：难道这人死了吗？但看他盘坐姿态，又不像死去。当下接道：“阁下是死人还是活人？”

果然，这句话发生了很大的效用，只听一个微带怒意的声音应道：“老夫如是死人，哪里还会坐在这里。”

萧翎心中想道：你既是活人，怎么我一连问你数声，就不闻相应之言，口中却应道：“阁下在此作甚？”

那人说了一句话后，竟是不再接口。

萧翎一皱眉头，暗道：此人跑到这等上不靠天，下不着地的峭壁之间，盘膝坐在一块突石之上，如无上乘武功，决难及此，这一份过人胆气，也足以使人敬佩了。轻轻咳了一声，又道：“在下想借兄台盘坐的突石之上，停息一下，不知兄台是否应允？”

那人应道：“这山石又非我所有，愿否停息，是你自己的事，与区区何干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答复倒是干脆得很。

一面暗中运气，防人施袭，一面缓缓向下落去。

这块突岩，不过四尺宽窄，突出在峭壁之间，那人盘坐中间，占去二尺大小，左右两侧，各余一尺左右，如若他突起施袭，极是难防，是以萧翎落足十分小心，直待双足在石上站稳之后，才松开手中绳索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人紧闭双目，胸前起伏甚烈，似是在运气疗伤一般，心中奇道：这人怎会跑到这等所在，坐息疗伤？当下说道：“朋友可是在疗伤吗？”

这时，天上星光闪烁，可清晰的瞧见那人面貌。只见他头包青巾，方面大耳，颌下留着短须，根根见肉，神态极是威猛。

他疗伤似是正值紧要关头，萧翎落上突岩，他一直未睁眼望过萧翎一次。

突然问，那大汉全身开始剧烈的颤动，脸上汗水滚滚而下。萧翎一看，已知他面临重要关头，一股真气无法冲过受伤的经脉，当下伸出右手，说道：“在下不知兄台在此疗伤，出言惊扰，理该相助一臂之力以便谢罪。”

右掌轻轻按在那大汉前胸之上。

他内功精深，掌势一和那人前胸相触，内力泉涌而出，一股热流，攻入那人内腑，助他打通伤穴，只见那大汉颤动的身躯，逐渐停了下来，汗水也逐渐消去。

萧翎知他伤穴已通，险关已过，缓缓拿开右手。

那大汉缓缓睁开眼睛，瞧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多谢相助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用了，如非在下惊扰，也许兄台早已疗好伤势，用不到在下相助了。”

他这段江湖历练，虽然时日不长，但增长见闻甚多，心知武林中人，大都好名之心甚强，是以，不但不自居功，而且言来委婉至极。

那大汉双目一瞪，上下打量了萧翎一阵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来此作甚？”

萧翎暗道：我还未问他，他倒先行问起找来了。只好应道：“在下发觉谷底中有些可疑事物，动了好奇之心，因此想入谷底瞧瞧。”

那大汉抬头看了萧翎垂下的绳索一眼，道：“朋友垂索而下，峰上还有同伴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阁下只有一个人吗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两个，不过，现在只有一个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贵友呢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死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尸体呢？”

那大汉道：“弃在谷底，如是他们知道我还有活命之望，决然不会放过在下下了！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看起来，这谷底之中，确实潜伏有武林高人，看样子这人似是知晓不少内情，得想法子问出一些才成。当下说道：“兄台贵姓啊？”

那大汉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段文升。”

萧翎一抱拳，道：“原来是段兄。”

段文升还了一礼，道：“请教兄台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萧翎。”

段文升揉揉眼，道：“阁下就是那名扬武林的萧大侠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敢当，区区萧翎。”

段文升道：“萧大侠来此荒山，定是为找寻禁宫？”

萧翎听得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不错，段兄怎知区区来意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萧大侠血战百花山庄，大破五龙阵，抵拒那沈木风，江湖正义，赖以继，天下武林同道，人人尊慕敬仰，武林中波谲云诡，变化正大，如若不是为寻找禁宫这等大事，萧大侠怎能抽暇到此！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话虽是说的不错，不过，你一开口，就猜到了我要寻禁宫，而且语气肯定，毫无试探之意，岂是凭借猜想作此断言。

但觉脑际间灵光连闪，立时微笑说道：“段兄不错啊！竟然比兄弟早到了一步。”

段文升摇摇头，道：“可是有人比在下早到了数月之久。”

萧翎心中忖道：难道那鹰扬峰、盘蛇谷都在这附近，难道那姻缘二字，就是这鹰扬的谐音不成。

心中念转，口里却说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那禁宫之钥，尚未出现江湖，怎么会有人知道那禁宫在此呢？”

段文升笑道：“萧大侠又怎知禁宫在此呢？”

萧翎忖道：此人的话语，倒是犀利得很。

略一沉吟，应道：“在下受一位名人指教而来。”

段文升道：“这就是了，那人既然可指教萧大侠来此寻找禁宫，自然是也可以指示别人来此了，兄弟就是受人指教而来。”

萧翎暗道：好啊！我不过是随口编造一个理由，相不到竟然确有其事。于是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段兄，可否告诉兄弟，受何人指教到此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如是别人问，在下决然不言，但你萧大侠相问，在下是不能不说了……”

仰脸望天，思索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在下和一位义结金兰的兄弟，三日前在十里外一道山涧旁，救了一个受伤的人，那时，伤者已经是奄奄待毙，在下和那位兄弟倾尽所带灵丹，仍然没救活他的性命，但他却一度清醒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那人告诉了你们，禁宫在此吗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不错，他伤势太重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气绝而逝了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说的什么？”

段文升双目圆睁，盯注在萧翎脸上，道：“你真是萧大侠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在下确是萧翎。”

段文升道：“你真是萧大侠，在下自然是可以直言奉告了，那人说，姻缘峰下是禁宫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人还说什么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说完这一句话，人就气绝而逝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两位可曾听得清楚吗？须知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譬如那人说鹰扬峰，两位听成了姻缘峰，音同字不同。”

段文升摇摇头，道：“错不了，在下和那义弟听得清清楚楚，当时我们还有些不信，埋葬了那人尸体之后，突然想到，无论如何，赶来姻缘峰上瞧瞧，总是不会有错。”

萧翎又道：“又怎知是在这山谷之中呢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我们赶来此地，四下查看，始终觉不出有何可疑之处，直到天色入夜之后，发觉这谷底中有绿光闪动，如若没有那人之言，在下兄弟，也不会想到可疑，听了那人之话，心中早有准备，见到那绿色光焰，就引起心中之疑，天亮之后，就寻路下入谷底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两位入谷之后，就被人暗施毒手打伤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不是，这绝谷连绵长达数十里，那下谷之路，亦远在数十里外，我们费了近一日的工夫，才找到下谷之路，沿山谷行到这姻缘峰下，已经是暮色苍茫时分，幽谷早暗，已然无法瞧清谷中景物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就是今天晚上。”

段文升道：“不错，就是今天晚上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和他谈了半天，还未谈入主题，此刻时光，寸阴如金，不能和他多作闲言了。

心念转动，缓缓问道：“段兄那位同来的兄弟怎么死的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大概是死在一种淬毒的暗器之下，我只听到了他一声惨叫，赶过去，他已经是气绝身亡！”

萧翎道：“段兄没有见到敌人吗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那时谷中已暗，视线模糊不清，兄弟正在照看那位兄弟的

尸体时，后背中了一击，幸得在下练的童子混元气功，又在运气戒备之下，虽然受了一击，还能承受得住，一跃避开，回头却不见敌踪何在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们在暗处藏着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大概是吧！但那一击奇重，在下已自知难有再战之能，既然不见敌人现身，最好是借机逃命。”

萧翎探首下视，只见那突岩下，壁如刀削，纵然是第一流的轻身功夫，也是难上此突岩，何况这段文升已经身受重伤。

段文升似是已经瞧出了萧翎之疑心，不待他开口询问，立时接道：“人该死总有救，在下急欲逃命，只有冒险向峰上攀登，当时一鼓作气，全力攀登，竟然攀上了四五丈高，已然力气用尽，而且峰壁更见陡削，别说区区了，就算是强我十倍的轻功，也无法向上登峰，幸得在下停身之处，生有一丛青草，只好暂时隐身那草丛之中，在下刚藏好身子，两道强烈的灯光，已照上峭壁，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那灯光才消失不见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段兄怎生上此悬崖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在下心想纵能避过一时，终是难逃大限，哪知一伸手，无意触摸到一个铁环，那环上本有一个铁锁，大约是年月过久，铁锁早已锈坏，我稍运内力一拉，铁锁脱落，石壁掀起了一片，原来竟然是一座石门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一座石门，那是人工修筑而成的了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自然是了！石壁之上，决然不会长出铁环铁锁来。”

萧翎道：“石门之内呢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一道石梯直通这突岩所在，在下走到此处，无法再向上攀登，只好先行坐息疗养伤势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石岩后也有一道活门？”

段文升点点头道：“萧大使用手向后一推，就可以进入石道中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此刻伤势如何？”

段文升道：“经这一阵调息，虽未好转，亦未恶化。”

萧翎道：“段兄请借这绳索之助，登上峰顶，见着我峰上两位兄弟，据实告诉他们内情。”

段文升道：“萧大侠呢，还用不用这绳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用了。”当下把绳索系在段文升的腰间，接道：“到峰上见着我那兄弟时，千万不可虚言相欺。”

萧翎抖动绳子，果然那绳索向上升去。

段文升腰系绳索，以双手作辅，登上峰顶。

且说萧翎眼看那段文升离开突岩之后，立时挥手向岩后一推。

果然，那突岩后面一块石壁，应手而开。

这些日子中，萧翎在江湖之上走动，经验大增，推开石壁之后，并未立刻进入，抬起头来，仔细看那敞开的石门。

他目光过人，虽在暗夜之中，亦看得十分仔细。

### 第十三回 谭中现奇景

这是天然石洞，又加上人工修筑而成，那垂下石门，十分坚厚，原有铁环紧扣的痕迹，但却因年代久远，铁环锈坏，若非如此，这座垂下的石门，决然无法打开。

但觉脑际中灵光闪动，重重疑问涌上心头，暗道：这虽是一座天然石洞，但却分明是加了巨大的人工修筑，那为什么要动用如此浩大人力财力，在这等荒凉的山谷中，修筑这样一个石道呢？

其间，自然是有着用心了，也许在这方面和禁宫有关。

心中忖思，人却沿级而下，只觉这条石道修筑的十分宽大，行来十分的顺畅，显见这工程的确是浩大。

突然，向下延伸的石级，成了平道。

萧翎心知已到了出口之处，伸手一推，果然应手启开了一片石壁，星光隐隐透了进来。

他已听那段文升说的十分详细，知这石门之外，有一片乱草掩蔽，轻轻推开石门，纵身而出。

石门外草深及腰，陡削的山势，在这片青草处，大为减缓。

萧翎心中暗暗赞道：那人选择了这样一处斜度大减之地，开了石门，外面种上青草，以便遮掩，处处利用这天然的形势，大见匠心。

轻轻合上石门，隐身草中，向下望去。

这时，星河耿耿，以萧翎的目力，已隐隐可见谷底景物。

萧翎顾盼良久，不见动静，正待纵身下谷，突闻人声传来，道：“咱们不用等了，谅他无法爬上峭壁，也许此刻、早已死去多时了。”

另一个声音应道：“说的是啊！咱们已然向那乱草之中射出了甚多的暗器，如若他是藏身在乱草之中，也该伤在那淬毒暗器之下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两人一定在说那段文升，我如冒冒失失的奔入谷中，定然要被他们发觉，这山谷之中，怎么住着这许多武林人物呢？

但闻步履声传入耳际，逐渐远去，想是两人等得不耐，已然撤走。

萧翎又等了片刻，才施展壁虎功，背贴在山壁间，缓缓向下游去。

那草丛距石壁，只不过四丈多远，片刻间已落谷底。

萧翎既知这谷中有着很多武林人物，行动自然十分小心，这谷底之中，怪石嵯峨，行动虽然受制，但隐身却是甚感方便。

他一路小心而行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行约数十丈，竟仍然不见人踪，适才峰上见到的那绿色的灯光，此刻竟也不再出现。似是那些人突然间消失不见。

深夜幽谷，使人油然生出一种荒凉孤独之感。

他沿谷搜寻，又行数十丈，仍是不见敌踪。

耳际却听得泉水淙淙，如鸣佩环。

原来，行到了一处水潭旁边。这座水潭，纵横十尺，紧靠山壁之下，壁间一道山泉，泻入潭中，奇的是那泉水虽急，但却十分细小，一线激射、直入潭心。

萧翎抬头打量那激射的泉水一眼，心中暗道：看这股激泉的力道，有如高山重瀑，当是一泻千里，如雷轰发之势才对，何以竟然是细流如丝。难道这一股奔腾的泉水，被天然形势所阻，只能喷出这一线泉水不成……

正推想间，忽闻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，道：“这山谷之中，处处皆好，只是流泉太少，每次汲水，都要跑到这小潭中来。”

萧翎一闪身，躲入了一块大石之后。”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两个身着劲装的大汉，一先一后的行了过来。

那当先一人年纪较大，只听他应道：“据兄弟听得之言，这深谷中原有一股强大的激流，但却被一位名匠，把那股激流逼在山腹之中，不让它汹涌而出，特地开出这个一线喷泉出来……”

只听后面一人应道：“这事当真吗？”

前面一人应道：“是真是假，在下也不敢断言，不过，照那一线喷泉的激射之力，倒也确实有可信之处。”

说话之间，两人已行近那小潭。

这两人手中各自提着一个木桶，近潭之后，蹲下身子，各自汲了一桶水，重又站起身子。

萧翎隐身在大石之后，看得十分明白，心中暗打主意道：这谷中住有很多武林人物，奇怪的是竟然不知他们居住何地，眼下如果突然出手，当可一举间制住两人，但两人夜半来此取水，必是用水甚急。如是两人久出不归，势必使敌人产生疑窦不可。

心念转动之间，两个黑衣大汉已然提着水桶去远。

萧翎运足目力，希望能看清楚两人的去处，但因夜色幽深，两人行到了四丈之外，已然模糊难见。

他出道虽然不久，但经历的凶险之事，却是人所难及，是以遇事的镇静、沉着，大大的超越了他的年龄。

经过一阵沉思，决定在石后坐息，待天色大亮之后，先查看一下谷中形势，然后再作主意。

天色渐明，金黄色的阳光，逐走了暗夜，爬越过峰头，照射在水潭中。一线激射而下的喷泉，在碧绿的潭水中，激起了绵连不绝的涟漪。

萧翎缓缓站起身子，目光转动，回顾了一眼。

只见山谷中一片寂静，不见人影。

突然间，目光转注到潭水之中，只见水中反映出一个昂首张翅的飞鹰和一条仰首盘卧的怪蛇。

水波荡漾、那潭水中的盘蛇亦似在蠕蠕而动，那张着双翼的飞鹰，亦似在凌空飞行。

这陡然的发现，顿使萧翎有着一股强烈的兴奋，和莫名的紧张，不自觉的低声吟道：鹰扬峰、盘蛇谷，原来是潭中的映像啊！

他忘记了置身险地，杀机四伏，快步奔到那水潭旁边。

仔细看去，只见水潭中，两团模糊的黑影，即那飞鹰、盘蛇，陡然间消失不见。

抬头望去，只见阳光耀目，远处峰顶上，隐身一大一小两块突石。

萧翎心中奇道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，明明看见潭水中飞鹰、盘蛇，何以会突然间消失不见？

正想退回那大石之后，再仔细瞧上一阵，突然左后肩上微微一痛，有如被人用针刺了一下。

经验告诉他，自己已受了暗算，而且中的似是奇毒暗器，当下暗自运气，闭住了左肩上的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为何暗算在下？”

如论萧翎此刻的武功，纵然是极为细小的暗器，也不易击中于他，只因刚才水潭中反映出的飞鹰、盘蛇，心中惊奇过甚，耳目失去了灵敏。

但闻一个冷厉的声音应道：“你是谁，何以独自闯入这死亡之谷？”

萧翎凭借传来声音的方向，判断那人停身之处，陡然转过身子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一个发髯皆白的矮瘦老者，肃立在一丈开外。

不待萧翎开口，那老者已抢先说道：“你已经中了我子午透骨针，针上剧毒强烈，你如妄自行动，那只有促使毒性早发，提前死亡。”

萧翎双目神光闪动，仔细的打量了那老者一眼，只觉从未见过，素不相识，当即说道：“这区区毒针，只怕未必能真的要在下之命。”

矮瘦白髯老者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老夫那毒针，经过了七种剧毒淬炼，不论武功何等高强之人，也无法解得针上之毒，除非服用老夫的独门解药，而且必须中针后一个时辰之内服用，如是过了一个时辰，纵然老夫肯赐灵药，那也无能解得针上之毒，老夫这毒针，虽名子午透骨针，子不见午一十二个时辰必死无疑，其实生死的决定，却在一个时辰之内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萧翎啊！萧翎，岳姊姊把生死托付于你，此时此刻，你不能死。

他豪气如云，轻淡生死，只因心有所念，竟是豪气大减。

但眼下的情势，只有两策可循，一个是突然出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那老者，一个是求那老者赐赠解药……

矮瘦白髯老者心机似极敏，转眼看萧翎不动，立时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如是不畏死亡，不妨出手试试有几分生机。”

萧翎看那老者双目中神光极是充足，两面太阳穴高高突起，分明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，心中暗想道：看此人武功，决非平庸之辈，如若我一击不中，只怕不易有下手杀他的机会了，看来是不得不用些心机对付他了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和在下素昧平生，自然是谈不到恩怨二字，不知何以要对在下暗下毒手？”

白髯老者冷然一笑，道：“那要问你何以来此谷了。”

萧翎目光转动，除了这老人之外，不见他人，心中稍宽，缓行一步，道：“这山峰、深谷，乃人人可来之地，在下何以不能来此呢！”

那老人冷冷说道：“你从何处而来，到此作甚？”

萧翎缓缓向前行了一步，道：“在下久慕那姻缘峰之名，来此观赏……”

白髯老人接道：“为何进入这深谷之中？”

萧翎道：“好奇而来，别无用心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阁下能够在神不知鬼不觉下进入这座山谷之中，老夫倒也不能不佩服你了！”

话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在这绝壑两端，我都已经埋伏下人手，纵是飞鸟，也难瞒过我等耳目，但阁下却能悄然入谷，行近禁地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看来这小潭附近，就是他们的中心枢纽，口中缓缓应道：“在下漫步行来，无意到此……”

白髯老人愕然接道：“你混入谷中，也就罢了，难道沿途之上，就没有拦阻你的人吗？”

萧翎心知此刻，只有趁他精神分散之时，才能突然施袭，一举成功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有幸，信步至此，在下不幸，竟然未遇到拦阻之人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这话怎么说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在下遇上拦路之人就不能进入此谷一饱谷中景色，那是无幸，但如有人阻拦在下，我不能进入此谷，此时，也不会中你暗算了，说来岂不是大大的不幸嘛！”

他借着说话的工夫缓缓向前欺进，已然快近那老者身侧。

那白髯老者似已警觉，一吸气，陡然退出八尺，道：“站住！”

萧翎淡淡一笑道：“老丈很怕吗？”

那白髯人冷冷说道：“怕到未必，但老夫却不愿冒着受你暗算之险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道：“老丈既然不怕，那又为什么如此畏惧在下呢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你能在我们森严的戒备之下，混入此谷，那是足见高明，垂死之人的反击之力，乃是他本身功力之所聚，老夫纵然不怕你，那也用不着和你硬拼一场。”

萧翎心中暗暗叫苦，忖道：这老人武功既然高强，为人又十分机智，如是我那商兄弟能够同来，当可和他一较心机，此刻自己一人，只怕是无能对付他了。

白髯老人突然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那针之毒，即将发作，阁下感觉如何？”

原来，他看到萧翎中针很久，仍然不见毒性发作，心中大为震骇。

他哪里知晓，萧翎服过千年石菌，体内抗毒之力已然强过常人很多，又习的独门上乘内功，乾清罡气，运气封穴，严密异常，左肩后的剧毒，被他真气逼住，延展很慢。

但那子午透骨针毒性，强烈无比，萧翎虽有着上乘内功，但也只能逼使毒性发作稍缓，此刻，已然感觉剧毒在缓缓蔓延。

他心中明白，此时此刻，万不会有援手赶来，只有凭仗自己的镇静机智，设法制服那老人，迫他交出解药。这是唯一的生机。

但那白髯老人的狡猾、多疑，处处设防，使萧翎感到很少有制服他的机会，但觉毒性发作已无法再拖下去，正待奋身而起，孤注一掷，忽见那白髯老人身子一颤，脸色大变，似是陡然间，受了致命一击。

白髯老人亦有过人的镇静，举手一拂长髯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一个低微清脆的声音道：“我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用的什么暗器？”

那声音应道：“北海冰魄针。”

萧翎已然听出了来人的声音，道：“冰儿。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两丈外，大石之后，站起一身蓝色劲装的百里冰。

百里冰迅速的行了过来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好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中了他子午透骨针。”

百里冰已然行到那老人身后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这谷中有很多人，但你如敢招呼同伴，我就立刻取你之命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百里冰嫣然笑道：“我先替大哥讨过解药，再细谈不迟。”

目光转注那老人脸上，接道：“你如是用毒能手，当已感觉到我那冰魄针上的剧毒之烈了。”

白髯老人缓缓说道：“老夫纵然毒发死去，你们也难逃得性命！”

百里冰陡然伸出手去，一把扣住了那老人右腕脉穴，低声说道：“你可以不死啊，咱们去那石头后谈谈吧！”

白髯老人骤不及防，被她一把扣着脉穴，拖入一块大石之后。萧翎流目

四顾一眼，不见人踪，举步跟了过去。

百里冰右手暗加功力，那老人登时感觉到半身麻木，纵有舍命反击之心，亦是力所不能。

萧翎想到岳小钗和那玉箫郎君断魂崖底之约转眼即届，时日无多，此刻正是寸阴寸金，便即说道：“冰儿，迫他取出解药。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这位老前辈大概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左手探入袋中，取出一粒药丸，接道：“大哥，你先把这一粒丹丸吞下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冰魄针的解药，就算药不对路，吃了也是无害，大哥快服下去。”

萧翎不再多问，张口吞下药丸。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快坐下运气调息，我迫他拿出解药。”

萧翎依言盘膝坐下，运气调息。

百里冰又从袋中摸出一枚冰魄针来，在那白髯老人手臂上刺了两针，道：“你身上有毒针，当有解药，就算你不愿拿出来，我也能搜得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如交出解药呢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彼此交换，你如救治了我大哥毒伤，我也给你解药，放你而去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别说老夫难信姑娘之言，就是三岁孩童，也不信姑娘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如脱险而去，定然会传出警讯，两位还想生离此谷吗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说放了你，决不食言，只要你交出解药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妇女之言，岂能全信。”

百里冰淡淡一笑道：“好！你如不肯信我，让大哥作保如何？他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自然是一言九鼎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儿，让他取出解药，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。”

白髯老人缓缓移动左手，取出一个小小玉瓶，道：“解药在此。”

百里冰正待伸手去接，那老人突然把玉瓶投入口中，道：“姑娘如再相迫，在下咬碎玉瓶，和药吞下……”目光一掠萧翎，接道：“老朽年过花甲，换你大哥一条命，那也是死而无憾了。”

百里冰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要如何才肯交出解药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姑娘已经说过，咱们一命换一命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好！我先给你解药。”

左手取过一粒解药，送入那老人口中。

白髯老人正待吞下，百里冰突然一掌拍在那老人背心之上。

这一掌攻势奇重，只打得那老人张嘴喷出一口鲜血，连口中玉瓶也吐了出来。

那白髯老人正又待放声唤叫，百里冰已快速绝伦的点了他的穴道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

放倒白髯老人，伏身捡起玉瓶。

萧翎已感觉到子午透骨针的毒性在缓缓发作，只好全神运气，和剧毒抗拒，看她取得解药之后，心中暗道：此女虽在娇生惯养之中长大，倒是极富心机。

百里冰拔开瓶塞，倒出了两粒白色的药丸，送入萧翎口中。

萧翎吞下解药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冰儿，如非你及时赶到，小兄只怕要葬身在绝壑中了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那两位兄弟阻止不让我来，气得我和他们打了一架，他们打我不过，只好让我来了。”萧翎道：“你伤了他们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没有，我打了他们每人一掌，不过落掌很轻，点到就收……”缓步行到萧翎身前，柔声问道：“大哥伤在何处？”

萧翎道：“左后肩头上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脱下衣服，我替你取下身上毒针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男女有别，岂能脱下衣服，说道：“不成，你用宝剑，挑开我肩后衣服。”

百里冰亦有所觉，嫣然一笑，伸出纤纤玉指，暗运功力，扯开萧翎左边肩上的衣服，果见一枚蓝色毒针，深入肌肤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当心针上之毒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不要紧。”用右手大拇指和中指指甲箝住针尾，拔了出来，日光下，只见针上一片深蓝，显是淬毒甚重。

百里冰箝住毒针，却不弃去，望着萧翎说道：“大哥，这人施用这等毒物，决非好人，要他作法自毙，用他淬炼的毒针，刺他一下如何？”

那白髯老人只听得脸色大变，顶门上汗珠儿滚滚而下，但因穴道被点，虽有求饶之心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

萧翎望了那老人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快把毒针丢去。”

百里冰倒是听话的很，弃去毒针，笑道：“大哥好好养息，疗好毒伤，咱们再慢慢的收拾他。”

萧翎虽然服下解药，但却不知毒伤是否已愈，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对症下药，功效奇速，运气相试，果觉毒性已退。

百里冰突然间，变得十分娴静，从怀中拿出针线，小心翼翼把萧翎身上撕破的衣服缝好。

萧翎运息完毕，回首说道：“冰儿，你怎会带着针线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改扮男子，而且又常变身份、买来衣服不合身，只好自己改了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起身行到那白髯老人身侧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如不想死，那就不要呼叫。”右手挥动，拍活了他两处穴道。

那老人极工心计，暗中运气相试，竟然毫无中毒之征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这女娃儿明明告诉我中了北海冰魄针，怎的竟然是毫无感觉。

萧翎解开他两处穴道之后，迅速的又点了他一处穴道，缓缓说道：“看来这山谷中，只有阁下一个人了？”那白髯老人心中知此刻自己如大声言语，必将招致杀身之祸，只好低声说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，如是正面问他，决然不肯吐露实言，迫他过紧，又怕他随口捏造。

只有走蹊径旁敲侧击，问得一点是一点了，当下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如是这山谷中如你所言，守卫森严，高手甚多，我等混入此地，竟然未遇阻拦，如若这谷中高手很多，何以这么久时间，还无人赶来救你？”

白髯老人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两位如何混入谷中，老夫是百思不解，如论

这两面谷口处防守的森严，那确实飞鸟难渡，两位已入谷中，我等就该接到信息。”

萧翎冷然说道：“老丈满口胡言……”

白髯老人接道：“阁下如是不信，那也是无法的事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，不用和他多费唇舌了，用他的毒针刺他一针，看他还敢胡言乱语不敢！”伸手往那老人袋中，找出毒针，疾向左臂刺下。

任那老人阅历丰富，见闻广博，遇上这位刁蛮的姑娘，也是胆颤心惊，无计可施，急急说道：“姑娘且慢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儿住手。”心中暗自好笑：我在费尽心机，想骗他说一点内情，看来还不如她这直戴了当的法子有效。

百里冰手中毒针轻轻在那老人脸上划过，道：“说一句虚言，我就刺你一针，说两句刺两针，不折不扣。”

白髯老人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姑娘要问什么？”

百里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大哥，咱们要问他什么？你快些问吧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位姑娘有时聪明得玲珑剔透，有时却糊涂得可笑。当下说道：“老丈如肯据实相告谷中详情，在下当可不计你暗算之仇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中了北海冰魄针，自是死定了。”

萧翎抬头问道：“冰儿，有解药吗？”

百里冰摇头笑道：“我那冰魄针上如有毒，他哪里还能活到现在。”

白髯老人虽然早已觉到针上无毒，但心中却想拖延时间，说道：“北海冰魄针，乃北海冰宫中绝毒暗器，天下有谁不知……”

百里冰接道：“北海冰魄针，分有毒无毒两种，你这糟老头子，哪用得着施展毒针打你！”

萧翎道：“老丈留心听了，这谷中荒凉异常，老丈等在此谷中，有何用心？”

白髯老人沉吟不答，显然，萧翎这一问，问得他大费思考。

百里冰右手一沉，在那老人手背刺了一针，道：“说啊！”

这子午透骨针，毒性奇重，中毒处立时一片紫红。

白髯老人脸色大变，双目圆睁，望着百里冰，双目充满仇恨怨忿。

萧翎迅速的拔开瓶塞，倒出一粒解药，投入那老人口中。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，那瓶中还有几粒解药。”

萧翎道：“尚余三粒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刺他第四针，那就没有救了。”

白髯老人被毒针刺中之后，心知自己穴道被点，无法运气和剧毒抗拒，立刻之间，即将毒发身死，油生拼命之心，但服下解药之后，保住了性命，登时又生出惜命之心。

但闻百里冰接道：“快说啊！”又扬起手中毒针。

娇艳如花的百里冰，在那老人的眼中，比蛇蝎更为可怖，看她扬起毒针，急急说道：“在下来此寻找一处宝藏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宝藏？”

百里冰笑道：“他如再不回答，我就在他嘴上刺它一针。”

白髯老人急道：“说起来，也不算什么宝藏，只是几件武林前辈的遗物。”

萧翎暗道：此人果然狡猾，说的既非虚言，也非实话，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几件武林前辈的遗物，那是寻找禁宫了。”

白髯老人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萧翎自见那水中飞鹰、盘蛇的映像之后，已知此地正是自己苦苦寻找的禁宫，但那禁宫之钥和图案都在自己身上，何人竟然有此能耐，不用图案，寻到此地？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缓缓问道：“老丈在这谷中，留住了很久吗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五年左右。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五年时光，定然已寻到了禁宫所在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只知在这纵横数十里的山谷之中，却不知位置何在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是说，禁宫还未找着了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如是早日找得禁宫，我等也不会留在此地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听老丈之言，好像说这山谷之中，住了很多人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正是如此，阁下如是不肯相信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老丈能用暗器无声无息的击中在下，足见其手法高明了……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过奖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惜你这般身手，却是甘心为人所用，充作奴仆。”

白髯老人似想出言反驳，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。

萧翎淡然一笑，接道：“老丈在这山谷之中，只怕也非首领人物。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老夫乃四大监工之一……”

他似是自知说漏了嘴，突然住口不言。

百里冰冷冷接道：“你在这山谷中，监的什么工？”

对这位花枝样的俏姑娘，他却有着一一种深深的畏惧，听她问话，竟然是不敢不答，当下应道：“咱们在这山谷之中，寻找一处主藏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你是四个监工之一，雇用多少工人呢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山谷之中，有两百余人，但此刻，只余一百余人了。”

萧翎看那百里冰单刀直入的相问，那白髯老人，就一件一件的详答，心中暗自好笑道：这人老于世故，狡猾无比，但遇上这位刁蛮的小姑娘，反而无法应付，问一句应一句，竟是不敢隐瞒，只因他知道她胸无城府，不计后果，手执毒针，说扎就扎，看将起来，多智者未必是智，拙者也未必就拙了。

但闻百里冰问道：“那些人呢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死了。”

萧翎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问问他的姓名。”

百里冰望着萧翎嫣然一笑，目光转到那白髯老人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在江湖之上，有何绰号？”

白髯老人想到自己亦是成名江湖多年人物，如今在小姑娘逼迫之下，竟是无所不言，如是日后传扬出去，那可是留人笑柄。只觉脸上一麻，竟又挨了一针。

百里冰打开玉瓶倒出解药，捏在手中说道：“你如想留下美名，那就不用说了，但此处除了大哥和我，再无别人，你死后再是英雄，也是无人知晓。”

那白髯老人急道：“老夫潘龙，江湖上称号子午判。”

百里冰把手中一粒解药，投入了潘龙口中，却把另外两粒，随手抛去，说道：“这太麻烦了，你最好别再挨最后一针……”

语声一变，冷漠地接道：“谷中既有一百余人，何以不见人踪？你们在此动工有多少日子，挖出了什么宝藏，如有一句虚言，那就别想活了。”

潘龙看她手中毒针，在日光下蓝芒闪动，急急应道：“在此动工，已四年有余，凡是入谷做工之人，除非死亡之外，别想再离开此地，为避人耳目，所有之人，白日进入山洞之中休息，晚间工作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另外三大监工的武功如何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个个武功高强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主脑人物是谁？”

潘龙道：“沈木风。”

萧翎只听得心头一凛，暗道：那沈木风果然厉害，竟然被他寻得禁宫，此人机智绝伦，心狠手辣，而且眼线遍布，各大门派中，都有他的眼线，实是一代枭雄人物！

百里冰望望萧翎，道：“大哥，还问什么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问问他这谷中之人，住在何处？三个监工现在哪里。”

潘龙道：“不用叫她转问了，在下说出就是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这两侧山壁，已被我等打了甚多山洞，白昼之间，全都隐住山洞之中了！”

萧翎道：“就事而论，贵谷中防守不够森严，我等擒得阁下甚久，何以不见有人来救？”

潘龙道：“四五年来，谷中从未发生过事故，故而戒备方面，松懈了不少，但两侧谷口，戒备却是森严无比，两位如从谷口行来，决不能逃过他们的监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是咱们却平平安安的行入了你们核心之地。”

潘龙突然抬起头来，道：“除非你们从两侧削壁间下来，但那是不可能的事啊！”

萧翎道：“那三大监工居住之处，还有那些工人，都从何处请来？”

潘龙道：“因这山谷中的工程，十分艰巨，不是普通人能够负担得了，所以，在此谷中的工人，大都是武林中的人物，必得有些武功基础，才能应付，所以死亡之后，很难补充。至于另外三位监工，都住在三号石洞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用什么方法，才能混入工人群中，不会让人发觉？”

潘龙道：“这个很难了……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，他既然不知道，那也不用留下这个祸患，宰了算啦。”

潘龙知她说宰就宰，决不虚言恐吓，急急说道：“办法只有一个，但说出来，只怕两位不肯相信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先说来听听？”

潘龙道：“这谷中工人共分为四组工作，四大监工各带一组，每组五十二人，数年来，多有死伤，现只余下一百余人了，老夫名下还有三十一人，这三十一人，老夫一眼之间，就可以认出他们，如想鱼目混珠，决不可能，其他三大监工，和老夫情形相同，属下之人，个个都熟悉异常，但对别组中人，因接触很少，印象模糊。两位如想在谷中停留不为发觉，只有混入老夫这组工人群中，此刻，放了老夫，由老夫去取两套旧衣，两位易容改扮，在老夫默许之下，就不会被人发觉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们如何能够信得过你？”

潘龙道：“这是唯一能使你们在谷中停留不为人发觉之策，除此之外，再无良法。”

望望天色，接道：“四大监工轮流巡视全谷，内防工人逃走，外防敌人入侵，在下轮值时间已将过去，届时，由另一监工接我当值，如若不见在下，

心中自然动疑，势必传出警讯，那时，两位决难隐藏得住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如若我们此刻放了你，由你传出消息，不用再发警号，我和大哥一样要被你们搜寻出来，那就不如此时先杀了你。”

潘龙道：“老夫一诺千金，既然答应了，决不会再生阴谋陷害你们。”

百里冰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有一个办法，如若他要陷害我们，他也不能再活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爹爹传我一种武功，近乎点穴，但和点穴却大不相同，如若点他一处穴道，必须要推开另一处穴道才能解救，爹爹曾经告诉我，这是我们北海独门手法，江湖上决无一派人知晓，但如那点伤的穴道在十二个时辰内不经解救，伤穴的积血就凝结成伤，七日后溃烂而死，虽然死得很慢，但却死得很痛苦。”

潘龙道：“如若要诚心出卖你们，我就忍受一十二个时辰，等你解开我的穴道之后，我再出卖你们不迟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你没有机会的，我解救你伤穴之前，再点你另外一处穴道。”

萧翎心想为了要早日查出禁宫所在，只好行险求成了，当下便说道：“冰儿，就依你之见，放了他吧！”

百里冰出手施展独门手法，暗伤了潘龙一处穴道，又拍活他两处被点穴道，道：“我们在此等你、半个时辰不来，你就算自食诺言不会来了。”

潘龙站起身子，一语不发的举步而去。

百里冰望着那潘龙临去的激愤之情，摇抚头道：“我瞧他不会来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准备应敌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很久没有打架，今日可以打个痛快。”

萧翎一心惦念着岳小钗的安危，心中愁苦，挣坐不言。大约过有半住香的工夫，潘龙果然如约而至，中着两套破烂的衣服和半碗炭灰，说道：“两位换过衣服之后，最好把身上的皮肤涂黑，这位姑娘还得盘起头发，易作男装。”

萧翎拿起衣服换过，百里冰却躲入大石之后，易钗而弁。

百里冰身材娇小，但衣服却很大，穿在身上，十分难看，再加脸上、手上，涂上炭灰，看上去像极了一个小叫化子。

潘龙道：“两位跟我来吧！”转身向外行去。

萧翎暗中戴上千年蛟皮手套，以备紧急应变，快行两步，紧追在那潘龙的身后而行。

如是一觉出情势不对，立时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出手制服潘龙。

潘龙带着两人，行约十余丈，到了一处崖壁之下，伸手在壁间一推，一扇石门应手而开。

一股浓重的汗臭气，随着那开启的石门冲了出来。

萧翎江湖阅历大增，并未立时冲入室内，目光转动，四顾一眼，只见那石室地上，铺着棉被，上面横躺着几十条大汉，鼾声交作，此落彼起，不禁一皱眉头，暗道：我萧某堂堂男子汉，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也还罢了，但那百里冰姑娘，乃是千金之躯，岂可和这些人杂居一起。

潘龙已瞧出萧翎面有为难之色，缓缓说道：“此地就是这样，唉，数年来，我们都一直住在这深谷之中，除了死亡之外，每天都有着很沉重的工作，直累到精疲力竭才得休息，一躺下去，个个都和死人一般……”

萧翎油生同情之心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这些人何苦如斯！”

潘龙道：“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除了工作之外，只有死亡一途。不愿死亡，就只有不停的工作下去。”

萧翎心中暗暗想道：那沈木风既然未得到那禁宫之钥，何以竟知这禁宫在此，派遣这么多人前来寻找禁宫，而且连续数年之久，大有寻不到禁宫，就永不休止的用心，此人的恶毒、坚毅，确非常人能及。

但闻百里冰柔声说道：“和大哥在一起，就是再苦一些，我也不怕，大哥不用为我愁苦。”

萧翎道：“冰儿，委屈你了。”

百里冰伸出手去，拉起萧翎左腕，行到一面靠壁之处，坐了下去，脸上笑容隐隐，果是不见愁苦之色。

潘龙道：“两位好坐，老朽去了。”

转身而去，随手带上室门。

那石地之上，虽然铺着棉被，但年日甚久，早已腐朽，百里冰一伸腿，嗤的一声，棉被撕破了一个大洞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咱们应该想个法子，救救这些人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咱们去把四大监工杀了，他们不就可以自由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先忍受一日，了然全盘内情再说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不再多言，闭上双目，依壁而坐。

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，石门突然被人推开，一阵凉风吹了进来。

萧翎微启一目望去，只见潘龙手执着一盏绿色灯，带着两个人行了进来。

左面一人身着天蓝长衫，黑髯及腹，脸色红润，有如童子，手中提着一个二尺长、两尺宽的描金箱子，正是璇玑书庐主人，宇文寒涛。

右面一人身着华服，竟是百花山庄二庄主周兆龙。

萧翎一拉百里冰，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冰儿，慢慢躺下。”百里冰倒是听话的很，依言躺了下去。

宇文寒涛和周兆龙缓步而入，一面低声交谈，也未留心到两人。

萧翎凝神听去，但闻那周兆龙说道：“宇文兄，大庄主对此事寄望甚深，且经过他再三考证之后，证明那禁宫确然就在此地，大庄主亦曾亲自到此勘查数次，但始终无法找出一点线索。”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沈大庄主遣来数百武林中人，在这山谷挖掘数年，难道就没有找出一点眉目吗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遣来此谷之人，虽非一流高手，但都具有武功基础，而且又是年轻力壮之人，其耐苦和工作能力，都非常人能及，但工作数年，死亡逾半，竟然是丝毫未能找出头绪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虽只匆匆一瞥，但已瞧出这几座山峰，都是极为坚牢的花岗岩，别说区区数百人力，就是积聚上万儿八千劳工，也难在数年之中把这山势改变，个中机巧，学问甚大。”周兆龙接道：“不错，大庄主请宇文兄来此，就是要借仗大力，找出那禁宫所在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转动，望了横卧石室中数十大汉一眼，目光转注潘龙的脸上，问道：“目下这山谷之中，还有多少工人？”潘龙道：“总计四组，大约一百二十余人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手下还有多少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三十三个。”

原来二十一人，加上萧翎和百里冰，合为三十三个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就他们之中选出两个武功较好之人，我要带他们同去勘查四周山势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那宇文寒涛与我虽然见过几面，但印象很浅，我再经过这番化装，不难瞒得过他，但那周兆龙却是相处甚久，只怕记忆深刻，一不小心，就要被他瞧出破绽，千万不要被他选上才好。

只见潘龙就地上横卧之中，推醒两人。

宇文寒涛一皱眉道：“可否找两个清秀一点的人。”

原来，那两个入选之人，都是生的身躯高大，呆头呆脑。

周兆龙目光一转，望着萧翎和百里冰道：“这两人衣服比较干净，叫他们起来瞧瞧。”

萧翎和百里冰，虽然也是穿的旧衣，但两人衣服，乃余下旧衣，收存很久，看将起来，自是较其他之人的衣着新洁多了。

潘龙无可奈何的行到萧翎身侧，推了两人一把，道：“起来。”

原来，他不知两人姓名，无法呼叫两人。

萧翎硬着头皮，拉起了百里冰。

周兆龙做梦也想不到，萧翎会混在这工人群中，望了两人一眼，笑道：“这两个人生的倒还灵巧，只是脏了一些，洗去脸上污灰，换上新衣，大概还可使唤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也只好将就一些了。”

百里冰心中暗自骂道：你这长胡子，本公主何等身份，听你支使已是委屈之极，你还要将就一些，日后犯我手中，非要你执鞭随镫，作奴为仆不可。

萧翎担心被那周兆龙看出身份，虽不畏惧，但却尽弃前功，木然而立，不敢和那周兆龙目光相触。

潘龙心中也和萧翎一般，大为担心，怕那周兆龙问起两人来历，无言可答。

哪知周兆龙并未注意两人，低声对宇文寒涛道：“宇文兄，大庄主于启开禁宫之心，焦急如焚，面告兄弟，三日之后亲自赶来，希望宇文兄，能在三日之中，勘查出一些眉目，大庄主到此之后，也好有个交代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刻天色入夜，明日天亮，才能工作……”

目光一掠潘龙接道：“你传周二庄主之令，今宵工作暂停。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宇文寒涛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，接道：“你要他们洗去脸上油污，再换过一身衣服，好好休息一夜，明晨带他们去见我。”言罢，和周兆龙联袂退出石室。

潘龙送两人到石门口，目睹两人去远，返身对萧翎道：“两位跟我来。”

萧翎、百里冰出得石室，抬头看去，但见满天星斗，已然是深夜时分。

潘龙执灯带路引两人进入了另一座石室之中，举灯四下照射了一阵，不见有人，才缓缓关上室门，低声说道：“适才两位见到那手提箱子的长髯人，乃江湖中大有名望的璇玑书庐主人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宇文寒涛。”

潘龙道：“你认识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身着华服的少年，是百花山庄二庄主周兆龙，对吗？”

潘龙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阁下是何身份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在这深谷之中，居住甚久，不知江湖情势正有着剧烈的转

变，天下英雄都已奋起和百花山庄为敌，沈木风急于要开启禁宫，也是为了此事，至于在下的姓名，说了潘兄也未必知晓，不说也罢。”

潘龙道：“阁下既不愿以姓名见告，不知可否说明，阁下和百花山庄，是敌是友？”

萧翎道：“是敌，如若在下和那沈木风是朋友，那也不用自行潜入这山谷中来了。”

潘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也是为禁宫来了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潘龙缓缓说道：“你既然认识那周二庄主和宇文寒涛，想来两人也认识你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潘龙道：“明日两位洗会脸上遮掩本来面目的炭灰，见那周二庄主和宇文寒涛，岂不要当面拆穿内情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要潘兄设法了。”

潘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两位如被发觉是混入这山谷中别有所图，不但两位要被立刻处死，就是在下亦要身受牵累……”

萧翎道：“处死！只怕那周兆龙还无此能耐，但在下此刻，还不愿暴露身份。”

潘龙道：“唯一之策就是两位要设法隐去本来面目，小心应付，不让他们发觉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只要你不暗中告诉他们，他们怎会知晓。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为两位设法，也要为自身生死打算。”

萧翎道：“潘兄如能相助，在下日后必有一报。”

潘龙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良久之后，才缓缓接道：“两位可有易容药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没有，看来只好就地取材，借用炭灰了。”

潘龙道：“两位混在工人群中，炭灰涂面，或可瞒过那周二庄主和宇文寒涛的双目，单独和两人走在一起，决难瞒过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谁要你找我们出来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周二庄主指明两位，在下何能拒绝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昔年在江湖上走动时，为了隐秘行踪，有一副人皮面具，进入此谷之后，面具尚未弃去，可惜只有一副，无法分配两人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有得一副，已够用了，在下这位妹妹，他们从未见过，只要能掩去女儿面目，那就成了。”

潘龙探手从贴身内衣中，取出一副人皮面具交给萧翎，道：“这面具戴上之后，面色青黄，若有病容，戴上之后，就不可轻易取下，在下已经尽力相助，两位能否逃过他们的观察，要看你们的机智，时光不早，在下送两位回去休息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哥，你现在戴上如何？先给我瞧瞧是何模样？”

萧翎忙带上了人皮面具，百里冰看了后微笑道：“果似有病一般，也似老了很多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很好。”

潘龙拿起灯笼，道：“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走吧！”当先向前行去。

萧翎突然说道：“潘兄止步，在下忘了一件事。”

潘龙手已触及石门，闻声止步，回头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翎回顾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冰儿，解了他的穴道。”

百里冰怔了一怔，但仍依言而行，走近潘龙，解了他身上穴道，问道：“可要再点他一处？”

萧翎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……”

目注潘龙一抱拳，道：“潘兄盛情，兄弟领受，彼此以诚相待，用不着再动手段了。”

潘龙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果然是君子人物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之上，道义当先，潘兄既然把在下看作朋友，在下敢不以诚相见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呀！怎能这样信他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冰儿，潘兄是位血性朋友，他在此担当监工，必有苦衷。”

潘龙不再多言，打开室门，送回两人。

一夜匆匆，次日天色一亮潘龙就赶来石室，并且替那百里冰带来了易容之物。

百里冰一面动手易容，一面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当真去听那人使唤吗？”

萧翎点点头应道：“不错。”

潘龙眼看很多工人醒来，这时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快些走了，周二庄主已在等候两位。”

这时，天色已亮，东方天际泛出现一片金色的云彩。

潘龙低声说道：“两位如能从容应付，当不致露出马脚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承指教。”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身着劲装，年约五旬左右的大汉，和另一个身着青色长袍，缺少一耳的白髯老者，并肩站在路中等候。

潘龙一抱拳，道：“有劳三位等候。”

那缺去一耳的老者打量了萧翎和百里冰两眼，道：“这一位吗？看上去病得很重。”

潘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邓兄说的也是，此人病了很久，刚刚才好些，想不到二庄主一眼就瞧上了他们。”

那姓邓的缺耳老者，目光转到百里冰脸上，笑道：“这小子倒是生得轮廓清秀……”

潘龙道：“可惜二庄主选上了他，否则兄弟就把他奉赐邓兄。”

缺耳老者道：“君子不夺人爱，兄弟喜他清秀可爱，潘兄想必亦甚喜爱了……”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这两位兄弟似很少见过。”

潘龙心中暗道：连我还不知晓他俩的姓名，你自然是知道了。口中却应道：“兄弟这两位属下，一个多病，休工多日，一个经常留在石室中做些杂事。”

缺耳老者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两个身着劲装的大汉，突然齐声说道：“两位不用谈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了，那周二庄主恐已候驾甚久，等的耐了！”当先转身行去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三人衣着整齐，大约是另三大监工了。

潘龙和缺耳老者，果然不再多言，齐齐举步而行，紧追在两个劲装大汉

之后。

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要多多忍耐，不可轻易出手。”

百里冰点点头，道：“我瞧着大哥举动就是。”

## 第十四回 敲石取沙求证

萧翎暗中留神打量着谷中形势，尽其所能的记忆着各处草丛和岩石，他心中明白，此刻的处境，险恶无比，如能多熟记着一处地形山势，就可能多一分生存的机会。

忽闻得水声潺潺，又到了小潭旁边。

抬眼望去，那一线喷泉，仍然是激射而出，清澈的潭水中，荡起了波波涟漪。

宇文寒涛站在小潭旁边一块丈余高的巨岩上，手中拿着笔纸，不知画些什么。

周兆龙背着双手，呆呆的望着潭水出神。

萧翎突然想起，那水底中泛现的飞鹰和盘蛇，莫非被周兆龙发觉了不成？

他误服千年石菌，目力的敏锐，超越常人甚多，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周兆龙凝注潭水中，似有一片红色的影子，在碧绿的潭水中微微晃动。因为相距过远，萧翎无法清晰的看出那红色影子是何物聚于水中。

潘龙等四大监工，似是对周兆龙和宇文寒涛有着无比的敬畏，竟然不敢出言惊扰，一排横立，站立巨岩之后。

足足等了有半个时辰之久，宇文寒涛收了纸笔，跃下石岩，潘龙等才齐齐抱拳作揖，道：“见过宇文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四位来了很久吗？”

潘龙应道：“来了很久，不敢惊扰宇文先生的工作。”

这时，周兆龙也回过头来，望了潘龙等四人一眼道：“大庄主一两天内就要赶来，尔等可要小心布置，别让敌人混入谷中。”

那缺耳老者道：“二庄主但请放心，谷中防守，森严无比，别说人了，就是一只飞鸟，飞入谷中，也难逃我等布下的耳目监视。”

周兆龙神色严肃地说道：“此刻的形势和往昔不同，近日江湖出现了一个人，专门和咱们作对，而且武林中亦有很多高手，任他驱使……”

那缺耳老者接道：“什么人这么大胆子，竟敢和咱们百花山庄为敌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尔等久居幽谷，不知江湖中事，那人姓萧名翎，年事很轻，但武功却是高的出奇，连大庄主都对他有些忌惮。”

四大监工同时听得一呆，齐声接道：“大庄主和他动过手吗？”

在四人心目之中，那沈木风的武功、才智，无一不是当世第一，陡然间，听到有一个人，能使沈木风心生忌惮，实是非问小可。

但闻周兆龙说道：“大庄主虽未正式和他一决胜负，但却有着数度的短暂交手，那人确是一位很少遇见的劲敌……”

大约周兆龙心知再说下去，难免有伤沈木风的尊严，话风一转，接道：“据本庄的眼线传报，那萧翎也进入了武夷山中，尔等要特别小心就是。”

四大监工齐齐抱拳作礼，应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潘龙心中一动，转脸望了萧翎一眼。

周兆龙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们不用留在此地，小心防守入谷之路。”

潘龙欠身一礼，道：“二庄主选得两位听差之人已经带到了。”

周兆龙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，道：“那人有病吗？”

潘龙道：“大病初愈不久。”

周兆龙点点头道：“好！你们去吧！”

四大监工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潘龙刚刚转身行了两步，突又闻周兆龙道：“潘龙，你留下来。”

潘龙应了一声，又转身行了回来。

周兆龙不再理会几人，却转脸望着宇文寒涛，道：“宇文兄，可曾找出一点眉目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道幽谷虽然很长，但讲雄奇幽深却在小潭附近，沈大庄主能够找出重心所在，足见才智过人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可是两百多个雄壮工人持续了数年之久，仍然是找不到一点头绪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刻，在下亦难确定，必得勘查过全谷之后，才能作出断论，不过……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过什么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过这一线喷泉，有些奇怪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哪里奇怪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论这水势的强大，这喷泉应该是一个大瀑才是，这山地水脉，似是在此汇聚，何以只有一线喷出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宇文兄之意，可是说这一线泉水，是被人工限制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目下只能说有此可能，难作断论！”

语声微顿，接道：“在下有一事不解，要请教二庄主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在下知无不言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是否已得到禁宫之钥？”

周兆龙微微一沉吟，道：“如若大庄主已得到禁宫之钥，那也不用在这山谷中摸索数年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沈大庄主，未得到禁宫之钥，何以能知禁宫在此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详细内情，在下亦不清楚，好像是大庄主从一个人的口中听到一点内情，说那禁宫就在此地。那时大庄主还在练功期间，但却亲自赶来勘查两次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大庄主一向稳健持重，如若未找出什么证明，决不会派遣这么多工人连续工作数年之久了。”

周兆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庄主第二度来过之后，就决心遣人来此，想必是找到什么可信之征，但两百多健壮工人，在此工作数年之久，竟然是毫无一点眉目，因此不得不劳请宇文兄的大驾了。”

宇文寒涛点点头，道：“这深谷形势，表面看去，并无什么奇怪之处，但却雄奇暗藏，龙脉隐伏，如非行家，却是不易瞧出，大庄主派遣工人来此，足见已看出此谷形势了。”

周兆龙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在下怎的瞧不出来呢？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区区能指说一两点特异之处，二庄主就不难觉其怪异了。”

萧翎站在一侧，凝神倾听两人谈话，心中暗道：这宇文寒涛自号璇玑书庐主人，看来倒非是不学无术的人，只可惜文人无行，竟然和沈木风等为伍自甘沦入魔道。

心中念转，双目却瞧着那宇文寒涛举动。

只见宇文寒涛扬起右手，指着那一线喷泉上面的崖壁，道：“二庄主请仔细看，那泉山崖壁有何奇异之处？”

萧翎顺宇文寒涛的右手望去，只见上面一片光滑的崖壁，色呈暗红，极是悦目，除此之外，再也瞧不出有何不同之点。

但闻周兆龙说道：“宇文兄，那崖壁除了色泽悦目之外，在下实在看不出有何可疑之处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好啊！原来他也瞧不出来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二庄主稍微留心一些，当可瞧出那一片山壁，和这深谷中其他的石壁都不相同，是吗？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我怎生这样无用，这样简单的事，竟然是瞧不出来。

周兆龙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除此之外呢？”

言下之意，显是对宇文寒涛的解说不大满意。

萧翎暗暗忖道：那周兆龙和我一般，明明是未能看出，但却偏要故作姿态……

只听宇文寒涛接道：“这事看来简单，事实上却是重要的很，在下虽还未登上石壁细看，但大致不会错，那片崖壁的外层，有着巨大的变化……”

周兆龙道：“什么变化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又是学问了，这谷中石岩，多属花岗，虽然坚硬如铁，但如能找出纹脉，却又极易采取，只可惜辨认纹脉不是易事，非此能手，很难找得出来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如若在下的料断不错，若干年前，那一片断崖，并非是如此光滑，而是巨岩突立，和其他之处的崖壁一般……”

周兆龙自作聪明地接道：“是了，宇文兄之意，可是说那壁上突出巨岩被人工铲去，是吗？”

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如若那崖壁上有两处突岩断去，稍有阅历之人，就不难瞧出，但如把那一片崖壁上的突崖用人工铲去，反不易被人发觉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伸手指着那耸崖下一片巨石，接道：“如若那壁上突岩是人工铲落，那被铲落的一片突岩，就会落在岩下小潭旁边，不过，在下无法断言铲落突岩之人，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也无法料定那人铲下突岩的用心何在。”

周兆龙喜道：“照宇文兄这么说来，那禁宫就在这附近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就不敢断言了，这深谷之中，如若真有禁宫，在下自信在十天半月之内可能找出建筑之处，如若此地并无禁宫，在下纵然能指点几个可疑之处，又有何用？”

周兆龙点点头道：“宇文兄说的是。”显然，周兆龙已为宇文寒涛胸中所罗博广学问折服。

宇文寒涛突然回顾了百里冰一眼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你过来！”

百里冰依言行了过去，闭口不言。

萧翎一提真气，暗作戒备，生恐百里冰一开口，露出马脚。哪知百里冰直走到宇文寒涛身前数尺，竟是不发一言。

宇文寒涛伸手指着那一线喷泉，道：“你到那喷泉旁侧，敲一块石头下来。”

百里冰神色木然的转身向崖壁行去。

萧翎暗暗吁一口气，道：这冰儿果然聪明，她心中知晓很难学得男子口

音，索性就不说话。

周兆龙突然把目光转注到萧翎身上，道：“这人怎的像木头一样，连话也不会说吗？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他们在谷中工作甚久，平日很少说话，早已养成习性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两人以后不用做工了，听候宇文先生差遣。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那一线喷泉，距地虽有四丈多高，但其间岩石突立，攀登并非难事，以百里冰轻功而言，不需两个飞跃即可登上，但她却手足并用，缓缓攀登而上。

萧翎心中大悦，暗道：看来，冰儿应变的智慧，实不在我之下。

留神看去，只见宇文寒涛双目神凝，一直瞧着百里冰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宇文寒涛已对冰儿动了怀疑不成？此人果非是不好对付的人物。

百里冰爬到那一线喷泉旁侧，就地取了一块山石，敲下一片突岩，又缓缓爬了下来。

她举动沉着，始终是不慌不忙，宇文寒涛虽然全神全意的查看，也是瞧不出一点可疑。

百里冰手执一片岩石，回到宇文寒涛身侧，恭恭敬敬的递了过去。

宇文寒涛伸手接过，把在掌心之上，在日光下仔细瞧着。

小小一片岩石，但那宇文寒涛却如鉴赏明珠、珍画，翻来覆去的看，足足有顿饭工夫之后，才转眼望着周兆龙道：“沈大庄主一定会来吗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一定会来，而且就在一两天内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心中还有几点可疑，如若能够求证明白，或可不负周兄和大庄主的厚望了，兄弟此刻在山谷走动一阵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听他口气，似是已成竹在胸了。

周兆龙道：“在下奉陪宇文兄走走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用了，有一个带路之人就行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一掠萧翎，道：“你能行动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病势已愈，早可以行动自如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你们两位跟我来吧！”

潘龙突然一横身，拦住去路，道：“谷中埋伏甚多，宇文先生一人行动，只怕有很多不便之处。”

宇文寒涛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我带他们两位同行。”

潘龙接道：“这两人在谷中都是工人身份，那守护谷口之人，不会认识他们，同时他们也不知道联络的暗号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是非你带路不可了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二庄主不和先生同行，只有从四大监工之中选出一人替先生带路了。”

宇文寒涛笑道：“你就留这里吧！”

潘龙目注周兆龙，不敢做主接言。

周兆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先生是咱们百花山庄的贵宾，此番深入荒谷，亦是为了咱们百花山庄的事，你们要好好的侍候。”

潘龙一抱拳，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周兆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勘查谷中形势，兄弟不奉陪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周兄请便。”

目光转注到潘龙的脸上，接道：“我们由东面入谷，已经大约的瞧过了来路形势，你现在先带我瞧瞧西面情形。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带路。”

当先向前行去。

宇文寒涛提起描金箱子，紧随在潘龙身后而行。

萧翎以目示意，让百里冰走在宇文寒涛的身后，自己却落后一丈随行。

他一脸病容，别人只道他身体不适，落后而行，自是不会引起他人的疑心。

萧翎心中最担心之事，就是怕那潘龙中途变卦，毁去承诺，暗中把内情告诉周兆龙和宇文寒涛，是以，时时刻刻留心着潘龙的举动。

哪知潘龙在举动、言词之间，竟是有意的替自己遮掩。

潘龙带路而行，走约数十丈，沿山谷折向北去。

转过一个弯子，谷底形势，忽然一变。

极目荒草，深及腰际，连绵数十丈，又折向西面转去。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好一处隐身之地，今宵设法招来中州二贾，隐身在此荒草之中，也好多两个应变的人。

但闻潘龙说道：“宇文先生，这山谷地质很是奇怪，似是每一段都不相同，转过前面那处小弯，谷底成了一片沙石之地，寸草不生。”

宇文寒涛放下手中的描金箱子，道：“好地方啊！看来是不会错了。”

他有感而发，自言自语，但萧翎却听出他言中之意，心中暗道：看来这人果然是读书不少，尤其对地质方面胸罗甚博。

但这座幽谷，确也是怪异得很，似是每一段都有着不同的地质，那巧手神工包一天选择此地，建筑禁宫实非无目的了。

只见宇文寒涛放下手中木箱，盘膝坐了下来，打开箱子，取出了纸笔，以箱作案画了起来。

萧翎很想瞧瞧他画的什么，但恐怕行的过近，引起他的疑心，只得远远站着望去。

隐约可见，宇文寒涛在那纸上，画了一个小峰，下面是很多数字。

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之久，宇文寒涛才站起身子，把纸笔放入箱中，道：“这深草之中，有路可以通行吗？”

潘龙道：“这乱草虽深，但却不生虫蛇，毫无危险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，你走在前面带路。”

穿过了数丈深草，景物果又一变。

但见黄沙一片，蔓延开去。

这情景，有如大漠景色，只是具体而微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想不到，这座山谷之中，景物如此多变。

但见宇文寒涛取出一个布袋，抓起两把黄沙，放入袋中，道：“过去这黄沙路，是何景物？”

潘龙道：“走完黄沙，是一片白色卵石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走完那卵石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又是一番景色，绿草如茵，山花芬芳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再往前走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草色渐枯，直达尽处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那尽处又是何等景物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一道绝壁拦路，把山谷截作两断，那一面就是武夷山中有名的万蛇谷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何谓万蛇谷？”

潘龙道：“那谷中万蛇群集，种类繁多，各种怪形、奇毒之蛇，无所不有，故有万蛇谷之称。”

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去替我取两块白卵石来，再替我采一些小花、枯草。”

潘龙道：“宇文先生不去了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明日我再去看看。”

言罢，放下木箱，盘膝闭目而坐。

他似是十分疲累，片刻间，已然进入禅定之境。

潘龙回顾萧翎和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好好的侍候宇文先生。”

转身急奔而去。

百里冰举起右手，缓缓向宇文寒涛背上点去。

原来，她想到了制眼那潘龙的手段其灵，想以同样手段，制服这宇文寒涛，反为己用。

萧翎心中大惊，喝止亦自不及，也不能大声喝叫，右手疾伸而出，发出内力，一股暗劲逼去，挡开百里冰的右手。

百里冰感觉到一股暗劲涌来，力量十分强大，震开自己右手，但她已瞧出是为萧翎所发的强力，是以，未曾呼出声。

萧翎回顾了一眼，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冰儿，不能伤他。”百里冰微微一笑，向后退去。

她心中本有一套计划，只是处境不同，无法解说。

宇文寒涛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幽谷之中，两个工人，竟是萧翎等所扮，这片刻的入定，已经历了一次大劫。

等候了半个时辰之久，潘龙才急急奔回，手中分执着山花、枯草，和一块白色山石。

萧翎见他停下身子之后，仍然喘息不停，显然是这一段路，并非很近。

潘龙看那宇文寒涛，闭目而坐，也不敢出言惊扰，只好在一旁等候。

又过了半个时辰左右，宇文寒涛才缓缓睁开双目，望了潘龙一眼，道：“辛苦了。”

伸手接过白石、山花、枯草，放入木箱之中。

百里冰心中暗道：这人什么东西都放在那木箱之中，如是想法子把他木箱偷走，那就是猢猻没有棒子耍了。

她心里打主意想偷那宇文寒涛的箱子，想到高兴之处，不禁望着萧翎微微一笑，双唇启动，露出一口整齐细小的贝齿。

萧翎一皱眉头，暗用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冰儿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”

只听宇文寒涛说道：“潘兄，在下有数事请教，不知潘兄是否愿意相告。”

潘龙有些受宠若惊，急急欠身说道：“不敢当，宇文先生下问，在下是知无不言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诸位在这谷中数年之久，一半工人累死，那工程定然很艰苦了。”

他问的十分技巧，意图难明，不露痕迹。

潘龙道：“我等一切遵照大庄主的指示施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如何指示？”

潘龙道：“大庄主的意向，选择四处山壁，分头动工，进入山腹，而且不许外人瞧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各位工程进度如何？”

潘龙道：“动工时，尚称顺利，但山壁越来越是坚硬，有如铜浇铁铸一般，铁锤钢钎，击在岩石上，火花乱冒，击落的不过是拳头大小一块……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接道：“这几座山峰，都是坚硬无比的花岗岩石，如是不谙地质自是不易击破坚岩。”

潘龙道：“所以，我等工作了数年之久，仍是无大进展。”

宇文寒涛缓缓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好，咱们今日就谈到此处为止，以后在下想到什么，再行请教潘兄。”

潘龙道：“不敢当，宇文先生相询，在下是知无不言。”

宇文寒涛提起木箱，转身向来路行去。

潘龙紧跟在宇文寒涛身后，萧翎和百里冰却故意落后了一丈多远。

行入草丛中时，萧翎利用传音入密之术，低声对百里冰道：“冰儿，那中州二贾现在何处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在我住的店房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今夜之中，你仍从密道登上峰顶，要他们改着工作装束，潜入谷中，藏入这片草地之中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位段文升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处理那人，倒是有点困难，咱们不能杀他灭口，但留在姻缘峰上，只怕要被沈木风的属下抓去，他如受刑不过招出咱们行踪，那就坏事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我瞧那人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干脆把他宰了算啦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咱们把他杀死灭口，那和沈木风所作所为有何不同？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道：“我忘了，大哥是大仁大义的英雄。”

萧翎正待接口，突然一阵尖厉哨声传了过来。

宇文寒涛突然停下脚步，道：“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潘龙道：“传警哨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传警哨，这谷中来了敌人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不错。”

这片荒草甚深，长及到胸前，彼此望去，只露出一个头来，那百里冰生的娇小，全身被陷在草中，只能瞧到她一对眼睛在不停的转动。

但闻那哨声长鸣三声之后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潘龙低声说道：“三声哨声，是紧急传警，来人已经进入了山谷之中。”

宇文寒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但愿来的不是萧翎。”

突然放开脚步，向外行去。

潘龙回顾了萧翎等一眼，紧随宇文寒涛身后向前行去。

百里冰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大哥，他们似是都很怕你，希望来人不是你，如若他们知道，萧翎就随在他身后而行，必然要吓得惊魂离体不可。”

萧翎心中正在忧虑来人如是中州二贾，万一被人生擒，自己势必要出手相救，那可是前功尽弃，坏了大局。

听得百里冰传音之言，心中一动，万一情势迫人，我们两人之中，只有一人留在此地，一人出手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冰儿，那宇文寒涛警觉之心甚高，不可大意暴露了身份。”

说话之时，人已穿过了及胸草丛。

宇文寒涛陡然停下脚步，凝神倾听了一阵，目注潘龙问道：“哨音已住，情势如何？”

潘龙道：“大约强敌已被制服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么看来，这座幽谷，已然称不上隐秘了！”

潘龙道：“数年来，从未发生过事故，近日却连连出事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口问道：“怎么？已经有人混来谷中了吗？”

萧翎心中大为紧张，暗中运集功力戒备，如若潘龙为势所迫，说出自己身份，只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服两人。

但闻潘龙说道：“前夜二更，混入谷中两人，但自入谷之后，一直在我们监视之下，已全被我们击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来的什么人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两个名不见经传的江湖盗匪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只要来人不是萧翎，那就不难对付了。”

潘龙口齿启动似想问话，但话到口边，忽然想到了自己身份，轻轻咳了一声，忍下未言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有话说？”

潘龙道：“只不知当不当问了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妨事！”

潘龙道：“听宇文先生的口气，似是那萧翎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？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何止是难缠，简直是厉害得很，沈大庄主，是何等英雄人物，但遇上萧翎，亦不禁有些心头发毛，百花山庄，在江湖上所建立的威望、分舵，大都被那萧翎挑去，目下武林中各方豪雄，敢与百花山庄为敌，大都是受了萧翎的行动鼓励，斯人也，已成了武林中反抗百花山庄的主帅人物。”

潘龙道：“宇文先生可曾见过那萧翎本人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自然见过。”

潘龙道：“宇文先生可否说出那萧翎形貌、模样，在下日后见过，也好小心一些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说了，你也不信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不止是你了，就是区区，如非亲见亲历那诸般事迹，别人说来，在下亦是不信。”

潘龙奇道：“为什么呢？宇文先生一言九鼎，出自先生之口，在下岂有不信之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咱们不用早回去了，索性在这里聊聊吧！”

放下木箱坐了上去，接道：“那萧翎今年尚不足二十岁，但其武功之高，连那大庄主也对他有些头疼……”

潘龙道：“不可能啊！”

宇文寒涛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如是可能的事，那也算不得奇迹了。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先生说的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两年之前，江湖出现了第一个萧翎，剑术奇高，出剑之快，简直如雷奔电闪一般，很多和他对阵的武林高手，兵刃还未拔出，已被

他拔剑杀死，因而声名很大……”

目光一掠潘龙，看他听得十分入神，接着说道：“但一年前，江湖上出现了第二个萧翎，此人武功之高，尤在那第一次出现的萧翎数倍。”

潘龙道：“有这等事？这两人之中，自然有一个是假的了，大约是，那后来之人，想借前人之名，以增身价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那就好了，第一次出现江湖的萧翎，剑术虽然高强，但却不致能和沈大庄主颉颃，而且他也没有和百花山庄为敌之心；但第二次出现的就不同了，不但剑术精绝，而且武功博杂，拳掌、轻功、暗器、指风，无不卓绝，最奇的是，他先和百花山庄为友，一度当了百花山庄的三庄主，但很快的却变成百花山庄的对头，沈大庄主搜罗江湖高手，编成黑衣卫队，十八金刚，不但困他不住，反被他打得七零八落，短短半年间，百花山庄的威名大受挫折，也由于那萧翎的出现，激起了江湖上抗拒百花山庄的风潮。”

潘龙道：“这等厉害吗？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非这样厉害，那沈大庄主也不会要在下到此隐秘之地，助他早开禁宫了。”

潘龙道：“说了半天，先生还未说出那萧翎模样？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年不过弱冠，儒雅俊美，风度翩翩，论形貌，为当今深闺少女梦寐以求的情郎化身，不识他的人，决然想不到，那样一位俊雅少年，竟然是身怀绝技、名动江湖的人物。”

潘龙听得心中怦怦乱跳，不自觉地望了萧翎一眼。

百里冰听人大赞萧翎，心中欢愉，不禁启唇微笑。

幸好，那宇文寒涛未曾留心，百里冰亦很快警觉，闭上嘴巴。

但闻宇文寒涛说道：“潘兄，这些事，你如问那周二庄主，他决然不会给你说了。”

潘龙道：“先生折节下交，潘某人不胜荣宠之至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区区早已把潘兄看成一位朋友了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此人一向阴险，最擅心机，这番大费口舌，笼络潘龙，必有用意。

潘龙欠身说道：“潘某得宇文先生垂青，何幸如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言重了，咱们平行平坐，道义论交……”

语声一停，接道：“兄弟也有一件事，想请教潘兄。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很好，关于这禁宫的事，潘兄知晓多少？”

潘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个吗？沈大庄主从未和在下等谈过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区区之意，是请教潘兄在这谷中数年之久，有些什么发现？”

潘龙道：“这倒是有几桩可疑的奇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潘兄请说，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潘龙道：“大约是一年前吧，在下等在一座小洞之中，发现了一柄形式很古怪的短剑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那短剑现在何处？”

潘龙道：“已由沈大庄主取回。”

宇文寒涛无可奈何地说道：“好吧……你说那短剑的形式吧！”

潘龙闭目沉思，似在搜寻记忆中那短剑的形式，良久之后，才睁开眼睛

说道：“一年多了，在下已然记忆不清，约略而言，那短剑大约有一尺二寸左右，三指宽窄，剑鞘色呈深紫，不知是何物铸成，坚硬无比。”

宇文寒涛低声诵吟，道：“紫色剑鞘，天下名剑中……”

抬头望了潘龙一眼，自转话题，接道：“那鞘中之剑，是何形式？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只瞧到那带鞘的短剑，未见过鞘内剑式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莫非你们捡得此剑时，那沈大庄主就在身侧，所以未及抽出剑来，已被那沈大庄主取去？”

潘龙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，我等捡得那紫色短剑，旬日之后，大庄主才到此地。”

宇文寒涛笑道：“十天之久，潘兄还未抽出剑来瞧瞧，这份耐性，实叫区区佩服得很。”

潘龙道：“不是在下有那样大的耐性，而是那剑身和剑鞘结连得坚牢无比，在下无法打开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剑柄之处，可有机簧？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找得很仔细，整个的短剑，都已找过，但却未找到那开启剑鞘的机簧，生似那剑鞘和剑身连铸在一起般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也许是一块紫色的铜牌，潘兄何以能肯定它是一把短剑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以数十年的经验观察，那定是一把短剑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何以见得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那把手的剑柄，和剑身的宽度，极不相称，剑柄上护手和剑身的颜色，亦是大不相同，因此，在下确定那是一柄短剑。”

萧翎心中暗自奇怪道：一柄短剑，有何出奇之处，这宇文寒涛何以会苦苦追问呢？

但闻宇文寒涛说道：“潘兄可曾在那剑鞘之上发现什么，诸如字迹与花纹。”

潘龙道：“如非这一问，在下真还忘了，那剑鞘之上，刻着一个似龙非龙的图画，在下孤陋寡闻，也不知那花纹代表什么。”

宇文寒涛眉目间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，道：“在那似龙非龙的图画之中，可刻有一人像吗？”

潘龙沉吟了一阵道：“似是个人首形状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可惜啊！可惜！”

潘龙奇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似是自知失言，急急说道：“听潘兄所言，那好像是一柄名剑，只是区区未见原物，很难遽作论断之语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沈大庄主看到那短剑之后，说些什么？”

潘龙道：“把玩一阵之后，就收入怀中。”

宇文寒涛不再多问，流目四顾了一眼，道：“久久不闻传警哨声，想是那入谷之人已经为我们所伤了。”

潘龙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宇文寒涛已然站起身子，举步欲行，闻言突又停了下来，道：“潘兄怎知来人尚未授首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咱们这谷中订有信号，如是那人早已授首，或是被擒，另有信号传出，免得谷中之人，仍在到处找觅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目前的情况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敌踪虽已发现，却又为他免脱，仍未搜寻出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道山谷，虽然遥长，但就在下入谷所见，形势并非复杂，何以竟搜寻不出敌踪来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不论来人武功如何高强，但也无法逃过我们精密的搜查，大约再过片刻，定会有消息传来。”

宇文寒涛突然回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如若来人混入那些工人群中，岂不是很难搜查出来吗？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人果然厉害，此后要对他留心一些才是。

潘龙似是心中甚为不安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到前面看看如何？必要时，也好帮他们搜查入谷之人的行踪。”

宇文寒涛心中本无意进入谷中相助搜寻强敌，但潘龙这么直截了当的说，自是不好再行推托，只好提起箱子，道：“潘兄说的不错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潘龙抢前一步，道：“在下给先生带路。”

萧翎快行两步，追随在百里冰身后，施展传音之术道：“冰儿，不知何人进入了谷中，如是被咱们碰上，你要沉得住气才行。”

百里冰回眸一笑，点点头，快步向前行去。

几人行不过六七丈远，突然锵铿三声金铁相击之声传来。

宇文寒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是什么信号？”

潘龙道：“紧急应变之讯，来人十分扎手，已然伤了谷中之人，已有三人受伤或是死亡。”

但闻金铁相击之声，声声相接，传了开去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金铁相击之声，就由左近传出，那是说伤者或尸体，就在左近发现了。”

潘龙道：“不错，就在二十丈内。”

说着话，人已放腿向前奔去。

转过一个山弯，果见三个黑衣劲装大汉，手中执着兵刃，环绕着三具尸体而立。

潘龙、宇文寒涛，加快脚步，奔了过去。

萧翎不敢过于逼近，遥站在七八尺远，凝目望去，想瞧出三人死伤在什么兵刃之下。

哪知宇文寒涛所站的位置，正好挡住了萧翎的视线，竟无法瞧到。

但闻宇文寒涛问道：“发现了敌踪吗？”

三个黑衣大汉中，有一个欠身应道：“敌人入谷时，被我们埋伏的暗桩发现，传出警讯，我等立刻追赶，但敌踪已失，大约已被这三位兄弟发现，来人才使下毒手伤了三人。”

宇文寒涛蹲下身子，仔细的瞧过三具尸体一眼，道：“两个伤在暗器之下，一个伤在内家重手法之下……”

目光转到那答话的黑衣大汉脸上，道：“你瞧到了来人没有？”

那大汉神情尴尬地说道：“在下闻警追赶，但却晚了一步，只瞧到两点人影，未能瞧出面貌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周二庄主呢？”

那黑衣大汉应道：“带着三大监工追查敌踪去了。”

宇文寒涛不再多问，举步向前行去。

潘龙低声说道：“三位请把三具尸体埋了。”

这潘龙在谷中身份，似是高过那三个黑衣大汉甚多，三个黑衣大汉竟是齐齐的作礼受命，一人挟起一具尸体，直向谷边行去。

潘龙不再理会三人，举步追上宇文寒涛，紧随其后而行。

萧翎、百里冰，他两人始终保持着六尺以上的距离随行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潘兄，那些黑衣大汉，是何身份？”

潘龙道：“谷中的巡山武上共有三十六人，三人为一个小组，每组三人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就是了，所以，他们不伤则已，要遭毒手，三人就一齐伤亡。”

潘龙道：“正是如此。”

宇文寒涛突然加快脚步，直向来路奔去。

## 第十五回 秘谷突传警

不大工夫，已到那一线喷泉潭的侧旁。

萧翎一路上流目四顾，竟然未再见到一个人影。

小潭周围出奇的寂静，毫无搜寻敌人混乱情景。

萧翎有些迷惘地暗道：难道那混入谷中之人已经被制服生擒了吗？

只听宇文寒涛说道：“潘兄，那混入谷中的强敌还在吗？”潘龙道：“在下一直未听到强敌离谷的信号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转动，四顾一眼，道：“如若那敌人还在谷中，自是躲起来了，咱们由西方而来，一路未见敌踪，却见自己人的死亡尸体，看来，这谷中的布置，十分马虎，根本谈不上严密二字。”

潘龙道：“数年以来，亦有人误入谷中，但都在我们的预计之中，或者是杀死，或是留在谷中，以补充工人的损失，从未有过错失……”

宇文寒涛谈话之间，瞥见周兆龙急步奔了过来。

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二庄主，找到混入谷中的人了吗？”

周兆龙摇摇头，道：“仍在搜寻之中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看来，山中隐秘，已然外泄，唉！但望大庄主能够早些赶到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，沈木风才智武功，无不过人，反使属下一个个都显得怯弱无能。

但闻周兆龙接道：“宇文兄，可曾找出一些头绪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已然算出一点眉目，这山谷中的形势、地质，十分奇怪，坚岩、黄沙、肥土、水脉，无一不备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和其他山谷，有何不同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大的不同了，综观这数十里山谷地质，如同行千万里路，绝无仅有的奇迹，在这片山谷之中出现，短短数十里中，却有着千万里般的地质变化。”

周兆龙目光转动，一触水潭，失声而叫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小潭中，碧绿的水波内，有一点晃动的红影，载沉载浮。

萧翎远站在七八尺外，无法瞧见水潭中的情形，听到周兆龙呼叫之声，心中大为焦急，但却不便行上前去瞧，只有从他们谈话中，听出一点眉目了。

但闻宇文寒涛道：“似条久年的鲤鱼。”

周兆龙目光转注到潘龙的身上，道：“平常之日可见过潭中的红影吗？”

潘龙道：“属下从未见过……”

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平常之日，属下也很少在白昼之中，站在潭边观赏，大庄主规令森严，曾经告诫我等，如非情势必需，不许白昼在谷中走动。”

周兆龙点点头，道：“宇文兄……”

只见宇文寒涛双目凝神，注视着潭中红影，竟未听到自己之言。

突然间，碧波中翻起一个水花，那晃动的红影，随着消失不见。

宇文寒涛忽的双手着地，伏下身子，左耳着地，闭上双目，很用心的听着。

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，才站起身子，双手拍了一拍，道：“这小潭有些奇怪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奇怪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潭前地下，似是有一股地下水脉，那是应该和这潭中之水关连一起，但听起来，却是漠不相关……”

只听一阵沉重的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回头望去，只见那缺了一耳的老者，步履缓慢的行了过来。

任何人一眼间，都可瞧出情形不对，那老者似是受了很重的内伤。

周兆龙一挥手，道：“潘龙快去扶他过来。”

潘龙应声奔了过去，抱起那白髯老人，奔回到周兆龙的身侧。

宇文寒涛沉声说道：“不要说话。”

右手挥动，连点了那老者身上两处穴道，才伸手打开了描金箱子，取出两粒药物，让那老者眼下，道：“待药行开，稳住伤势之后，再说话不迟。”

那白髯老者瞪了宇文寒涛一眼，闭上双目。

萧翎暗道：不知是否是中州二贾，这一来，恐怕要坏了事了。

但闻周兆龙低声说道：“宇文兄，他能够撑得过吗？”

言下之意，大有不用顾惜其人的生死，先问明内情要紧。

宇文寒涛神情肃然地说道：“他强运内力，支持着行到此处，已经是将要力尽气竭，如不早把他伤势稳住，他很难支持着说明经过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兄弟倒忘了宇文兄极擅医理，借仗灵丹，定可保下他的性命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能否保下他的性命，在下是没有把握，但药力行开之后，至少可稳住他的伤势，不再恶化，延长他一两个时辰的性命。”

萧翎暗中观察，发觉那周兆龙神色十分惶急，但却尽力矜持，保持着镇静。

约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宇文寒涛才伸手拍活了那老者身上两处穴道，道：“二庄主可以问话了。”

周兆龙早已等的耐，急急接道：“你遇了敌人吗？”

那白髯老人应道：“来人是一男一女……”

周兆龙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一男一女，那八成是萧翎了。”

宇文寒涛对萧翎亦是有很深的畏惧，脸色一变，道：“那男子是何模样？”

白髯老人道：“二十左右，身着蓝色劲装，身插宝剑，武功奇高……”

他一连说了几句，累的喘息不停。

宇文寒涛待他喘过气，才接着问道：“那女的呢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绿衫、绿裤、绿巾包头，生的十分美艳，也是用一柄长剑。”

宇文寒涛望了周兆龙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周兆龙轻轻咳了一声，松弛一下紧张的神情，道：“另外两位监工呢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都已死在那女子的剑下，那女子剑招恶毒，似是尤胜那蓝衣少年。”

周兆龙抬头望了宇文寒涛一眼，道：“萧翎一向不着蓝色劲服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很难说……”

目光转注那白髯老者的脸，道：“你们在何处和他相遇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距此不过数十丈。”

宇文寒涛和周兆龙都不觉的流目四顾了一眼，周兆龙才重重咳了一声，

道：“怎不闻你们动手和求救呼叫之声。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可以算没有动手……”

周兆龙接道：“没有动手，你怎会受了如此重伤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两人出手太快了，那女的长剑一闪，王、颜二位监工，已然双双死在剑下，在下抽出兵刃，还未及出手，却被那男的拍中一掌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他为什么不杀你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属下中掌之后，倒卧地上，大约他已认为我死了，就未再管我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你瞧到他们行向何处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似向西方行去，属下重伤后，双目昏花，已瞧不清楚。”

周兆龙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这么看将起来，果然是萧翎了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他怎会知晓此地呢？”

周兆龙打了一个寒噤说道：“也许是追踪咱们而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女的呢？能在拔剑一击之下，杀死两大监工，绝不是随那萧翎私奔的金兰、玉兰两个丫头了。”

百里冰听他说萧翎和两个丫头私奔，不禁白了萧翎一眼。

萧翎看她神态不对，生恐露出了马脚，急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冰儿，咱们身处敌群之中，不可有丝毫大意。”

但闻周兆龙道：“不错，不是那个丫头会是谁呢，四大监工，都非弱手，她能在拔剑一击之下，伤了两大监工，那是第一流高手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嗯！这么看来，来人又不像萧翎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但望宇文兄料断不错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潘龙脸上，道：“这谷中还有好手吗？”

潘龙道：“如论武功，谷中以四大监工最好，属下等四人中，又属这位邓兄最好了。”

那白髯老人道：“潘兄过奖了，咱们四人中，不但是潘兄武功最好，而且潘兄的毒针暗器，也是人所难及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潘龙，可否速速再招集来几位高手，咱们向西面搜查……”

潘龙道：“谷中的高手，除了四大监工之外，只有那些分守在各地的卫队了，他们各有专司，如若下令调动，有强敌入侵谷内，可能要逃过监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不能轻易调动人手了？”

潘龙道：“此地伏卡暗桩，都是由大庄主亲自安排的，二庄主如要调动，属下立刻传下二庄主的令谕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不用调动了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潘龙的脸上，道：“你在这谷中，时日甚久，对谷中布置，十分了然……”

潘龙急急接道：“属下只知份内之事，至于谷中拒敌的布置，属下却是丝毫不知。”

周兆龙冷冷说道：“总该比我清楚些吧！”

潘龙看他脸泛不悦之色，哪里还敢顶口，急急说道：“二庄主说的是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以你之见，咱们是否该追去搜寻？”

他虽然觉着来人不是萧翎，但心中仍是有些害怕，担心那人万一是萧翎时，绝不会放过自己。是以急于自找台阶，也好和宇文寒涛守在一起，萧翎找上来时，也多个帮手。

要知那宇文寒涛乃客卿身份，周兆龙自是不便下令他同去追寻萧翎。

潘龙乃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之人，稍一思索，已知晓周兆龙的用心，当下说道：“属下之意，不可扰乱全局，暂时不用搜寻两人。”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区区亦有同感，搜寻两人，势必要调动暗桩和伏卡中高手，那是自乱章法了，这谷中既无珍贵之物，也不怕他们偷走什么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宇文兄说的是，咱们镇静下来，反使来人心中动疑，不敢擅自行动，大庄主即将率领高手赶到，那时定可生擒那两人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已然绘制了山中几处重要所在的形势，采集了部分沙石，尚得仔细研究一下，才能向沈大庄主复命，二庄主既不调集谷中高手，立时追索混入谷中之人，兄弟也好借这些时刻，仔细查看一下搜得之物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那很好……”

目光转到潘龙脸上，道：“替宇文先生选一处门户坚牢的石室。”

潘龙道：“二庄主住宿之室，最为坚牢，室中还有大庄主设计的几处机关。”

周兆龙点点头，目光转到那姓邓的老人身上，接道：“你的伤势如何了？”

白髯老者道：“得宇文先生灵丹妙手疗治，已然大见好转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你去休息吧！”

那老者应了一声，转身自去。

周兆龙目光又转到潘龙的脸上，说道：“你就现有工人群中，选出一些武功较高之人，守住谷中要地。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宇文兄，咱们去吧！”

两人并肩而行，进入周兆龙住宿的石洞之中。

萧翎流目四顾，日光下，只见整个的山谷，寂静之中，除了自己和百里冰、潘龙之外，再也不见人影。

潘龙目注周兆龙、宇文寒涛的背影消失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两位跟我来吧。”

百里冰想到工人居住石室中那股汗臭之气，不禁作呕，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怎么？又要回到那工人室中去吗？”

潘龙低声应道：“不用了，停工之后，部分武功较佳的工人，立刻将恢复神志，两位都是新面孔，必然要受到同道的询问，一个不好，只怕要露出破绽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要如何才好？”

潘龙道：“两位暂请到在下的住宿之地坐息，那就可减少甚多露出破绽的机会了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你带路吧！我们随后跟着。”

潘龙与两人，行人了一座石洞之中，回手关上了石门，低声说道：“两位之中，可有一位是萧翎大侠吗？”

萧翎回顾了那石门一眼，只见石门关闭甚严，不见一点日光透入，外边纵然站的有人，也是不易听到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阁下自己想吧！你想就是萧翎也好，不是萧翎也好，但阁下只要不出卖我等，在下等绝不会伤到阁下。”

这座石洞，不过三丈多深，说了两句，已到尽处。

只见这座石洞中放着一张竹榻，壁间挂着两柄长剑，和两把单刀。

潘龙伸手由壁上取过一把长剑道：“两位请在此室小息一会，在下要去安排一下，至多一个时辰，就可以回来了。”说完举步而去。

百里冰低声问道：“可要防他一着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道：“不用了。”

只见潘龙打开石门，出了石洞。

百里冰低声问道：“那周庄主和宇文寒涛都很怕你，是吗？”萧翎微微一笑道：“两人贪生畏死，凡是武功胜过他们之人，他们都怕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嗯！大哥说的不错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这谷中形势、地质，和别的山谷，确是大不相同，那周兆龙说禁宫在此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大概不会错了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大哥怎生知道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有寻找禁宫的图案，只要再行求证，就可确定禁宫是否在此，不过，还得设法找到入宫之门，才能进入禁宫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禁宫有什么宝贝，为什么武林中人，都想进入禁宫瞧瞧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很了然，大约的传说是，数十年前，中原武林道上，人才济济，有十个武功最为高强的人，彼此比武，争那武功第一之誉，但交锋数千手后仍然无法分出胜负，各人所学武功虽然不同，但都到了登峰造极之顶，刚刚蕴柔，柔亦蕴刚，而且每人，都已面临体能极限，也无法超越这一境界，因此，都别走蹊径，希望能有一技之长，胜过群豪，其中有一人，名叫巧手神工包一天，擅长建筑之学，不知他花费了多少时间建筑了一座禁宫，天下十大才子，相约在禁宫比武，但入宫之后，全数被困‘禁宫’之中，无一人再在武林中出现过……”

百里冰道：“这巧手神工包一天呢？他自己建筑的禁宫，为什么自己也出不来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也许他做的死门，在里面无法开启，也许十大高手被困之后，一齐迁怒于他，合力把他搏杀于禁宫之中……”

长长吁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这只是我的推测，未入禁宫之前，谁也无法知晓真正的原因。”

百里冰听得大为神往，幽幽说道：“他们困入禁宫中很多年了，不知是否还活在世上？”

萧翎道：“这就是要探测的隐秘，如论那十大高人的内功成就，活到现在，并非难事，但禁宫深在山腹，能否适人生存，很难预料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沈木风纠集了数百工人，工作了数年之久，都无法找到那禁宫之门，你又怎能找到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我想那图案上必有暗示，只怕我的才慧无法了解。”

百里冰接道：“就算找到了那禁宫之门，我们又怎能进去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巧手神工包一天，在把十大才子，引入禁宫之前，似是早有预感，此入禁宫，难再生还，故而留下了一枚禁宫之钥，只要咱们能够找到那禁宫之门，了解那禁宫之钥的用法，那就不难进入禁宫了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那禁宫之钥现在何处？”

萧翎正待答话，突闻石门呀然，那关闭的石门大开。潘龙神色紧张地急

急奔了进来。

百里冰一皱眉头，低声说道：“他这么快就回来，只怕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。”

潘龙似是很急，连那石门也忘记关上。

萧翎转眼望去，只见潘龙右臂上鲜血淋漓，湿了半个衣袖，右手中的宝剑，早已不见，奔入石门，伸手又从壁上取下一把单刀。

这不过是一瞬间的工夫，潘龙刚刚取下壁上单刀，一条人影已挟着衣袂飘风之声而至。

萧翎转目望去，只见室门口，站着一个手执长剑的蓝衫少年。

来人面目英俊、潇洒，正是那假冒自己姓名的蓝玉棠。

蓝玉棠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，转注到潘龙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没有机会拔出鞘中单刀，我如要杀你，就算你手中有刀，也难接我一剑。”

潘龙手握刀柄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萧翎？”

蓝玉棠冷漠地说道：“你不用管我是谁，想活命，就要据实回答我的问题！”

潘龙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。

但闻蓝玉棠冷冷地说道：“此地可是‘禁宫’所在吗？”

潘龙点点头，没有答话。

蓝玉棠接道：“你们是百花山庄派来的人？”

潘龙又是点点头，仍未说话。

蓝玉棠道：“你们找到了‘禁宫’没有？”

潘龙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阁下究是何人？”

蓝玉棠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你认为我是萧翎，那就叫我萧翎也是一样。”

百里冰暗暗骂道：“这人好不要脸，当着我的大哥之面，竟然还要假冒大哥之名。”

这本是她心中之言，但到最后几个字时，却不小心发出声来。

蓝玉棠耳目是何等灵敏，百里冰说话的声音虽小，但蓝玉棠已经听得声息，冷冷的回头瞧了百里冰一眼，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巨里冰心中大怒，暗道：好啊！你耀武扬威的欺侮到我的头上来了。当下说道：“说你这人不要脸，为什么要冒用萧翎之名？”

蓝玉棠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你认识萧翎吗？”

百里冰暗道：他就在我身侧啊！

口中却应道：“认不认识，与你何关？”

蓝玉棠道：“自然与我有关了。”突然一挥长剑，寒光一闪，人已欺入室中，剑尖寒芒，分刺向百里冰前胸两处穴道。

他出手剑势奇快，尤如惊雷闪电一般。

百里冰就地一个翻身，借势一跃，避开了两剑。

蓝玉棠一见那百里冰闪避敛势的身法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手腕一挫，收回剑势，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武功不弱，决非工人身份，请教真实姓名？”

百里冰被他一剑逼的连退了两三步远，心中有气，当下说道：“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但我知道你是冒牌萧翎。”

蓝玉棠听他声音清脆，分明是女子口音，不禁一皱眉头，道：“在下确非萧翎。姑娘是何来历，女扮男装，混入这工人群中？”

百里冰伸手入怀，摸出了一把匕首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不用管我是男是女，

咱们还是从武功上分胜负吧！”

萧翎心知那蓝玉棠的武功，非同小可，手中剑招变化万端，百里冰真要和他动起手来，未必是那蓝玉棠的敌手，自己如若下手干预，恐将暴露身份，惊动了周兆龙等，更是大为不安，当下急施展传音之术，说道：“冰儿，不要和他动手，最好能想个法子和他订个暂时互不相犯之约，此时此刻，咱们不能暴露身份。”

百里冰已准备出手还击，听得萧翎之言，只好忍耐下去，眨动了两下眼睛，道：“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蓝玉棠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想来，你可能是那岳姑娘属下？”

百里冰心中暗道：岳姑娘是谁啊！但他既然提起那岳姑娘，自然对那岳姑娘十分敬畏了，只好暂时冒充一下了。

心念一转，当下说道：“你猜的不错啊……”

蓝玉棠突然抱拳一揖，道：“在下开罪姑娘，还望姑娘原宥。”

百里冰忖道：好厉害的岳姑娘啊！连她的属下，都这般受了尊重。

欠身还了一礼，道：“不用客气了。”

蓝玉棠道：“姑娘追随那岳姑娘很久了吗？”

百里冰暗道：我见也没见过那岳姑娘啊！

口中却应道：“我跟那岳姑娘一年有余了。”

蓝玉棠闻言，轻轻咳了一声，当下问道：“姑娘经常追随那岳姑娘身侧，可曾听那岳姑娘提过在下吗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蓝玉棠道：“在下蓝玉棠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蓝玉棠？”

蓝玉棠道：“不错，区区叫蓝玉棠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好像听那岳姑娘谈过。”

蓝玉棠道：“唉！那岳姑娘对在下的评断如何？”

百里冰心中暗道：他问这些话，我一点也不知晓，怎生回答他才是？

正在为难之间，突然耳边响起了萧翎低低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冰儿，告诉他，就说对他的评断还算不坏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呆，道：“我想起来了，我家姑娘对你的评断不算很坏。”

蓝玉棠正待接言，突闻一阵长啸之声，传了过来。急急说道：“姑娘到此定是奉那岳姑娘之命而来的了。”

百里冰一面点头，心中却暗道：谁要听她之命。

蓝玉棠忙道：“在下有位同伴随来，最好别让她知晓了你的身份……”

目光一掠潘龙，道：“这人是百花山庄中人，可是要把他杀了？”

百里冰摇摇头，道：“不用了，此时，他已和我们合作，掩护我的身份。”

蓝玉棠道：“那岳姑娘一共派来几个人？”

百里冰一望萧翎，道：“只有我们两个。”

蓝玉棠道：“好！在下问清楚了，也好免去甚多误会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下去拦住那位同伴，不让她冲入此地，两位姑娘多多保重了，如有需在下效劳之处，但请吩咐一声。”

他不待百里冰和萧翎的答话，转身一跃，飞奔出石洞而去。

百里冰眼看那蓝玉棠奔出石门后，忍不住“扑嗤”的一笑，道：“大哥啊！他竟然把你当成女孩子了。”

萧翎不理睬那百里冰的问话，却转眼望着潘龙，道：“那石门可以关起来吗？”

潘龙点点头道：“可以关起。”

萧翎道：“好，那就有劳潘兄先把石门关起，在下有几句话，想和潘兄坦然一谈了！”

潘龙略一沉吟，行到那石洞处，关上石门，又加上铁栓，才大步行了回来，望着萧翎道：“阁下究竟是何人？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姓名，暂时还不能相告，不过，总有一日会奉告潘兄，此刻，在下先想问潘兄几件事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沈木风待你如何？”

潘龙道：“很难说，但百花山主中人，提起大庄主来，都无不敬畏。”

萧翎道：“如若此刻，要你背叛于他，你是否有此豪气？”

潘龙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救助两位，已然是违犯了百花山庄的规戒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此事该当何罪？”

潘龙道：“如若被大庄主知晓，罪将乱剑分尸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严重吗？”

潘龙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必死不赦的大罪。”

萧翎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已经算背叛了百花山庄。”

潘龙道：“正是如此，两位身份如被发觉，在下随时将被处死。”

萧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潘兄何不弃暗投明，索性背弃百花山庄呢？”

潘龙道：“在下想不出何处有明可投。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只要潘兄有此心，那就行了……”

只听砰砰两声大震，传了过来，紧接着传入周兆龙的声音，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

潘龙一面点头，答应萧翎，一面放腿奔了过去，打开石门。只见周兆龙和宇文寒涛，联袂行了进来。

宇文寒涛目光一掠潘龙的伤势，道：“伤的很重吗？”

潘龙道：“有劳宇文先生下问，在下还可支持。”

周兆龙随手关上石门，加了铁栓，道：“你见过来人了？”

潘龙道：“见过了，属下和他动手，被他长剑所伤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那人是何模样？”

其人小心异常，潘龙虽然受伤甚重，但他仍不放心。

潘龙道：“那人年纪甚轻，面目英俊，但手中剑势却是凌厉无匹，属下和他动手，不过两合，已伤在了他的剑下。”

周兆龙对潘龙的答复，似甚满意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一年之前，那人曾冒萧翎之名，在江湖上闯荡，在不足一年的时光中，扬名武林，以后，不知何故，突然失踪，很少再在江湖之上出现，直待那真的萧翎出现，江湖很少再见到他。”

说话之间，已然行入石室。

这时，萧翎和百里冰，早已退在一处壁角，席地而坐。

但闻潘龙说道：“属下无能，污了百花山庄的声誉，恭候二庄主赐罚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能怪你，此人武功过高，就是我和宇文先生一齐出手，也未必是此人之敌。”

潘龙道：“多谢二庄主。”伸手拉过两张木椅。

周兆龙和宇文寒涛，也不客气，大咧咧的对面坐下，似是有事相商。

但闻周兆龙道：“宇文兄已经算出来了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已经算出一个大概，不过，困难的是那一股地下水脉，如是一个不好，触动水脉，洪流涌出，必若排山倒海一般，谷中之人，只怕很难逃出那洪流没顶之厄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难道没有克制的办法吗？”

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也许那巧手神工包一天把禁宫修建于此，就是为了那道水脉，不解地质奇门之人，很难找到重要所在，了然地质的人，看到那一道水脉之后，不敢别生妄念，生怕触动了水脉之后，遭洪流没顶之厄，遂不敢随便动手，启探禁宫之秘。”

目光转到潘龙脸上，道：“谷中工人之中，可有武功高强之人吗？”

潘龙应道：“初入此谷之时，工人之中，的确有几位身手不凡的人物，如今连做了数年苦工，纵然是真有武功，那也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些工人连做了数年苦工，个个都已经精疲力竭，启开禁宫之门，那是必得新找工人才行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周兆龙的武功不高，但生性的残忍，倒是不在沈木风之下了。

但闻宇文寒涛说道：“据兄弟研判所得，启开那禁宫之门，并不要很多人力，这其间，必有着重要的机关，如是凭仗人多力大，一味蛮干，势必破坏水脉不可，如若那水脉遭受破坏，整个的山谷，都将为洪流淹没，那时，将永无启开禁宫之法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照宇文兄之言，那是说，必得寻得那禁宫之钥，才有开启禁宫之望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能寻得禁宫之钥那是最好不过，无法弄得禁宫之钥，亦必得有巧工探测，兄弟之意，是说这开启禁宫之事，是一件十分细巧的工作，凭仗蛮力，绝难有成。”

周兆龙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在大庄主即可赶到，宇文兄如若把握开启禁宫之门，大庄主必将会全力防守此谷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把握倒谈不上，不过，未得到‘禁宫之钥’以前，兄弟只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进入禁宫了。”

只听砰砰三声大震，传了进来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潘龙起身说道：“自己人。”大步行去，开启石门。

只见一个身着黑衣，背插单刀的黑衣大汉，行了进来。

正是谷中的守卫之人。

那黑衣大汉快步行到周兆龙的身侧，欠身一礼，道：“见过二庄主。”

周兆龙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强敌怎么样了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一男一女，武功高强，纵横全谷，无人能够抵拒，谷中守卫之人，已被他们杀伤了十分之八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黑衣大汉道：“两人突然停止了杀伐，自行退出了谷去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走了吗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此刻已然出谷去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那好！你去吧！小心防守，防他们卷土重来。”

那黑衣大汉应了一声，出室而去。

宇文寒涛目注那大汉背影出室之后，才回顾了周兆龙一眼，道：“二庄主，那假冒萧翎之人，可是叫蓝玉棠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人的武功如何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拔剑奇快，武功高强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比那真的萧翎武功如何？”

周兆龙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很难说，也许在伯仲之间。”

百里冰心中暗道：哼，那人连我也未必能打得过，如何会是大哥的敌手。

但闻宇文寒涛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那蓝玉棠也是一位极难应付的人物了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宇文兄不是外人，在下也不必隐瞒了，就今日情势而言，咱们绝无抗拒来人之能，一个蓝玉棠，咱们就未必能够对付得了，何况他还带有一位帮手到此，奇怪的是他们何以会突然由此撤走，这倒使在下有些思解不透了。”宇文寒涛道：“这等重要之地，沈大庄主何以不派高手来守卫此地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数年来，一直未有任何新奇进展，大庄主对此已然有些灰心，故而未再派遣高手来此！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番请宇文兄来此，大庄主用心，也不过想一尽人事，如是宇文兄此番未能查出内情，大庄主亦不再费心血，准备弃置此谷，不再存发觉禁宫之想，却不料宇文兄此番来到后，竟然是大有收获，大庄主到此之后，自会审度情势，再遣高手来守卫此谷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周兆龙似是突然想到了件重大之事，回顾了潘龙一眼，道：“此地有几条入谷入路？”

潘龙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只有一条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如若堵死了那一条路，就无人能再冲入谷中来了？”

潘龙道：“是的，两面削壁千寻，光滑异常，当世第一流的轻功高手，也是不敢涉险而下。”

周兆龙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你传令下去，要那些没有死的卫士全部集中在谷口之处，拒挡强敌入谷。”

潘龙应了一声，转身向外行去。

但闻周兆龙接道：“就工人之中，选一些武功较高之人，去谷口相助他们。”

潘龙停下脚步，直待周兆龙说完之后，才欠身一礼，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回身而去。

周兆龙目注潘龙出了石门，才回顾宇文寒涛一眼，道：“宇文兄，如若事情顺利，几时可以进入‘禁宫’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很难说，也许要三个月，也许碰巧了只要片刻时光。”

萧翎坐在石屋的一角，心中暗暗忖思，想道：此刻我和冰儿突然出手施袭，那是不难一举把两人击毙，或是点中他们穴道，予以生擒，迫那宇文寒涛助我打开“禁宫”，但怕的是那沈木风及时率领高手赶到……

心念及此，暗暗后悔，此番如若孙不邪和无为道长等偕行来此，以几人的武功，守卫入谷要隘，足可抵抗沈木风等，凭仗禁宫之钥，或可很快的打开禁宫之门，但此刻却是不便冒险了。

一时间，心中念头回转，既觉良机不再，却又感不能冒险，又无法启齿和那百里冰商量，只好一个人闷在心中。

只听周兆龙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是大庄主能够早日请宇文兄来，也许此刻，早已揭穿‘禁宫’之秘了！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在下观察山状形势所得，这道山谷，确已经过人工改变，不过，那是鬼斧神工的巧妙手段，不谙地质之人，也很难看得出来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唉！大庄主正早该想到宇文兄才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也许大庄主，把此事看的太过容易，也许他根本未曾重视，此番在下到来，不过是顺便瞧瞧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强敌随时可能重返谷中，大庄主未到之前，宇文兄也无法实地试验，何不借此时光坐息一会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二庄主请便，在下还要仔细研究一下谷中地质。”

说完，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些石块、青草、黄土、细沙、花岗岩，排列面前，一面用手敲打，一面用笔记载，全神贯注，极是用心。

百里冰忍了又忍，仍是忍不住说道：“大哥，难道咱们就这样低三下四的侍候他们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小不忍则乱大谋，那‘禁宫’关系着正邪消长，咱们必得设法进入禁宫，此刻谷中虽无强敌，但咱们只有两人，势难兼顾，待今夜去召来中州二贾，咱们就立时动手。”

百里冰正待答话，突见宇文寒涛抬起头来，举手一招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百里冰心中一震，暗道：他能听得我和大哥谈话不成。

心中念转，人却站了起来，暗中运功戒备，直对宇文寒涛行去。

宇文寒涛举起手中一块花岗岩，说道：“到那小潭附近，再去取一块花岗岩来。”

说完重又低下头去，挥笔在纸上写着。

## 第十六回 筹谋脱秘谷

百里冰接过花岗岩，借势瞧去，只见那宇文寒涛手中一张白纸上，写满了数字，一眼间竟是无法看明白。

只好转身向外行去，心中暗暗骂道：哼！现在由你威风，呼来唤去，明天就有得你好看的。

萧翎目睹百里冰拿了花岗岩出室而去，暗暗呼一口气。

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光，百里冰和潘龙双双回入石室。

宇文寒涛抬头望了两人一眼，道：“取来了。”

百里冰粗着嗓子道：“取来了。”双手递了过去。

宇文寒涛看也未看的伸手接过，放在身前，百里冰不待吩咐，就退到萧翎身旁坐下。

萧翎知她心中，满是激愤，生恐她忍耐不住，爆发出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委屈你了。”

百里冰启唇一笑，一腔怒气，顿然消去。

只听潘龙说道：“属下适才得报，有十余人，似奔此谷而来，不知是何许人物？”

周兆龙本正在闭目而坐，闻声一跃而起，道：“可是大庄主吗？”

潘龙道：“这个属下不知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快去探过，如若来人是敌人，全力把他们阻挡在谷口要隘处，不准他们进入谷中。”

潘龙应了一声，正待转身而去，忽见宇文寒涛掷笔于地，纵声大笑起来。这突然的变化，全室中人，都吓了一跳，潘龙也愕然停下脚步。

周兆龙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。”

宇文寒涛大笑不止，似乎未听到周兆龙呼叫之言。

周兆龙横跨一步，一掌拍在宇文寒涛的肩头之上，道，“宇文兄，哪里不对了？”

宇文寒涛停下大笑之声，道：“多谢二庄主。”

周兆龙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谢我什么？”蕴藏劲力的右掌掌心，仍然按在那宇文寒涛的背心“命门”穴上。

只要一吐内劲，立时可以震断宇文寒涛的心脉。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心中太过高兴，真气逆行，岔了穴道，如非周二庄主这一掌，只怕兄弟很难停下大笑之声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趁着周兆龙心神微分之际，突然一侧身子，避开了命门要穴。

周兆龙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想到了什么高兴之事，竟能会高兴得气岔了穴道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两人口中称兄递弟，心中却是各怀鬼胎。

宇文寒涛脸色一寒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兄弟就这几块岩石之中，瞧出了几点可疑之处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可是和禁宫有关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大有关系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不知可否先说给兄弟听了？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道：我身怀“禁宫”之钥，只要知晓那开启“禁宫”之法，自然是可以先他们而入禁宫了。但闻宇文寒涛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沈

大庄主最近可以赶来此地吗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据大庄主告诉兄弟，他将尽快赶来此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很好，等大庄主来了之后，在下面谈不迟。”

周兆龙微一皱眉，道：“兄弟就不可以先听听吗？”

宇文寒涛冷然一笑，道：“二庄主适才如若发出掌中内力，震断了兄弟的心脉，此刻兄弟恐怕是早已气绝而死了。”

周兆龙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宇文兄误会了，兄弟……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二庄主，不用多费唇舌了，兄弟一向是说了就算……”

一阵急促的敲门之声，打断了两人未完之言。

潘龙打开石门，一个黑衣大汉奔了进来，欠身对周兆龙道：

“启禀二庄主，大庄主驾到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

那黑衣大汉道：“已近谷口。”

周兆龙急道：“带我迎驾。”举步向外行去。行到石室门外，停了下来，回头望了宇文寒涛一眼，道：“宇文兄不去吗？”

原来宇文寒涛仍然坐在原地不动。

宇文寒涛抬起头来，冷漠一笑，答道：“兄弟想休息一下，二庄主见着大庄主，请代兄弟致意一声。”

周兆龙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尽管休息，兄弟去了。”

带着潘龙，行出石室。

萧翎只看的大为奇怪，暗道：这宇文寒涛似是有恃无恐，对那沈木风竟也敢不予理会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那沈木风阴沉、机警，又非周兆龙和宇文寒涛可比，咱们多多小心一些才行。”

百里冰虽然连连点头，心中却是大不服气，暗道：日后非得和他打上一架不可。

这时，石室中只余下萧翎、百里冰和宇文寒涛。

只见宇文寒涛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了几张写满了字的白纸，藏入怀中。

萧翎瞧的十分清楚，暗道：原来，他们彼此之间，也在暗用心机。

宇文寒涛藏好了几张图案之后，突然回过脸来，两道炯炯眼神，盯注在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上。

萧翎的心中暗打主意道：给他个不理不睬，以不变应他万变。

当下紧闭双目而坐，装作不见。

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，直对两人行了过去，脸上杀机闪动，显然想对两人下手。

萧翎暗作戒备，表面上仍是不动声色。

百里冰艺高胆大，亦是视如无睹。

宇文寒涛直行两人身旁，看两人仍然坐在原地，动也未动一下，突然又改变了心意，说道：“两位在这谷中的生活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生活很好。”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两位都不想离开此地了？”

萧翎心道：必得装出一些傻气，才能使他心中平静一些。

当下说道：“小人等早已不作出谷之想了。”

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也许在下有能，早日使两位离开此谷！”

萧翎道：“但得如此，全谷中人，大都将为先生馨香祷告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不论如何，在下为你们一尽绵力就是。”

说完，又缓缓退了回去。

萧翎暗暗忖道：这人原想杀我和冰儿以灭口，不知何故改变了心意？

只见宇文寒涛，提起那描金箱子，行到石室中一角，倚壁坐了下去。石室中突然静了下来，静的呼吸可闻。

大约过了有半炷香的时光，石室外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。

萧翎目光微转，悄然望去，只见沈木风那高大微驼的身子，当先而入。

他身后紧随着周兆龙和大弟子单宏章。

尚有很多随行之人，都已留在室外。

沈木风两道冷森的目光，投注在宇文寒涛的身上，低声说道：“宇文兄，可是身体不适吗？”

宇文寒涛缓缓睁开双目，道：“此番在下受命，幸未辱命。”

沈木风点点头，道：“不世大功，宇文兄将一举成名，传扬于江湖之上。”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已近花甲，名心淡泊，早已不作扬名之想了。”

沈木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宇文兄既不喜名，不知喜爱何物，只要宇文兄说得出口，兄弟一定答应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区区这几日来，查看谷中形势，研判谷中地质，找出了几处极为可疑的地方，料断此谷，八成就是大庄主心中的禁宫所在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兄弟想先取得安全保障。”

沈木风先是一呆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说笑了，数年以来，兄弟对宇文兄敬重有加，日后借重正多，宇文兄怎会生此奇想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言重了，俗语道防患未然，未雨绸缪，大庄主虽然是一片诚心，但兄弟不能不作准备。”

沈木风脸色一整，肃然问道：“宇文兄此言从何说起？”

宇文寒涛望了周兆龙一眼，缓缓道：“飞鸟尽良弓藏，千古以来，其理不易，兄弟如若幸而开启‘禁宫’，对沈大庄主而言，那也是一桩很大的功勋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沈某人自知感激，绝不会有负宇文兄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禁宫启开之后，兄弟在大庄主的眼中，是一位才能过人的不凡之人，其凶险也将随着兄弟在大庄主心目中分量日增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宇文兄既是有此一虑，此刻，兄弟纵然千言万语，也是无法解说的清楚，宇文兄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出来，但得兄弟力所能及，无不全力以赴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兄弟有几句话，要告诉宇文兄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的吩咐，兄弟洗耳恭听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沈某人如若心有别念，不论宇文兄提出什么条件，在下都可以答应，但我事后变脸，拒绝认帐，宇文兄又将如何呢？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在下思念不及，那也不会对沈大庄主提出此事了。”

沈木风严肃的神色，突然轻松了下来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宇文兄早已有打算了，但不知有何高见，沈某人洗耳恭听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弟如若幸而能开启禁宫，大庄主必须答应在下，由那禁宫之中，选取两件东西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刻，在下还不知晓，不过，只取两件，余下的尽为沈大庄主所有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好！这个在下答应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此刻已应允，但到时难免变卦，而且兄弟言已出口，无法收回，大庄主纵然原本未存杀死在下之心，此刻也将生出此心了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彼此相交，全凭信义二字，宇文兄如是不相信沈某，沈某就大感为难了，如照宇文兄所言，沈某实也想不出宇文兄有何防止之法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有！但不知大庄主是否答应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宇文寒涛接着道：“兄弟收藏有一颗奇果，只要沈大庄主肯吞下它……”

沈木风脸色一变，道：“要我沈某服毒？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，道：“那不是毒药，天下用毒之人，无人能赶过毒手药王，大庄主和毒手药王相交莫逆，在下如在沈大庄主面前用毒，岂不是班门弄斧了吗？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是毒药，那是何物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天山幽谷中生长的无心果。”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不知那无心果服下之后，有何妙用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服下之后，慢慢的就会忘记过去。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那是比致命的毒药更加恶毒了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但它不足致命。”

沈木风脸上神色冷肃，但片刻之后，重又恢复了淡然的笑容，道：“可有解救之法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天生一物，必有相克之道，自然有解救之法了，兄弟收藏另一种奇果，服下之后，二十四个时辰之内，就可恢复了神智。”

沈木风缓缓说道：“在下服用那无心果后，变的浑浑噩噩，那就任凭宇文兄处理那‘禁宫’中的事物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也不是，那无心果药性甚微，服用之后，要七日之后，才会逐渐的发作，那时，在下已然离开禁宫了。”

萧翎听得两人对答之言，心中大感奇怪，暗道：如说人工调制的药物，可以使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之能，忘记了过去未来，那还有得可说，天生之物，竟有此用，当真是不可思议了！

沈木风仰起脸来，打了一个哈哈，道：“世间真有这等天生的奇毒，实是叫人难信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那无心果现在何处？”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随身收藏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知可否先取来给在下见识一番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先请想好，答应了，在下自然取出，不答应，那也不用瞧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我如不答应你，只怕你难再生离此谷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过，在下相信大庄主定会答应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为什么我走会答应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因为，大庄主非要进入禁宫不可。”沈木风道：“沈某想不透的是，宇文兄怎会动此奇想？”

宇文寒涛目光一掠周兆龙，道：“那就要怪周二庄主太过沉不住气，使在下瞧出了破绽，才知沈大庄主早已存下了要杀死在下之心……”

周兆龙吃了一惊，接道：“宇文兄不可血口喷人，周某哪里对你不住了？又有何破绽可言？”

宇文寒涛冷冷说道：“适才区区想到了一个开启‘禁宫’之法，一时喜悦过度，纵声而笑，周兄想必误认兄弟有了异心，举掌按在我心脉之上，如非在下沉着应付，此刻，也许早已死在周兄的手下了。”

周兆龙急道：“宇文兄误会了，兄弟见宇文兄笑得失常，想到宇文兄可能是真气岔道，故而出手相助，却不料反召来宇文兄的一场误会。”

宇文寒涛冷冷说道：“在下笑声停下之后呢？周兄掌心仍按在区区的背心之上……”

目光一掠沈木风，接道：“如若大庄主没有交代，在下料那周二庄主，也没有这个胆子。”

沈木风两道森寒的目光，一扫周兆龙，很快又转到了宇文寒涛的脸上，虽未问一句话，但萧翎已瞧出周兆龙全身在微微颤抖，显然心中正有着无比的惊惧。

但见宇文寒涛接道：“区区如不能开启禁宫，大庄主胸中一股怒气，无法发泄，势必要迁怒到在下的身上，说不定也会要在下之命；如若开启了禁宫，在下已无利用价值，大庄主亦不会放过在下。是以算来算去，都是一个死字，如其坐待开启禁宫之后，再被大庄主所杀，自不如此刻，和你大庄主讲讲斤两了。”

沈木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，别忘了一件事，此刻，我沈某人可以生擒活捉于你，用世间最残酷的手段惩罚你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刻在下口中含有一种奇毒药丸，只要咬碎吞入腹中，立刻之间，即将毒发身死，但大庄主却失去进入‘禁宫’的机会，至低限度，大庄主要延迟进入‘禁宫’数年。”

沈木风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宇文兄当真是多疑的很，沈某也不用多费口舌解释了，宇文兄请拿出来无心果吧！”

宇文寒涛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一个铜盒，打开盒盖，里面果然放了一个形如桃核，色呈桔黄之物。

沈木风伸出食、中二指，夹起说道：“就是此物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正是此物，其香可口，其中无核，只因在下身上放的太久，已然干枯……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食用过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没有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未曾食用过，怎知它香味可口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昔年兄弟取得此果之时，其香味之浓，可闻数十丈，故而在下知晓其必为清香可口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吧！我沈某人一生中，从未屈膝在人的威迫之下，此番倒叫宇文兄趁了心愿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小不忍，则乱大谋，大庄主为了实现称霸武林的心愿，

受些许委屈，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说的好。”举手把毒果投入口中。

周兆龙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大庄主！”

沈木风怒声喝道：“都是你坏了事！”

突然一抬步，伸手抓住周兆龙的腕脉。

周兆龙道：“大庄主……”

沈木风右手一扬，点向周兆龙的前胸，将近前胸时突然翻手向后点出。

一缕疾劲的指风、暗劲，直击向宇文寒涛的“命府”要穴。

两人相距，不过数尺，宇文寒涛虽然老奸巨猾，也未料到那沈木风点向周兆龙的一指，突然反腕点出，想闪避已自不及，一缕强劲的指风，正中“命府”穴。

沈木风动作奇快，右手指风点中了宇文寒涛，左手放开周兆龙，回手一抄，已然抓住了宇文寒涛的左腕，右手一扬，又点向宇文寒涛的迎人要穴，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宇文兄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……”

目光一掠周兆龙道：“二弟，找出他口中含的毒药！”

周兆龙伸手捏开了宇文寒涛的牙关，果然在宇文寒涛口中，找出一粒黑色的丹丸。

沈木风望了那药丸一眼，道：“此人狡猾、阴沉，不可稍有大意之心，你再仔细找找，看看他口中是否还有毒丸。”

周兆龙应了一声，仔细寻找，果然又从舌下，找出一粒黑色的丹丸。

此刻，宇文寒涛两处要穴被点，既不能言，又不能动，只有任凭那周兆龙摆布了。

萧翎目睹沈木风和宇文寒涛这场自相残杀的斗智，心中暗暗叹息道：江湖上机诈险恶，看来是果然不错！

但见沈木风右手挥动，拍活了宇文寒涛身上的两处要穴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，此刻还有何办法，能使我沈某屈服？”

宇文寒涛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大庄主可把在下碎尸万段，但却无法迫使我替你启开禁宫。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事已如此，宇文兄还要嘴强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横竖是死定了，已不再存求生之念。”

沈木风淡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和我相距数尺，在下自信你没有自绝的机会。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杀一刀是死，千刀也是一死，其死有何不同。”

沈木风摇摇头道：“宇文兄想的太如意了，如若你真不肯和兄弟合作，沈某人自有迫你屈服的手段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沈某人不愿如此。”

宇文寒涛为势所迫，只有认命受死，眼见情势有了转机，又动求生之念，当下说道：“区区如若启开禁宫，大庄主要如何对待在下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博学多智，沈某人日后还要借重，我杀你，何如用你，就算你不愿和我沈木风携手合作，想你不致和我作对，只要你退出江湖，不助萧翎和我为敌，回你的璇玑书庐去，读书自娱，安享余年就是。”

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话是说的不错，但在下仍然难信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何才肯相信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除非你立下誓言。”

沈木风凝目思索了片刻，道：“你如果真能为我沈木风启开禁宫，使我

尽得禁宫存物，我如再杀害你，那就不得好死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在下相信沈大庄主一次就是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沈某对宇文兄，确无半点恶意，只因宇文兄太过多疑，所以才引起这场误会……”

沉吟了一阵道：“宇文兄准备几时开启禁宫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多则七日，少则四天。”

沈木风一提真气，张口吐出无心果，道：“就依宇文兄所定期限，仍不能开启禁宫那将又该如何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除非‘禁宫’不在此。”

沈木风缓缓说道：“就在下所知‘禁宫’确在此处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时我任凭你沈大庄主处置就是。”

沈木风突然伸出右手在宇文寒涛眉头上拍下一掌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但请放心，就算宇文兄无法打开禁宫，只要你尽了心力，兄弟仍然对宇文兄感激不尽。”

缓缓把左手中的无心果交还给宇文寒涛，道：“此果乃世间极为少见的奇物，宇文兄要好好收存才是。”

宇文寒涛伸手接过，存放入描金箱中，缓缓闭上双目，盘膝坐下。

沈木风目光转到周兆龙的脸上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庄主！”

周兆龙登时脸色一变，欠身说道：“大庄主有吩咐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因你处事不当，引起了宇文兄一番误会，你自己讲，该当如何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小弟知错，任凭大庄主处置。”

沈木风沉吟下一阵，道：“记罚一次，下次再有错误，二罚并一执行。”

周兆龙欠身说道：“多谢大庄主的格外施恩。”

沈木风目光一抬，转到了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上，道：“他两人在此作甚？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两人都是宇文兄就工人群中，选出的两个听遣之人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要他换去工人衣服，仍然留此听命……”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此室为何人所住？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属下所住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让给宇文先生。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沈木风目光又转向宇文寒涛的脸上，道：“宇文兄，兄弟适才听得消息，除了那假冒萧翎的蓝玉棠率领着几个武功高强之人在此谷附近之外，还有几批人手，分头赶来此地，在下要先勘查一下形势，以便早作部署。”

宇文寒涛睁开眼睛，缓缓说道：“大庄主请便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多多保重。”大步出室而去。

周兆龙等随后退出石室。

室中突然间沉寂下来，静的听得彼此呼吸之声。

但闻潘龙说道：“宇文先生，需要在下效劳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用了……”

目光一转萧翎和百里冰接道：“去替两人取衣服来，让他们换上新装，洗去脸上的尘土。”

潘龙道：“好！在下带他们出去换过。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道：“不要他们出去了，有劳潘兄去把衣服取来就是。”

潘龙应了一声，大步行了出去。

宇文寒涛目注那潘龙背景消失之后，才举手对萧翎等一招，道：“你们过来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起身行了过去。

宇文寒涛目光投注在两人身上，缓缓说道：“你们在此做工很久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很久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跟随在下听差和做工生活比较，可有不同之处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此刻孤立无援，想拉我为他助臂，以他身份，竟肯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做工之人论交，处境可也算得悲哀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应道：“追随先生和身为苦工的比较，那是天壤之别了。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此刻，这座山谷之中，两位可算宇文寒涛仅有的知己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其实你们如想离开此地，唯一的办法，也就是听我之命，和我合作。”

萧翎欠身说道：“全仗先生提携。”

宇文寒涛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你们换过衣服之后，就留我身侧，只要忠实对我，我必可助你们离开此谷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谢先生。”

抱拳一礼，退回屋角。

百里冰一言未发，一直紧随在萧翎的身后。

宇文寒涛抬头望天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重又闭上双目。

萧翎一直暗中留心着宇文寒涛的一举一动，看他脸上神色，充满着懊恼和痛苦，心中突然一动，暗忖道：沈木风恶毒的手段，显然已经使他心生寒意，我如此刻表明身份，或可得他合作，只有他答允合作、掩护，才能遣冰儿登上山峰，去招来中州二贾相助。

心念一转，突又站起身子直对宇文寒涛行了过去。

宇文寒涛警觉之心甚高，忽闻得脚步之声，突然睁开了双目，神光暴射，盯注在萧翎的脸上，喝问道：“有事吗？”

萧翎本想说明身份和他合作，但见他双目满是阴沉之气，不禁又心头一凉，暗道：此人天生阴森，只怕不是易于合作之人，心意陡然转变，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想到一件事，想禀告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神色却大见缓和。

萧翎道：“关于那禁宫的事。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低声些，怎么样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这般急迫追问，只好给他胡扯一通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在下曾经瞧到一位工人在悬崖之下的水潭之畔，捡得一枚金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金环现在何处？”

萧翎道：“那人是否交给了监工，在下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识得那人吗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道：“识得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很好，快去找他取来，给我瞧瞧，也许那金环对开启

禁宫的事会大有帮助。”

萧翎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何不借此机会派遣冰儿去通知中州二贾一声，要他们混入这山谷中来。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和他虽然相识，但并不熟悉，不过，那位百里兄和他相处得甚久，在下去就不如派他去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很好，能偷就好，偷不到，再向他明取就是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去转告百里兄，要他暂回工人群中才行……”

语声微顿，又道：“等一会，那监工或周二庄主问将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要紧，我有应付之法，要他快去快回就是。”

萧翎应了一声，回到屋角，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冰儿，你设法从原路到山峰上去，告诉中州二贾，要他们从那密道进入此谷，躲入那草丛之中。”

语声微顿，故出声音道：“百里兄，取得金环之后要尽快回来，最好是窃取到手。”

百里冰点点头，举步向外行去。

这时，潘龙亦正好取得衣服回来，眼见百里冰出室而去，不禁愕然一呆。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抢先说道：“我要他取些东西回来，暂时不用换衣服了。”

潘龙放下衣服，道：“在下奉大庄主之命，留在先生身旁听差，先生有事，尽管吩咐……”

宇文寒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是听差呢？还是要监视我？”

潘龙欠身应道：“这个在下怎敢。”

宇文寒涛冷冷说道：“你奉命行事，身不由己，纵然是监视于我，也怪不到你的头上。”

潘龙道：“大庄主的吩咐确实是要在下来此侍候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就代我回复那大庄主，在下要推算开启‘禁宫’之法，有了两个佣人，已经够了，用不到劳动你潘大监工。”

但见潘龙呆了一呆，欠身应道：“在下告退。”缓缓向外行去。

时光匆匆，昼去夜来，沈木风也未再派人来惊扰那宇文寒涛，只是适时的送上来两餐美味可口的酒饭和一盏绿绫糊成的纱灯。

那宇文寒涛对萧翎似是早已经十分信任，竟然召他来和自己对坐而食。

萧翎心中惦记那百里冰的安危，食难下咽，吃了一碗饭就放下碗筷。

宇文寒涛心中亦是愁绪百结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你武功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的武功吗？只能算是普普通通，略胜常人一筹而已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以后，我可以指点你的武功。”

萧翎道：“多谢宇文先生了。”

宇文寒涛抬头看了屋顶一眼，道：“你那百里兄弟去了多久了？”

萧翎心中亦在惦念着百里冰，当下说道：“去了八九个时辰了，也该回来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金环很重要，希望他能够取到。”

萧翎暗道：纵然他回来了，也没有金环给你。

他心中明白，沈木风的才智、武功，都非小可，警觉之心，也非常人能及，百里冰只要被发觉了身份，定然是凶多吉少了。

一念动心，忽然站起。

宇文寒涛吓了一跳，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想去接应一下百里兄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，早些回来。”

萧翎点点头，转身行出石洞。

打开石门，抬头望去，只见星星满天，弯月西斜，且已躲入了西山之后，估计天色，大约已三更后时分。

萧翎望着那一钩弯月，心中暗道：如若冰儿和中州二贾未被生擒，大约仍然躲在洞内，这弯月入山后，才是他们最佳的行动时机，我该在此等候片刻才是。

心念转动，瞥见两条人影，疾如离弦流矢一般，挟风奔来。萧翎欲待迈入洞中，已自不及。

两条人影冲到萧翎身前五步，才停下脚步，四道眼神，一齐投注萧翎身上打量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左面一人，修躯黑髯，背插长剑，右面一人，白脸无须，背上也插着长剑，两人一般穿着，全都是浅灰色的劲装，正是剑门双英——追风剑裴百里和无影剑谭侗。

裴百里打量了萧翎一阵，冷冷问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”

萧翎缓缓应道：“小可姓岳……”

谭侗道：“你是这谷中的工人？”

原来，萧翎的身上仍然穿着工人衣着。

萧翎应道：“不错，小可原是潘大监工手下，现在已被调出工队，侍候宇文先生。”

裴百里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宇文先生好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宇文先生很好，现还在运功坐息。”

裴百里回顾了谭侗一眼，道：“兄弟，咱们去看看宇文先生如何？”

谭侗道：“好啊！小心一些，总是没错。”

裴百里举手一挥，道：“你带我们去见宇文先生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剑门双英对那沈木风早已不满，此刻看来，似是对他仍甚忠心。

他心中明白此刻若暴露出身份，孤掌难鸣，绝无法抗拒沈木风和他带来的高手，只好忍气吞声的转身向洞中行去。

剑门双英十分小心，和萧翎始终保持三步以上的距离。

行到石室外，萧翎停下脚步，说道：“宇文先生，有人看你来了。”

以宇文寒涛的武功而言，这些人的脚步之声，他早已听到，但他故作不闻，听得萧翎之言，才抬头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裴百里当先而入，道：“剑门双英，拜见宇文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一转，望了裴百里和谭侗一眼，道：“原来是裴兄、谭兄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两位有何见教？”

裴百里一抱拳，道：“惊扰宇文先生了。”

宇文寒涛冷冷说道：“在下奉了沈大庄主之命，筹思开启禁宫之法，如若两位没有什么要事，那就请便了。”

他一见面就下逐客令，实是大出了剑门双英的意料之外，不禁一呆。

无影剑谭侗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无事不敢惊扰，咱们想请教宇文先生一件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谭侗目光转到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这位工人，可是在宇文先生手下听差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此乃周二庄主，替在下选的一个仆从，两位有何高见？”

裴百里道：“咱们看他行动鬼祟，又穿着工人衣服，故而来问宇文先生一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现在，你们问过了。”

裴百里道：“打扰先生，还望多多包涵。”

一拉谭侗衣袖，双双退出石室。

宇文寒涛待两人退出了良久，才低声对萧翎说道：“他们走了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走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在何处被他们抓住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小可在石洞口处，他们巡视经过，问起了宇文先生，要小可带他们来。”

宇文寒涛低声说道：“看到你那位百里兄弟了吗？”

萧翎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看到。”

宇文寒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久时间，不见归来，那是凶多吉少了。”

只见人影一闪，百里冰突然出现在石室之中。

宇文寒涛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好快速的身法。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要糟，这一下引起了宇文寒涛的怀疑，定然要露出马脚了。

百里冰亦警觉，故意喘了两口气，道：“那收藏金环的工人不在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哪里去了？”

百里冰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宇文寒涛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，投在百里冰的脸上，缓缓问道：“你的轻功不错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室外戒备森严，巡视之人，穿梭不绝，小可藏在一块大岩之后，随在两人身后，来到石室，藏在室外，幸得他们只顾和先生谈话，未曾留心到我……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刚才从何处跃入室中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小可就在石门之外。”

宇文寒涛望望室外幽暗甬道，道：“这有八尺距离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小可因出了全身气力，飞跃入室。”

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有很好的轻功基础，如若下番工夫，定有大成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尚望先生多多指点，小可随师学艺之时，家师亦曾称赞过小可，最适练习轻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身材瘦小，那是习练上乘轻功绝佳身型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你们去换过衣服！”

百里冰欠身一礼，和萧翎退到石室一角。

宇文寒涛举手熄去火烛，闭目而坐。

## 第十七回 百花庄主受挫

萧翎侧耳静听，直等宇文寒涛呼吸之声，愈来愈小，才施展传音之术，道：“冰儿，找到了中州二贾吗？”

百里冰应道：“找到了，他们已经进入山谷，我照大哥吩咐，要他们藏入草丛之中，听候召唤，但他们却要扮成工人，混入那工人群中。”

萧翎一皱眉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以后，我说大哥之命非要你们藏在草丛之中不可，他们才无可奈何的躲入那草丛中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可和他们约定了会面的信号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约定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小妹失慎，飞跃太快，恐已引起那宇文寒涛的怀疑，如是因此坏了大事，小妹死也难以安心了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不要紧，他心中虽已动疑，但看他神色，确似别有所图，也许他是想利用我们，不会对那沈木风提起此事，只要他不肯对沈木风说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”

百里冰缓缓把娇躯靠近萧翎道：“大哥不生气，我就安心了。”

萧翎想到君子不欺暗室，很想推开她的身子，但闻她鼻息均匀，似是已睡熟过去，想到她一日半夜来的辛劳，实不忍惊扰于她，只好任她睡在怀中。

时光匆匆，夜去昼来，宇文寒涛一连在这石室中静坐了三日三夜。

沈木风在这三日之中，除了派人按时送来酒饭之外，自己亦未来过一次。

萧翎和百里冰，尽了最大的耐性，忍受了三日三夜。

第四日中午时分，萧翎默观那宇文寒涛，仍不见有何动静。

再也忍受不住，心中暗暗忖道：今日如是仍不见他行动，只好下手点了他的穴道，和冰儿离开此地了……

忖思之间，突闻一阵零乱的步履之声，传了过来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沈木风带着周兆龙、单宏章、金花夫人和白发如银、青色衣裤、手执凤头杖的唐老太太进来。

金花夫人在此出现，也还罢了，以暗器驰名江湖的四川唐家门的唐老太太，陡然在此谷现身，而且跟随在沈木风的身后，实使人大感意外！

但见沈木风满脸笑容，直行到宇文寒涛的身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宇文兄。”

宇文寒涛缓缓启开双目，道：“沈大庄主，有何见教？”

沈木风神态和蔼地笑道：“今日已经是第四日了，不知宇文兄是否已想出一点眉目？”

宇文寒涛点点头，道：“想出来了。”

这答复不但大出了那沈木风的意料之外，而且也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！

沈木风呆下一呆，道：“兄弟是说宇文兄是否已想出了开启禁宫之法？”

宇文寒涛说道：“如是‘禁宫’确在此谷——兄弟必可找到那个‘禁宫’的门户所在，但是能否开启，必得先看了门户之后，才能决定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果然是智慧过人的大才之士，咱们在场之人，无一人能够及得了……”

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，道：“这两个工人，笨手笨脚，如何能够照顾好宇文兄的生活起居，兄弟已为宇文兄选得两个美婢，听候使唤……”

回首一顾石门，道：“你们进来，拜见宇文先生。”

但闻莲步细碎，两个身着水绿衫裙的女婢，款款行了过来，欠身对沈木风一礼，道：“婢子见过大庄主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去见过宇文先生。”

两个绿衣女婢，都在十八九岁左右，柳眉凤目，生的十分娇俏，双双转过娇躯，手提绿罗裙，盈盈拜倒，道：“见过宇文先生。”

一向喜爱美色的宇文寒涛，此刻却是面色冷肃，抬头望了两个女婢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姑娘请起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脸上，道：“兄弟无此艳福，大庄主留着自己用吧！兄弟有那两个工人听候差遣，心愿已足了。”

沈木风料不到嗜色如命的宇文寒涛，竟然会断然拒绝，不禁一呆，但随即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想是两个丫头，生的丑怪，难讨宇文兄的欢心？”

宇文寒涛答非所问地说道：“现在，什么时候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快近午时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一个时辰之后，兄弟就动手找那禁宫门户。”

沈木风心中大喜，脸上却不见喜色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用急，明天动手，也是一样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早日动手找出禁宫，兄弟也好早些安心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劳请大庄主选派二十名健壮大汉听用。”

沈木风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！宇文兄还有什么需要，但请吩咐兄弟。”

宇文寒涛摆摆手，道：“不用了，兄弟还要计算一件事情，大庄主如若没有其他的事，也该请去休息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弟就不打扰了。”缓步行到萧翎和百里冰身前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们两个能得宇文先生垂青，实是难得的很，好好的侍候宇文先生，日后有得你们好处。”

萧翎、百里冰齐齐欠身领命，神态十分恭敬。

沈木风又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，带着周兆龙等退出石室。

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，向外望了一眼，举手对萧翎一招，道：“你过来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老谋深算，不知又动什么心机了，急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先生有何吩咐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石门可以拴起来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里面有一道铁链，可以扣起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进此石室的，是否只有这一条通路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只有这一条通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很好，你去把铁链拴起。”

萧翎回顾了百里冰一眼，大步上前，拴上铁链，重回壁角，只见宇文寒涛坐在石室正中，神色肃然地说道：“你们都过来。”

百里冰缓步行了过来，和萧翎并肩而立。

宇文寒涛两道冷峻的目光，缓缓地向两人脸上扫过，道：“此刻，这室中没有外人，在下绝无伤害你们之心，但两位必须据实说出身份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人心机难测，如若知晓我的真实身份，实难推想到他会作何处理，情势迫人，只好编几句谎言对付他了。

他心里想的不错，但因不善谎言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
百里冰显然也不知如何应付，一直望着萧翎。

但闻宇文寒涛缓缓说道：“我已再三的留心查看，两位绝然不是此谷中的工人，如若在下料断的不错，两位混入此谷，时间已经很久了，那潘龙潘大监工如不是你的同党，就是被你们用什么手段制服，所以，才助你们掩护身份。”

萧翎正感无法回答，但听宇文寒涛一番话后，心中忽然一动，说道：“先生明查秋毫，在下等确实奉令混入此谷之中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奉何人之命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，必得讲一个他既不很怕，又不敢招惹的人物才行。

心念一转，随口应道：“有一位蓝玉棠，不知先生是否知晓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可是一度假冒萧翎之人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，正是那位蓝公子。”

宇文寒涛低首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派遣你们两人到此，用心何在？”

萧翎近来江湖经验大增，心知如若事事都答复，反将招致他的怀疑，当下说道：“这个嘛，在下等实难奉告了，不过，我等对先生绝无恶意。”

宇文寒涛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“两位心中想必知晓，此刻只要在下说一句话，两位立时要埋骨此地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如真需如此，只有用对潘龙的办法对付他了，先要把他制服才成。

回目望去，只见百里冰也瞪着一对眼睛，望着自己，目光中一片茫然，显是在向萧翎请示。

宇文寒涛虽然已见过那百里冰的身法，但他自恃艺高，怎会把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放在眼中，望也未望两人便接道：“如若两位想留下性命，并非全无办法。”

萧翎缓缓说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全心全意的为我工作。”

萧翎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沉吟不语。

只见宇文寒涛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两粒黄豆大小的青色药丸，说道：“如若两位肯归顺老夫，那就把这两粒药丸，分食吞下，老夫自当保护你们的安全。”

萧翎心中大怒，暗道：这人和那沈木风用心一般的恶毒，想要凭借药物，控制人的神智，以为他所，必得给他些苦头才是。强自按下怒火，缓缓说道：“刚才先生想迫那沈大庄主，服用药物，未曾得逞，但心中此念，却是仍然未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江湖上人心奸诈，防不胜防，老夫要筹思开启‘禁宫’的事，不愿再多分心对付两位，只好让你们服下药丸了。”

萧翎伸手取过一粒药丸，道：“服用此药之后，人有些什么感觉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神志不清，忘记过去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可有解药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自然有了。”

萧翎左腕一翻，疾快绝伦的扣住了宇文寒涛右腕，右手一抬，手中捏着的一粒青色药丸，已投入了宇文寒涛的口中。

扣腕投药，几乎是一齐动作，快速无比，宇文寒涛警觉闭口时，已自不及。

百里冰乘势拍出一掌，击在宇文寒涛的咽喉上，迫得他不由自主的张口

一吸，把萧翎投入口中的药物，生生给吞了下去。

萧翎放开了宇文寒涛的右腕，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先生自取解药服用吧！”

宇文寒涛双臂一分分别向两人抓去，冷然喝道：“乘老夫不备出手……”

萧翎身子微侧，右手一翻，奇妙异常的又扣住宇文寒涛的手腕，接道：

“这一次宇文先生大概有备了。”

百里冰纤指轻弹，一缕指风，疾涌而出，正击在宇文寒涛的左腕之上。

宇文寒涛疼的闷哼一声，急急收紧双臂。

但他右腕为萧翎紧紧握牢，无法收回，这才知道身侧两个身着工人衣服的人，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。

宇文寒涛为人阴沉，心念一转，忍疼不言暗里一提真气，才缓缓说道：

“两位的武功不弱，老夫失敬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宇文先生最好先取解药服用，免得毒发了没有救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要紧，老夫自制的药丸，药性缓慢，自己知晓，一定要过足了两个时辰，才会发作。”

萧翎缓缓说道：“阁下敬酒不吃要吃罚酒，此刻在下要和先生谈谈合作的事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，两位尽管说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要宇文先生答应两件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哪两件事，两位得先行说明。”

萧翎道：“第一件，要宇文先生答应掩护咱们身份，不许泄露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第二件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直把我们带在身旁，直入禁宫……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两位不过是工人身份，岂能进入禁宫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所以，咱们要宇文先生帮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就算在下答应了，那沈木风也不会答应。”

萧翎道：“未进入禁宫之前，沈木风对先生言听计从，只要先生坚持，沈木风自会屈从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们太低估那沈木风了，在下如若坚持，两位即将有性命之忧，他纵然想不到两位是混入谷中的强敌，亦将怀疑到两位为我所用，必将杀之而后快。”

萧翎只觉他说的十分有理，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回答之言。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据老夫所知，当今武林之中，只有一人可和那沈木风为敌抗拒，使他心有所惧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人有此能耐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萧翎，除了萧翎之外，武林再无第二个人，使他畏惧了。”

百里冰心中暗道：哼！他就是萧翎啊！

萧翎道：“可惜此刻那萧翎不在此谷，咱们谈也无用……”

语声突转冷厉接道：“在下等提出的条件，宇文先生还未答应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我已据实相告，那第一条，在下可以答应，第二条只能见机而作，权不在我，叫老夫如何答允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目下也只有如此了，但此人狡猾无比，难以测度，不能以对待潘龙的办法，对待他了。

心念一转，缓缓说道：“就以先生之意，不过，先生要提出一些担保，也好使我等放心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两位未免得寸进尺了，此时此情之下，要老夫如何担保？”

萧翎道：“宇文先生如有诚意，立时可提出一个很好的担保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老夫想它不出，倒要请教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一个人能死几次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一次。”

萧翎道：“那就用先生的生死来担保吧！宇文先生如是改变了心意，出卖了我们，先生既无法活得下去，也无法进入禁宫，那才是最公平的担保了。”

宇文寒涛一皱眉头，道：“阁下究竟是何许人物？”

萧翎道：“江湖上无名小卒。”

宇文寒涛仔细的打量了萧翎两眼，道：“你戴着人皮面具。”

萧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可否取下人皮面具，让老夫见识一下你的庐山真面目？”

萧翎道：“暂时不必，但宇文先生如履行答允的条件，总有见识在下真面目的一天。”

只听一阵急促的打门声，传了过来，打断了两人之言。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有人来了，也许是那沈木风大驾亲临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果然是老奸巨猾，对付此等人物，需要用非常手段才成。心中一转，右手劲力暗加，左手一挥，疾向宇文寒涛前胸点去。

宇文寒涛是何等人物，早已有了戒备，身子一侧，避开前胸，左手一甩，想挣开萧翎紧扣的腕穴。但萧翎指力强劲，扣在宇文寒涛腕穴上的五指，加力一收，有如一道坚牢的铁箍，宇文寒涛一挣未脱，右脚随即飞起，踢向萧翎的丹田要穴。

萧翎左手一沉，并指如戟，反向宇文寒涛的脚上点去。

百里冰冷哼一声，右手疾出，连点了宇文寒涛数处穴道。

宇文寒涛虽然已知道这两人武功高强，但万万未曾料到，手脚如此快速，三处穴道被点，全无了抗拒之力。

萧翎动作奇快，左手一招，又点了宇文寒涛哑穴，低声说道：“委屈先生了。”盘起他的双腿，依壁放好，返身出室而去。

片刻之后，重回石室，拍活了宇文寒涛哑穴，道：“沈大庄主已准备好二十名健壮大汉，请问先生几时动身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什么人传达此令？”

萧翎道：“沈木风的大弟子单宏章。”

宇文寒涛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如是沈木风亲身来此，必可瞧出情形有异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阁下似是对百花山庄的人事十分熟悉。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先生意下如何？也该早作决定对才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是不受威胁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为势所迫，咱们只好先杀了宇文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我答应了又将如何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点先生一处奇穴，十二时辰内不经解救、自动伤发而死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吧！就依你们之见。”

萧翎点了宇文寒涛一处奇穴，拍活他身后三处穴道，冷冷说道：“咱们都下了生死的赌注，以宇文先生之命，换我们两个无名小卒的生死，那是未

免有些委屈了。”

宇文寒涛不答萧翎的问话，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一颗药丸，吞了下去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奇穴被点之后，武功是否还在？”

萧翎道：“影响虽有，但并不很大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十二个时辰之后呢？老夫是何情形？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解了你被点之穴，再点你一处奇穴，又可再活上十二个时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此轮换不息，老夫的性命，就永远控制在你们手中。”

萧翎道：“只要先生能够履行承诺，分手之时，在下自将使先生复元。”

宇文寒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好！咱们走吧！”

大步向室外行去。

宇文寒涛当先而行，开了石门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沈木风早已率领着周兆龙和唐老太太等，在洞外相候。

沈木风面带微笑，说道：“二十名健壮大汉已然集齐，恭候宇文兄大展才华了。”

宇文寒涛回顾了紧随身后的萧翎一眼，应道：“兄弟为势所迫，只好尽力一试了。”

他一语双关，沈木风哪里知晓内情，只听得尴尬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如真能带我进入禁宫，兄弟必有厚报。”

宇文寒涛不再多言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片刻工夫，又到了那激泉喷射的小潭旁边。

只见潘龙带着二十个健壮大汉，分执着铁锤、钢凿、巨斧、铁镐，列队候命。

宇文寒涛四顾了一下山态形势，缓步行到紧倚水潭旁侧的一处悬崖之下，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一块白色的鹅卵石，随手在山壁之上，画了一个五尺见方的圈子，道：“用钢凿铁锤，照我图形，深挖三尺。”

二十名健壮的工人，在潘龙领导之下，立刻动手工作，刹那间铁锤击岩之声，震耳不绝。

沈木风似是对那宇文寒涛寄有很大的希望，背负双手站在场中观望。

萧翎借那铁锤击岩之声掩护，低声对百里冰道：“冰儿，那站在沈木风身后的老妇人，就是以善用毒药暗器，名震武林的四川唐门当代掌门人唐老太太，如是咱们万一身份暴露，动上手时，要特别小心她的暗器。”

百里冰虽然聪慧绝伦，但她童心未泯，自小又在父母余荫之下，娇生惯养，为所欲为，身处险境，却是毫无忧虑，看萧翎对自己关心之情，心花大开，不禁启齿一笑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赶忙转脸旁顾，不敢再瞧她一眼。

暗中提气戒备，幸好这一笑，还未曾被人发觉。

宇文寒涛全神贯注在那岩壁之上，突然间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二十名健壮大汉，一齐停手不动。

看那岩壁，只不过凿挖有半尺左右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有了发现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可曾听出声音不对吗？”

沈木风心中大喜，但外形却仍然保持平静之容，道：“哪里不对了，兄弟实未听出。”

宇文寒涛伸手从一名大汉手中，取过一柄铁锤，行近石壁，重重击了一锤，道：“大庄主可曾听出吗？”

他说的声音很大，似是有意让萧翎听到。

沈木风点点头，道：“果然有些不同，似是岩壁中空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能想的太如意，也许连着地下水脉……”

抬头望向那激射的喷水泉，道：“这一道水脉，强大无比，如若咱们击破石壁，只怕无一人能够逃得洪水没顶之厄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那真得小心一些才是。”

宇文寒涛举起手中铁锤，先在石壁上重重敲了一锤，又附在石壁上听了一阵，连续了数次之后，放下铁锤，道：“好！诸位可以继续动手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读书万卷，被武林目为大儒，今日兄弟算是佩服了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大庄主过奖了，只怕在下的计算、判断，未必就对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若宇文兄亦无法开启禁宫，当今之世，只怕是再也无人能够开启了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不再接言。

萧翎站在一侧，心中暗自忖道：看这宇文寒涛的神态，似是胸中已有了开启禁宫之法，果真如此，这禁宫之钥岂不是毫无价值了。

心中念动，看的更是详细。

只见那山壁愈来愈是坚硬，铁锤重击其上，火花迸飞，只不过零零散散，落下数块。

击打之间，突听宇文寒涛急急叫道：“住手，快些住手！”

十几名健壮大汉应声停手。

沈木风低声说道：“宇文兄，哪里不对了？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道：“巧手神工包一天，果是位非常的人物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在下不解，宇文兄可否说的清楚一些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是区区在山谷内修筑禁宫，那入宫之门，必开此处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现在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包一天，却未在此地开门。”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如那禁宫在此，咱们可否破壁而入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除非咱们都不想活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这样严重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再打下去，立时有惨祸临头。”

沈木风低声说道：“可是破坏了山腹水脉？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惨祸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查看那铁锤击岩的波动形势，如果不及时收手，几个执钢锤击打山壁的人，立时将有杀身之祸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只是如此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的看法如此，大庄主可是不信吗？”

沈木风低声说道：“宇文兄学有所专，兄弟岂有不信之理，如若几个执锤击壁人的死亡，能够证实宇文兄判断不错，何不让他们试试？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是说，要以那些执锤击打山壁之人的死亡，来证实宇文寒涛的研判是否正确。

宇文寒涛是何等精明之人，岂会听不出沈木风弦外之音，当下说道：“大庄主想求证兄弟判言，那就不妨一试，最好由大庄主亲自下令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回顾了周兆龙一眼，道：“要他们继续动手。”

周兆龙应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继续打石壁。”

十几个工人应声挥动铁锤，重又击打石壁。

萧翎恐沈木风瞧出了自己的身份，不敢太过逼近，沈本风和宇文寒涛谈话声音又低，后面几句话竟是未听清楚。

但见沈木风双目神凝，望着那击打的工人，心知必有变故，立时留心观察。

只听那铁锤击岩之声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十几个工人，无声无息的倒了下去！

这一着大出意外，不但沈木风大为震骇，连宇文寒涛也有些茫然无措。

距离稍远，和不留心的人，更是根本就不知道，这里已经发生重大惨事，十几个工人，未发出一声惨叫，未闻得一声呻吟，但却都不声不响的倒了下去。

沈木风心中虽然感到震骇，但神情间仍然保持了平静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宇文寒涛心中暗想：怎么回事，连我也不清楚，但如诚实而言，必然会为他轻视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已经说过了，大庄主不听在下奉劝之言……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接道：“兄弟并无责备宇文兄的意思，只是想请教，他们怎会无声无息的倒了下去？”

宇文寒涛为势所迫，只好缓步向前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在那‘禁宫’四周，必然有着很恶毒的布置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也许是一种毒烟……”

宇文寒涛距那倒卧的尸体，愈来愈近，但行动却是愈来愈慢。

他很想听得沈木风呼叫之声，也好借阶下台，哪知沈木风却似未曾见到他行入险地一般。

情势所迫，宇文寒涛终于行近了一个工人身侧，伸出微微颤抖的手，翻过了那伏在地上的尸体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四五枚细如牛毛的小针，刺在那大汉脸上，中针处脸色一片紫红，那小针已经过剧毒淬炼。

宇文寒涛站起身子，举手一招，道：“大庄主，请过来瞧瞧吧！”

沈木风四顾了一眼，缓步行了过去，道：“宇文兄可是发现了什么新奇的事？”

目光到处，瞥见那尸体脸上毒针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原来是一种强力弹簧发射的淬毒细针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山壁之内，岩石之中，哪里来的毒针？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证明了一件事，那禁宫确在此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说明了那禁宫四周，险恶重重，布下了很多恶毒机关。”

一抹狞笑，悄然闪掠过沈木风的脸上，但不过一闪而逝，说道：“宇文兄，是否已看出了那毒针如何射出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呢？可是瞧了出来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兄弟如瞧得出来，也不会问宇文兄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不用瞧，已知他安装这暗器的方法，这方法不但恶

毒，而且也很容易把人引入歧途，使人误以为找到重要之地，强如你沈大庄主者，也是难免如此。”

沈木风先是一怔，继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个，在下得向宇文兄请教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先用钢钻，在这石壁上钻上了很多孔洞、再在玉筒中装上强力的弹簧，弹簧中放上淬毒细针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然后把玉筒放入孔洞之中，看来神妙，说穿了，倒也不足为奇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白玉极脆，一击即破，玉破针出，中人即亡。”

沈木风看那石壁，道：“巧手神工包一天，在这石壁间暗装毒针，其用心定然是保护那禁宫之门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存此想，那就中了他的诱敌之计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那包一天把门户建在此地、绝无法再布置这种暗器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照宇文兄这么说来，这门户不在此地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。”

沈木风一扬双眉，淡淡笑道：“此地经过宇文兄计算甚久，是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但宇文兄算来算去，竟然是没有把门户算对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包一天建筑之学，胸罗之博，比在下高明很多，所以，我才没有算对。”

沈木风脸色一沉，似要发作，但他终于又忍了下去、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，宇文兄尽管再仔细想想，兄弟相信，以宇文兄的博学多才，必可找出禁宫门户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想起了一件事，不得不先对沈大庄主说明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纵然找到了禁宫门户，但没有禁宫之钥，只怕也无法开得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怎么？以前宇文兄就没有想到此事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未见这毒针暗器之前，在下却是未曾想到，此刻，却不得不作此想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巧手神工包一天，在禁宫门户之内，装上一种机关，咱们如没有禁宫之钥怎能开那机关门户！”

沈木风接道：“我们可以用人力凿开山石，破门而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机关必极精巧，人力撞击之下，机关损坏，也许会封起了整个石门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若在下有禁宫之钥，岂不早已开了禁宫，那也用不到烦请宇文兄，来此帮忙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我见到壁间暗器，才知包一天不但精于建筑之学，而且为人亦十分恶毒，如是强力破门，可能使整个禁宫永远毁去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此刻宇文兄还未找到门户，等找到门户之后，咱们再从长计议如何？”

宇文寒涛不再多言，行到一块山石上坐了下来，打开描金箱子，取出纸笔，立时又开始计算起来。

沈木风探首看去，只见上面写的尽是数字，竟是无法看懂。

周兆龙缓步行到沈木风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庄主暂时请回休息，有你在，只怕他们心有所惧，难以专心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低声说道：“此人好色，见了女人，心情当会轻松一些，你去请那金花夫人来此，暗中监视于他。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缓步向前行去。

周兆龙回首一顾，已离那宇文寒涛数丈之遥，当下低声应道：“金花夫人满身都是毒物，武功也在那宇文寒涛之上，口齿伶俐，能言善道，由她来监视那宇文寒涛，最是恰当不过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告诉那金花夫人，最好能用一种毒物咬那宇文寒涛一口，然后再给他解药服用，使他心中有着一种不安的惶恐之感，但不能影响他的神智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这样一来，岂不是影响到他的工作情绪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寒涛为人太过精明，又极贪生畏死，只要给他一线求生之机，他绝然不会选择死亡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此事定要做的严密、谨慎，丝丝入扣，无论如何，不能让他觉出是我们授意。”

周兆龙道：“小弟立时嘱咐那金花夫人。”

沈木风点点头，放开大步而去。

且说萧翎坐在一侧，心中暗作盘算，道：岳姊姊和那玉萧郎君之约，转眼即届，我不能在这里等待下去，必须要设法尽快进入“禁宫”之中，我身上现有“禁宫之钥”，问题是先要找到那“禁宫门户”才成。

心念一动，有如山洪暴发，莫可遏止，再也无法忍耐，直对那宇文寒涛行了过去。

百里冰急急说道：“大哥要到哪里去？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必须早些进入禁宫，我这就去告诉那宇文寒涛，你在此地等我，免得引起他们的怀疑。”

一向任性的百里冰，此刻却柔顺得像一只小羊，微微一笑，又坐了下去。

萧翎大步行到宇文寒涛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宇文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抬头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萧翎道：“你是否已经找到了禁宫门户？”

宇文寒涛缓缓说道：“你很急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在此，处境甚险，早入禁宫也好早离此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进入禁宫之后，难道还想生离此地吗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好啊！原来他是有意拖延时间。

当下说道：“为什么不能生离此地？”

宇文寒涛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进入禁宫之后，咱们就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沈木风的为人，老夫知之甚深，那是绝然不会放过咱们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他不是答应了不杀你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他把我囚在一处石洞密室，终生难得再见天日，那份痛苦，是尤过死亡了。”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先生是有意拖延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也不是，我纵然能找出那禁宫门户，只怕也无能打开。”

萧翎道：“我助你开启宫门。”

宇文寒涛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老夫最不喜大言不惭的人……”

萧翎接道：“只要先生能找到门户，在下就拿出禁宫之钥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转动，四顾了一眼，只见八个劲装大汉，远在数丈之外，沈木风、周兆龙、唐老太太等，已是踪影不见，那躺在崖壁下的十几具尸体，也早已被移走不见。

萧翎接道：“先生不用看了，他们早已离去。”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一直留心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宇文先生，咱们时间不多，还是谈正经事要紧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绝不是那蓝玉棠的属下，如若老夫想的不错、你就是那蓝玉棠本人。”

萧翎道：“不管我是谁，快点答复在下的话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我不信你真有禁宫之钥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生死同命，难道我还寻你的开心不成。”

宇文寒涛正待答话，那金花夫人已疾风闪电而至，娇声笑道：“宇文先生，算出那‘禁宫’门户没有？”

萧翎转顾了金花夫人一眼，欠身说道：“先生如无吩咐，小的先行告退。”

宇文寒涛一挥手，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目光转到金花夫人脸上，接道：“区区尚未算出。”

萧翎恐那金花夫人听出自己的声音，故意粗着嗓子。

哪知精明的金花夫人，仍然动了怀疑，目光一掠萧翎，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萧翎缓缓转过身子欠身说道：“夫人有何吩咐？”

金花夫人柳眉耸动道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小可适才见过夫人一次。”

金花夫人目光一掠宇文寒涛，道：“这人是宇文兄的队属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区区没有夫人那份威风，身边有仆婢护从，一向是独来独往。这人乃是周二庄主给兄弟的侍从……”

仰天打个哈哈道：“也许他别有用意，和夫人一般是来监视在下。”

他应对得宜，尽消金花夫人心中的疑虑，只见她一挥手，道：“好！你去吧！”

萧翎一面转身而行，心中却暗暗盘算道：这金花夫人对我很好，如我能对她说明身份，不知她是否会相助于我？此刻，人手甚少，如能得她相助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

心中念头转动，人已行到那百里冰身旁，缓缓坐了下去。

百里冰低声说道：“那女人是谁？”

萧翎道：“金花夫人，全身都是毒物，本是苗疆中的一方霸主，进入中原以后，原想和中原武林高手，一争长短，但却被沈木风收入百花山庄……”

轻轻叹息一声，接道：“那沈木风实有不可思议之能，只可惜生性过于凶残阴毒，竟图谋独霸武林，如若他能遵循正路，开山创派，立下门户，必将是一代开山宗主。”

百里冰道：“哼！我瞧那金花夫人很不顺眼！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好啊！我给她说了半天，她竟然未听一句，口中却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百里冰道：“她那股娇媚之气，就不像一个正经女人，非得给她一点苦

吃不可。”

萧翎吃了一惊，暗道：这金花夫人武功不弱冰儿，如若暗中下手惩她，定然会被她瞧出来，那时，必将闹出不可收拾之局。

心念轮转，急急说道：“冰儿，此时此刻，千万不可意气用事，咱们忍辱负重，旨在进入禁宫，不能争小气乱了大谋。”

百里冰溜了萧翎一眼，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大哥替她说情，暂时饶她就是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真要动起手来，你却未必是她之敌。生恐说出口来，激怒那百里冰，坏了大事，遂不敢轻率出口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那宇文寒涛专心在纸笔之上，不再理会那金花夫人。

大概那金花夫人独自坐的无味，起身直向萧翎等行了过来。

百里冰一皱眉头，转目望着那清澈潭水。

金花夫人缓缓直趋到萧翎身前说道：“你在百花山庄中很久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小可一直在此谷中做工。”

金花夫人两道清澈的眼神，盯注在萧翎的脸上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你戴着人皮面具。”

萧翎暗道：好利的眼光，这女人的确不可轻视。口中却回应道：“小可天生一副病容，有劳夫人下问。”

金花夫人突然放低了声音，道：“适才，你和那宇文寒涛谈些什么？”

萧翎道：“谈他寻找禁宫门户的事……”

金花夫人接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萧翎答道：“他说只能尽其心力，却是没有把握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周二庄主指派你们两位为他侍从，暗中好监视于他，是吗？”

萧翎只觉措词为难，无法回答，只好淡然一笑，默然不语。

金花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很好，守口如瓶。”突然一伸右手，疾如电光石火一般一直向萧翎的脸上抓去。

萧翎吃了一惊，身子一侧，避开一击，道：“夫人这是何意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能避开我这突然出手的一击，足可当中原武林道上第一流的高手。”左手一起，又向萧翎脸上抓去。

萧翎一吸气，退开两步，道：“夫人既知在下是百花山庄中人，何以还要这般相戏？”

他常和中州二贾同行，学得了不少临机应变之策。

果然，这两句话大见效用，金花夫人不再出手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你是否肯承认戴着人皮面具？”

萧翎道：“夫人既然瞧出，也是不该多问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你未免太小看宇文寒涛了，我既能瞧得出来，他一样能够看出……”

忽听宇文寒涛啊呀一声，接道：“金花夫人，这是那沈木风叫你如此做的吗？”

萧翎抬头看去，只见宇文寒涛手中抓着一一条半尺长短的蜈蚣。

金花夫人淡淡一笑，缓步走了回去，道：“不要紧张，服我一粒解药就好，这蜈蚣毒性虽重，但你宇文先生的内功精深，想来至少也要半个时辰之后，才能发作。”

宇文寒涛松开右手五指，那蜈蚣寸寸断裂，撒落地上。

原来，他被蜈蚣咬了一口，才生警觉，回手一抓，捏碎了那满身奇毒的蜈蚣。

百里冰道：“这女人好生恶毒……”

萧翎横跨一步，挡在百里冰的身前，道：“冰儿，坐观其变，等待机会。”

宇文寒涛尽量保持着平静的神色，道：“夫人乃大有名望的人，想来不会谎言相欺……”语声较高接道：“可是沈木风授意夫人施放毒物，咬伤在下的吗？”

金花夫人笑道：“不用扯上那沈大庄主，我的蜈蚣咬伤你，只有我能解救。”探手取出解药，托在掌心，缓缓递了过去。

宇文寒涛取过解药，吞了下去，冷冷说道：“夫人不让在下为那毒物咬死，岂不是留下了一个大患吗？”

金花夫人摇头娇笑道：“你宇文寒涛和我为敌，还算不得大患。”

宇文寒涛嘿嘿冷笑数声，不再多言，盘膝闭目而坐。

金花夫人咯咯大笑一阵，道：“宇文兄，最好能暗中运气试试，也许那蜈蚣之毒，尚未除尽。”

宇文寒涛有似老僧入定一般，任那金花夫人冷嘲热讽，始终是一语不发。

## 第十八回 豪侠探禁宫

双方对峙了半个时辰之久，宇文寒涛一直不言不语，金花夫人似是自觉无趣，突然起身而去。

宇文寒涛待那金花夫人背影消失，睁开双目，举手对萧翎一招。

萧翎缓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宇文先生，有何吩咐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管你是何身份，在下已决定信任阁下，和你合作。”

萧翎道：“彼此生死同命，合则大增生机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我已找出那禁宫之门，但不知阁下是否真有禁宫之钥？”

萧翎道：“此时此情，在下为何还要欺骗先生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咱们等到天色入夜之后，开那禁宫之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有把握能够找到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八成不会有错……”停了一停，又道：“咱们唯一的生机，就是借那禁宫机关对付沈木风等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的毒伤如何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要紧，禁宫未开之前，沈木风绝不会取我之命。”

萧翎道：“此刻先生的一举一动，恐都已在他们监视之中，在下也不便和先生交谈了。”缓步退回原位。

夕阳西下，西方天际间映起了绚烂的晚霞。

沈木风匆匆行来，直趋宇文寒涛身前，道：“宇文兄，兄弟适才打坐入定，醒来才闻金花夫人毒物伤了阁下，此刻伤势如何？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金花夫人身上毒物溜出，咬了在下一口，想来必是无意，在下已服过解药，这一阵坐息、已经大觉好转，不妨事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天色已快要入夜了，宇文兄也该回到石室中去休息一下，等明晨再来推算那禁宫门户吧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用休息了，兄弟身上还有一点蜈蚣余毒未除，必得再坐息一阵，也许夜对星辰，由静生悟，会找出禁宫门户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这等劳碌，倒叫沈某难安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理当效劳……”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大庄主最好能手谕下属，如是无甚要事，别来惊扰在下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兄弟立刻遵办，宇文兄身体要紧，不可太过劳累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大庄主这等关心区区，在下是感激不尽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

转身大步而去。

宇文寒涛微启双目，望着沈木风的背影消失之后，才真的闭上双目，运气调息。

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，四周景物，都蒙上了一层黑雾。

萧翎心知此刻关系很大，必须以最大的忍耐力，等待机会，尽管心中焦急如焚，但却静坐不动。

百里冰在萧翎身侧，虽然露宿荒谷，心中却是充满着甜蜜、欢愉，脸上笑意时现。

直到初更过后，二更将至，宇文寒涛才缓缓站起身子，他经验广博，老谋深算，背起双手、若无其事一般，先在四周溜了一周，不见有监视之人，才绕到萧翎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可以动手了。”

萧翎早已知他行来，故意装的如梦初醒一般，揉揉眼睛，道：“什么时候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已近二更。”

萧翎抬起头看看天色，说道：“在下想起来了，应该先点先生一处奇穴，万一事情有变，顾不得时，再点先生奇穴，将大损先生身体。”右手扬动，点了宇文寒涛一处奇穴，再挥手拍活了他早先被点的穴道。

宇文寒涛肃立不动、直待萧翎停手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阁下别忘，此刻你是和我合作。”

萧翎淡然说道：“进入禁宫之后，在下就解开先生的穴道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木风故示大方，未在四周安排下监视咱们之人，那并非无人监视，只要咱们有所行动，他一样立时可得报告。”

萧翎道：“因此，咱们才应该精诚合作，共渡难关，不可勾心斗角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如若你没有禁宫之钥，那是无疑告诉沈木风禁宫门户的位置所在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只要不找错所在，那就不会出错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一掠百里冰，道：“这一位姑娘呢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人果然厉害，早已瞧出了冰儿是女扮男装了。他既说的平淡，我也不必有何惊奇之感，当下平平淡淡一说道：“自然是一起去了。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，也不接言。

宇文寒涛一面举步而行，一面说道：“如若事情万一生变，被那沈木风擒住咱们，两位是必死无疑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你呢？沈木风难道会放了你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他不会放我，但也不会立刻杀我，那是比两位的生机大的多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有此想法，那该放心才是。”

谈话之间，已到小河旁侧的崖壁之下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在下想的不错，那禁宫之门就在那一道喷泉之上。”

萧翎想到那水中映现出来的飞鹰、盘蛇，和日光照射的角度，似是甚有可能，说道：“但愿先生想的不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应该是不会错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下上去瞧瞧，两位在此地等我片刻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慢着。”

萧翎道：“宇文先生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站在此地，纵然被沈木风发现，还有辩答余地，如若你向壁间游去，而被他发现，那就不好解答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一样有答辩余地，除非你不愿答辩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但阁下上去亦无大用，找不到禁宫门户，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血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之意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把禁宫之钥交给区区，由在下上去瞧瞧。”

萧翎道：“咱们一起上去如何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”施展壁虎功，向上游去。

百里冰低声问道：“大哥，我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一起游上去吧！”

百里冰点点头，急向壁上游去。这一片石壁不但陡如刀削，而且雨打水淋，生了甚多青苔，除了施展壁虎功外，别无攀登之法。

游行约五丈左右，宇文寒涛已感不支，喘息之声，十分沉重。

萧翎暗运内力，游速突然加快，眨眼间越过了宇文寒涛。

原来，他想找到一块突岩，稳住自己，再助那宇文寒涛一臂之力，是以，双手四下伸动乱摸。

突然间，右手探空，似是崖壁之间，有一处突然向内凹入，当下五指向内一探，身子陡然升起，登入那凹入的壁间。

这时，宇文寒涛的喘息之声，愈来愈重，萧翎来不及仔细瞧看这凹入的山壁形势，双足倒挂在那凹壁的边缘之上，身子倒垂而下，右手抓住了宇文寒涛的衣领，用力一提，生生把宇文寒涛提了上来。

这时，百里冰也已游上凹壁。

宇文寒涛长长吁一口气，瞧了萧翎和百里冰两眼，心中暗道：这两人不知是何身份，武功似都在我之上，竟没有些微喘息之声。

萧翎低首下看，夜色中无法看清谷底景物，约略估计，距平地约在六丈左右。

但闻宇文寒涛低声说道：“果然如此。”

萧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亦曾想到，如若那禁宫门户，在这崖壁之上，那门户之处，应该有一个落足之处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之意是说，那禁宫门户，就在这左近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理该如此才是……”

伸手在壁间摸了一阵，接道：“这一片凹壁，深度不过一尺，高不过七尺，横宽也不过六尺左右，只可容三五个人在此停身，而且还得有着很好的武功才成，这形势，自非天成，那是人工开凿的了。”

萧翎道：“在这悬崖峭壁之间，开了这么一个凹壁，那人的用心何在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有一处停身所在，以便开启那禁宫之门。”

萧翎道：“先生之意，可是说那禁宫门户，就在左近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……”

伸出右手接道：“拿来吧！”

萧翎道：“拿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禁宫之钥！”

萧翎缓缓从怀中摸出禁宫之钥，道：“先生可否告诉在下，那门户之处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暗夜之间，如何能够看到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在下见到那禁宫之钥，或可启示那启门之法、对寻找门户之事，大有帮助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如是真肯启开门户，带我等行入禁宫，此钥交他，亦是无妨的，但如是他改了心意，将禁宫之钥交付于他，那可是太过冒险了。心中念转，淡然说道：“钥在我手，先生仔细瞧过就是了。”

宇文寒涛凝目瞧了一阵，道：“此刻此情，阁下还不相信在下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在下不得不防先生一着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突闻沈木风那沙哑的声音，传了上来，道：“宇文兄，找到了禁宫门户吗？”

语音清晰，就在几人停身的崖壁之下。

宇文寒涛冷冷的瞧了萧翎一眼，低声说道：“阁下究竟是何身份？”

萧翎道：“先应付沈木风吧，开了禁宫门户，在下立时以真实姓名见告。”

宇文寒涛高声说道：“尚未寻得，却叫沈大庄主关心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要小心了，别要失足摔了下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地十分安全，不劳沈大庄主费心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可要兄弟下令燃起火炬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用了，兄弟要勘查那禁宫门户所在，大庄主最好别再惊扰兄弟。”

言罢，双目凝神，果然在崖壁间找了起来。

但见火光一闪，那悬崖之下，突然亮了一支火炬。

那火炬乃是特制之物，点燃之后，火焰高达两尺多，照明之力，十分强烈，方圆数丈内竟然一片通明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崖壁之下，站着七八个人。

当先一人，正是那沈木风，身侧环随着四川唐门唐老太太、金花夫人、周兆龙、剑门双英，和谷中四大监工之一的潘龙。

在几人身旁六七尺处，站着一个高大的壮汉，举着特制的火炬。

沈木风运足目力，借火炬之光，瞧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三位停身凹入壁槽之中，毫无掩护，如若沈某下令施展暗器攻击，宇文兄只怕无能抵拒了。”

宇文寒涛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他说的不错，如若他用强弓施袭，在这身不能转动的凹壁中，确实难以抵拒。尽管他心中害怕，表面之上却不得不保持镇静，缓缓说道：“在下尚未寻得禁宫门户，大庄主稍安勿躁才好！”

这几句话很简单，也正因它简单，才使那阴沉多疑的沈木风，生出了怀疑之心，一时间竟然是难辨真假。

萧翎心中亦是大为担心，如是那唐老太太，发出毒药暗器施袭，此情此景之下，实是无法闪避。是以，凝神下注，留心那沈木风的一举一动。

只听宇文寒涛说：“拿给我。”

声音急促，若有发现。

萧翎右手一抬，把手中禁宫之钥，交给了宇文寒涛。

这当儿，突然响起了一声惨叫，传入耳际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四大监工之一的潘龙，身子直飞而起，撞击在峭壁上，砰然大震声中，倒摔在地上，显是那沈木风已然怀疑到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份，问到潘龙，潘龙应对不当，被那沈木风一掌击毙。

沈木风一掌毙了潘龙之后，突然一抖双臂，纵身而起，直升起两丈多高，高大的身躯，一和峭壁相触便贴在了峭壁之上。

就在那沈木风跃起的同时，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亦同时施展壁虎功，直向峭壁之上游来。

要知萧翎等停身之处，距那实地足足有六丈以上，纵然是身负绝顶轻功之人，也无法一跃而上。

刹时间，局势大变，一场惊险的恶战，即将展开。

萧翎忖度形势，恐怕已难免动手，当下决然说道：“先生尽管去找那禁宫门户，由在下等对付来人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“冰儿，当心那唐老太太的淬毒暗器，和那金花夫人的身上毒物。”

说话之间，金花夫人和那唐老太太，已然游上三丈多高，距离三人停身

之处，只不过两丈多远的距离，明亮的火炬下，已然可瞧清彼此面目。

百里冰右手从怀中摸出了两枚寒冰银针，扣在掌中，暗中提聚真气，聚在左掌，蓄势待发。

这位自小在父母呵护之下长大的姑娘，似是已知此刻处境，险恶无比，停身在身难转动的凹壁中，面对着当世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强敌，是以丝毫不敢大意，全神贯注敌人。

宇文寒涛左手握着金钥，双目仔细查看峭壁，并未为逼近的敌人分心，只因他心中明白，此刻唯一的生机，就是寻得禁宫门户，早入禁宫。

金花夫人、唐老太太，分由左右逼近，但两人虽不知萧翎和百里冰的身份，但想能够登上这片峭壁之人，绝非平庸之辈，是以，亦不敢太过逼近。

只见那唐老太太游近三人一丈四五尺处，停下了身子，左手探入怀中，摸出一把寒光闪烁的匕首，啪的一声，刺入峭壁之中，左手握着刀柄，吊住了身子，才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先生，那两位假扮工人的人，是何身份？”

宇文寒涛一面查看峭壁，一面说道：“在下可能在片刻之中，找出那禁宫门户，老夫人最好不要分扰在下心神。”

萧翎心中了然此刻形势，能多拖一分时光，就多一分找出禁宫门户的机会，要不是逼得人非出手不可，最好是和他们拖延时间，当下低声说道：“能不出手，最好不要出手。”

百里冰回过脸来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一排整齐细小的玉齿，似是对生死之事，漠不关心，毫无惊惶之情。

萧翎心中暗暗赞道：这丫头年纪不大，胆气却是豪壮得很。

转眼看去，只见那金花夫人左手贴在石壁之上，右手却取出了一个玉盒，盒子盖已然半开。

萧翎认出那玉盒之中，正是金花夫人最为心爱，也最为恶毒的毒蛇白线儿，大约她心知自己停身在峭壁之上，动起手来，太过凶险、准备施用白线儿对付敌人。

向下看去，只见沈木风缓缓游了上来，停在脚下丈余之处。

这三个人，因为未明萧翎和百里冰究竟是何人所扮，心中亦有所惧，不敢太过逼近。

这时，悬崖下，又燃起了一支火把，光亮更为强烈，六七个大汉如飞而来，肩上扛着木桩绳索，显然是想结扎木梯。

萧翎打量了一下形势，心中暗道：在未结成木梯之前，他们要施用壁虎功贴在峭壁上，如若动起手来，论处境对我有利，这凹壁虽有尺许深浅，总是双足落在实地上；但那唐老太太的暗器，和金花夫人的一身毒物，在这等险恶境遇，无法纵跃闪避，威势增强何止十倍，此时此境，只有先行设法稳住金花夫人，她如肯不放毒物，倒减去不少威胁。

心念一转，施展传音之术，对金花夫人说道：“姊姊别来无恙，小弟萧翎在此。”

明亮的火光之下，只见金花夫人，脸上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，微微一笑，抬头望了萧翎一眼。

萧翎看她笑容之中，充满着柔和，心知她旧情仍深，大半不会再施下毒手，心中轻松不少，亦可集中精神对付沈木风和唐老太太了。一面低声对宇文寒涛道：“宇文先生，在他们木梯未结好之前，局势对我有利，在下自信可以对付他们攻袭，如等他们结好木梯，双足有了踏实之物，那就很难对付，

因此，先生最好能在他们木梯还未结好之前，找出那禁宫门户。”

宇文寒涛还未来得及答活，耳际间已响起那沈木风的声音，道：“宇文兄，找到了那‘禁宫’门户吗？”

宇文寒涛回目望去，只见沈木风停身之处，距自己不过一丈多远，以他那沉厚的内功论，指风、掌力都可以及得，心中大为震骇，口中不自主地应道：“还未找到。”

沈木风突然一提真气，身子又向上升了数尺。

距三人停身石壁，不足一丈距离。

萧翎脑际灵光一闪，突然警觉到沈木风的用心，似是想借说话之机，逐渐接近，以便设法攀住凹壁，以他武功而论，如若被他掌指搭上这凹壁的边缘，再想逼他下去，那就不是易事了，当下暗中运足掌力，悄然发出一掌。

一股暗劲，掠壁而下。

一代枭雄沈木风，果然非同小可，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看萧翎手掌轻轻一挥，已然心生警惕，急急向旁侧游去。

但他应变虽已够快，仍然被萧翎的掌风掠着衣服扫过，震得衣服波动，如非他早生警觉，势必被萧翎这一掌，击落峭壁不可。

沈木风避开一掌之后，高声说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默不作答。

沈木风目光一掠唐老太太和金花夫人道：“两位尽管施下毒手！”

唐老太太应声出手，右手一扬，三点寒星，疾向三人停身之处飞来。

萧翎右手一扬，遥发出一记劈空掌力，袭向那唐老太太，也同时横跨一小步，迎着唐老太太打来的三点寒星、一扬左掌，抓了过去。

武林中很多高手，自恃手法巧妙，伸手棱人暗器，虽然不少，但大都限于长箭、钢镖之类的暗器，对细小暗器，很少有人敢接或敢伸手去拨，接四川唐家的淬毒暗器，那更是匪夷所思了。

但闻几声卜卜的轻响，那三枚激射而来的寒星，尽为萧翎的掌势击落。

唐老太太左手抓住匕首柄上，身子十分稳妥，看萧翎竟然用手掌拨打自己的暗器，心中暗自冷笑，高声说道：“老身那三枚追命梭，棱角尖利，尾有须刺，上面剧毒，强烈异常，中毒之处，色呈紫红，一盅热茶之后，那毒性就开始发作，半个时辰内，全身瘫痪，消失了抗拒之力，三个时辰内毒攻内脏而亡，除了我们唐家的独门解药之外，当世再无人能够治疗。”萧翎手上早已戴上了千年蛟皮手套，刀剑难伤，四川唐家毒药，虽然恶毒，但萧翎的心中，却是笃定的很，击落暗器之后，紧傍宇文寒涛而立。

沈木风高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萧翎心知这等击落暗器之后，可能启动那沈木风的怀疑之心，但形势逼人，是无可奈何的事了。

他的心中明白，此刻如若多说一句，就多一分暴露身份的可能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不理那沈木风的喝问，微闭双目装作运气抗毒的样子。

只听唐老太太说道：“他已为老身暗器上剧毒所伤，片刻之后，即将毒发身亡，此刻咱们不用冒险抢攻了。”

沈木风心中的怀疑，本来很重，听得唐老太太这么一说，再看萧翎那副模样，果然是中毒一般，心中怀疑，登时大减。

金花夫人星目圆睁望着萧翎，心中怀疑不定，不知他是否真的受伤。

百里冰情绪激动，低声说道：“大哥，伤的很重吗？”

萧翎看她焦虑之情，心中大感不忍，只好暗施传音之术，道：“我未受伤，但此刻拖延时间，对我有利，能拖一刻是一刻了。”

沈木风双目神凝，注视着萧翎的一举一动，看他口齿启动，知他在施用传音之术谈话，心中疑念又起。

百里冰知萧翎并未受伤，芳心大慰，平和的望了唐老太太一眼，暗道：哼！早晚要你尝尝我寒冰银针的厉害。

突然间，峭壁中响起了一阵隆隆之声，整个的峭壁，都似在开始晃动。

萧翎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，道：“先生……”

宇文寒涛忍不住心中狂喜和激动，纵声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哈哈，我开启了禁宫之门！”

这几句话，字字如巨雷贯耳一般，听得那沈木风全身一颤，几乎提不住真气而落下悬崖。

唐老太太抓住匕首柄的左手一加力，身子陡然直飞而起，直向几人停身之处抢来。

百里冰娇躯一侧，左手疾发一掌。

唐老太太年纪虽已老迈，满头白发，但武功实是不弱，加上她阅历丰富，临敌应变机智，又非年轻人能够及得、眼看百里冰一掌击来，立时一沉真气，身子陡然向下落去。

要知她身子悬空，全无着足借力之地，纵然武功强过对方，也不宜硬接对方掌势。

百里冰发出的掌力甚强，一股掌风，呼的一声从那唐老太太的头顶之上掠过。

这时，沈木风、金花夫人，都以极快的速度，直向三人停身凹壁之处游来。

萧翎担心那宇文寒涛自己进入禁宫之后，再关上禁宫门户，全神贯注在宇文寒涛身上，无暇分心旁顾。

百里冰一掌击退了唐老太太，正待再落掌力，拦击沈木风向上冲游之势，陡觉一股掌力，袭向了前胸。

目光一转，只见那发掌之人，正是唐老太太。

原来，那唐老太太身子向下沉落时，竟然借势一个大转身，双足足尖，勾住凹壁边缘，百里冰分心旁顾，未曾留心，被她挺身而出，先攻一掌。

在这尺许深浅悬崖凹壁之上动手，双方又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，先机之争，极为重要，唐老太太攻出的一招，势关她能否立足凹壁及生死存亡，自是凌厉恶毒异常。

百里冰正待发掌击向那沈木风，却不料唐老太太跃起攻来，匆忙之间，急急挥手拍出一掌，封挡攻势。

唐老太太是何等老辣人物，眼看百里冰掌势奇厉，守中蕴攻，招术之奇，竟是生平仅见，竟然把自己攻出的一掌封住，双方相处形势不同，唐老太太纵然有着深厚的内功，也不敢硬接百里冰这一掌。当下掌势突然一沉，右手并指如戟，点向百里冰京门要穴，左手却疾向萧翎抓去。

那京门大穴，乃人身要穴之一，如被点中，不死亦要重伤。

情势迫人，百里冰不得不转动娇躯，避开她这一击。

萧翎及时警觉，回手拍出一掌。

唐老太太身子还未站稳，萧翎的掌势，已然逼到。

她来不及思索如何才能躲去萧翎侧袭而来的一掌，本能的伸手硬接一击。

萧翎取位有利，掌势是由内向外击出，唐老太太落足未稳，仓促出手，两掌接实，响起了一声如击败革的轻震。

萧翎掌心内力涌出，直逼过来。

唐老太太虽然尽力想稳住身子，但却无法如愿，只觉双腿一软，直向峭壁下面摔去。

火炬照耀中，萧翎看到了唐老太太那满头萧萧的白发，脑际却浮现出唐三姑娘的形貌，陡然间转变心念，右手一伸，抓住了唐老太太的左臂，向内一带，竟然把直向峭壁之下坠落的唐老太太，生生给拉了起来。

这一下，大出那唐老太太的意料之外，不禁一呆。

萧翎一把带上了唐老太太，左手已紧随着疾落一掌，击向沈木风。

这时，沈木风已然游近凹壁数尺之处，举手就可搭在凹壁边缘之上，萧翎掌力，及时而至。

原来，那沈木风老奸巨猾，先让那金花夫人加速游上，百里冰眼看萧翎一掌，把唐老太太打下了峭壁，这时全神贯注金花夫人身上，疾发了一掌，击向金花夫人，沈木风却借势施出全力，直向三人停身之处游来。

这都是在眨眼之间发生的事情，几乎是同时发动，斗智斗力，波谲云诡。

沈木风疾提真气，左手疾快绝伦的一伸，抓住了凹壁边缘，右手一扬，接下了萧翎劈来的一掌。

只觉对方掌力强猛，几乎被震得松手落下悬崖，才知对手，武功高强如斯，一面暗运金刚指力，左手五指，紧入石壁之中，身子向一侧荡起，卸去了萧翎一部掌力。

这当儿，金花夫人却被百里冰发出的一掌，震的内力松懈，直向峭壁下面落去。

萧翎目光一掠金花夫人，右手同时紧扣了唐老太太的脉穴，横跨一步，抬起一脚，直向沈木风左手之上踏去。

以萧翎的雄厚内力而言，这一脚如若踏中了沈木风的左手，势必把沈木风指骨踏碎不可。

但老谋深算的沈木风，接得了萧翎的掌力之后，已知遇上劲敌，决心冒险抢登凹壁，借这荡起的身子，左手再加力道，身子突然向上飞起。

萧翎左脚踏下，那沈木风左手已然离开了石壁，也就不过是毫发之差，萧翎一脚踏空。

这时，山腹中传出的隆隆之声，已然停止，在几人停身的凹壁间，出现了一道高可及人、宽约三尺的门户。

宇文寒涛一低头，当先进入了石门之中。

萧翎心中大急，说道：“冰儿，快进入石门之中。”

百里冰和那石门之间，隔着了萧翎和唐老太太，在这不足一尺的停身之地，一时间，竟是想不出越渡之策。

其时萧翎话说出口，已当先向那石门之中奔去。

唐老太太被萧翎拖住腕脉，随后就进入了石门之中、萧翎救了唐老太太，又不便再把她推下悬崖，一时之间，想不出处置之法，也无暇多想，只好随手把唐老太太拖入了石门之中。

抬头看去，洞中一片幽暗，那宇文寒涛，早已走的不知去向。

只听百里冰的娇柔之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大哥啊！你在哪里？”

其实两人相距不过丈余，只因洞中黑暗，百里冰瞧不到萧翎停身之地。

萧翎道：“冰儿，在这里，快些过来。”

百里冰放步奔了过来。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唐老夫人……”

余音还未出口，突闻呼的一声，一条人影，冲了进来。

只看那高大的身躯，快速的身法，已知来人是沈木风。

萧翎举手点了唐老太太两处穴道，正待发掌击向那沈木风，百里冰已抢先出手，娇叱一声，扬手打出了两枚寒冰银针。

沈木风虽尚不知两人真正的身份，但却已知晓，两人武功高强，早已严作戒备，他内功深厚，百里冰一扬右手，已自警觉，右手一挥，寒光闪闪，两枚银针，尽为击落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那沈木风手中，已多了一把寒光闪烁的短剑，当下疾发两掌。

两股暗劲，直涌过去。

沈木风右手挥动，接下萧翎两掌，冷冷说道，“阁下究竟是何身份？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应道：“在下不攀友，用不着通名报姓。”

但见人影一闪，又是一人冲入石门。

萧翎处在暗中，看的真切，来人正是金花夫人，心中暗道：这石门如不关闭，百花山庄中人，越来越多，那可是大大的麻烦事了。

原来，那金花夫人跌下峭壁，却被周兆龙及时接往未曾受伤，立时重又游上峭壁，此番无人出手阻挡，很快的游近石门。进入禁宫。

沈木风纵声大笑，有如伤禽怒啸。

山洞中回音震耳，长鸣不绝。

萧翎附在百里冰耳边说道：“冰儿，这沈木风武功高强，不可硬接他的拳、掌攻势。”

他心知百里冰自幼在父母娇惯之下长大，以冰宫公主之尊，为所欲为，怕她任性出手，和那沈木风作生死之搏，先予相劝，防患未然。

百里冰只感到被萧翎紧握的玉手上，一股热力，直传内腑，心中又羞又喜，当下柔声说道：“我听大哥的话，不和他正面动手就是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得一阵轧轧之声，那开启的禁宫之门，突然关了起来。

四面坚壁的甬道中，原有透入的微弱天光，至此全部消失，洞中更显得黑暗如漆。

但闻宇文寒涛的声音，由洞内传了出来，道：“昔年武林十大杰出高手，都被关入这禁宫之中，但却无人能破此洞门而出，这禁宫门户的坚牢不难想而知了……”

活至此处，突见火花一闪，亮起了一支火折子。

幽暗的石洞，更是火光强烈、明亮。

萧翎转眼望去，只见宇文寒涛停身之处，距自己不过两丈左右，是一处叉道所在。

原来，这条石洞，在宇文寒涛停身处，一分为二，分由左右转去。

沈木风停在距萧翎丈余左右处，金花夫人紧随在沈木风的身后。

萧翎放开了百里冰的玉手，心中暗作盘算，道：这宇文寒涛明知沈木风可以轻易杀死于他，也知非我和冰儿之敌，竟敢高举火折子，现出身来，想

来必已心有所恃……

只见沈木风望了那躺在地上的唐老太太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寒涛，你先背弃了咱们相约之言，那约言已无束缚的力量，我随时可以出手杀你！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洞中黑暗，我宇文寒涛尽可逃避，为何要现出身来呢？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是料定了我沈某人不会杀你吗？”

宇文寒涛摇头说道：“就算我宇文寒涛依照了约言而行，但你沈木风在禁宫事过之后，仍然会取我之命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古有明训，以你沈大庄主的为人，烹走狗，藏良弓，自是当之无愧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但我此刻，随时可取你之命，不知你有何好法抗拒？”

宇文寒涛笑道：“在下相信你沈大庄主之命，比起我宇文寒涛来，自然重要的多了。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不解你言中之意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你沈大庄主虽然是一代枭雄，但比起昔年那十大杰出高手如何？以他们十人合力之能，尚无能出得禁宫，何况你沈木风一个人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吗？自然是来去自如了，你如杀死我宇文寒涛，也难免饿死在这禁宫之中，其间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好啊！你骗去我禁宫之钥，开启了禁宫之门，只不过说是侥幸而已，竟然会吹起大牛来了。

心中忖思，口中却未点破，因此刻禁宫的形势，十分微妙。那宇文寒涛防备那沈木风的用心，尤过对己，留下他这个老奸巨猾的人，处处可和沈木风互斗智能，彼此锋芒相对，自己获益不浅。

但闻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难道你不怕出了禁宫之后，我再杀你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是以后的事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届时，我也许已想出对付你沈大庄主的妙法了，此刻，在下想先和你沈大庄主谈谈眼前的事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好！沈某人洗耳恭听。”

口气之中，已无咄咄逼人味道。

宇文寒涛目光一掠萧翎和百里冰，道：“这两位是何许人？大庄主认识吗？”

沈木风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两个不是我百花山庄中人，但是问身份，在下还未了然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庄主觉着他们的武功如何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可当得高强二字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大庄主已经和他们动过手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区区和他对过两掌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很好，咱们目下该是个鼎足三分之局，不知几位高见如何？”

萧翎心中拿定主意，非不得已，绝不说话，也绝不有所承诺。

沈木风望了望萧翎，道：“宇文兄之意，可是把咱们六人分成三足分立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唐老太太、金花夫人，和沈大庄主三人一派，他们两人一组，区区在下嘛，一个人一派了。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宇文兄一人一组，可得禁宫中遗物三分之一，我们五人分三分之二，宇文兄不觉太过贪婪一些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总比死在禁宫好些。在下绝不信那武林十大杰出高手，能在这幽暗的山腹中、活了几十年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不论何等高强的武功，也无法在这山腹中长住下去，何况我和小钗姊姊之约只有三个月的时间……

只听宇文寒涛高声说道：“诸位如是不同意在下的意见，尽管另提高见。”

萧翎想到约期无多、实不能在禁宫多留，先行点头答允。

沈木风一看萧翎点头应允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就算我沈某人也答应了，不过，在下料你也无能保护取得之物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是以后的事了，至低限度，在未离禁宫之前，咱们三人是一个平等之位。”

沈木风突然向前抓起唐老太太，拍活了她几处被点的穴道。

唐老太太睁开双目，长长吁一口气，睁开眼睛望了萧翎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缓缓退到了沈木风的身后去。

宇文寒涛举着火折子行了过来，一面高声说道：“眼下咱们三组之中，以你沈大庄主的实力最强，人数也最多，但如沈大庄主把在下逼向他人，那就是三对三的局面了。”

谈话之间，人已行到了萧翎的身前。

这时，一支火折子刚好烧完，火焰一闪而熄。

石洞中突然间黑了下来。

但闻拍拍两声轻响，一股强猛的旋转之力，飘起了宇文寒涛的衣袂。

宇文寒涛心中大急，急忙向后跃退了三步，重新晃燃了一支火折子。凝目望去，所有的人，都站在原地未动。

原来，沈木风气那宇文寒涛不过，希望先行把他生擒，再对付萧翎等两人，杀了两人之后，再迫使宇文寒涛就范，早已想好了办法，准备在宇文寒涛火折子熄去之后，陡然出手。是以，一直盯着宇文寒涛手中的火折子。

却不料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萧翎一直在留心着沈木风，看他神色、已知他要对那宇文寒涛施下毒手，随时暗中运气戒备。

果然，那火光一熄，沈木风立时以快速绝伦的身法，悄然欺来，伸手向宇文寒涛抓去。

但萧翎洞察先机，就在沈木风欺身而上的同时，横身拦住了去路。

因为火光熄去不久，两人目力都还无法适应洞中黑暗，全凭记忆和敏锐的耳力，听风辨位，对了两掌。

沈木风心中凛然，暗道：什么人武功如此高强。知己无法得逞，急急向后移动退回原位。

萧翎也随着悄然退回原位。

宇文寒涛打量沈木风和萧翎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如若诸位都不想死，那就别再存伤害在下之心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带路，诸位请随我身后。”大步向前行去。

萧翎、百里冰、沈木风、金花夫人等，依言而行，紧追在宇文寒涛身后。

行到那岔道所在，宇文寒涛突然向左面转去，萧翎等也只好随他折转入左面石道而行。

又行十丈，景物突然一变。

只见数尺宽窄的石道，突呈开阔，成了四五丈方圆一片平地。

宇文寒涛从怀中摸出了一支火烛，燃了起来，光亮大增，以几人目力，

已可见四面景物、形势。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人果然老谋深算，竟然带有照明的火烛。

四面看去，只见那周围石壁上建凿有很多石室，暗中一数，竟有六间之多。

每一座石室都有一扇铁门，三座铁门紧闭，三座铁门半掩半启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，这几间石室，想来定是那巧手神工包一天替那十大杰出高人安排的住宿之处了。”

## 第十九回 现奇迹得异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未进室中察看之前，兄弟也无法说出室内景物……”

语声顿了一顿，接道：“有一件事，兄弟不得不事先说明，包一天建筑这座禁宫，乃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，不是兄弟危言耸听，这座禁宫中每一处地方，只怕都有着巧妙的机关，一不小心，即将为那机关所困，诸位最好行动之前，让兄弟领先带路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果那室中有什么珍贵之物，宇文兄即可自行先取，余下宇文兄不要之物，再给我等分用。”

宇文寒涛冷道：“如若论武功，在下非你们双方之敌。”

沈木风接道，“但宇文兄却自恃精通机关、建筑，控制了禁宫出入之门，迫使咱们就范，听候宇文兄之命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决无此心，也不似你沈大庄主那般贪心，三足鼎立，各取所得，必求公平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若这禁宫之中，确有异物，但也未必能价值相等，一重一轻，又是如何一个公平之法？”

萧翎口虽不言，心中却是很赞同那沈木风的说法，暗道：这话倒是不错，物品价值既不相同，如何能公平分取呢？

宇文寒涛似是已然猜到萧翎心中所思，目光转动，缓缓由沈木风脸上转到了萧翎脸上，说道：“此刻阁下心中所思，只怕与那沈大庄主一般模样了，禁宫存物各不相同，如何使三人所得相等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却未多言。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如无高见，在下倒有一个办法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那就请沈大庄主先说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咱们把取得之物，放置一处，宇文兄既与咱们分居三个组织。那就不妨各自派出一个人。在同一距离，同一号令之下，各自动手去抢，何人抢得，那物品就归何人所有。”

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你沈大庄主的武功，强过在下，这位不肯暴露真正身份的兄台，武功也比咱们高强，何况，沈大庄主加上唐老太太、金花夫人，共有三人，这位兄台也是两位合伙，区区吗？只有一人，势不均，力不敌，众寡不同，动手去抢，岂能算得公平吗？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不用兄弟之策，倒得请教宇文兄有何高见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之意，是不斗智力，咱们各凭运气，取其所得。”

萧翎心中虽然想不通宇文寒涛心中所思，但却一直隐忍不言。

沈木风冷冷接口道：“宇文兄最好能说明白些，也好让在下一长见闻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和沈大庄主之见，大同小异，沈大庄主只是要收集禁宫中一切存物，在下却要先收集三件存物，然后，兄弟由袋中摸取制钱，多则三枚，少则一枚，两位轮番先猜，余下一数，算在下猜得之数，猜中之人，可以先由三件收集物品中选取一件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还有两件，又应该哪个先取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余下两人，猜拳分胜负，胜者先取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如是其中无弊，倒不失一个公平办法。

沈木风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办法不好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哪里不好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武林中斗智斗力，各逞豪勇，哪有凭运气分取物品之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有一件事在下必得再说明一遍，此刻，咱们的处境，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局面，不论哪一位暗算哪一位，所有之人，都再难出这禁宫之门了，饿毙于斯，纵然得到禁宫之物，那又有何用呢！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道：“如若你这法子不够公平，就是我沈某不杀你，别人也不会饶你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刻，咱们三足鼎立之势，不但在下最为孤单，武功也最弱，不论你们哪一方面出手，都可以置在下于死地，不过，除了在下之外，诸位却都无开启禁宫之能，这就是在下唯一的保障，除非诸位都想留下禁宫陪葬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金花夫人怒道：“宇文寒涛，我们不会笨得一下把你杀死，死亡虽不可怕，但活罪却是难受得很，我不信你是铁打金刚，铜铸罗汉。”

萧翎心中虽然很急，但却怕沈木风从声音之中听出自己的身份，只好默然不言。

沈木风望了萧翎和百里冰一眼，心中暗道：这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，好大忍性，竟然连一句话也不肯说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好！沈某姑且答允。”

目光凝注在萧翎脸上，心中暗道：这一下，你总该说话了吧？

那知萧翎点点头，仍未言语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好！既然诸位都答应了，那就各凭运气和胸罗的知识，各取所得了。”举步向一座半掩的铁门行去。

沈木风身子一侧，紧随在宇文寒涛的身后。

萧翎不甘示弱，急急举步，向前跨去。

沈木风暗动内力，膝盖一抬，疾向萧翎左腿风市穴上撞去。

他一直不闻萧翎开口，心中动疑，希望逼他讲话。

萧翎左手一沉，一缕指风点向沈木风右腿的血海穴，左腿踏出之势，依然不变。

沈木风如若不避伤害，固可一下撞中萧翎的风市穴，但萧翎这一指点中他血海穴，可能将使他右腿残废。

权衡利害之下，只有疾转右腿，避开一击。

萧翎行险求胜，迫得沈木风收腿相让，反而被萧翎点了先机，左腿先行落地，紧随在宇文寒涛的身后。

但那沈木风动作亦快，侧避过萧翎一指，立即又向前抢去，两人也就不过是一肩之差，同时紧随在宇文寒涛的身后。宇文寒涛行近那半掩半闭的铁门前面，突然停了下来，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要选一人拉开铁门，进去瞧瞧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为何不肯出手？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在下乃拥有禁宫存宝三分之一的人，万一门上有毒，使在下中毒而死，岂不是要便宜诸位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之意呢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由你们两方中，派出一人，拉开铁门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阁下看是哪一方派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人最多，自然应该由沈大庄主先派了！”

沈木风回顾唐老太太一眼，道：“有劳老太太拉开那半掩的铁门。”

唐老太太应了一声，缓步行到那铁门旁边，仔细瞧了一阵，突然探手入

怀，取出一个皮手套，套在右手之上，拉开铁门。

沈木风低声问道：“门上有毒吗？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小心没大错，不论它是否有毒，老身带上防毒手套就是。”

宇文寒涛左手执着火烛，向里望去，只见一外身着锦袍，背插短剑的人，伏在一张石榻之上。

沈木风突然一侧身子，疾快的冲入石室，伸手一摸，那锦袍立时纷纷落下，露出一具白骨。那短剑深入骨架之中，火烛映射之下，可见那闪烁不定的寒光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人定是十大高手之一，被人由背后刺中一剑，逃入石室之中，伤势过重，伏向石榻而逝，那短剑历数十年不锈，定非寻常之物了。”

沈木风手握剑柄，拔下短剑，那一具人形的骨架，立时应手而散。

宇文寒涛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沈大庄主，这短剑也算咱们取得禁宫存物之一。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可要交给你保管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先拿着也是一样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高声接道：“咱们虽不知道此人是谁，但他是进入禁宫的十大高手之一，那是毫无疑问的了，见此一人，可知全豹，进入禁宫的十大高手，全都死在这禁宫之中了。”

沈木风举手挥动短剑，刺向铁门，寒芒过处，有如摧枯拉朽一般，直没及柄。

萧翎心中暗暗赞道：好剑啊！好剑，削铁如泥，断玉切金。

只听沈木风纵声大笑，道：“宇文兄，那禁宫之门，是铁打的还是钢铸，想它坚牢，也不过和这铁门一般，区区有此利器在手，那就不能再受宇文兄难出禁宫的威胁了。”

萧翎仔细看那短剑，大约一尺六寸，心中暗道：此剑不知是何名剑？埋入禁宫四十余年……

但闻宇文寒涛冷冷说道：“如若这一把利剑能够破开那禁宫之门，十大杰出高手，也不会困死于此了。”

唐老太太突然接口道：“据老身所知，当年十大高手，进入禁宫之时，共带有两把名剑，除了这把短剑之外，还有一把利剑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一个剑术精绝之人，如若再有一把削铁如泥的名剑相助，那真是如虎添翼了。

沈木风流目四顾了一眼，不见那短剑的剑鞘何在，纵声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宇文兄如若你不逼我沈某过甚，沈木风还不愿冒险。”脸色突变森冷，缓缓接道：“如若宇文兄逼迫在下过甚，说不得，沈木风只好仗凭这支利剑，以试劈开禁宫之门了。”

言下之意，似是此剑已为他所有，刚才的约言，已若过耳东风。

宇文寒涛目光转注到萧翎脸上，道：“适才咱们相约之言，阁下是否准备遵守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仍然未说话。

沈木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这位兄台，可是不会说话吗？”

萧翎瞪了沈木风一眼，仍不言语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沈大庄主不肯遵守相约之言，那是逼迫在下倒向这位兄台，那就造成均势，成为三对三的局面了……”

目光一掠萧翎，接道：“只要这位兄台能够对付于你沈大庄主，动起手来，那就很难说鹿死谁手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刻这沈木风十分狂妄，我如不设法震服他一下，只怕他心无所畏，当真要一意孤行了。

心中念转，耳际间却响起了沈木风的大笑之声，道：“这位兄台吗？也许真是我沈某之敌，但未见这位兄台的真才实学之前，实叫在下难以甘心相信。”

萧翎突然行前两步，一掌拍在那铁门之上。

但闻砰的一声大震，那铁门之上，立时泛现出五个深陷的指痕。

萧翎手中戴着千年蛟皮手套，不畏受伤，这一掌，用足了全身气功，虽然那铁门上指痕深陷，但萧翎右臂却被震得一阵麻木，脸红气喘，好在他戴上了人皮面具，别人却无法瞧得出来，暗中运气调息了一阵，缓缓向后退了两步。

他一直不说话，但那沈木风知他不是哑巴，心中对他的忍耐工夫佩服至极，更有着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。

沈木风大步行了过去，仔细瞧了那铁门指痕一眼，道：“这位兄台的掌力很雄浑。”

宇文寒涛紧随着走了过去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不错，不知沈大庄主是否有此能耐？”

沈木风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这指力深陷的分寸，不过千斤之力，我沈某人，自信能够做到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何不试试？”

沈木风摇摇头道：“这等气力，沈某人不愿无谓的消耗。”

宇文寒涛缓缓伸出手去，道：“大庄主，请把你取得短剑暂交在下保管，待收集三件宝物之后，咱们按约分配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缓缓把手中宝剑递了过去，笑道：“先由宇文兄保管，也是一样。”

宇文寒涛接过短剑，道：“但愿沈大庄主能够遵守约言，使咱们能够平安退出禁宫。”

金花夫人望着那散去的骨架，道：“这人不知是何许人，看他身上的锦袍，生前一定是一位自负异常的人物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可惜，咱们无暇讨论这死者的来历身世。”右手执剑，左手掌烛，举步向另一处半掩的铁门行去。

群豪鱼贯随在他身后而行。

宇文寒涛行到那铁门之前停了下来，回顾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咱们机会均等，这一次由阁下开门，下一次就轮到区区在下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纵然这座铁门上涂有剧毒，我也不畏惧。大步行了过去，伸手拉开铁门。

在几人想象之中，第一座石室中既有尸体，这座石室之内，定有骷髅之类，哪知这门内的石室中竟然一无所有。

宇文寒涛伸手把烛火探入石室中，瞧了一阵，仍然不见有何异状，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是啦！是啦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，“宇文兄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除了咱们适才见到那身着锦袍的一具尸体之外，也许咱

们以后不会单独见到一具尸体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在下想的不错，进入这禁宫的十大高手将死之时，必然是群集一起，研究出宫之策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身着锦袍的人呢？为何单独死在一处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人可能就是巧手神工包一天，他是群豪憎恨的对象，所以，单独死在一处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此人果然是聪明得很，如若能行入正道，不失为一代人杰。

只见沈木风微微点头，道：“宇文兄说得有理……”

仰天大笑三声，道：“我沈木风又发觉一个劲敌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过奖了。”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都是在下疏忽，忘了你宇文兄胸罗万有，博古通今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咱们可要再看看那一间半掩铁门的石室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尽管放心，兄弟出口之言，自然是铁案如山。”大步走向另一处半掩的铁门，伸出左脚一勾，铁门大开。

群豪凝目望去，石室果然是空无一物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现在，该设法打开那三处紧闭的铁门了。”

大步行到一处紧闭的铁门前面，举剑削去。

这短剑锋利无匹，一剑斩去，那门上铁锁立时应手而落。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小心了，万一室中有何埋伏，伤了你宇文兄，岂不是我们都要困死这禁宫之中吗？”

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：“如若我当真是幸伤在那巧手神工包一天的埋伏之下，诸位生离此地的机会实是不大。”

说着话，伸脚一勾，打开铁门。

定神看去，只见那石室中一张石榻上，放着一支禅杖和一个檀木盒子。

沈木风突然一侧身子，快如掠波海燕一般跃入石室，右手一探，去抓那檀木盒子。

萧翎早已有备，捡了两枚石子，扣在手中，沈木风右手伸出，萧翎扬腕打出了一颗石子。

虽然一块山石，但在萧翎强劲的内力之下，那石子去若流星，带着一片呼啸之声。

沈木风及时警觉，右手一缩，那飞石袭打在石榻之上，啪的一声，碎成石粉，四下分飞落了一地。

萧翎打出石块之后，人也随着跃入石室，跟在沈木风的身后。

沈木风脸色杀气涌现，冷笑一声，击出一掌。

萧翎闪身避开，呼的还击一拳，拳风呼呼，威势猛恶。

沈木风右掌斜斜切出一掌，横斩腕脉。

萧翎右手一收，左掌拍出，仍用抢攻手法。

宇文寒涛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手执短剑，冲入室中。

他由室外奔入，萧翎已和沈木风对拆四招，双方势道，奇恶奇猛，变化快速诡异。宇文寒涛短剑摇挥，萧翎和沈木风齐齐向后退开。

沈木风似是已为萧翎迅快、凌厉的拳掌招数所惊，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，道：“阁下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萧翎冷笑一声，却不肯答话。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阁下好深的涵养功夫，但我沈某人，总有迫你说话之时。”

宇文寒涛抱起那檀木盒子和禅杖说道：“咱们未出禁宫之前，最好是同舟共济。”当先退出石室，把手中的木盒、禅杖和短剑齐齐放在地上，道：“现在，咱们已经取得三件物品了。”

沈木风一皱眉头，道：“怎么？这禅杖也能算一件赌物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是各凭运气的事，谁要分得禅杖，那只能怪自己的运气坏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看宇文兄的神情，似是很有把握赌胜……”宇文寒涛接道：“沈大庄主可是不信在下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你如想暗中捣鬼，偷天换日，想来这位兄台也不会干涉我取你之命了。”

双目盯在萧翎脸上，似是等待萧翎的答复。

萧翎望了宇文寒涛一眼，缓缓点一下头。

这三方利害冲突，彼此忽敌忽友，彼时为敌，以命相搏，此时利害一致，却又站在一条阵线之上。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从怀中取出三枚制钱，托在掌心，道：“两位如若不肯信任我宇文寒涛，随便哪一位动手握钱。”

沈木风望了萧翎一眼，缓缓接过三枚制钱，双手背起片刻，右手握拳而出，道：“两位猜吧！”

宇文寒涛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阁下先猜。”

这次势难再保持沉默，只好一伸手，道：“两枚。”

他只说两个字，立时住口。

沈木风道：“我还以为阁下不会讲话呢，阁下猜对了！”伸出手去，果然在掌心中握了两枚制钱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位兄弟胜了，自然先行选取一物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等他选过一物之后，咱们再来猜拳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用了，在下让给沈大庄主先取就是。”

沈木风道，“这么说来，宇文兄岂不是吃亏了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”

转脸看去，只见萧翎伏下身去，右手伸向短剑。

显然，他要取那削铁如泥的利刃。

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及剑柄时，突然百里冰大声叫道：“取那木箱！”

萧翎挺直身躯，回了百里冰一眼，百里冰沉声说道：“听我一次话好吗？取那木箱。”

萧翎听她声音之中，充满着乞求，不忍使她失望，伸手取过木箱。

沈木风一面前行，一面说道：“宇文兄，当真不要猜拳了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大丈夫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自然是当真了。”

沈木风行到那物品存放之处，说道：“宇文兄这般客气，兄弟只好替你留一件最好的东西了！”伸手取过了禅杖。

这禅杖乃佛门中极为普通的兵刃，又粗又大，沈木凤取此兵刃，倒是大

出了萧翎的意料之外。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伏身捡起短剑，说道：“如若那木箱中真是经文，那禅杖之上，决不会刻有武功要诀，兄弟这把短剑，算是最为珍贵了！”

沈木风重重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说的不错，这是各凭运气的事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，“东西既已分配妥当，下一步，咱们该当如何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据兄弟观察所得，咱们如若再要向里深入，可能就要遇上那巧手神工包一天设下的埋伏了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不是危言耸听吧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时此情，沈大庄主最好是能够相信兄弟。”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难道咱们坐在这里休息不成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兄弟要用一点时间，查看一下四周情势，也许能找出一省时省力之策。”

沈木风心中虽仍是疑窦重重，但却未再多问，缓缓退了五步，低声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道：“咱们借此时刻坐息一阵吧！”

且说萧翎取过木箱回到百里冰的身侧，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那短剑斩铁如泥不取，你要取这木箱作甚？”

百里冰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错，那短剑削铁如泥十分珍贵，但这木盒中存放之物，也许更珍逾那短剑数倍，只看这木盒小巧精致，不难推想放的决不是普通之物。”

萧翎仔细瞧那木盒一眼，果然是精巧异常，当下说道：“咱们打开瞧瞧如何？”

百里冰待伸手打开木盒，萧翎却突然抢了过来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来启动。”原来他怕那盒内有毒，自己戴有千年蛟皮手套，不畏剧毒，故而抢来开启。

那木盒上有一个小巧的铜锁，萧翎暗运内力一扭，那铜锁应手而断。

启开盒盖望去，只见一本羊皮封面的书册，端端正正的放在盒中。

那书册封皮之上，未写字迹，也不知是什么书。

这时，沈木风和宇文寒涛都在暗中留心着萧翎的举动，希望知晓那盒中存放之物。

萧翎缓缓伸手，取出那羊皮封书，打开一瞧，只见里面文字区转回书，竟是看不懂写的什么，不禁一皱眉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冰儿，你瞧这上面写的什么？”

百里冰瞧了一眼，摇摇头，道：“我也看不懂。”

萧翎合上书册，放入盒中，道：“看来，八成是什么经文之类了。”

这洞中本很黑暗，全仗宇文寒涛身侧一支火烛照明，好在这些人都是内功精湛人物，目力超异常人甚多，有那一点火儿，已然可以瞧的很清楚了。

沈木风突然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果然预料的很对，木盒之中，只怕放的果然是经文之类。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也许是记载的武功呢？”

萧翎低声说道：“冰儿，不理他们，给他们一个莫测高深。”

百里冰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都是我害了大哥，唉！你应该取那短剑的！”

萧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不要紧。”

沈木风和宇文寒涛，虽然凝神倾听，但因两人谈话声音过低，无法全部听得。

一直很少讲话的金花夫人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大庄主，还有两座紧闭的铁门未开，也须打开瞧瞧才是，也许那两座石室中，也放有十大高手遗物！”

沈木风点点头，道：“夫人说的是……”提高声音，接道：“宇文兄，还有两座紧闭铁门的石屋，可以打开吗？”

宇文寒涛缓缓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在下分得这把削铁如泥的宝剑，只好代几位效劳了。”

沈木风紧随着站起身子，道：“可要在下给宇文兄帮忙吗？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已想到一个前行之法，但不知是否能行得通，打开这两座铁门瞧瞧之后，也该试试那法子了。”

大步行到第二座铁门所在，短剑一挥，斩断铁锁，拉开了铁门。

凝目望去，只见室中也有着一座石榻，和前面几座石室建筑的一般模样。石榻上放着一个高大的玉瓶。

除那玉瓶之外，石室中无其他之物。

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，大步行入室中，伸手取过玉瓶，探头看去，只见那玉瓶之中，放着一个通体雪白，两眼鲜红，形若鲤鱼的玉鱼。

这次，沈木风不再藏私，竟然把玉鱼和玉瓶一齐取了出来，道：“宇文兄，这玉瓶中放有玉鱼算一件还是两件？”

宇文寒涛伸手从瓶中取出玉鱼瞧了一阵，神色突然一变，但一瞬间，重又恢复了镇静之容，说道：“玉瓶本是用来盛放玉鱼之用，自然是一件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这玉鱼可是很珍贵吗？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道：“这玉鱼来历，在下不知，沈大庄主见多识广，或许知晓这玉鱼来历出处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在下虽然不知道玉鱼来历，但想它却是非常之物，十大高手不会带着古玩、玉器，进入禁宫中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说的甚有道理，这玉鱼决不是平常之物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但也不过是一件美玉雕刻饰物而已。”

萧翎冷眼旁观，把那宇文寒涛的一举一动，都看在眼里，看他初取玉鱼时的讶异，此刻的装作，分明是早已知晓了那玉鱼的来历，但却故意不肯说出，这其间，定然大有文章，如若这次自己侥幸再能赌胜，非拿这玉瓶、玉鱼不成。

但闻沈木风道：“这玉瓶和玉鱼，还是由你宇文兄保管吧！”

硬把玉瓶向宇文寒涛手中递去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还有一座铁门。”

大步行向另外一座铁门。

金花夫人道：“大庄主既不愿拿这玉瓶，交给我拿如何？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。”伸手递了过去。

金花夫人接过玉瓶，宇文寒涛已挥剑斩落铁锁打开了另一座铁门。

群家凝目望去，只见石室塌上，放着一座通体墨黑的小形古鼎，高约一尺，横宽不及五寸。

这次，沈木风不再抢先入室去取这古鼎。

宇文寒涛望了那古鼎一眼，只见鼎上加有一个金盖，不知鼎内存放何物，回头对萧翎说道：“这一座古鼎，由阁下带着了。”

萧翎略一沉吟，行入石室，伸手抱起了古鼎，只觉古鼎十分沉重，不知装的何物。沈木风右手一伸，去揭鼎盖，却被萧翎一闪避开。他虽然不肯去

揭那鼎盖，但好奇之心，却是未减，想瞧瞧古鼎中装些什么？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如是这鼎中存放之物，可以当作一件独立之物分配，连同那玉瓶也好及早均分，各自保管，免得麻烦。”

萧翎知他言中之意，停下了脚步。

宇文寒涛伸出右手，揭开鼎盖，只见鼎内尽是白色细粉，一股淡香，扑入鼻中。

自负博学多才的宇文寒涛，看了半天，也瞧不出那鼎中白灰是何名堂，一皱眉头，合上鼎盖，说道：“这古鼎只能算作一物分配。”

沈木风、萧翎、宇文寒涛三人比起来，以他的武功最弱，但在萧翎和沈木风两大高手的均势中，宇文寒涛却凭着智慧，仲裁全局，俨然是群豪中的首脑人物。

沈木风冷冷的望了萧翎一眼，激怒之色，形诸于神色之间。

原来，萧翎不让他揭开鼎盖查看，却肯让宇文寒涛揭开查看，大大伤害了沈木风的尊严，恨不得立刻出手把萧翎碎尸万段。

但萧翎奇高的武功，和那掩去本来面目的人皮面具，使沈木风有些莫测高深，不敢轻率相犯。

宇文寒涛转注了沈木风一眼，道：“可惜的很，只有两件物品，如若再多上一件，咱们就可以分配了。”

沈木风强忍着心头怒火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目下这六座石室已然看完，宇文兄也就不再用再卖关子了，咱们应该再深入内部看看去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再要深入，即将揭开迷蒙江湖数十年的禁宫之秘，咱们的处境，也将比此刻更为险恶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如吝惜自己性命，那就不该进入禁宫中来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转往萧翎脸上，道：“阁下尊意如何，是就此而止呢？还是要继续深入？”

萧翎道：“自然继续深入。”

他说的句子很短，又故意改变了嗓音，使沈木风辨不出自己的身份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台既是想继续深入，那是该兑现诺言了！”

萧翎先是一呆，继而嗯了一声，放下手中墨鼎，挥手在宇文寒涛身上拍了两掌。

沈木风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原来宇文兄是被人点了穴道，勿怪是只能对沈某一个凶了。”

宇文寒涛冷冷说道：“这位兄台吗？倒还是言而有信的人，如若兄弟被你沈大庄主点中穴道，只怕就不会轻易为兄弟解活了。”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不再多言。

宇文寒涛奇穴被解，心理上顿感轻松，举步行到拦路的峭壁前面，挥手在壁上敲打。

原来行至此处，再无前进之路，横拦群豪面前的是一片石壁。

只听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果然在此，不出兄弟之料。”挥动短剑，刺入石壁之中一搅，纵身向后跃退，伏身而卧。沈木风、萧翎都对宇文寒涛怀有很大的戒心，见他伏身而卧，立时跟着伏下身子。

但闻一阵隆隆之声响过，石壁突然有一片倒塌下来，紧接一阵暗器破空之声、无数的弩箭，疾射而出。

好在几人全都有备，那署箭掠着头顶而过。

宇文寒涛站起身子，道：“这石壁之上原有一道暗门，在这石壁之外，本有控制开启暗门的机关，只是那机关十分隐秘，不易寻找，兄弟釜底抽薪，借这宝剑之力，斩断它控制的铁索，这座石门，从此即失去效用了。”

沈木风和萧翎口中虽然不言，但心中却是对他十分敬佩，暗道：这人胸罗之能，果是常人难及。

宇文寒涛不闻两人接口，淡淡一笑，又道：“如今石室已开，不知诸位中哪一个开道带路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咱们不解机关布置，自然是由宇文兄带路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样未免劳役不均了。”

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老身带路如何？”

举起手中禅杖，大步向前行去。

沈木风、金花夫人、萧翎、宇文寒涛等鱼贯相随。

石门之内，是一条很狭窄的甬道，宽不过两尺，最多可容两个人并肩而行。

宇文寒涛一面举步而行一面说道：“如若那巧手神工包一天，在这狭窄的甬道之内，布置下什么恶毒埋伏，咱们几人，只怕很难逃过这次大劫了。”

他说话的声音很高，听得群豪个个心中发毛。

甬道中十分黑暗，唐老太太运足目力，也只能瞧到三尺以内的景物。

这甬道足足二十丈长，走完甬道，形势又呈开阔。

只觉冷气扑面，空气大为清新，不似适才那等闷人难过。

沈木风道：“原来此地和外面相通，早知如此，也不用寻找什么禁宫之门了。”

宇文寒涛冷冷接道：“这通风设备，已不知经过多少曲转、那包一天若留下一条通孔，可见天日，那也不配称作巧手神工了。”

沈木风流目四顾，果然是不见天光，连四周的形象景物，也看不清楚。

宇文寒涛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兄弟共带有两支火烛，适才已经烧完了一支，现尚余一支，这一支火烛烧完，咱们即将在黑暗之中摸索了。”

说完话，摸出火折子，随手晃燃，点起了火烛。

## 第二十回 柳暗花明又一村

烛光照射之下，可清晰的瞧见四周景物。

只见正东方位上一个双门大开的敞厅，三面都是石壁，停身处，是一个二丈见方，形如天井的院落。

沈木风道：“三面都是石壁绝地，只有行入那大厅之中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不错，只有那敞厅一处可去，诸位要小心一些了。”

左手执烛，右手仗剑，直向那敞厅之中行去。沈木风大跨一步，抢随在宇文寒涛身后。

那厅门本是大开，但宇文寒涛等行近那大厅附近时，大开的厅门，突然关了起来。

沈木风陡然停住脚步，道：“这厅门外有着机关布设？”

宇文寒涛回头一笑道：“不错，沈大庄主早该想到才是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那巧手神工包一在，在咱们头顶石壁中，装下了埋伏机关，在这两丈方圆之地，咱们有几分逃生的机会？”

萧翎和沈木风都听得自主地抬头望了石顶一眼。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那要看包一天在石顶之上，装的是什么暗器了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算他是一种毒针吧！沈大庄主以为逃生机会如何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若在下无法逃得，相信诸位，无一人能够逃生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死去，那还罢了，但你沈大庄主如何能死呢？”

沈木风虽知他语含讥讽，但却强自忍了下去，不再多言，但人却停下脚步不动，暗中提气戒备，监视着宇文寒涛的举动。

萧翎一直留心着沈木风的举动，此时此情中，他必得留心保护着宇文寒涛，因为宇文寒涛虽然亦敌非友、但他却在这险恶的局势中保持了一个微妙的平衡，他丰富的江湖经验，超异常人的机智，沈木风的阴谋均消失在他事先揭露防范之中。

宇文寒涛缓步行到大厅前面，高举起火烛，回头说道：“两位请和在一起行入厅中，万一遇有变故，也好同心协力抗拒。”

沈木风回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阁下意见如何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把墨鼎交给了百里冰，便缓步向前行去，以行动表示，口却不言。

沈木风一皱眉头，低声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道：“两应请守在这里。”大步行近厅门。

宇文寒涛举起手中短剑，在厅门上轻轻敲了一下，举起手中火烛，仔细在那紧闭的大门上，瞧了一阵，放下火烛，突然向后退去。

沈木风和萧翎都不知他用心何在，看他急急而退，只好随着向后退去。

宇文寒涛退到了原来的停身之处，停下脚步、沈木风和萧翎也同时退回原处。

只听一阵轻微的轧轧之声，那关闭的两扇厅门，缓缓大开。

这时，沈木风和萧翎才了然了那宇文寒涛放下火烛的用心。

原来那火烛近门而放，借火烛之光，可瞧到厅中部分景物。

这座山腹大厅，幽深宏远，烛光所及处，只瞧到一座石案，石案上放着各种不同的兵刃，排列的十分整齐，显然，在放置兵刃时，群豪心中，都十

分平静，毫无激愤慌忙之征。

萧翎一眼间，已瞧到了一支白玉萧，和一柄长剑，并列而放，心中暗道：那玉萧不知是不是萧王张放的遗物？

但闻沈木风说道：“我明白下，在咱们和这石门之间的地上，有着一道控制厅门的机关，那机关很灵敏，人要踏上机关，那两扇大开的厅门，就自动关了起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机关历经数十年，仍然这般灵巧，显然建筑的确神奇，巧手神工包一天，果然是一位才慧出众的人物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此地距厅门，不过一丈有余，咱们飞身跃起，不难落入厅中，似是不用再费心机，查明这控制厅门的机关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咱们进入大厅之后，那两扇厅门，就紧紧关闭起来，不再开启，那又如何是好呢？”

沈木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区区如若知晓，宇文兄恐早已伤亡在我沈某人的掌下了。”

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：“沈大庄主最好打消杀害在下之心。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道：“自然在未出禁宫之前，沈某人不会再动杀心了。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诸位站着别动。”

举步向前行去。

行约四五步，两扇厅门，突然又自动关了起来。

宇文寒涛伏下了身子，挥动短剑，似是想凭借利器，挖开一片石地，找出那控制厅门机关的枢纽所在。

哪知刺了两剑之后，突然停手而退，跃回原位。

沈木风道：“可是石地坚硬，宇文兄怕伤了宝剑，是吗？”

宇文寒涛脸色肃然，不理沈木风的讥讽，却摇摇头说道：“好厉害的手段……”

沈木风警觉到事非寻常，沉声问道：“宇文兄，哪里不对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巧手神工包一天之能，兄弟是望尘莫及。”

金花夫人怒声接道：“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在故弄玄虚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果宇文兄和金花夫人、唐老太太，言语冲突，打了起来，那可不管在下的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告诉你们之后，那也不过让几位知晓咱们处境险恶罢了，于事无补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在这石地之下，就是山腹激流，一个不好，洪水涌入，咱们都将淹死于禁宫之中。”

沈木风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当真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阁下如若不信，不妨倾耳一听。”

沈木风凝神望去，果然由宇文寒涛那剑孔之中，隐隐可闻得洪流激荡之声，不禁心头骇然。

宇文寒涛回顾了一眼，道：“那巧手神工包一天，能在山腹激流之上建筑起这座禁宫，那计算的精密，实是叹为观止……”

语音微微一顿，接道：“如若在下料的不错，这禁宫之中，也许有通往水道的暗门，如若咱们行动太过放肆，触到那控制激流的暗门，激流涌入禁宫，那是必死无疑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照宇文兄这么说来，你手中虽然持有斩铁如泥的宝刃，恐

怕也不能破坏这禁宫的建筑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包一天为人，比在下预料的更为阴险，也许会在重要之处，布下触发控制的机关，只要咱们碰到那机关，说不定那水门就自动张开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，“你愈说愈恐怖了，似是这禁宫之中，步步都有陷阱，寸寸都有死亡，那还是退出此地算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有人要现在退出禁宫，兄弟绝不挽留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呢？是否想退出此地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的想法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既然进入了禁宫中来，只好碰碰运气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。”

在此等情景之下，一向自视极高的沈木风，也不得不自行低头了、缓缓说道：“好！咱们追随宇文兄碰碰运气了。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：“大庄主怎的忽然客气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这也算不得留人话柄的事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现在，咱们要先想进入这大厅的法子，兄弟原想破去这控制大厅的机关，但此刻却不得不放弃此一计划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在下试试。”一提气，缓步向前行去。

他内功精湛，施出草上飞的工夫，全身轻若飞燕柳絮，果然，那厅门未再关上。

沈木风行到大厅门口之处，探首向厅内看了一眼，不敢擅自行入，却站在大厅门口处，说道：“诸位可以过来了。”群豪依言提聚真气，缓缓行了过去。

这几人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，提气而行，落足甚轻。

行到厅门口处，宇文寒涛停身捡起了地上的火烛，道：“在下带路了。”当先举步入厅。

火光照耀之下，只见这大厅深约四丈，宽不过两丈四五，形势狭长，除了门口处一座长形石案，放着兵刃之外，再无其他陈设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啊！难道还有内厅复室不成？”

宇文寒涛口中不言，左手却高举火烛，沿着厅壁，希望能瞧出一点门道出来。

萧翎心中却想到玉萧郎君和岳小钗断魂崖底之约，那玉萧郎君既是萧王张放的后人，这番进入禁宫而来，那萧王张放和自己的关系就最为密切了。

心中念动，不自觉伸手抓起了那支白玉萧来。

沈木风右手一伸，突然向萧翎的右腕之上抓去，口中冷冷说道：“阁下最好不要擅取厅中之物。”

萧翎右腕一沉，疾快的向后退去，避开了沈木风的一击。

沈木风出手是何等迅快，萧翎只顾避他掌势，忘记身后就是石门，砰的一声，撞在石壁之上。

萧翎避开一击，正想还手，突然一阵轧轧之声、传入耳际。只见大厅右面的石壁上，突然裂开了一座石门，一辆轮车，缓缓由石门中行了出来。

轮车上端坐着一个身着灰袍、垂手闭目的老僧，项上挂着一串檀木佛珠。

沈木风重重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扬起右掌，蓄势待发。

宇文寒涛急急说道：“大庄主不可造次出手。”

沈木风停下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禁宫关闭了几十年，哪里还有活人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但又不似死人，在禁宫关了几十年，不论内功何等精湛的人，也该皮肉化尽，只余骷髅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是一个隐秘，在未发现个中内情之前，在下很难答复沈大庄主。”

沈木风口中虽在强辩，但已然发觉这和尚形象有些不对，全身的肌肉，全都是一片僵直，不似活人样子。

这时，那滚行的轮车，已然停下，那老僧仍然端坐在轮车上不动。

宇文寒涛短剑护身，缓缓行近那老僧身前，举起手中烛火，照在那老僧脸上。

只见那老僧眉毛灰白，顶门间皱纹重重，但脸色却和生人一般，似是保留了生前的原形，显然这老僧在死亡之前，已经是年纪十分老迈。

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，回头对沈木风道：“大庄主，可知道进入这‘禁宫’中人，共有几位是和尚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似有两位高僧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一位是少林寺的一代奇僧无相大师，但另一位不知是何许人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另一个并非出身少林，法名千忍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那就不会错了，在下亦隐隐记得，另一位进入禁宫的高僧名叫千忍，这一位恐怕是少林派的无相大师了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接着道：“诸位如何开了壁间机关，使这位大师现出法身？”

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这要问这位兄台了。”

萧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我被这位沈大庄主，攻了一掌，避他掌势，撞在这壁上……”

他仍然变音发声，沈木风和宇文寒涛虽然都听出那非他本音，但却无法从声音中辨识他的身份。

沈木风道：“此时此刻，阁下似乎是已无隐瞒身份的必要了。”

宇文寒涛缓步行了过来，一面接口说道：“这位兄台一定和咱们很熟，故而脸上戴着面具，又不肯施用本音说话，才咬牙变声，听来别扭至极。”

萧翎被两人言语所激，不禁动了怒火，伸手摸在脸上，想揭下人皮面具。

但见沈木风、宇文寒涛两人四道目光，凝注在自己脸上，似是要等待着揭穿这一场神秘，已经摸在脸上的右手，又缓缓放了下来，冷笑一声，缓步行到一侧。

宇文寒涛本来正走向那石门，眼看萧翎举手按在脸上，似欲要揭去人皮面具，立时停下脚步，哪知萧翎竟然中途改变心意，只好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兄台适才撞在何处？”

萧翎回身指着一片石壁，道：“就在此地。”

宇文寒涛行到石壁前面，凝目看去，只见那石壁一样平滑，和别处毫无不同，不禁长长一叹，道，“那巧手神工，果是极擅心机！这片石壁和其他之处，毫无不同，如非阁下适才无意一撞，在下也很难找出控制石门上的机关所在了。”

说完，伸手在壁间敲打起来。

宇文寒涛一连数掌，击在石壁上，不见有何反应，心中大感奇怪，回头望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在此地，不会错吗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不错。”

宇文寒涛又挥掌在壁上拍打起来，他每一掌都用了内力，击在石壁上，响起了满厅的回应之声。

果然第三掌击在石壁上时，正东石壁上，起了变化。

但闻一阵轧轧之声，石壁间，裂开了一座石门，一辆轮椅，缓缓由门中行了出来。

轮椅上，坐了一个长髯垂及胸腹，身着青衫的老人。

这轮椅似是有着一种力量控制着，将要行近大厅中间时，突然停了下来。

轮椅上的青衫白髯老人，双手放在膝盖之上，垂首而坐，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面貌。

宇文寒涛痴痴地望着那人，良久之后，才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！”

沈木风冷冷说道：“宇文兄明白了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一向是见多识广，是否可以从他们坐的位置距离上，看出一些昔年经过之情？”

沈木风仔细看了那白髯老人和无相大师一眼，并无如何新奇之处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瞧不出来，还望宇文兄明白说出吧！”

宇文寒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我想以沈大庄主的才慧，定然可以瞧出内情，只是你不愿去用心思索罢了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在下确然瞧不出来，只有请教宇文兄了！”心中却暗暗地恨道：他明在褒奖，暗作讥笑，用心可恶至极，今生如能出得禁宫非得好好折磨他一顿不可。

但闻宇文寒涛说道：“兄弟已经说明了两人的座位距离，只要稍加估算，就不难明白，在两人的身边，还有座位……”

沈木风接道，“禁宫共有十大高手，除了一个巧手神工包一天外，还有九人，此事人所共知，如若宇文兄指此而言，那就不足为奇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兄可能说出详情吗？”

沈木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论武功，兄弟自知不是沈大庄主之敌，但论事推理，兄弟自信要强过你沈大庄主，如若沈大庄主推想不出内情、最好是不要插口。”

沈木风被他说的脸上发热，但又不能发作，只好强自忍了下去。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几人之间，必须有一张圆桌，兄弟无法断言他们是正在共进饮食，还是在围桌而谈，总之，几人是围着一张圆桌而坐，那是不会错了。”

萧翎细看两人轮椅的距离位置，果是不错，心中暗暗忖道：他不说出内情之前，听来颇有奇诡难测之感，说明了，倒也平常，此人在我们几人之中，处处能洞悉先机，足见才智高过我们甚多了。

但听宇文寒涛接道：“巧手神工包一天不知用的什么方法，能使这两人在死亡之前，仍然端坐轮椅之上？而且死的如此安详，这就叫兄弟揣测不透了。”

沈木风口齿启动，本想接言，但又怕说错了，再受那宇文寒涛一顿讥讽，

又强自忍下不言。

宇文寒涛突然一伸手，道：“沈大庄主，请举着火烛如何？”

沈木风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沈某人一生，从未听人支使。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庄主如若想在黑暗之中碰碰运气，兄弟就弃去这支火烛了！”

金花夫人突然抢前一步，道：“我来举烛如何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不论何人，都是一样。”把火烛交入了金花夫人之手，重又行回石壁，挥掌拍打起来。

哪知一连拍了数十掌，始终不再见有何动静。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宇文兄，看来你要拍遍这整个的石壁了。”

宇文寒涛停下手，缓步行到两辆轮椅之前，低头查看。

沈木风难得找到一个机会，嘿嘿冷笑两声，接道：“宇文兄停身之地，正在他围坐的桌子之上，如若是踏中机关，那桌子突然升起，宇文兄岂不要撞在头顶石壁上吗？”

宇文寒涛似是全神贯注在查看什么，任那沈木风冷嘲热讽，只是默不作声。

突然见宇文寒涛蹲下了身子，伸手轻轻在无相大师的轮椅上推了一掌。

只听一阵辘辘之声，那轮椅自动的缩入那石门之中，轮椅隐入石门，那石门即自动关了起来。

宇文寒涛缓缓而行，目光凝注在轮椅缩回的石壁之处，仔细查看了一阵，重又行了回来，道：“给我火烛。”

金花夫人缓缓递过火烛，道：“宇文兄，看到些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也不答话，高举火烛，沿着石壁行了一周。

他举动十分小心，举步落足之间，无不谨慎异常。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绕了一圈，可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在下查看这敞厅之中，共有几座石门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能够看到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石门之处，虽然结合很严，但并非毫无痕迹。”

沈木风道，“在下不用瞧看，也可猜出，那巧手神工如若不算自己，这座敞厅中，应该有九座暗室壁门……”

宇文寒涛接道：“沈大庄主猜错了，在下细看一周，只找出六座暗门的痕迹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共有九人，怎会只有六座暗室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就凭借咱们才智推想了。”

沈木风望望宇文寒涛手中火烛，已经燃烧过半，看样子已经难再支持多久，当下说道：“宇文兄手中火烛，恐已难再撑过一个时辰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那时，咱们只好在暗中摸索了。”

沈木风冷笑道：“处此情景，少不了照明灯火，宇文兄如若肯平心静气和我等研商，此实为第一要事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听沈大庄主之言，似乎是胸有成竹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这室如若不通天光，必有照明之灯，就算当年那十大杰出高手，人人内功精湛，强胜我等甚多，也不会在这黑暗的敞厅中相晤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之意，可是说在这山腹敞厅中，有一盏照明之灯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如是宇文兄推论的不错，这敞厅中既隐藏着一张圆桌，自然可以多一盏照明之灯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可惜，不知那控制圆桌的机关何在？无法使它出现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圆桌如不在头顶之上，定然在地下隐藏，绝不会隐于四面壁间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高见有理，但地上一片光滑，不见有何可疑之处，实叫兄弟无法下手。”

沈木风突然纵声大笑道：“宇文兄，以后不用在我等之前，故示才华了。”大步而行，走到那敞厅中间，暗动内力，缓移脚步，来回走动。

原来，他受那萧翎撞壁出现轮车的启发、想到这敞厅中如果有圆桌，那控制的机关，也许就在敞厅中间的地上。

忽然间，沈木风感觉足踏之地一软，一阵隆隆大响，一块巨石，由室顶直落而下。

沈木风早已有备，双手举起，暗动内力，接住了巨石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那巨石形态，果然如一座圆桌，四条石腿，粗如碗口，桌面厚约一尺五寸，重量至少也在三千斤以上、以沈木风那等深厚的功力，托那石桌也觉十分吃力。

沈木风手托巨石，回顾宇文寒涛和萧翎二人一眼，看两人站着不动，毫无出手相助之意，不禁大怒道：“两位可是认为这一块巨石，就能困住我沈某人吗？”默运内力，大喝一声，双手陡然向上一推，数千斤重的巨石，被他托的向上升起数尺，沈木风借势飘身退回原地。

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大震，那巨大的石桌，落在了地面之上。

火星飞溅中，碎石纷飞。

敞厅中的群豪，个个凝气戒备，防那碎石击伤，但却都站在原地未动。

沈木风放下石桌之后，正待发作，突然一阵隆隆的响声，紧随而起！

只见四面壁间，又同时开启了五座石门，包括无相大师在内，五张轮椅，同时向石桌行来。

想是这落下石桌，击中之石地，竟是控制这敞厅石室的总机关所在。

连同端坐在原地的青衫白髯老人，果然一共只有六人。

萧翎凝目望去，只见六人之中，除了无相大师，和青衫白髯老人之外，还有一个和尚，和尚身着大红袈裟、浓眉大眼，头上烙了九个戒疤，想来定是沈木风等适才所提的千忍大师了。

另外三人，一个头戴金冠，身春大绿绣金花的黄袍，胸前垂着一片花白长髯，另一个蓝衫毡帽，十分清瘦，小眼睛，短眉毛，模样十分和善。

还有一人，穿着土布裤褂，头戴竹笠，轮椅上还横着一根长逾二尺的旱烟袋，看上去有如一个土财主。

萧翎虽已列名江湖上有数高人之一，但他对前辈人物，却是从未见过，只听庄山贝谈过而已，但生像死貌，大有不同，一时竟是无法认出一个。

这惊人的变化，使得沈木风胸中的火气，大为消减，忍下去未再发作。

所有的人，都对这厅中情势变化，为之惊异、恐骇，但觉眼花缭乱，目迷五色，个个都瞧的呆呆出神。

良久之后，宇文寒涛才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叹为观止矣！巧哉！神工之名、当之无愧。”

沈木风似是亦为这巧妙的近乎神奇的建筑，看的火气全消，轻轻叹息一

声，道：“这厅中有石桌，亦在你意料之中，你就算不如那巧手神工包一天，但也相去不远了。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，道：“在下想到了厅中设有石桌，只是从两人出现之后的座位距离推断出来，那实不足为奇，只要稍通建筑之学的人，都不难想到，但在下却未料到这石桌落着之位，竟是控制这厅中六处密室的总枢纽，唉！在下心中，原对巧手神工之能，并不如何敬服，但此刻，却是不得不五体投地了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可惜，这石室中没有灯火、宇文兄手中火烛又即将烧完，如是火烛熄去，石室中一片幽暗，那时咱们在黑暗之中摸索，石室内若再有机布置，恐怕很难有逃生之望了！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沈大庄主不会料错，应该有一盏灯才是，只是那灯中，是否还有余油就无法预料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既有灯，何以不见出现？”

宇文寒涛望望手中的火烛，只余下一寸多长，举步向石桌行去，一面说道：“兄弟来试试看吧！也许我料断的不对。”

说话之间，人已行近石桌，仔细在桌上瞧了一阵，举手按在石桌正中，掌势左右旋动。

果然，那石桌正中一块，可以旋动，宇文寒涛向左转了一阵，开启了一个饭碗大小的洞口，探手摸去，取出一盏白银制成，形同葫芦的灯来。

旋开灯盖看去，见那银灯中存油尚多，当下说道：“沈大庄主可以放心了，这灯中存油，足够我们两日之用。”

沈木风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只要这石室有灯火照明，纵有埋伏，亦无所谓了。”

宇文寒涛燃起灯光，熄去蜡烛，放入袋中，道：“咱们在外间密室，看到一具身着锦袍的尸体，这室中共有六人，如若传言不谬，进入禁宫有十大高手，那是还有三人未曾出现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，“也许这敞厅中还有三座密室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就算兄弟算错，但这控制密室的总纽，绝不会错了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扫掠六具尸体坐的位置一眼，接道：“这石桌四周，虽可围坐十人，但这轮椅的距离、方位，分明只有六张，巧手神工包一天在设计这轮椅石桌时，也只有六个，如若不是江湖传言有错，那三人就是别有去处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眼下只有遇到一事先行求解一事，暂不用管那三人去处了。”

唐老太太突然插口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老身不解，要请问宇文先生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但得在下知晓，无不尽告所知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这几人死在禁宫数十年，怎的尸体不坏呢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也许这禁宫中的气温，可使尸体不腐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咱们未入这内宫之前，在石室中发现那穿锦袍的尸体，怎的竟然骨肉具化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中自有道理，据在下所知，有很多药物，可使尸体不坏，但困死在这禁宫之人，个个都有超过在下十倍之能，在未得证据之前，在下已经不敢再预言了。”

萧翎心中暗自急道：这几人怎的尽谈这些不相干的事呢？但望他们能够快查出箫王张放的身份，好从他遗物中找出他武功路子，出得禁宫，也好助那岳姊妹一臂，对付玉箫郎君和他的家人。

只见沈木风长长吁一口气，道：“宇文兄，区区觉得此时此刻，咱们应该坦然讲出心中所求，也不用勾心斗角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亦有此意。”

沈木风目光转到萧翎脸上，道：“阁下呢？”

萧翎道：“两位商讨的只要公平，在下是无不遵从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好！区区先说……”

目光一掠那环围石桌而坐的六具尸体，道：“在下进入禁宫的用心，并不在取得十大奇人的遗物，而是希望能得他们的一生心血精研出来的武功。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在下也是这等用心，只由这位兄台，也是一样了。”

两人的目光一齐投注在萧翎的脸上。等他答复。

萧翎尽量避免讲话，点点头代表答复。

这时，那银灯上的蕊火发出了强烈的光亮，照的满室一片通明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未入禁宫之前，推想禁宫中事，被困于禁宫中的十大高手，必会在禁宫中生存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武功失传，必将竭尽所能的保存下秘书的武功，但入得禁宫之后，才知禁宫情势，和在下预料的大不相同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之意，可是说他们死的太快了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因此他们留下武功的希望已是很渺茫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相信，这确是沈大庄主的内心之言，不过，最重要的处理办法，沈大庄主却未说出口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若咱们能在这禁宫中找到一本记述武功的手册、秘录，那恐是绝无仅有之物，那又该分给谁呢？如若仍用猜赌之法，必将引起一场风波，兄弟说一句真心之言，不论那手册、秘录分到两位哪一个手中，兄弟第一个出手要抢，势必演出流血惨剧，强存弱亡，是以，宇文兄订下那猜赌之约，似是已经行不通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说了半天，似是还未说出解决的办法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兄弟之意是，不论何人得到那记录武功的手册，都不得据为私有，咱们一同合读，各凭记忆、悟性，去学那上面记录的武功，谁能学得多少，那是各凭才慧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以这银灯中的存油计算，咱们在禁宫中至多可停留三十个时辰左右，离开禁宫之时，那秘录又该为谁所有呢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在咱们离开禁宫之时，把秘录焚烧毁去，任何人不能带出禁宫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沈大庄主当真能言而有信，兄弟倒是极为赞成。”

沈木风目光转注到萧翎的脸上，问道：“阁下意下如何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沈木风的为人，一向是唯吾独尊，此刻突然提出这样一个办法，只怕是别具用心，这人万万不能相信。

心中念转，目光转注宇文寒涛的脸上，缓缓说道：“宇文先生相信那沈大庄主之言吗？”

宇文寒涛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在下吗？很难相信。”

萧翎长长吁一口气，不再多言。

沈木风双眉耸动，似要发作，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，呵呵一笑，道：“看来咱们是很难取得协议的了。”

宇文寒涛笑道，“我想沈大庄主如若能够首先奉行，使我等心悦诚服，事情就大不相同了。”

沈木风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两位既不肯和沈某推诚相见，只好老一步算一步了……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扫掠了六具尸体一眼，接道：“眼下，还有一件要紧之事，两位想来不致再拒绝和在下合作了！”

宇文寒涛道，“什么事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关于这六具尸体的身份，传言中这禁宫，共有十大高人，但却未必十大高人尽在禁宫中，也许有两位才智卓绝的人物，不愿涉险，指派替身而来，也许当时另有十大高手之外的高人，心中好奇，混入了禁宫，事实难料，岂可尽信传言……”

他又仰面大笑三声，接着道：“江湖上曾经盛传我沈木风已经死去，但到今日为止，我沈木风仍然还好好的活着啊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固所愿矣！不便云尔。

宇文寒涛道，“大庄主说的不错，在未弄得十大高人留下的秘录手册之前，咱们要认明他们的身份，和找出死亡的时间、原因，如是这些高人，进入禁宫之后，很快就死去，那就不用存着获得他们手记武功之心了。”

沈木风目光凝注无相大师脸上，瞧了一阵，道：“生像死貌，虽有不同，但区区可以确定这位是少林派中的无相大师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虽然听说过无相大师之名，但却缘悭一面，未曾会过这位少林高僧，沈大庄主既然能肯定的指说出他的身份，想来不会错了。”

沈木风目光转到头有戒疤，身着大红袈裟的和尚脸上，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进入禁宫是僧人身份的只有两人，一为少林无相大师，一个法名千忍，这一位大约是千忍大师了。”

宇文寒涛点点头，道：“这两位和尚的身份，大约是不会错了……”

目光转到那头戴金冠，身着大绿绣金花的宽袍老者身上，道，“这一位衣着奇特，金冠绿袍，颇似传言中的刀王马搭沈木风接道：“不错，兄弟亦有此见，马搭以十二路泼天刀法，驰名武林，自封刀王，喜着金冠、绿袍，当世之中，再没有和他同样喜着这等衣着的人物，自然是他了。”

宇文寒涛扬手指着青衫白髯的老人，道：“沈大庄主识得此人吗？”

沈木风皱眉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此人衣着平朴，面无特征，很难一眼认出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华山派一代奇才，谈云青是不是这身装着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不错，谈云青确实是一袭青衫，朴实无华，不过箫王张放也是喜着青衣，此人身份只能存疑。”

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老身不知他是何身份，但却知绝不是箫王张放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唐夫人可是因他手中无箫吗？”

唐老太太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，老身幼年之时，曾经和那箫王张放有过一面之缘，因为慕他之名，就留心看了他两眼。记忆深刻，迄今未忘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唐夫人最好能说出那箫王张放的特异之处，咱们才能深信不疑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箫王张放人中之间，有一粒米粒大小的黑痣，但此人却没有。”沈木风道：“他死了数十年，肌肉收缩，面形恐已有变……”

唐老太太摇头说道：“不会错，我瞧的很清楚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咱们姑且算他是华山派中的谈云青。”

萧翎听几人纵论近百年武林中风云人物，自己却是接不上一句，只有凝神静听的份儿。

沈木风突然转过脸来，望着萧翎说道：“这位兄台高见如何？”

萧翎暗道：这些人我从未见过，亦未听人很详细的说过，如何能够辨识。

但表面之上，又不能流出全无意见的茫然，只好说道：“在下之见，此人不是箫王张放。”

沈木风一皱眉头，不再多言。

宇文寒涛目光又转到蓝衫毡帽，十分清瘦、小眼睛、短眉毛，模样十分慈善之人的身上，说道：“沈大庄主识得此人吗？”

沈木风道，“河南一叟尚济仁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看法，和沈大庄主相同。”伸手指着那位土布裤褂，头戴竹笠，轮椅上一根旱烟袋，看上去像土财主的尸体，道：“这一位是不是竹笠翁白善堂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他的竹笠、烟袋，标识明显，八成是不会错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进入禁宫的只有十大奇人，咱们已经发现了六个，加上那巧手神工包一天，已有七人，还有三具尸体，未曾寻得。”

一直在静听的金花夫人，突然接口说道：“如若另外三人尸骨已化，岂不是永远找不着了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就算三人尸骨已化，但亦非无迹象可寻。”

突然间，似是想起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，扬了扬手中短剑道：“这柄剑，短小锋利，削铁如泥，必然是大有来历的名剑。沈大庄主见多识广，可知这柄短剑是何人所有吗？”

沈木风沉吟了良久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这六人之中，除了华山谈云青，是用剑之外，其他人都不用剑，但这短剑为谁人所藏，在下亦难说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可惜呀！可惜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可惜什么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能知晓这短剑为何人所有，那就可证明一件大事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不用卖关子了，咱们时间不多，最好能够坦然说明，区区或可提供一些所知内情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此剑主人就是杀死包一天的人物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说明之后，这并非什么新奇高见，但最先能想到此事，此人确是不可轻视，其机敏之才，实是常人难及。

沈木风目光转动，望了六具尸体一眼，缓缓说道：“这六人端坐的姿势，大都相同，那一剑洞穿了巧手神工包一天背心的人物，不是六人中的一人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就证明了一件事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除了这六人之外，这‘禁宫’之中，还有他人，只是咱们还未发觉那人现在何处而已。”

沈木风略一沉吟、道：“纵然禁宫中还有他人，那也不过是具尸体而已，眼下最为要紧的事，是咱们如何要设法寻找出这些人留下的武功。”

宇文寒涛摇摇头说道：“只怕是沈大庄主的愿望，很难实现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咱们进入禁宫的心愿，必然完全相同，寻找十大高手留在禁宫的武功，并非我沈某一人的心愿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沈大庄主误会了在下之意，须知在动手寻找几人留下的武功之前，咱们先要求证这些人是否有留下武功的时间，然后，再研究几人可能把武功留在何处？”

沈木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宇文兄说的是，在下先听宇文兄的高见。”

宇文寒涛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六位高手身上的行血、肌肉，都已干枯，估计死亡的时间，已有数十年之久，当时目睹之人，恐怕无一人还活在世上，这是件千古难解的疑案，我们只有凭借智慧，推断此事了……”

目光缓缓由沈木风、萧翎等人脸上扫过，接道：“就兄弟观察这六人的神情，似是在死亡之时，心情十分安静！”

沈木风点点头说道：“不错，如若他们发觉了巧手神工包一天设计陷害他们，绝不会这般安静的坐在轮椅之上，等待死亡，必将奋起余力反击，这大厅之中也不会是这样一个宁谧之局了。”

唐老太太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老身之见，有所不同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众志成城，此刻，咱们是在这身怀绝技的高手之中，揭开迷惑江湖数十年的隐秘，绝非咱们之中一二人智慧能够及得，唐夫人有何高见，尽管请说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老身浅见，未必就对，但抛砖引玉，或可启开诸位智慧之门……”

又仔细望了六具尸体一眼，接道：“如若那巧手神工在六人行入这敞厅之时，就下了毒手，使六人在不知不觉中身中了奇毒，当六人发觉时，已经为时过晚，却又想凭借深厚的内功，逼出奇毒，或是把奇毒逼集一处，暂不使它发作，但事与愿违，未曾逼出奇毒，却已毒发而死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若是在下处此境遇，绝难有此等修养，必然将出手反击，也许这六人涵养深厚，有些能耐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我唐家数十种毒药暗器，用毒各有不同，有很多毒性奇烈，纵然是第一流的武林高手，在中毒之后，也难有反击之能。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用毒一道，复杂异常，苗疆的金蛊毒可算得毒中之毒，贱妾不解下毒之道，但用蛊却是甚有心得，如若这几人是中的蛊毒，那就立时无反抗之能了。”

她这几句只听得在场之人个个心中发毛，暗道：如若这女人趁我等分心之时，暗中对咱们下了蛊毒，那可是任由她摆布了。

群豪同一心念，都不禁望了金花夫人一眼。

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；道：“在下曾经听过当今‘用毒圣手’毒手药王说过，中了蛊毒亦非全无解救之法。”

金花夫人突然咯咯一笑，道：“诸位放心，贱妾绝不会在诸位身上施下蛊毒。”

宇文寒涛干咳了两声，道：“如若夫人真的下了蛊毒，只怕沈大庄主第一个就不会饶你……”仰天打个哈哈接道：“区区不敢苟同唐老夫人的高见。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老身恭聆指教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这六人发觉中了奇毒，那也不一定非要在轮椅之上运功迫毒啊！”

唐老太太道：“如是他们毒发死后，那巧手神工包一天，就不会再把他

们放在轮椅上吗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可能那巧手神工包一天几乎同时中剑，自顾已然不暇，哪里还能有此闲心。”

百里冰忽然说道：“也许这轮椅之上，装有机关，他们坐下就起不来了。”

群豪全都听得一怔，不自觉的向那轮椅之上看去。

沈木风道：“宇文兄博通机关设计和建筑之学，请仔细瞧瞧，这轮椅之上，是否装有机关？”

宇文寒涛凝目沉思一阵，道：“不可能，纵然这轮椅上装有机关，也无法制住这等第一流的武林高手，以这六大高手的武功而论，挥手一掌，就可以碎石开碑，何况照在下的观察，这轮椅上并无机关设施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咱们谈了半天，那是等于白说了，竟是找不出一点头绪来。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这几人说的大都入情在理，这六人如何坐在轮椅之上死去，看来是无法找出内情了。

他心中苦苦思索，但却忍住不肯插口。

但闻宇文寒涛说道，“也许在这禁宫之中，有一个人，未曾同时死去，由他动手，把这几人安排在轮椅之上……”

沈木风道：“那人又是谁呢？”

宇文寒涛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，那人也许是进入禁宫的十大高手之一，反正还有三个人没有找到。”

沈木风神色肃穆地说道：“宇文兄，会不会有人逃出了禁宫？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兄弟不敢说绝对不会，但这可能太小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如若找不出这六人坐在轮椅上死亡的原因，那就是事后，有人把六人移放在这轮椅之上，那人又不是巧手神工包一天……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如若进入禁宫有十大高手，当然干这事的是咱们还未发党的三人之一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要是十人同时死亡呢，只有一个解释了，那就是在咱们六人进入禁宫之前，先已有人来过……”

宇文寒涛呆了一呆，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他心中似是十分混乱，这个了半天，这个不出所以然来。

其实，心中震动的，又何止宇文寒涛一人，在场之人，都有一种莫可言喻的沉闷之感。

如若真有人先几人而入禁宫，武林十大高手可能留下的手录秘籍，都将为那人带走，几人冒九死一生之险，进入禁宫岂不是白费了一番心机。

群豪相对沉吟了良久，宇文寒涛才缓缓说道：“找不出这六人安静死在这轮椅上的原因，确是一大困扰，不过，咱们在未找到另外三具尸体之前，还不能确定是否有人先咱们进入了禁宫。”

沈木风突然举步行到千忍大师身前，一把提起了千忍大师的尸体。

手指到处，只见碎衣飘飘，千忍大师身上红色袈裟，片片碎裂，落了一地。

要知他身上衣服，已然穿了数十年，早已腐朽，沈木风掌指触处，立时应手而碎。

凝目看去，只见那轮椅上平整光滑，毫无机关设施。

再看那千忍大师衣服碎裂处的肌肉干枯坚硬，禁宫中数十年，血肉都已风干。

沈木风放下了千忍大师的尸体，缓缓说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现在可以确定了，那就是坐在这轮椅上的六具尸体，在死亡之前，都未动手搏斗过。”

宇文寒涛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眼下要急之务，是咱们得先行设法，找出那另外三具尸体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禁宫至此，似已到了尽处，咱们六人之中，只有宇文兄一人，通达建筑之学，这室中是否还有暗门，那要看你的了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在下之意，咱们先到这六人轮椅原来的石室中看看！”

沈木风道：“眼下也只有如此了。”

宇文寒涛目光缓缓由沈木风和萧翎的脸上扫过，道：“这里六具轮椅，咱们共有六个人，如若咱们把六具尸体移开，一个人坐一张轮椅，那就可以在片刻工夫中，查看六个石室内情，省去不少时间。”

金花夫人摇摇头道：“这法子不妥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哪里不妥了？”

金花夫人道：“如若现在，你已经瞧出了那控制六座石室门户的机关，我等进入石室之后，你可把石门关闭，我们岂不是要步六人后尘，坐在轮椅之上，死在这禁宫之中了。”

沈木风回顾金花夫人一眼，道：“高见甚是，宇文兄虽然未必有此用心，但咱们却不得不防。”

宇文寒涛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两位怕我设计陷害，那只有放弃此图，不用进入石室查看了。”

沈木风道：“也许那石室中留有什么线索，不去未免可惜。”

宇文寒涛道：“这么办吧！如若诸位信得过我。在下一人进入石室查看，如有什么线索，再告诉诸位，共商对策。”

沈木风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好吧！在下同意……”目光转到萧翎身上，接道，“但不知这位兄弟意下如何？”

萧翎点点头，仍不说话。

宇文寒涛望了谈云青一眼，道：“谈兄，兄弟最羡慕你的成就，华山一派剑术，原本无什么奇奥之处，但谈兄却能够别出心裁，化腐朽为神奇，把原本平庸的剑术，演化成绝世奇技，跻身于十大高手之列、其成就之高那又非常人能及了，今日兄弟就坐在你谈兄的轮椅上坐了。”

言罢抱拳一揖，抱下来谈云青的尸体，坐上了轮椅，右足在轮椅上踏了一脚、那轮椅陡然间向后冲去。

沈木风和萧翎都未注意，竟然不知他踏在轮椅何处。

那石室之门，在轮椅出现之后，本已自行关闭起来，但这轮椅行近石壁时，那石门却又自动打开。

只见宇文寒涛和那轮椅一齐进入石室，两扇石门迅速的关了起来。

沈木风目睹宇文寒涛身影消失之后，低声对萧翎道：“宇文寒涛为人阴险无比，咱们不得不防他一招，兄台可记得那控制谈云青轮椅的机关吗？”

萧翎心中暗道：他一直想使我多言，偏要他难如心愿。摇摇头仍不说话。

沈木风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的修养工夫、实是叫人佩服，如若那宇文寒涛耍出什么花招，把咱们困在此地，阁下也是难逃一死。”

萧翎的心中拿定了主意、任那沈木风冷嘲热讽，始终是不发敞厅中突然间沉寂下来，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。

足足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，仍然不见那宇文寒涛出来。

沈木风忍了又忍，仍是忍耐不住，高声说道：“宇文兄，那石室有何隐秘，总该瞧完了吧！”

他一连呼叫数声，既不闻宇文寒涛的回应之声，也不见那宇文寒涛出来。

这一来，不但沈木风有些沉不住气，连萧翎也有些心中动疑了。

沈木风回顾了萧翎一眼，道：“果然不出在下所料，那宇文寒涛早已窥破这敞厅之秘，但却装作不知，借机进入石室，哼！这人果然是狡猾的很，阁下可以去打开那控制石室的机关了。”

萧翎一拉百里冰，两人双双走到敞厅石壁，就记忆所及，挥掌在石壁之上拍打，到了第四掌时，才击在那机关之上。

只听一阵轧轧之声，石门重开，轮椅缓缓而出，那轮椅之上，却已不见宇文寒涛。

沈木风伸手从唐老太太手中抓过禅杖，怒声喝道：“宇文兄，还不肯出来吗？”右手一挥，禅杖疾飞而去，猛向那石门之中投去。

他如不先说一句后，就挥手投出禅杖，以他的功力、手法，必可投入石室，喝问了一句话延误了不少时间，那石门关闭又极快速，禅杖飞到，石门已然关闭，铁禅杖击在石门上，响起了一声砰然大震。

那石门坚牢异常，铁禅杖击在石门上，也只能击落几片碎石。

沈木风究竟是一代枭雄之才，片刻间，立时恢复镇静，回顾萧翎一眼，说道：“咱们都上了宇文寒涛的当，眼下之策，只有进入石室之中找他了。”

此时此情，萧翎心中亦是十分紧张，顾不得暴露身份的事，低声应道：“咱们如何去寻他呢？”

沈木风道：“咱们两人，大约可以收拾他，不是你去，就是我去了。”

萧翎回望了百里冰一眼，暗道：这沈木风为人更是险恶，我如进入石室，只怕冰儿难以应付，当下说道：“最好是你去了。”

沈木风原想萧翎定会谦让一句，或是沉吟不语，却不料萧翎竟一口作了决定，硬是指明了要自己去，不禁一呆。

但一时间，又无法改口说不去，只好硬着头皮对金花夫人和唐老太太说道：“两位要多多留心。”缓缓坐在轮椅之上。

言下之意，是提醒两人，要合力对付萧翎。

金花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大庄主只管放心，但愿能早些找着那宇文寒涛。”

沈木风为人是何等的阴沉。人虽坐上了轮椅，心中却仍然打转，越想竟越觉得不该进入那石室中冒险，这禁宫出路，只有一条，那宇文寒涛未带食用之物，如果他不遇上凶险，最多也只能在那石室中停留十几个时辰，自己如能守在厅中盘坐调息，也可节省体力。

